

散曲叢刊

中

任中敏 編著
曹明升 點校

◎ 任中敏文集 ◎

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

◎ 任中敏文集 ◎

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

散曲叢刊

任中敏 編著 曹明升 點校

散曲叢刊

中

任中敏 編著

曹明升 點校

◎ 任中敏文集 ◎

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散曲叢刊 / 任中敏著；曹明升點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4

（任中敏文集）

ISBN 978-7-5506-1753-7

I. ①散… II. ①任… ②曹… III. ①散曲—文學研究—中國—古代 IV. ①I207.2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060201號

本書經任中敏先生著作權管理方揚州大學授權

獨家出版，不得翻印，違者必究。

- | | |
|-------|--|
| 書名 | 散曲叢刊 |
| 著者 | 任中敏 |
| 點校者 | 曹明升 |
| 責任編輯 | 樊昕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郵編:210009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http://www.fhcb.com |
| 經銷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排 |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
| 印刷 | 江蘇鳳凰揚州鑫華印刷有限公司
揚州市江陽工業園蜀崗西路9號,郵編:225008 |
| 開本 | 890×1240毫米 1/32 |
| 印張 | 42.375 |
| 字數 | 1220千字 |
| 版次 |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1753-7 |
| 定價 | 148.00圓(全三冊) |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4-85868858)

汧東樂府

提 要

《汧東樂府》二卷，明康海所撰散曲。正德八年康氏手訂，其弟浩於嘉靖三年刻之。一卷小令，二卷套數，茲將二卷內所有帶過曲數枝移在一卷之後，以嚴體例。補遺一卷乃就陳所聞《南宮詞紀》內輯得者，全部並以《北宮詞紀》等書校過。原書正襯字分別大小，但按譜仍多未合，茲一之。康氏曲多用本色，爲元人之豪放，擺脫明初闡茸之習，有功於明代散曲作風不少。惟有時意氣褊急，篇幅繁冗，去元人之真樸渾厚，尚有一間耳。

汧東樂府序

世恒言詩情不似曲情多。非也。古曲與詩同，自樂府作，詩與曲始岐而二矣。其實詩之變也，宋元以來，益變益異，遂有南詞北曲之分。然南詞主激越，其變也爲流麗；北曲主慷慨，其變也爲朴實。惟朴實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此二者詞曲之定分也。予自謝事山居，客有過余者，輒以酒殽聲妓隨之，往往因其聲以稽其譜，求能稍合作始之意益艱。蓋沿襲之久，調以傳訛，而其辭又多出於樂工市人之手，音節既乖，假借斯謬，茲予有深惜焉。由是興之所及，亦輒有作，歲月既久，簡帙遂繁，乃命僮子錄之，以存篋笥，題曰《汧東樂府》。復稍述二家爲調之本於此，知音之士，寧無感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二月朔旦，汧東漁父自序。

汧東樂府目錄

卷之一

北曲小令

正宮

醉太平

南齋漫興八首 楊信夫宅宴集二首 滄西即事四首

塞鴻秋

漫興 元夜 田家

雙調

沈醉東風

書懷 粹夫封事 答客 寄北山 對酒次韻 秋日即事二首 送別 有所思 效自君之出矣

水仙子

冬日作 山居二首 九日宴集二首 懷友 再得直卿書作 懷漢陂子 酌酒 中秋

折桂令

賞牡丹四首 落花 四月八日雷雨 即事二首 苦雨 滄西別墅偶然作四首 田家 青山 午坐 滄西小集 庚辰夏曉起臨鏡戲作感時

殿前歡

贈友

落梅風

元夜四首 二月晦日同張舜卿四首 北山宅夜宴四首 見杏花作 歎世 秋雨 有感二首 宴集 四時行樂詞四首 自酌二首

清江引

四時次龍渠韻十六首 又次六首 閨情六首 宴集二首 元宵四首 酒酣作四首 簡良弼二首 九日二首 田園漫興二首

中呂

朝天子

遣興四首

滿庭芳

自適 遣興 華山 晴望 賞花 行役 贈人 勸友 汴東自飲
作四首

普天樂

田家 宴集 春思 開尊 病酒 遣懷 美人 贈別 宴集 北
山以下十首有懷十君子詞 漢陂 空同 河賓 谿田 柏齋 涇野
平泉 可泉 白坡

紅繡鞋

隱者 秋碧 雨中 道士 元夜 贈人 客次

上小樓

盛興 閑情

商調

梧葉兒

雜曲四首 言志 得托齋書 懷蒲河 得序庵寄詩 寄欽湖 初
秋 贈二士二首 即事 莊上四首 自述 夏日田居 閱世

越調

寨兒令

小集 漫興四首 步過澣西作 寄北山子 閨情

仙呂

寄生草

田居 讀史有感二首 隱者 宴集 莊上坐望 閨情

南曲小令

醉羅歌

賞牡丹四首 宴集四首

畫眉序

同東谷小酌四首

山坡羊

四時行樂詞四首

風入松

行樂四首 詠內丹鉛汞四首 詠外丹爐火四首

兼帶

雁兒落帶過得勝令

自適二首 懷敬夫 春思二首 宴集 飲中閑詠二首

小梁州帶過風入松

飲酒作四首

薦玉郎感皇恩採茶歌

丁卯即事二首

四塊玉薦玉郎感皇恩採茶歌

自酌二首

南紅繡鞋兼北紅繡鞋

席上作四首

卷之二

北曲套數

南呂

一枝花

春賞 夏賞 壽北山先生 秋興

正宮

端正好

秋興次漢陂韻 賀南川生子

仙呂

八聲甘州

中秋

扶神急

閱世

翠裙腰

九日

村裏迓鼓

春遊

點絳脣

賀壽 久雨作

中呂

粉蝶兒

書懷 閑遊 賀登科 賞杏花 題集翠樓 代友人宦邸書懷

黃鐘

醉花陰

壽日

越調

鬬鶴鶩

遊南山作 中秋 夏賞 北山先生席上作 送士子入試宴間有虹霓照座喜而賦此

商調

集賢賓

行樂

雙調

新水令

山中寫懷 東谷草堂宴集

大石調

驀山溪

元夜合調

青杏子

喜雨

南曲套數

雁過聲

春遊

一封歌

寄壽寶屏先生

補遺

南曲小令

月雲高

題情

浪淘沙

閑情二首

駐雲飛

閑情

四塊金

飲中漫興

北曲套數

仙呂點絳脣

歸田述喜

雙調新水令

自壽

黃鐘願成雙

述隱

南曲套數

雙調香羅帶

離思

汧東樂府卷之一

明武功康海德涵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北曲小令

〔正宮〕醉太平

南齋漫興

且隨時嘯歌，休信口開闔，光陰即漸已無多，好逍遙快活。白雲洞裏陳搏臥，紅梅影底林逋坐，碧紗窗外小蠻過，不風流怎麼。

翠嵬嵬柳條，香馥馥花梢，自歌自舞賞良宵，喜孜孜到曉。蝸名蠅利何須道，蜂屯蟻聚由他鬧，龍虎爭鬪怎生教，不瞧科便了。

結茅堂對山，坐水閣觀瀾，紅塵不到這其間，甚風流似俺。蕭蕭白髮金鍾滿，依依綺座香風散，盈盈綠蟻玉杯寒，趁光陰未晚。

喚雙娥唱者，邀北海頑些，鏡中白髮漸來短，幾多時歲月。秦宮漢闕黃塵接，文謨武烈金蛇掣，燕臺梁苑暝雲遮，不受用是呆。

托乾坤至仁，沐雨露深恩，滿庭蘭玉近兒孫，似嵇山謝門。無非無是心頭順，無榮無辱情腸俊，無拘無繫意思新，賽羲皇上人。

列笙歌綺筵，出翡翠華軒，一觴一詠總堪憐，況鶯聲柳邊。粉胸繡臆芙蓉面，明眸皓齒桃花扇，嬌雲嫩水豔陽天，甚王維輞川。

坐珠簾小軒，歌白雪朱絃，呼兒展紙寫詩篇，媿才疎思淺。吟風弄月佳無限，行眠立盹情非倦，看山玩水興悠然，這清閑似仙。

江湖間養拙，風月裏隨邪，從他落魄與驕奢，一樁樁記者。明窗淨几讀書舍，輕歌妙舞看花榭，丹崖翠壁避塵穴，甚波吒敢惹。

楊信夫宅宴集

勸金杯玉卮，有翠袖蛾眉，葫蘆提醉了是便宜，假惺惺怎的。武陵源乾罷了漁夫棹，輞川莊寂寞了尚書砌，礪溪岸迷漫了伯牙磯，請先生

再思。

看杯盤整齊，是慶喜筵席，六千三萬甚東西，醒時節再吃。香風馥馥羅珍味，庭闌靄靄團雲氣，金蕤冉冉燦花枝，喜團圓到底。

滄西即事

許多時困苦，那里討歡娛，匆匆節序又春餘，恰歸來此廬。雛鶯遠遠啼深樹，修篁襲襲遮茅屋，重門款款歇肩輿，請漁翁坐語。

看千章夏木，映萬里平蕪，南城一望綠模糊，似王維畫圖。有山有水無拘束，宜歌宜舞無憂慮，不豐不儉好規模，請先生自覩。

翠崑崙碧山，綠渺渺柔瀾，半生唯有這其間，儘持杯換盞。遊絲萬縷垂楊岸，香風十里桃花澗，輕蓑一笛晚雲灣，這逍遙是罕。

醉時節放歌，醒已後評跋，百年身世漸無多，且隨時過活。澆花種竹閑功課，烹雞漉酒權安樂，鋪眉扇眼強開闔，甚名韉利鎖。

塞鴻秋

漫興

木強人怎寄絲綸任，楚狂徒易犯森嚴禁。快直心難撒腌臢話，着實行豈管嶢崎識。貴賤百年身，榮辱須臾恁，不伏波有甚明珠譖。

元夜

風光喜值嘉平世，疎慵自愛漁樵計。今宵不減蘭亭記，多君況乃青雲器。樂轉鳳凰歌，燈轉芙蓉戲。剔團圓明月懸天際。

田家

行藏數尺黃花徑，生涯幾樹甜仁杏。勳庸一首滄浪詠，風流半曲天仙令。豐歉總由天，苦樂誰非命，蠅頭微利何須爭。

〔雙調〕沈醉東風

書懷

三萬日時間過了，十八班不必提着。抖擻起泛海心，撇罷了平蠻轟，綠陰中瓦盞村醪。倦倚青岑一曲簫，也做個山翁醉倒。

粹夫封事

五百載天生尚父，二十年人笑風胡。把經綸宇宙心，早幹轉乾坤竦，向丹墀剴切宣敷。聖主春回萬物蘇，怕甚麼淮西未撫。

答客

國史院咱曾視草，姦和正不必提着。文書上恁樣來，條款裏偌般造，畫葫蘆難減分毫。但把丹心自繫牢，管甚麼零煎細炒。

寄北山

茅屋底微吟既可，瓦盆邊沈醉如何。太平時閑散人，疾溜中腌臢貨，是和非逝水驚波。布襖芒鞋且過活，倩萬縷山雲伴我。

對酒次韻

望翠巘頻移坐榻，愛微風半幘巾紗。呼僮將綠蟻斟，做伴把白雲迓，小槽空不用喧譁。但典春衣向酒家，這便是劉生大雅。

秋日即事

秋水共長天一色，澹雲和衰草齊回。闌珊了白苧思，歡賞盡黃花態，歎人生易似浮埃。昨日青春不再來，却怎的胡歪數載。

斗酒醺無勞再買，一花穠不必重開。聽遙岑過雁聲，起少日浮名怪，問王喬此際何哉。三疊秋風萬古哀，那里也乘桴泛海。

送別

折柳郵亭獨嶼，傷心雁影長途。千金合浦珠，萬戶麟臺祿，怎愁的風雨郊墟。若到長安早寄書，者莫惹青樓伴侶。

有所思

今夜淒涼有幾，閑時笑語和誰。分明座裏親，陡殺行間背，望天涯有信難回。月冷菰蒲曙鳥飛，兀自把闌干悶倚。

效自君之出矣

掃萬里龍沙未返，怨深闌蛾尾空灣。泣相思柳未勻，待好會梅須綻，隔魂臺水水山山。也要尋君到玉關，路比天涯近遠。

水仙子

冬日作

凍雲催雪起山腰，衰草迎風萼兔毫，茅簷醉舞山妻笑。這光陰容易老，歎黃公空損清標。絕謝了蒲輪駕，結識上瓠子瓢，何限逍遙。

山居

一溪流水一重山，萬縷雲煙萬頃灘，四時花柳佳無限。許東君隨意揀，小蒲團不啻三間。石鼎黃鸝饌，青籬紫芋欄，又何須畫戟朱幡。

小橋西岸野人家，十里垂楊數畝瓜，春來曄出王維畫。那般兒不俊殺，燦疎籬幾點桃花。門對青山下，園圍綠水涯，窗屯翠竹丹霞。

九日宴集

謝家昆弟總能詩，九日同來引玉卮，風流足滿千年事。又何論去路時，灑珠璣多少新詞。一字字形容着胸次，一行行包藏着意思，一篇篇摹寫着根枝。

百年三萬六千番，屈指年來半已刪，功名倒底俱虛幻。歎光陰容易晚，好將息努力加餐。榮辱人間有，清風振古難，好追隨綠水青山。

懷友

舊時知己幾人存，此日飄零獨此身，西風又報黃花信。越思量越愴神，見如今玉碎花分。奏賦長楊殿，吟詩五柳村，怎生能尊酒論文。

再得直卿書作

秋風又遍故人書，讀了重增萬歎吁，平生氣魄人人懼。論文章我怎如，竄蠻夷誰訴公車。滇水相思處，空堂獨坐餘，淚雨如珠。

懷漢陂子

與君真是死生交，義氣才情世怎學，南山結屋無人到。那風流依舊好，載珠璣空自嘵嘵。李杜詩篇篇妙，鍾王書字字高，無福難消。

酌酒

論疎狂端的是我疎狂，論智量還誰如我智量，細尋思往事皆虛誑。險些兒落後我醉春風五柳莊，漢日英雄唐時豪傑問他每今在何方。好的歹的一個個盡擷入漁歌樵唱，強的弱的亂紛紛都埋在西郊北邙，歌的

舞的受用者休負了水色山光。

中秋

碧空如洗晚雲消，素魄當秋桂影遙，瑤階沸耳笙歌鬧。喜今宵人更好，且休提氣爽天高。擁繡榻人如玉，映雕梁舞正嬌，坐銀床醉影酩酊。

折桂令

賞牡丹

喜重逢舜日堯年，民物熙熙，瑞應翩翩。園苑花開，煙霞客至，絃管聲嬌。瑪瑙寒金波放淺，胭脂濕朱露猶懸。花朵娟娟，人語誼誼。花壓闌干，人醉亭軒。

歎流年易似奔濤，殢酒看花，擊鼓鳴璫。休說秦宮，莫嗟漢闕，且對吳獠。酒醉時齁齁睡倒，花開也日日來着。且盡今宵，莫道明朝。誰是英雄，誰是漁樵。

問先生載酒何之，饁稼春天，醉酒花時。春色清和，酒波激灑，花影參差。數不盡姚黃魏紫，聽不了燕子鶯兒。醉撚吟髭，笑折花枝。醉舞婆娑，笑語逶迤。

得安閑便是神仙，數頃黃雲，一榻青氈。酒醺花穠，相逢不飲，老去空憐。白雪歌秦姬和阮，彩雲飛趙女留鈿。花似堆胭，酒似流泉。才了今年，又有明年。

落花

恨東風落盡紅蕤，賞未移時，早又如斯。可歎人生，謾看花朵，笑撚吟髭。歲月長行如快駛，酒杯濃暫息閑思。歌有新詞，舞有嬌姿。趁此良辰，受用便宜。

四月八日雷雨

小庭閑何處風雷，鶯地推來，剗地翻回。想天公願與人違，麥已抽何勞水德，夏才初顧逞颼威。意緒摧頹，物理虛恢。斷送了萬頃黃雲，甚支吾萬盞新醅。

即事

歎流光易去難來，昨日春歸，今日花開。氣序侵凌，韶華荏苒，節物經該。楊柳岸春風不改，牡丹亭夜月何哉。睹事傷懷，感舊憐才。一曲秦箏，萬盞吳醅。

坐名園日日開尊，萬朵夭桃，一抹紅雲。又何須沽酒前村，吟詩別院，問柳閑門。食欄兒花邊放穩，玉人兒扇底歌新。這個乾坤，恁樣心神。愛煞劉伶，笑殺田文。

苦雨

坐南軒細雨如篩，倦引瑤觥，怎步蒼苔。看了他實丕丕，去了重來。雲黯淡青山失色，霧冥蒙好興先裁。意緒難捱，詩酒空開。萬里泥途，三徑何哉。

滄西別墅偶然作

喜新來萬事無干，屋遶蒼波，戶面青山。未識朝昏，安知榮辱，豈論炎寒。有酒啊山甌細釀，無殺時園韭隨扳。不問尊翻，不計更闌。籍削麒麟，夢覺邯鄲。

結茅廬正對山尖，煙遶雲圍，翠擁紅粘。野叟山翁，雛鷄濁酒，木几毛簷。舞鶴鴛桑榆未晚，笑煙波組紱空淹。欸乃聲厭，蘆荻風恬。細倒青尊，謾對明蟾。

自歸來無惱無嫌，半幅煙蓑，滿架牙籤。白社詩清，蒼波鱸美，綠野蓴甜。愛睡起柴門尚掩，喜行遊官籍難鉗。早也霑霑，晚也霑霑。受用足赤脚蓬頭，將息個皓首蒼髯。

憶蓬萊奏賦前年，不揣庸愚，豈係迍邰。髻首窮經，丹心奉日，白壁成愆。語句狂合遭罪譴，性情真索免擠掀。行止雖天，暗想終冤。本是個借劍君遊，浪做了依仵宗元。

田家

正春風布穀聲喧，雪霽東臯，潤足西田。穉子鞭牛，老妻牽索，犁斷寒煙。福分小蔓菁飯軟，意思甜盃水心便。豐稔隨天，勤苦當先。禾黍秋郊，金玉華軒。

青山

喜東風又送春來，翠滿蒼山，青滿平臺。嫩柳抽金，鳴泉噴玉，子笄分釵。霞彩明千峰弄色，雨雲消一帶如揩。不動風霾，不見塵埃。佳景無邊，好酒當開。

午坐

醉醺酥午夢初回，獨坐空堂，幾許清陪。汲水烹茶，呼兒課字，謝客停盃。畫景長光中玉晷，篆煙微香裊朱幃。舊草重批，往事閑追。意暢情怡，利寢名灰。

滄西小集

小桃開園苑閑遊，笑靨妖紅，滿引金甌。花落花開，人生人老，恰便似雲去雲留。只不如喚雙娥舞翠袖時來勸酒，遮莫且招逸客泛蘭舟興到狂謳。交錯觥籌，脫謝憂愁。夢境嬉嬉，心緒悠悠。

庚辰夏曉起臨鏡戲作

笑新來兩鬢生花，載酒看山，樂趣無涯。逐日價稚子牽衣，小姬押酒，老嫗烹茶。有的是雪案間慣相陪的壺觴尊罍，又無甚仕途中歪廝攘的恐懼波查。這樣歡洽，倒底堪誇。黑也由他，白也由他。

感時

歎流光易去難來，衣紫腰金，於我何哉。有酒須斟，有花須賞，有句須裁。者莫你究天人公車獻策，盡都是串皮膚左道胡歪。寄與英才，不索疑猜。好相陪濁酒黃鸝，道甚的閬苑蓬萊。

殿前歡

贈友

布衣交，二十年風雨舊漁樵。黃鸝濁酒蘆蓆幕，興遠心豪。家貧賣寶刀，事去辭彤詔，日晚收綸釣。重來故壘，再醉新醪。

落梅風

元夜

春雲淡，月色昏，坐空齋雪餘風潤。若嫦娥肯饒春幾分，向朱簾且

收寒暈。

尊中酒，物外身，是和非向咱休論。三五月華埋凍雲，況區區幾莖衰鬢。

人情諳，世態知，是非場怎誇精細。往古豪華誰記的，都不如倚闌沉醉。

桑榆境，遲暮年，金谷園到今誰見。青娥勸杯休放淺，好消磨這回歌扇。

二月晦日同張舜卿

春雲暝，夜靄霏，燦銀燈管絃如沸。香醪滿斟人醉矣，任花前幕天席地。

年雖邁，興未闌，喚青娥淺杯輕泛。倩東風且休將花片殘，怕春歸又生悲歎。

鬚眉改，情性存，對青尊便生風韻。眼根前笑談都是春，有閑愁怎能親近。

端端舞，小小歌，照腔兒暗中填和。舊知音幸逢着君共我，不風流好時乾錯。

北山宅夜宴

今宵宴，勝去年，寶漿濃玉杯香濺。笙歌可人明月圓，遶朱闌翠鈿金串。

花前飲，柳外歌，放陽春彩雲飛過。風光這回誰似我，醉憑着玉肩歸臥。

懽懽醉，款款吟，愛中庭月明花蔭。酒杯到君須痛飲，半生過苦忙因甚。

新來看，鏡裏容，更添些脚高頭重。便贏得位三公祿萬鍾，不風流要他何用。

見杏花作

香風細，素蕊團，小園中粉嬌胭暗。想東風要拚人好看，玉蝴蝶滿天撩亂。

歎世

田園富，門第高，好没生把人邏噪。木團衫後稍兒直掛了腦，這才是賞功勞錦衣花帽。

秋雨

微微灑，漸漸狂，助秋山萬溪波漲。兩三日米薪俱見妨，知他那別離人甚娘情況。

有感

蒹葭水，楊柳風，想人生好如秋夢。草離離遍遮秦漢宮，利和名算來何用。

張良智，范蠡謀，都不如賈生詞賦。響當當美傳千萬占，有姦諛怎生廝妒。

宴集

天光永，淑氣催，對清尊怎生不醉。按梁州低舞人未回，畫闌邊鳥聲如醉。

四時行樂詞

燒銀燭，泛紫霞，沉醉在海棠亭下。想人生好如亭下花，怎支吾雨狂風乍。

槐陰轉，枕簟涼，夢初回午風亭上。荷芰風過滿座香，廝湊出許多清況。

黃鸝嫩，紫蟹肥，可人的暮秋天氣。濁酒數卮人醉矣，怕黃花帶將秋去。

尖風至，玉雪飛，裊金爐紫檀香細。下朱簾酒酣人似泥，問何如灞橋驢背。

自酌

清秋景，白玉樓，雁聲還暑回涼又。嬌滴滴玉人兒來勸酒，共圓成好風晴晝。

生前恨，目底愁，告先生且都收後。清冷冷一尊兒桑落酒，受用些水明山秀。

清江引

四時次龍渠韻十六首

何處月明吹鳳管，飄渺春雲散。韋娘金縷衣，仙侶雕胡飯，舊日風流心較懶。

花柳滿天春自管，院宇香風散。閑呼小小歌，悶對鶯鶯飯，醉臥蒼苔人喚懶。

飛盡紅英春不管，花底鶯聲散。遊絲亂點衣，舞絮輕沾飯，柳外小車人去懶。

醉倚斜陽閑照管，柳顰鵝黃散。纖歌動晚筵，細茗催昏飯，深院月來人睡懶。

小閣納涼紉扇管，雨灑荷珠散。敲冰飲蔗漿，切藕抄雲飯，簾捲薰風詩興懶。

槐影參差風細管，酷暑欣微散。香蒲泛玉盃，角黍團珍飯，坐對湖山眠去懶。

水殿虛簾明月管，寶瑟歌聲散。銀盤瑪瑙漿，玉碗青精飯，柳外綵舟歸棹懶。

檻外葵榴新恨管，枕簟涼雲散。徘徊笑倚闌，迤邐愁拈飯，午夢不成吟思懶。

雨過涼生荷墜管，滿座清風散。閑聽鶯囀林，笑覩魚吞飯，縱飲筩筒開卷懶。

月底轆轤樓外管，吹的炎蒸散。開簾納晚涼，洗盞麾餘飯，小簾雲屏清夢懶。

三徑黃花吾主管，瀟灑天香散。把酒對龍山，倚杖看蜂飯，笑倚東籬歸興懶。

萬頃霜華催弱管，極目彤雲散。雪煮竹爐茶，雲炊雕盤飯，坐擁貂裘乘興懶。

載酒登高橫玉管，一派簫韶散。閑思落帽文，慢掩蒸沙飯，誰解參軍心數懶。

橋外六花驢背管，肯使吟情散。奚奴曉問梅，逆旅昏炊飯，笑撚吟髭歸去懶。

簷外酒旗風力管，滿地瓊花散。都拚党進杯，誰顧袁安飯，高臥南窗非是懶。

樓上落梅吹戍管，人自瑤池散。閑憑翡翠簷，厭吃羊羔飯，暖對獸爐臨眺懶。

又次六首

自去自來誰顧管，笑覩蜂衙散。千金越女歌，一炊吳粳飯，醉臥東山歸去懶。

半世交遊慚鮑管，眼底皆星散。歌殘隴上吟，笑殺桑門飯，角里先生非是懶。

身外閑愁都不管，蟻陣由他散。常尋小快活，怕惹閑茶飯，夢覺南柯心更懶。

事到頭來誰照管，好把豪華散。數椽安樂窩，一飽家常飯，百尺竿頭心力懶。

世事紛紛休去管，生死雲屯散。昨宵燕市歌，今日鴻門飯，怪底巖陵垂釣懶。

錦里先生斑竹管，一掃煙雲散。堪抄梁父吟，怕領天廚飯，起草明光魂夢懶。

閨情六首

萬種春愁情繫管，好夢鳥啼散。三春郎未來，鎮日誰曾飯，悶倚妝樓梳掠懶。

一寸芳心春盡管，生怕花飛散。因追往日歡，減却新來飯，春自繁華君自懶。

兩葉眉兒離恨管，奈可難排散。金甌茉莉茶，碧碗茶蘼飯，對案不餐非是懶。

柳外佳人樓上管，過舞香風散。瓜切水晶盤，筋冷雲英飯，深夜不歸非醉懶。

舊日風流君自管，人去風流散。臨妝羞掩奩，閑筩慵拈飯，盡日綠窗針綫懶。

便坐危闌橫鳳管，怎把閑愁散。難回徹骨思，怕嚙連針飯，口要罵

郎心又懶。

宴集

怪殺鄰家鷄唱早，肯負知音妙。吟間玉盞催，簾外瓊花鬧，把一個老先生沉醉了。

月底篝燈歸未早，丰韻般般妙。傳杯笑語喧，破舞笙歌鬧，趑趄的東方明透了。

元宵

此夜月明雲蔽了，且遣笙歌鬧。雕盤篆影遲，綺座燈光照，開簾謾歌直到曉。

世爵堂前香霧繞，共喜天親到。殷懃三兩杯，迤邐千般妙，人世風流如此少。

花燈滿庭光照眼，莫恨歸來晚。常將慷慨心，永謝蹉跎宦，一日須傾三萬盞。

榼子階前爭戲火，老我當階座。婆娑看舞榭，悠雅聽傳樂，盛日風光真個闊。

酒酣作

潞西主人非是懶，世事都經慣。十年紫鳳城，一夢黃梁飯，快抽頭閉門還是晚。

潞西主人非是慵，世事如春夢。千金燕子樓，百尺華清棟，那里也都着狐兔冗。

潞西主人新夢醒，試語黃花聽。前年虎背遊，今日泉頭詠，何處費心何處省。

潞西主人非懵懂，富貴知無用。淮陰汗馬功，磐谷泉石詠，問你個那蝸兒沒懼悚。

簡良弼

潞西主人親煮茗，爲請湯陰令。三秋春已過，莫負黃花興，潞西好來同眺騁。

連朝草堂人過少，寄語山翁道。風寒白藕花，露冷青蘿幕，撚指光

陰都過了。

九日

今年又逢九月九，細把黃花嗅。黃花歲歲開，人老何曾幼，少日風流今在否。

流年算來三十七，折盡英雄氣。難收張禹頭，未就朱雲義，死林侵醉模糊因甚的。

田園漫興

山林間笑談誰是侶，釣叟並樵父。羞稱漢與秦，肯論榮和辱，興來時自歌還自舞。

歲序推移人易老，夢覺邯鄲道。花枝照眼紅，酒伴隨心約，何事憂煎何事惱。

〔中呂〕朝天子

遣興

結廬，掛車，尋個安身處。園中花果沼中魚，足滿山林趣。或酒或茶，無憂無慮，悶了吟詩句。叱迂，愛筭，不著已隨他去。

杖藜，步畦，不作功名計。青山綠水遶柴扉，日與兒曹戲。問柳尋花，談天說地，無一事縈胸臆。醜妻，布衣，自有天然味。

舊年，浪纏，崙自把時光騙。文章雖是中青錢，何似窮居善。薄利虛名，驚雷掣電，三千迴怎到晚。賴天，幸原，不受用空愚訕。

二毛，漸饒，始省歸來妙。功名富貴豈吾薄，多少嶢岐道。抱蔓拖枝，連真帶草，溪落了全凶暴。耍著，笑著，也效個蘇門嘯。

滿庭芳

自適

金波玉斗，既無拘繫，不飲何求。天長晝永佳時候，日暖風柔。舞鸛鳴寧嫌老醜，詠滄浪自覺風流。君知否，前程路陡，休去覓封侯。

遣興

栽花種柳，生涯如此，勞碌何羞。數年前曾待金門漏，膽顫心愁。

時運乖難消世口，路岐多偏惹閑尤。性格兒原紕繆，得休且休，怎負五湖遊。

華山

名山自好，三峰俱俊，四望都高。分明雲氣涵靈灝，瀑響簫韶。玉女池光搖天表，仙人掌翠捧丹霄。小可的如何到，十洲三島，望似酒杯饒。

晴望

天空霧掃，雲恬雨散，水漲波潮。園林一帶青如掉，山色周遭。點玉池新荷乍小，照丹霄晴日初高。兩件兒休支調，鷄肥酒好，宜醉滌西郊。

賞花

紅深翠淺，茶蘼著葉，楊柳含煙。山光綽約如凝靛，堪賞堪憐。貰酒去前村未遠，抱琴來斜日猶懸。徐徐勸，吟詩和選，人似畫中仙。

行役

千山萬水，飢餐渴飲，力倦心悲。陰晴險阻誰拘忌，棄子拋妻。睡正酣鄰鷄喚起，步難移前路催擠。二字名和利，傷今念昔，恨殺子規啼。

贈人

冰清玉潔，人間志士，眼底英傑。能文能武能風月，不比其別。在陋巷簞瓢樂也，傲王侯列鼎誰邪。相逢夜，胸襟試寫，經史幾千車。

勸友

規模要廣，可因容易，看做尋常。些些小小休輕放，自有高强。雲雨晴終非玩賞，觀瞻係難恣疎狂。曾思想，南來北往，恐阻後途長。

汴東自飲作

君門謝寵，幽林卜築，茅舍潛蹤。牙章紫綬難陪奉，質本疎庸。界道泉金噴玉涌，當門岫翠裊煙濃。好鳥風前弄，看山杖筇，人在畫圖中。

西溪問圃，南山漫興，北海攜壺。無榮無辱閑人物，趣遠心疎。旋打魚呼僮旋煮，行成詩課子行書。醉了忘歸路，便便舞舞，不怕執金吾。

前村貰酒，烹鷄割韭，對景臨流。身體輕健誰能够，正好優遊。

開小池簞泉種藕，坐平沙博塞傳甌。時序清明後，花香客有，不醉又何求。

奔濤赴海，一間茅屋，萬點蒼苔。詩書未滿窮酸債，怎可胡歪。漫興詩耕餘細檢，粗豪氣去了還來。管甚麼黃蘗菜，情舒意解，不說玳筵排。

普天樂

田家

雨初晴，雲還布。煙村隱顯，阜陸模糊。跨寒驢，尋前路。畎畝縱橫耕耘處，一樁樁怎許支吾。畦邊培土，灘頭晾罟，門外修渠。

元夜

賞元宵，開簾幙。花燈燦爛，星月婆娑。一派歌，千人和。玉斝金卮非常個，醉歸時扶有雙娥。衣羅笑脫，釵金謾裹，明日如何。

春思

草萋迷，人何個。妝慚金粉，興寢笙歌。燕子樓，蓮花幕。細雨殘燈愁難過，恨東君忒殺情薄。芙蓉露底，鶯花隊裏，甚處情多。

開尊

酒初熟，桃方破。呼朋喚友，命色徵歌。月有陰，花無那。淺淺輕輕休空過，興來時起舞蹢躅。金門玉珂，蘭堂畫閣，便待如何。

病酒

忒疎狂，無辭遜。一時唯唯，終日昏昏。露半身，蓬雙鬢。浴水吞茶無遭頓，又何知飯軟羹新。蟬鳴耳根，天旋眼底，身坐車輪。

遣懷

笑新來，能舒肆。尋幽弔古，酌酒吟詩。梁棟材，經綸志。羽斷輪摧無一事，半床書結果家貲。陽山餓子，龍門太史，總是吾師。

美人

淡梳妝，天然俊。秋橫眼角，人是天孫。翡翠巢，鶯花陣。一刻千金誰慳吝，賺多情不敢逡巡。筵開玉尊，絃調玉軫，唱遏行雲。

贈別

小橋邊，垂楊下。輕歌玉樹，輕撥琵琶。酒半酣，車初駕。鳳髓龍肝如嚼蠟，霎時間海角天涯。夕陽暮鴉，西風去馬，無限嗟呀。

宴集

露花寒，金波細。青山若洗，黃葉初飛。列綺筵，陳嘉會。品竹彈絲圍珠翠，不消閑老大空悲。秋光漸微，年華待委，暖律將回。

戊辰冬，予以憂歸，同遊諸君子每有贈慰於予。聞有旅寄殊方者，或涉中途相弔，交契既深，誼分並淪。暇日追惟其意，撰此曲十首，命曰“有懷十君子詞”。“淪”字待校。

北山

草堂深，人孤坐。同誰眺賞，且自吟哦。黃鳥來，青梅大。煙水晴嵐當門錯，恨經年未得相過。新來好麼，碧桃較可，康兆如何。

漢陂

數年來，賓朋散。紛紛心事，杳杳雲山。笑語疎，追遊憚。細雨西風情無限，坐黃昏淚點空彈。隆中興闌，城南事晚，汶上誰還。

空同

見來書，知心緒。風波尚險，將就何如。萬里途，千江路。孤影條條無依處，那些個待詔公車。春風舞雩，東華細雨，不索躊躇。

河賓

柳絲髯，芙蓉面。三春未接，一念長懸。步玉堂，朝金殿。並轡聯鑣情無倦，柰別來調改朱絃。青門灌園，南村跨蹇，異地同天。

谿田

聖賢徒，義文緒。關西鳳羽，世上真儒。水邊門，山圍戶。此是先生讀書處，二十年待價沽諸。驪龍抱珠，枯田望雨，試看何如。

柏齋

近才知，心如沸。于公豈有，在古堪悲。別駕亭，文明世。憂國憂民誰能契，聖民君竟想皋夔。龍岡那壁，礪溪這裡，天意收拾。

涇野

思如泉，心如鍊。千人器宇，絕代豪賢。對御筵，陳清獻。義膽忠肝天應見，稱當年策士臨軒。西風信偃，東華路遠，常是淒然。

平泉

出羣才，風流個。人如美玉，思若長河。情性疎，襟懷大。富貴榮華浮雲過，不隄防又入風波。雌黃奈何，天涯歎我，夢境由他。

可泉

自別來，書頻寄。潼川刺史，金榜餘魁。病奈何，心空繫。漢水巴山如天際，幾千重煙遠雲迷。揚雄好奇，曹植賦七，眼底原稀。

白坡

少年人，文章士。千機瑞錦，萬首新詩。題柱心，凌雲思。便是相如還難似，數年來夢杳心咨。西堂醉時，南郊去始，無限相思。

紅繡鞋

隱者

識世味煙霞遁迹，曉人情山水藏機。半間茅屋遠疎籬。寬敞敞紅塵路，香馥馥紫羅衣，老先生不覷的。

秋碧

撲翠色秋山如靛，涌寒波秋水連天，西風黃葉滿秋川。秋喚起天邊雁，秋折盡水中蓮，秋添出階下蘚。

雨中

會蹭蹬樵夫前路，解淹留遊子歸途，三春花柳半支吾。芍藥闌邊醉，鶯燕個中娛，兩般兒都告阻。

道士

伏虎降龍人物，驅雷攝電功夫，白雲深處小蓬壺。掃徑燒松子，滴露點陰符，跨黃鶴朝玉府。

宴集

百歲韶華將半，數年心事都拚，興來時隨意列杯盤。門前山隱隱，溪上水漫漫，飲香醪俱要滿。

贈人

筆底文瀾如瀚，匣中寶劍光寒，十年流落草茅間。三月桃花浪，萬丈碧天關，取功名如掌反。

客次

細雨江村孤店，梅花紙帳茅簷，困來一枕睡何甜。絮叨叨寒蛩亂，清冷冷曉風纖，鬢邊霜容易染。

上小樓

盛興

東籬逝矣，南村誰繼。摘葉拈枝，尋花鬪草，總費心機。得意時，自有奇，天然一氣，對癡人怎生厮議。

閑情

金閨視草，蘇門獨嘯。自有風流，自存形迹，自占孤高。破布袍，缺齒鍬，新來知道，都不如葫蘆提倚闌一覺。

〔商調〕梧葉兒

雜曲

幾十日春常媚，不多時花再濃，粗布襖竹方筇。好共歹隨緣過，凶和暴耐志兒容，長嘯倚空同，那個是疾流退勇。

荷初細，柳正黃，深院坐胡床。青梅瘦，碧椀涼，水雲鄉，受用些蘭橈畫舫。

山如畫，柳勝煙，隨處總堪憐。攜壺坐，倚醉眠，思超然，閑快活蓬萊地仙。

千畦藥，半頃芝，四韻五言詩。麒麟殿，鸚鵡后，憶當時，崧不把先生誡死。

言志

得罷時連忙罷，得休時趁早休，逝水自東流。也不要直如綫，也不要曲似鉤，也不要傲王侯，有酒啊邀來便走。

得托齋書

凌雲思，霖雨才，何日下予懷。空相過，莫浪猜，寄書來，會有日尊傾北海。

懷蒲河

英雄上，撥裨人，共領杏園春。相如病，賈傅文，要相親，除有來生是准。

得序庵寄詩

知章韻，太白才，瑞錦爲誰裁。殷勤意，感慨懷，近年來，故舊何人似乃。

寄敬湖

千株柳，十里花，文字大方家。青蓮舫，玉貌媧，撥琵琶，單把先生醉傻。

初秋

金風細，暑氣微，高柳倦鶯啼。開冰簟，凭玉肌，睡如泥，夢魂兒直敢到羲皇那壁。

贈二士

連城玉，照乘珠，才調更誰如。登金榜，掛紫魚，但須臾，快不要拈雲鬪雨。

藍袍舊，白髮新，豪邁振千人。安邦志，報主身，待風雲，管取青霄步穩。

即事

鴛鴦被，玳瑁釵，堪趁可憎才。清秋夜，玉雪齋，少人來，受用足花香月色。

莊上

雙溪水，四面山，人勝畫中看。開新釀，舞翠鬟，到更殘，有甚麼名

牽利縮。

千鍾祿，一品官，眉上幾曾寬。蒹葭月，苜蓿盤，兩三般，是多少心舒意款。

蒲團小，木几牢，睡字兒好輪著。春分酒，夏至桃，與誰學，趑趄把山翁醉了。

花闌密，草徑滑，池水奏鳴蛙。歌金縷，泛紫霞，正堪誇，又走向溪兒那答。

自述

年雖未，鬢已星，身事漸無成。經綸興，簪組情，也曾評，到底是蜃樓畫餅。

夏日田居

閑庭小，院宇深，花鳥共知音。桃如蓋，柳似金，趁閑心，日日科頭恣飲。

閱世

非真儒，豈詐憨，世事故難諳。驚人論，誚座談，總虛攬，蹊落了心悲意慘。

〔越調〕寨兒令

小集

開小軒，列華筵，歌歌舞舞聊自憐。海水桑田，萬歲千年，都是脫空言。嗅春風芍藥闌邊，戲秋千翡翠亭前。名姬秦氏女，佳客漢陰賢。看，便是活神仙。

漫興

眼漫睽，事如何，失脚的古人先已多。趙竄廉頗，漢繫蕭何，惹苒病伏波。歪揣的儘會傀儡，英雄的反受蹉跎。子陵隨釣艇，角里隱山阿。訶，怎生得平地裏惹風波。

乘蹇驢，眺延墟，青山映門水遶除。卸了金魚，遂却閑居，日日醉壺醕。想粗豪曾隘匡廬，見污名有似蝦蛆。便功勳留琰琬，索結果入桑

榆。吁，嶮負了養生書。

雖是窮，煞英雄，長嘯一聲天地空。祿享千鍾，位至三公，半霎過簷風。馬兒上纔會崢嶸，局兒裏早被牢籠。青山排戶闥，綠樹遶垣墉。風，瀟灑月明中。

南畝田，北溪園，荷鋤帶蓑心自便。晚照晴原，翠竹鳴泉，隨處儘堪憐。喜山妻釀酒能甜，愛癡兒誦曲成篇。也何須紅袖舞，也不索大官筵。仙，快樂任年年。

步過澣西作

知己稀，鰕鱸肥，獨酌淺斟花塢裏。啜了紅梅，看了茶蘼，對景意遲遲。草堂低渭浦煙迷，柳絲長遠樹鶯啼。新詩酬和少，芳徑共行誰。呬，寂寞杖藜歸。

寄北山子

結小庵，北山南，鳴泉噴珠清遶巖。虎窟龍潭，煙樹晴嵐，詩酒個中參。論真誠曾鎮貪婪，道功名切陋安咸。布袍雖自窄，茅舍儘容咱。諳，不惹載珠譏。

閨情

秋雨頻，別離新，兩樁兒湊成多病身。縱對青尊，但搵羅巾，無語自傷神。繡幃中那日溫存，畫闌邊此際黃昏。殢可可甘自保，密匝匝有誰分。嗔，錯認了薄情人。

〔仙呂〕寄生草

田居

秋風細，暑氣微。芒鞋竹杖溪邊憩，青松翠竹門前蔽，鳴鶯語燕林間戲。蒼波且釣錦鱗魚，紅塵休惹黃琮珮。

讀史有感

天應醉，地豈迷。青霄白日風雷厲，昌時盛世奸腴蔽，忠臣孝子難存立。朱雲未斬佞人頭，襴衡休使英雄氣。

千株柳，二頃田。疎狂果遂男兒願，功名怕入麒麟殿，糟糠且耐這

窮酸面。披頭跣足有餘歡，吟風弄月情何倦。

隱者

嚴夫子，邵故侯。黃麻不向金門受，青山甘守窮閨竇，芒鞋竹笠閑將就。風雲任取笑談生，逍遙那許凡庸扣。

宴集

醅香糯，品玉簫。春風喜透芙蓉幕，仙歌更稱桃花貌，追遊不減蘭亭樂。千金一刻要人消，一呼百諾何足道。

莊上坐望

山居好，景物幽。竹籬茅舍新修構，柳絲花朵交迤逗，黃鷄濁酒權消受。閑時做作悶時謳，今朝快樂明朝又。

閨情

眉尖恨，眼角愁。前春未了今春又，黃昏漸到燈昏後，桃花更比梅花瘦。薄情單枕幾時溫，香車寶馬長年謬。

南曲小令

醉羅歌

賞牡丹

牡丹牡丹初開放，佳會佳會又何妨。紅蕤綠葉散天香，玉斚扶瓊釀。無邊春色，隨人玩賞，十分美景，憑君主張。休教孤負名園上，蜂蝶攘，鶯燕忙，百年三萬六千場。《南宮詞記》“又何妨”作“不尋常”，“無邊”五句作“描春色新詩幾行，欲舒春興，瑤琴一張。大家沉醉名園上”。

牡丹牡丹初開綻，佳節佳節好張筵。深紅淺紫盡天然，玉液金壺鏃。催人春興，花枝謾撚，堪人春意，歌喉又囀。名園幾度能歡宴，輕輕瀉，慢慢傳，大家沉醉賞花天。

牡丹牡丹都開了，樂事樂事好須教。風光難值可憐宵，不飲花應笑。去年人醉，今年已老，今年花卸，明年又好。天時物理全難料，人如

玉，酒更饒，萬花叢裏聽笙簫。

牡丹牡丹開仍卸，好酒好酒少還賒。春光無奈又將別，休判了千金節。新詩幾首，煩君和些，朱絃一曲，煩君聽些。花前此日休輕歇，慳慳醉，細細說，任他歸去月兒斜。

宴集

豈如豈如今宵興，沉醉沉醉又還醒。高燒銀燭轉歌聲，樂事相催併。燕姬翠黛，秦娥玉笋，越兒白紵，吳娃繡領。管絃一弄行雲定，天親具，良夜永，銀河天外任歌橫。

好懷好懷人難共，佳興佳興有誰同。春風淡蕩瑞煙濃，玉斝金波湧。浮雲富貴，何勞掛胸，光風和暢，依然未窮。兒孫滿眼丹山鳳，翩翩舞，淺淺鍾，十分春色畫堂中。

也學也學東山客，不是不是競豪奢。今春粗勝去年些，更骨肉團圓也。緩斟低唱，譙樓漏徹，微吟謾酌，金爐麝歇。肯教辜負千金節，醒還醉，乾又瀉，不妨終日醉也斜。

且拚且拚今宵醉，休問休問幾時歸。玉漏沉沉斗杓迴，尚兀自清無寐。雪兒不至，更籌又催，檀槽杳撥，歌喉更美。前春怎比今春味，重燒燭，再舉杯，尊前一任玉山頹。

畫眉序

同東谷小酌

秋雨野花殘，怎料今宵興未闌。望長空雲翳，低壓闌干。雨淋漓戍鼓聲咽，星隱約銀缸光燦。歡歌此際佳無限，誰知露冷風寒。

溽暑近方殘，萬縷金風報夜闌。羨瓊漿玉液，醉倚闌干。倩東君暫謝袁安，邀北海聯同王粲。歡歌此際佳無限，誰知露冷風寒。

秋色漸摧殘，撫景無言倚畫闌。歎疎林斜月，掩映闌干。斟綠蟻醉舞踟躕，對永夜蟾光輝燦。歡歌此際佳無限，誰知露冷風寒。

歸去已冬殘，笑語依依任歲闌。想麟標鳳羽，照我闌干。望天涯萬水千山，重聚首柳嬌花燦。歡歌此際佳無限，誰知露冷風寒。

山坡羊

四時行樂詞

日暖風柔時候，柳暗花明園陬，繁絃急管聲相逗。恣意遊，紅妝翠袖酬。前春怎想今春又，爲怕春歸常殢酒。重樓，韶光不可留。枝頭，桃花半已休。《南宮詞紀》“園陬”作“園囿”。

雨過庭槐生綠，風驟池荷欹玉，浮瓜沉李賓朋聚。選妙姝，良辰不可虛。紅牙白雪行雲住，恰又是柳顰鶯嬌花落餘。隨俗，卮筩滿自於。明珠，誰憐惹苙車。《詞紀》“隨俗”二句作“三閭，空沉楚澤魚”。

關情白雲零露，驚心落霞孤鶩，碧天暗裏秋光度。酒滿壺，年前興有無。黃花在眼猶堪賦，何似東籬元亮圃。狂圖，功名已自誣。江湖，從今好共娛。

瓊花天邊斜度，梅花枝頭微露，圍爐對酒寒難妒。翠袖扶，殷勤倒玉壺。年來年去空遲暮，不飲梅花也笑吾。肴蔬，槽蒲與鱸。酴酥，杯空更去沽。

風人松

行樂

一聲鶯過草堂春，春色紛紛。東風又轉催花信，奈無端春興撩人。但遣奚奴載酒，何妨紅袖陪尊。

火雲天外聳奇峰，夏景方中。槐陰小坐微薰動，荷池上共飲卮筩。跣足披襟既好，流金爍石皆空。

碧空雲盡火星流，萬宇皆秋。炎蒸漸遠涼新透，心無事正好追遊。莫吝青蚨貰酒，還思白髮蒙頭。

天涯霜雪際寒霄，風力初驕。圍爐也學元龍傲，恰殘月半偃梅梢。稚子階前戲舞，玉人何處吹簫。

詠內丹鉛汞

修丹先造紫河車，方請鉛爺。鉛爺若返青娥舍，靈胎就詎有咨嗟。十月功成行滿，三途萬劫難痠。

自家基址既堅牢，道路何遙。乾坤各有生成竅，真誠是生死窠巢。

謹等一陽動起，那時吸盡江濤。

鉛爺閥閱在西江，性格猖狂。只因插在青龍上，氤氲出透體金光。待取胎完氣足，抽添始見純陽。

抽添既了虎精飛，龍德方熙。長生從此歸真諦，何須慮陵谷遷移。莫泥閭丹戰採，頑空吐納皆非。

詠外丹爐火

流珠伏火要真鉛，就裏玄玄。龜涎久煉陽光現，纔堪許姹女情緣。爐鼎乾坤止此，精微變轉須傳。

天機親向手中拿，臨做還差。青娥若把金公嫁，初相見怎敢紛譁。溫養傳涵久久，貌同心似方佳。

丹成初子事何憂，嗣續方稠。依前煉養休差謬，經三轉任爾優遊。到此鉛華始盡，灶頭戟底皆侯。

鉛華淨盡始孳生，立見雲仍。相生切忌丹爐冷，生生了遞有功能。九子威深汞怯，乾時但取星星。

兼帶

雁兒落帶過得勝令

自適

喚青衣款款歌，扣瓦盞齊齊和。笑彭澤不會狂，羨角里真能那。不是我自張羅，歲月有幾來多。三萬日都教醉，見而今老半科。隨和，淡酒兒權相賀。如何，悶坑兒莫躡著。

也何須弔五陵，也不要推三命。窮通枉自勞，榮辱皆前定。誰醉又誰醒，世事總難明。工拙千年算，輸贏一轉枰。多情，此曲真堪聽。冥冥，前程信步行。

懷敬夫

二十年老將壇，幾百載興亡歎。途窮笑阮郎，避盜悲王粲。名利故來難，長鋏豈須彈。一曲梁州序，千秋紫閣山。金丹，半碗胡麻飯。雕鞍，何時載汝還。

春思

春風桃李園，夜月秋千院。鳴絲合鳳笙，舞袖籠金釧。綠酒轉瓊筵，翠柳拂華軒。人醉青樓側，春殷錦帳前。情牽，勝賞處追遊遍。醺然，常輸些貰酒錢。

軟絲絲楊柳風，深杳杳桃花洞。影氤氳寶鴨香，聲泠泠瑤琴弄。光閃閃蕊珠宮，青萋萋萬年松。嬌滴滴芙蓉面，殢可可錦繡叢。匆匆，記不得臨岐送。重重，望雲山一夢中。

宴集

危樓亘綵霄，畫棟開雲幕。瓊漿玉斝傳，絳蠟金荷照。歌舞稱良宵，花萼間金貂。霧帳籠仙佩，銀箏叶鳳簫。閑度，遇景當行樂。休教，光陰虛度了。

飲中閑詠

典春衣向酒家，道處士新乘暇。喚雙娥淺淺斟，肯數盞輕輕罷。我本是會受用的老賢達，往常時甘趁閑些浪波查。今日個好景佳無限，明日個今朝再有麼。歌咱，快與我把銀箏架。從他，笑先生舊病兒發。

數年前也放狂，這幾日全無況。閑中件件思，暗裏般般量。真個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溪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與康。

小梁州帶過風入松

飲酒作

興來徙倚盼庭柯，擊壤高歌。醉時起舞影婆娑，誰相和，一榻紫雲窩。賓朋三兩常相過，喜孜孜落落陀陀。有笑談，無憂禍，名韉利鎖，爭肯被他魔。好天良夜幾娘多，不飲如何。身逢暇日當行樂，休辜負妙舞嬌歌。醉裏乾坤在我，暗中檢點隨他。

人生七十占來稀，受用了便宜。爭名爭利枉呆癡，其中味，參透了自家知。窮通榮辱皆兒戲，勸英雄休自著迷。五柳莊，三家市，呼朋喚友，隨意寫新詩。雖然不及少陵詞，點綴襟期。村醪社酒終朝醉，扶持有稚子山妻。女嫁男婚幸了，龍爭虎鬪那知。

百年三萬六千場，正好風光。有花有柳有壺觴，名園上，沉醉了又何妨。陽春白雪花奴唱，齊拚個地久天長。訪戴逵，尋元亮，知心兩兩，誰敢問行藏。浮名休趁世人忙，空惹周張。眼前見放傍州樣，猶兀自法酒肥羊。似此丹崖翠壁，何如寶券牙章。

幾年無事傍江湖，多少歡娛。花蹊藥塢錦模糊，凝眸處，身在五陵圖。無榮無辱無憂慮，喜西崦村釀新菊。瓦盞盛，椰瓢注，高歌一曲，沉醉倩人扶。醒來依舊是吾廬，稚子爭趨。扶頭一盞溶溶注^①，松陰下撥阮吹竽。渭北蹉跎暮景，真成錦繡東隅。

罵玉郎感皇恩採茶歌

丁卯即事

玉階昨夜妖星見，排正直，寵奸權，人人剝削誇劉宴。奏文宣，阿武偃，題封禪。順水推船，揀空拋磚。假妝幺，胡捏鬼，大欺天。翻了舊典，弄出新圈。竄馮唐，囚李廣，薦韓嫣。盡爭先，要調元，搬騰的赤眉銅馬遍中原。已往斯高須未遠，方來狐鼠要憂鸛。

平生正直存公道，翻落後，小兒曹，讒言浪語千般造。蕙成茅，真當草，恭爲傲。任意嘵嘵，信口噉噉。子淵愚，無鹽美，鄧通高。芟了瑞草，護起蕪苗。恨填胸，冤徹骨，事慚學。暗劃度，細評駁，多敢是天時人事有崎嶇。玉潔冰清終自保，虛名微利怕提著。

四塊玉罵玉郎感皇恩採茶歌

自酌

任意行，安心坐，叱吒風雲當甚麼，青春白日休空剝。燕燕彈，小小歌，鶯鶯和。人生恰似秋風過，纔裊裊，早陀陀，英雄氣概何須大。杏纔舒，梅又顙，楓將落。富貴如何，貧賤由他。小蒲團，低石几，且消磨。微吟既可，長嘯當合。對青山，沿碧岸，擢滄波。趁年和，做莊活，村醪社鼓舞婆娑。緘口藏身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① 今校：“一盞”原闕，據《飲虹移所刻曲》補。

南紅繡鞋兼北紅繡鞋

席上作

望園林綠暗紅稀，列杯盤翠遠珠圍。歎年華似流水，對桑榆且銜盃，不消遣枉癡迷。早覓取風流活計，快收拾仔細心機，愛便宜終久落便宜。榮枯三徑草，得失一枰棋，者休要厭甜桃尋醋李。

也何須海上求仙，也無勞歷下憂天。曲隨歌酒休淺，得意處便留篇，沉醉後任安眠。陪伴著窮酸親眷，將息這衰蹇殘年，虎狼叢爭肯教口垂涎。淵明亭外柳，茂叔沼中蓮，受用足快襟懷風一翦。

刺庭軒翠袖奇峰，可喉嚨碧椀金鍾。這粗豪有誰共，觀秋水詠芙蓉，看涼月上梧桐。大纛高牙何用，好天良夜休空，興亡成敗笑談中。眼前人白顛倒，身後事黑朦朧，鬢邊絲誰和噴。

潑生涯酒袋詩囊，小窠巢淨几明窗。尋幽勝縱情況，揀園苑恣徜徉，拌酩酊又何妨。自笑我初年無狀，著迷向名利排場，曉風殘月爲誰忙。好光陰空偃蹇，歪行影亂傳揚，比著那鹿中蕉還較荒。

汴東樂府卷之二

明武功康海德涵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北曲套數

〔南呂〕一枝花

春賞

和風動碧天，淑氣回青嶠。長隄翻嫩柳，深澗點夭桃。暖律初交，已顯鴻鈞造，誰知大化饒。遍天涯芳草蔥菁，滿園隄穠華窈窕。

〔梁州〕杜宇聲喚不住戀春光遊客金鞭，秋千影打不斷戲春情士女朱絲，春盤綵勝爭誇耀。纔歸南浦，又約束皋。方過竹塢，却入林坳。喜孜孜喚友呼朋，樂陶陶命色徵嬌。少酒時典春衣直覓向杏花谿牧羊兒笑指前村，有情啊泝春流直訪到楊柳岸釣魚翁行吟曲沼，醉來波倚春風斜臥在碧桃蹊玉人兒鬪草東郊。香醪，翠猱。兩般兒促擁出千般妙，更那堪長樂苑曲江道。處處朱樓映柳條，端的是難畫難描。《北宮詞紀》“喚友呼朋”作“把密友相邀”，“命色徵嬌”作“把豔色相招”，“牧羊兒”作“牧牛童”。

〔隔尾〕也待要護春園不許東風虐，怎禁他趕暮景頻將花片拋，綠暗紅稀百忙鬧。黃鶯聲恁嬌，綠楊煙恁好，剗過了如此春光兀的不可惜了。

夏賞

新荷點綠錢，濃柳團蒼蓋。朱櫻雲外摘，白鷺水邊來。芍藥方開，簾捲葵榴色，歌移鶯燕猜。望層臺灌木陰陰，看曲沼纖蒲藹藹。

〔梁州〕水亭幽宜歌宜舞，午風涼堪想堪懷，年來賸有追遊債。閑調金縷，笑引鸞釵。雄吞碧碗，醉舞蒼苔。亂紛紛戲陶藏鬪，密匝匝打馬鋪牌。有時節綠陰中坐輕莎漫轉屠蘇，有時節小橋邊趁清波微歌欵乃，

有時節疎籬外藉涼陰俯視談諧。歡來，再釀，從他酒病連朝害。者莫向紅樹底碧山外，顧不的避飲黃公肚量窄，都一般暢飲開懷。

〔隔尾〕雖不似流金鑠石三伏屆，怎當他翠遶紅圍一字排，美景良辰好寧耐。有花香月色，有佳人俊才，似這等著緊光陰便有那萬兩黃金向誰買。

壽北山先生

丹青彩鳳來，畫閣天仙到。南洲遺火棗，東海獻蟠桃。瑞氣飄飄，笙管歌闌，千聯羽節高。壽筵開壽酒如泉，仙母降仙音縹緲。

〔南大迓鼓〕仙姬列翠翹，金杯玉斚，畫棟朱箔。仙客皆奇妙，仙花仙果，仙酒仙肴，仙圃仙居難畫描。

〔北罵玉郎〕珠簾不許凡塵到，山隱隱，水迢迢，蒼松老檜周圍罩。有的是獻果猿，啣花鹿，燒丹竈。

〔南一江風〕醉醺醺，此意誰堪道，自有知音妙。儘今宵主勸賓酬，斗轉星移，始稱住辰樂。歌聲聽轉嬌，歡欣看更好，有甚事縈懷抱。

〔北感皇恩〕呀，他本是天挺人豪，說甚麼丙魏蕭曹。想當日列都臺持使節靖天驕，今日個辭榮豸府，溷跡漁樵。真個是有來頭，能結果，會逍遙。

〔南東甌令〕多才藝，有問學，治亂安危咳唾間了。功名事業看來小，自喜元龍傲。觀山玩水樂淘淘，雲蕩漾，錦窩巢。

〔北採茶歌〕雲蕩漾錦窩巢，玉璘珣好根苗，端的是鳳凰池上鳳凰毛。壽比南山還草草，福如東海任朝朝。

〔南節節高〕錦箏玉笛，錦瑟鸞簫，纖羅霧縠相輝耀。般般妙，更綺筵，翻新調。恍如耳聽鈞天樂，分明身在蓬萊島。沽名釣譽怎生堪，雄才大器纔能到。

〔北隔尾〕看了這階榴滿把金杯照，徑竹輕將玉珮搖，水閣風來翠簾約。有鳴鸞舞鶴，有琪花異草，敢只是天上疑多世間少。

〔南餘音〕年年歲歲人長好，天長地久永堅牢，萬載千秋長不老。

秋興

波澄木葉飛，秋老山雲澹。小樓歸鳥度，高閣晚風颭。綠橘黃柑，

故把秋容嵌，還將秋興探。坐崇巒天闊煙微，臨曲沼荷枯菱減。

〔牧羊關〕輞川圖寂寞了茱萸泚，桂嶺記蕭條煞鉅野潭，把一葉採蓮舟漂泊的地北天南。促擁的江潮太狂，逼落的簷鐸煞慘。清輝流玉臂，涼霧濕春衫。對金尊拌一醉，撫瑤琴情萬感。

〔菩薩涼州〕傍谷依巖，把千山俯瞰。閑愁不沾，好棲遲一捺茅庵。白雲蒼岫恣貪婪，朱顏綠鬢無多暫，輕裘肥馬常傾陷。眼見的不遮暗，世態人情即漸諳，又甚麼管見高談。

〔玄鶴鳴〕思往事明如鑑，趁秋光且盡酣。衰容新蹇蹇，短髮漸鬖鬖。休直待秋色暮天昏地黯，且看籬邊黃菊，戶外晴嵐。床頭寶劍，杖底長劍。枉笑殺當年籍與咸，濁醪可醺，玉珮豈堪。

〔賀新郎〕一尊桂酒味清甘，只吃的夜盡更移，香銷燭暗。又不是大官茶飯愁糾勘，意到處湖山任覽，興濃時歌舞隨咱。雲鬟燕趙女，繡帶鳳凰簪，紅牙不妒芙蓉頰。肌穠荷未斂，語媚桂初含。

〔梧桐樹〕休誇德祖敏，且抱伯陽愁。者莫教貝錦譏，惹苒諍，磨裘訕，我只知沉醉在黃花檻。

〔紅芍藥〕我如今煙波獨許白鷗參，有甚叨食。一年時序已過三，樂事空擔。和陶詩張白毡，得意後笑語湛湛。虛脾風月任君沾，□□似睜眼受拘監。

〔草池春〕怕拘監，愛淡恬。自返幽居，事事舒眉張膽，歷歷神怡心湛，常常意暢情耽，日日開尊設宴。漠陰抱甕豈慚，汶上荷鋤何憾。愁同季子聯驂，喜共長公浮艦。荊州介豎信讒，錢塘詩人亦聞。悲歌慷慨匪鴿，坐起從容宜監。花無千日長飴，海豈一篙可探。口味怎齊淡鹹，目力易分青紺。想他每落魄湖南，遊戲江檐，散澹林嵐，嘯傲津潭，又何心皂蓋金銜。既隱秋巖，是非身喜應了漁樵懶。懸河辯，倚馬譚，到處人嫌。放情偃蹇，信意腌臢。

〔翠盤秋〕看時節移坐榻對明蟾，口把新詩占。捲起疎簾興更添，桂漿瑤瑟兩爭甜，不數石家鰲。

〔玉交枝〕由他醞釀，隨時束檢。長安門裏多坑塹，古今來幾人諳。周公富不及仲子廉，楚襄思可似曹瞞僭。盡都是書生冗談，甚力氣和他討探。不如咱閑袖手靜掀髯，逢暇日把杯探。心無一事牽，愁脫千斤

擔。常訪鹿皮翁，永閉龍光劍，且將息不耐風霜自由的臉。

〔煞〕比似他高牙大纛有千人喊，怎及俺萬縷煙霞盡日酣。新詩吟罷不題函，便衫袖被酒淹，怎肯教情闌性減。這風流豈污濫，古往今來只二三，端的是敢陋安成。

〔隔尾〕想當日名傳鳳苑真虛泛，身繫鵷班事可慚，薄劣愚庸近方諳。只好向山林中笑談，桑榆間眺覽，但想起駟馬高車就說破我膽。

〔正宮〕端正好

秋興次漢陂先生韻

霜降水收痕，木落山緘綠，淡煙衰草橫鋪。黃花爛熳梧桐塢，掩映著西巖路。《北宮詞紀》作“淡煙凝衰草橫鋪”。

〔滾繡毬〕剗畦塍作沼渠，架桑麻蓋隱居，樂陶陶做一個傲羲皇人物，任天公怎生般加減乘除。興來啊旋去沽，睡濃啊誰敢呼，我把這世間情飽諳心目，也待要苦依依落魄隨俗。止爲這雙妻被底難伸脚，因此上七里灘頭只釣魚，撇罷了玉廩天廚。

〔叨叨令〕想著那列朱門排畫戟風雷度，怎如我飯雲根餐玉髓煙霞住，有時節望青山看綠水乘嘉樹，有時節伴漁樵歌窈窕盟鸛鷺。兀的不自在煞俺也麼哥，兀的不自在煞俺也麼哥，夢不向鳳池遊，座不許朱衣擁，身不要黃金鑄。

〔脫布衫〕愛的是小槽間榨滴珍珠，扳的是畫堂中舞映氍毹。喜的是曲檻邊鶯啼燕語，怕的是玳筵前酒停歌住。

〔小梁州〕憑著這廣種薄收百畝廬，有甚躊躇。但能够千杯綠醕潤腸沽，盈虧數，一迷裏做癡愚。

〔么〕常言道聰明反被聰明誤，悔當初硬捋龍鬚。觀了那軒冕簪，簪纓聚，恰便似蜃樓海市，越明白，越模糊。《北宮詞紀》“龍鬚”作“虎鬚”。

〔上小樓〕說甚麼貔貅侯府，金貂引路。止不過寢有餘姬，食有餘味，動有餘驅。鄭大夫，楚大夫，千憂百顧，只俺這醉中天幾人參悟。

〔么〕遮莫他人成市虎，我只要心隨汀鷺。況逢著萬國同文，三邊偃武，四海無虞。意轉輸，影未孤，他來我去，恰便似悠悠散雲閑鹿。

〔滿庭芳〕那里問柑甜橘苦，管甚麼磁甌瓦鉢，玉罌金壺。前程萬里

昏如霧，那坨兒買笑追娛。客至也烹雞宰殺，酒闌時閉戶鍵間。繁共省由咱做，常把這煙霞伴侶，何必問匡廬。

〔快活三〕流年電過速，富貴棒催駒。山妻稚子再無餘，何苦縈心慮。

〔朝天子〕拆這座矮屋，蓋一所敞屋，意更比陶朱富。吟詩泛酒日西晡，總是風流處。綺構雕闌，朱樓玉戶，訪東君非舊主。有黃梁幾斛，守薄田數畝，肯更把虛名顧。

〔四邊靜〕且看這秋風禾黍，未識隋宮，安知漢都。舊日名區，今日耕耘處。怪官胥里徒，佞寫入農桑簿。

〔耍孩兒〕爲甚麼安車駟向紅塵去，單效那不唧噥悲秋杜甫。便做到三公六位待何如，頭疼殺馬穰人呼。愛你個科頭跣足眠幽谷，因此上倒缶傾囊貴酒壺。閑議論誰曾顧，可正是山禽難飼，野馬難駕。《北宮詞紀》首句末作“紅塵路”。

〔五煞〕天空水自澄，心狂膽易粗，長門獻賦非無遇。林泉慣養嚴陵拙，毛骨愁聞伯樂圖。意到處都成趣，消受了琴書散誕，怕甚麼世故荒蕪。

〔四煞〕阮郎途未窮，黃公計有餘，今生暫歇雲霄路。歡來漉酒溪頭飲，醉後呼僮馬上扶。也不索蘇門住，我看那鳴鸞佩玉，恰便似怖鴿驚駒。

〔三煞〕輕霜下遠天，清風蕩短裾，黃花又趲秋光去。比若你蒼鷹細犬愁呼子，怎似我破帽青衫穩跨驢。日暮也船橫渡，休誇智巧，且信僂愚。

〔二煞〕斜暉倒浸波，長空亂點烏，行歌坐詠非遲暮。竹籬茅舍人來晚，峻嶺崇山月上初。試緩步臨流去，影搖深樹，興滿歸途。

〔一煞〕殘年喜尚饒，人情信所趨，飄風逝水勞君覷。常教瓦盞盈村酒，不必公車枉薦書。醉飽後別無慮，堪嗟楚信，可笑吳胥。

〔煞尾〕非關咱感廢興，但因情陶肺腑。是誰人勾引出蹺蹊路，直恁地穰穰勞勞亘今古。

賀南川生子

和氣滿門闌，瑞靄騰街巷，喜今朝慶集高堂。也只是祖宗培築根基

壯，恰桂子迎秋放。

〔南普天樂〕菊花香，龍山賞，撫景增情況。又那知際此佳祥，熊羆兆正叶心想。玳筵簫鼓淵淵響，貴客佳賓翩翩訪。又仙鬢玉珮玎璫，唱新詞宮商韻爽。充間之喜，世德之光。

〔北脫布衫〕充間喜世德之光，箕裘事喬梓之芳。萬事足芝蘭又盛，一身輕宦途何狀。

〔南傾盃序〕修篁，俯畫廊，映碧窗，舉目皆清賞。酒友詩朋，吟風弄月，這般胸次，甚樣行藏。薰蒸溫養，流馨襲美，發秀傳芳。便有那謝家羣從定誰強。《北宮詞紀》“溫養”作“長養”。

〔北小梁州〕聽了這一派啼聲出洞房，端的是擊玉鳴琅。徐卿二子世無雙，槐庭上，沉醉了又何妨。少不的鳳毛麟角般般像，堪承藉累世恩光。見如今世爵堂，回軒巷，玉觴金鬯，奕葉煥生香。

〔南小桃紅〕是平生陰德廣，意到處人俱仰。接武承顏，眼見的非虛獎，于公實父真堪想。丹心已被皇天亮，還應更有，儀儼成行。

〔餘音〕傳鸚鵡，引鳳凰，湯餅客填門溢巷，願保護靈椿百歲長。

〔仙呂〕八聲甘州

中秋

長空霧捲，碧落光圓，玉宇風嬌。西樓開宴，掀簾正對嬋娟。漫把金波酬此夜，喜見瑤華勝去年。舉酒問嫦娥，桂海蒼然。

〔南雁過聲〕誰把佳期帶謫仙，空悵望雲間清虛殿。便寒蟬玉兔人俱見，舞白鸞，燕星源，大都來凡俗非緣。含杯桂影邊，且消磨扇底芙蓉面，好遣嬌歌倚素絃。

〔北醉中天〕少室山頭竹，太華沼中蓮。影落佳人錦瑟前，萬里光如練。却憶南村去年，分明不見，偏怎生今夕依然。

〔南風淘沙〕圓缺陰晴各有緣，況天上與人間。流年，暗裏如驚電，對金杯休放淺。太湖石側，水晶簾畔。品鸞簫擗銀箏，半欹羅扇。乘風可憐鵬背遠，何如恣歡宴。雲母屏移光漸轉，一個個襟期敞，情興便。人似玉，酒如泉，良夜更休眠，也何須羨庾亮與張騫。

〔北金盞兒〕熬檀煙，撒冰絃。天孫故把玻璃碾，遙看貝闕俯高寒。

我可也但求花底醉，不望海中仙。若得個相逢開口笑，煞強如燈火伴愁眠。

〔南撈芝麻〕涼風過小軒，吉丁當幾弄簷鐸意颯然。露華凝砌蘚，芙蓉簾幕，梧桐庭院。疑是蔚藍天，香霧暗雲鬟。更水調數聲，持酒聽也，誤落翠雲鈿。良宵皓月，嘉賓美酒，嬌歌華宴。幸喜心閑無繫，幽懷好遣。 荳蔻梢頭，鸚鵡洲邊，又知今夕是何年。畫舸蘭橈，金勒玉鞭。一般瀟灑中，此景佳無限。激盪杯，妖冶勸，莫惜重留戀。白髮故人稀，紅顏明鏡變。好景中秋，最宜歡賞情何倦。

〔北雙雁子〕只俺這太平人是太平仙，少憂慮，多仰偃，樂事無窮古希見。歲豐和，人靦腆。朝蓬萊，暮閭苑。

〔醉扶歸〕眼見的戍鼓樓頭盡，槐影檻中偏，尚兀自一派笙歌徹九天。笑吟吟移坐榻，添新鐮。管甚麼柳外花梢水邊，光射處俱堪羨。

〔南一撮棹〕吟髭撚，促席喜成篇。天氣爽，放浪有誰愆。願得常常好，人月兩團圓。杯更洗，不覺興飄然。

〔南餘音〕歌聲轉，舞態娟，醉了閑憑玉肩，願歲歲年年慶此筵。

〔仙呂〕祆神急

閱世

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但得行眠立盹糊突過。強如黃犬悲，勝似青衫叵。風清月朗閑過活，可不儘由咱落落酩酊。

〔六么令〕蘊鹽腸肚從來弱，肥甘豈慣，雅淡堪合。門無鎖鑰，居多詠歌。稚子牽衣，漁父投蓑，看一犁春雨漲煙波。《北宮詞紀》“豈慣”作“豈稱”，末四句作“居多薜蘿，常伴漁郎溪頭坐。披蓑，一篙春雨漲煙波”。

〔元和令〕閑觀莊外禾，悶採洞中藥。倦時徙倚盼庭柯，小桃纔破萼。柳絲花朵夜來多，賽西京安樂窩。《詞紀》“洞中”作“洞前”。

〔後庭花煞〕韶華半已過，風流幸未迤。蔬食甜如蜜，軒車礪似戈。待如何，年年依樣，得高歌處且高歌。

〔仙呂〕翠裙腰

九日

黃花三徑如鋪繡，潦水漸將收。白衣不至空回首，解貂裘，前村有酒恰新萸。

〔六么令〕杯盤些少權將就，幕天席地，主勸賓酬。秦娥壓蓋，燕姬放喉。迤邐秋山，橫秀凝眸，一雙白鷺立沙洲。

〔寄生草〕心無繫，意豈憂。黃花在手時時嗅，金波在口徐徐漱，人情在眼紛紛謬。相逢好趁碧山遊，相看可似前年否。

〔上京馬〕幸有粗糧數斗，儘足秋來殢歌酒。但能够淺淺斟，怕甚麼醺醺又。

〔後庭花煞〕迎霜橘漸熟，登高景更搜。會想茱萸醉，心無萋菲愁。暫遲留，直吃的酒淹衫袖，蒙頭納被任餉餉。

〔仙呂〕村裏迓鼓

春遊

綠深紅暗，柳遮花映。逢時遇節，呼朋喚友，微吟閑詠。眺遠山，看極浦，循幽磴。浥翠嵐，漱碧涼，望蒼煙，扳繡嶺，取暇日尋芳對景。《北宮詞紀》無“循幽磴”句。

〔元和令〕風絲絲垂柳縈，水溶溶落花迸。過谿橋沿水口到空亭，喜融和春晝永。攜壺選伎奏新聲，似流鶯巖外鳴。

〔上馬嬌〕調愈精，聽轉清，歌情曲盡景中情。丹崖翠壁音相應，再也波聽，渾疑鼓瑟下湘靈。

〔遊四門〕閑花野草遍郊坰，千里瑞雲平。凝眸刺眼撩人興，何處更尋盟。賡，前席已詩成。

〔勝葫蘆〕笑殺山翁醉未醒，呼僮子問棋枰，勝負贏輸有甚爭。漢宮隋闕，何橋鄭谷，處處暮雲橫。

〔后庭花〕歸興夕照生，懸藤斜月明。步倚春風健，歌因鳥弄停。興宜乘，年年僥倖，常餘舒嘯情。

〔柳葉兒〕說甚鬧中習靜，爭教愛裏填憎，我□疑無憂無慮無後倖。醒還醉，醉還醒，抵多少薄利虛名。《詞紀》“我□疑”作“我只待”。

〔仙呂〕點絳脣

賀壽

百歲陽秋，小春時候，輕霜晝。日暖風柔，絃管迎長壽。

〔混江龍〕簪纓華胄，兒孫滿眼盡儒流。一個個懷琛蘊寶，接武承裘。文似銀河千丈寫，氣如溫玉九天浮。論家聲未忝似漢平陵，言世德豈落後唐司寇。不枉了名公之裔，君子之儔。

〔油葫蘆〕俺也曾咳唾珠璣傲五侯，奈迤邐在鵬鶚秋，雖是他雄才大志未全酬。怎當他胸懷耿耿羅星斗，詞章隱隱迫韓柳。今日個樂桑榆七十過，蟠龍虎三千就。只看這玳筵開一派仙音奏，端的是南極下丹丘。《北宮詞紀》起處“俺”作“他”。

〔天下樂〕說甚麼火棗交梨海外求，望閭苑瀛洲，彩雲飄天際頭，獻仙桃騎黃鶴下玉樓。遏行雲樂正喧，灑流霞酒更熟，一個個舞蹁躑身抖擻。

〔哪吒令〕紫金甌獻酬，嫩羊羔墊口。翠微堂宴遊，小奚奴帶手。紅牙板撒收，美嬌羞放喉。似雛鶯柳外流，比乳燕梁間溜，端的是按宮商撚打挑勾。

〔鵲踏枝〕月轉過翠雲樓，蠟燒殘絳花燭。直拚個甕盡杯乾，說甚麼波湧泉流。更有鬪羅綺纖纖玉手，都鬧闐闐交錯觥籌。

〔寄生草〕太平日人多壽，盛明時樂更優。喜孜孜畫堂中歌舞翻紅袖，樂陶陶繡簾前簫鼓鳴晴晝，笑吟吟戍樓頭刁斗移更漏。管甚麼參橫日出又簫燈，直吃的香消篆冷重添獸。

〔賺煞〕長嘯海天秋，劇飲貂裘透，眼見的星移漢斗。尚兀自急管繁絃嘶趁逐，更有那舞斑衣稚子搗搜。謾凝眸，畫戟霜驕，真個是仙客高朋盈戶牖。願常常勸酬，儘年年祝壽，少不的遍人間甲子五千週。

久雨作

透幕侵箔，把人廝虐。何時了，徹夜滔滔，綠水人家遠。“箔”，《北宮詞紀》作“簾”。

〔混江龍〕不知昏曉，滴滴點點鬧寒蕉。愁心易感，業眼難交。阻攔岐路，蹭蹬漁樵。迷渡口黯林梢，崩岸谷漲波濤。喫緊的黃花寂寞東籬

道，望不的三峰華岳，看不見萬頃秋郊。《北宮詞紀》“鬧寒蕉”作“鬧寒蕉”。

〔寄生草〕雲初淡，勢更驕。恍疑萬里長空淖，忽如萬井遙天倒，驀然萬鷺平林落。旅魂鄉夢怎生堪，閨人嫠婦如何較。

〔六么序〕呀，趑趄的封了山坳，忽刺的暗了市朝，便是廣堂中也兀良的鬼哭神號。怎生的借劍誅蛟，破甑焚鴞，執簡乘鶴，向天公細扣根苗。見如今干支死閉了晴陽兆，又不是潤春郊好雨如膏。良田一望皆池沼，家無四壁，悶徹三焦。

〔么篇〕一會家揮毫，劃度，笑語兒曹，細和離騷，自酌香醪，強對佳殽。且把這難打蕩的情腸按著，呀，驀然間又怎學，忽地雲消，剗地煙交，越越的奮撼咆哮。簷花萬點簾前瀑，便是個鐵石人也魄散魂消。莫不是馮夷故把東洋倒，逐日家紛紛靄靄，溜溜嘈嘈。

〔後庭花煞〕陰晴數所遭，虧盈無定約。焰爨家家閉，萍蕪處處漂。怎生教，封姨知道，霎時間層陰淨掃見層霄。

〔中呂〕粉蝶兒

書懷《北宮詞紀》作“秋日閑情”。

半百年華，鬢如絲興如嚼蠟，樂閑心恰會行踏。又被這雨兒催風兒刮，剗地早心驚膽怕。想平生閱盡浮誇，又怎肯向人行再伏低凹。

〔醉春風〕俺也曾玉殿首傳臚，金闕誇倚馬。到如今布袍濁酒野人家，暢好是雅，雅。有時節喚幾個撥阮的秦娃，彈箏的晉女，學一會遊山的阮大。

〔叫聲〕夢不上紫宸衙，任他，任他。我只待趁膏雨耘禾稼，跣足白雲窩，倚杖碧鷄峽。

〔山坡羊〕溪兒那搭，船兒輕拉，柳陰中說會漁樵話。過鄰家，看黃花，酒帘兒斜映疎籬掛，不飲的古人今在麼。杯，快傳咱。官，休論他。

〔快活三〕見如今四壁鬧蛩蛙，滿徑翳桑麻。風吹日炙您波查，再有甚間瞧抹。

〔鮑老兒〕他見咱拙魯厭奢華，敢又道櫝砭砭懸高價。咱見他倚廳賣撐達，恰便似臨巷陌燃殘蠟。眉來眼去，唇三口四，泥爛油滑。翻黃

倒皂，呼風喚雨，搗霧搏沙。

〔古鮑老〕非是我心輸力乏，到頭來世情難按納。休道他顏和意洽，大古裏仕途多調發。爲甚麼漢嚴陵不見南陽駕，羊裘暖錦繡怎加，麥飯軟珍羞誰掛。呀，因此上潦倒在蒲團下。

〔紅芍藥〕一椀粗茶，半飽胡麻，閑時高臥飯牛窪，一任他名留翠華。爵五等，邑萬家，脚到處金卮玉斝，行起處繡帽宮花。我可也並不思他，他怎似我穩拍拍隴畝生涯。

〔剔銀燈〕者莫與野叟樵夫會茶，者莫與稚子山妻打話。比及到一篝燈火杯盤罷，他又早笑喳喳托背扶咱。尚自把濁醪勸，社鼓搗，險不把先生醉殺。

〔蔓菁菜〕不甫能塌伏在葫蘆架，又怎麼支楞的弄琵琶，竹籬兒那搭。一覓裏麾羽扇翫雲霞，似一幅不疾溜陶潛畫。

〔柳青娘〕非咱不達，死守定邵平瓜。瞧他恁家，怎做的子陽蛙。佩玉鳴鑾信豪華，但提起沈潛禮法，到咱行所事都差。因此上任疎狂離世俗，離世俗託煙霞。

〔道和〕託煙霞，託煙霞，迂庸情性怕喧譁，網漁蝦。呼兒沽酒野人家，邀鄰共飲茅階下，紅塵不到景清佳。插黃花，插黃花，蟹壯鷄肥，杯深椀大，還再把。可惜可惜日西下，朱顏不爲流年假，可惜可惜人華髮，春風恰透黃梅臘，却又早一泓秋水浸蒹葭。

〔啄木兒煞〕論風雲志本疎，說山林興未涯，百年渾醉無多暇。且看那秦强楚霸，一處處暮雲衰草噪昏鴉。

閑遊

力倦心慵，喜迫遊柳穠花重，只被這耐夕陽碧岫朱峰。輒禁持，虛和哄，喫的來脚高頭急，動不動手到杯空。趁賓朋，乘歲月，那塢兒不堪陪奉。《北宮詞紀》“夕陽”作“斜陽”。

〔醉春風〕剛坐向千尺碧桃谿，又走向萬株紅杏壠。飛泉瀑布下高春，漩花兒湧，湧。看了重看，覷了重覷，詠了重詠。

〔紅繡鞋〕聽一派笙簫風送，似千聯環珮雲中，桃花逐水遠溶溶。又不是劉晨阮肇，又無甚賈島盧仝，受用足翠芙蓉當面聳。

〔喜春來〕亂雲堆裏身如捧，霽靄岩前日似烘，渾疑兩腋欲生風。情思涌，又過碧潭東。

〔醉高歌〕吟來倚巖支筇，興到凌巔放踵。須臾小憩西巖峒，怪石奇花萬種。

〔哨遍〕那里討心煩意冗，浥清泉一漱形神縱。喚奚奴盪酒莫從容，趁良辰滿酌瑤鍾。山似擁，竹添森，爽瀨響琤琮，勝九奏簫韶弄。恨少長缸巨甕，喫緊的心慚鴻鵠，鬢改青銅。山林穩遂樂閑身，光景難饒宦遊客。舊日風流，新來瀟灑，甚般和噴。

〔麻婆子〕劇飲何需玉斝，長歌豈待彩鳳。明日事今朝暗，古時人近歲空。石門不負晉孫登，朱樓甘誤漢揚雄。翠筠亭虛布擺，白虎殿枉牢籠。

〔牆頭花〕蜃遊蕉夢，不必重追誦，幾杵催人野寺鐘。又誰知楚滅秦亡，又誰管周純晉冗。

〔瑤臺月〕吟肩謾聳，麗日初遲，佳興無窮。新詩題罷，自還羞未盡疎濃。閑悟懂，除却蓬萊，更誰恁天璇地拱。又曲折，又清徹，又孤迥，又寵崧。遊仙最可，抒情正中。

〔急曲子〕便文章似孟韓，任疎通如賈董。少不的貶潮陽，謫長沙，生愁恐。這塢兒無是無非，那搭兒前簇後擁。

〔耍孩兒〕我只待向雲山更撰浯溪頌，只他那盤谷歌怎樣包籠。我如今分明身在畫圖中，信意兒挑揀過從。且將這黃精綠蕨菖蒲酒，將息那跣足披襟田舍翁。也不必華陽洞，意中歡千金難買，身外事萬物皆空。

〔一煞〕山僧過小橋，幽禽囀密叢，樵夫牧子同游泳。誰言陸海難舒臂，敢道山居不會窮。早晚是薰風動，便有那三旬酷暑，怎入這百丈蒼籬。

〔尾〕結茅廬隔渚花，架蓬窗倚澗松。儘今生再不許塵氛冗，是一個避世的先生不姓孔。

賀登科

學業通融，桂香飄省闈高中，少年時器宇誰同。驀地裏好音來，飛

報至，舊門庭甚般增重。暢好是獨步秋風，意凌雲身湧霧起蛟騰鳳。

〔醉春風〕窗下幾年思，天邊雙翼聳。連根拔得桂枝來，真個是猛，猛。看了他錦繡胸懷，風雲氣色，不枉了神仙隨從。

〔紅繡鞋〕酬志了十年春夢，快心波萬里天風，聚螢囊正對著廣寒宮。說甚麼吳剛大斧，道甚的李白彎弓，但憑著出羣才心力勇。

〔滿庭芳〕不枉了心遊周孔，學通性理，識廣昆蟲。吟詩課賦般般中，秋水芙蓉。氣魄如南陽臥龍，精神似渭水飛熊。聽一派笙簫送，喧譁簇擁，身在彩雲中。

〔上小樓〕想著他填笺賈董，銜官屈宋。今日早奪了青標，占了虎榜，出了樊籠。飲玉鍾，駕彩虹，山搖川動，只看那弩迎人甚般陪奉。

〔尾〕閑愁昨夜消，芳名今日永。棟梁材自有非常用，好保護萬歲千年大一統。

賞杏花

隨意杯盤，喜園林杏花初綻，歇肩輿暫憩幽軒。只見這玉模糊銀隱約，斷攢成一片。恨列下齊撲撲雪嶺冰山，說甚麼水晶簾雲母洞玻璃庭院。

〔醉春風〕歎歲序苦相催，羨天公能綴翦。似這等堆霜砌粉滿林間，端的是罕，罕。托賴著雨露深仁，乾坤至德，儘由咱逍遙飽玩。

〔普天樂〕鼓琴歌，探花宴。清香上品，艷色頭員。埋光在桃李園，出色向蓬萊殿。暗柳羞梅誰知羨，午橋莊風景依然。真個是藍田玉煙，且休提河橋脆管，好追隨謝谷朱絃。

〔醉高歌〕仙姿不受鑽研，素體偏愁綽染。羞看燕子鶯兒面，但把春心自綰。

〔紅繡鞋〕潑眼風光無限，驚心節物多端，怎如他冰肌玉骨耐春寒。好丹青難描畫，惡風雨莫摧殘。暢好是趁芳辰當泛盞。

〔牆頭花〕黃昏清旦，者莫你岸幘掀簾看，橫豎有琅玕百萬竿。明滴溜半掩秦臺，香噴薄平連漢苑。

〔煞尾〕喚奚奴拂彩箋，倚雕闌開醉眼。倩雙蛾漫把纖歌按，便喫到月轉花梢去心兒懶。

題集翠樓

明月西樓，玳筵開皓光如晝，望晴空簾捲金鈎。只見寶香浮清靄，淡晚涼新透。綠沉沉酒泛瓊甌，鼓冰絃陳妙舞要人消受。

〔醉春風〕懶赴潁川衙，閑栽彭縣柳。溪山深處起朱樓，暢好是陡，陡。看了這過眼風雲，漫天氣色，真個是可人的清秀。

〔普天樂〕水如環，山如湊。四圍俱有，八面交浮。酒半酣，絃初奏。一霎金風情懷驟，掃烏絲更騁吟眸。與天親唱酬，倩山雲伴侶，共明月優遊。

〔紅繡鞋〕歎少日襟期難又，羨新來萬事都休，百年風月此登樓。籬邊元亮菊，柳外戴逵舟，說甚麼黃金印大似斗。

〔煞尾〕醉時節黑婁婁被捺著頭，醒時節美甘甘茶漱了口。把闌言長語權稍後，做一個自在神仙陸地上走。

題華巖三友亭

松竹梅花，小亭幽碧山如畫，歲寒時萬物消乏。只見竹堆蒼，松偃翠，梅瓊浮蠟。不枉了三友稱加，逐日家伴幽人雪窗清話。

〔醉春風〕有時節風送暗香來，月移疎影下。閑歌白雪按琵琶，暢好是雅，雅。驚然問萬壑濤生，千竿籟響，便見得九珠非價。

〔普天樂〕曲闌邊，重階下。這竹啊金搖翠節，這梅啊粉砌冰叉。這松啊奮虬龍領下髯，這竹啊舞彩鳳雲間駕。這梅啊堪上生綃丹青畫，這松啊拄霧撐霞。又何必孤山那凹，淇園這搭，王屋西峽。

〔醉高歌〕不羨東門種瓜，但傍華巖荷鋤。逢人恥論功名話，單會青山放傻。

〔十二月〕都只爲觀風塞北，乾賺的遊子天涯。只不如身歸舊隱，抵多少隄築新沙。小亭內琴書藥裏，行廚中蕨笋茶芽。

〔堯民歌〕呀，□結識下竹籬茅舍野人家，躲離了金符玉節大官衙。自歌自舞自喧譁，不豐不歉不嗟呀。暢好是賢達，又何須拘禮法，趣自有侬來大。

〔煞尾〕要吟啊都拚與刺亭簷三伴侶慢慢的把平生志節詩，要飲啊索喚取解音聲小丫鬟徐徐的將新來清興發，要眠啊好追尋能幽寂軟蒲

團鬆鬆的紆錦被蒙頭納。把一個識消長曉陰晴知止足的先生兀的不自在殺。

代友人宦邸書懷

退食官衙，坐秋窗一篝燈下，冷冷清人遠天涯。平白地棄墳塋，辭親戚，那個是功名無價。見如今狼虎相持，眼睜睜許多愁怕。《北宮詞紀》“相持”作“相狎”。

〔醉春風〕不得官日日歎沉埋，恰得官時時防倒塌。那里有安車駟馬擁高牙，到煎聒的我傻，傻。喫緊的留也難留，去也難去，罷也難罷。“傻”字原不疊，茲從《詞紀》。

〔紅繡鞋〕轉眼間俄爲中夏，到官時尚未初臘，新催科舊拖欠亂如麻。慘可可窮百姓，惡狠狠甚刑法，你便是鐵心腸怎下的打。

〔滿庭芳〕到晚來纔能下榻，怎當他瀟瀟客枕，燦燦燈花。喫緊的無情雨打芭蕉袂，驚的我夢轉天涯。只俺這倚門娘褰封在那搭，乾教那望夫人虛度年華。淚點兒雙雙下，越越的晨鐘又發，眼睜睜紅影上窗紗。

〔上小樓〕少不的騎鞍壓馬，升堂僉畫。甫能的出幾紙批兒，勾幾個人兒，怎當他名是人差。問著他，口兀刺，虛驚詭怕，你便是炳靈神也千錯百差。

〔么〕想著那官家禮法，都被這姦豪廝詐。他結交的吏典滑熟，人情通透，上下歡洽。既不曾拿住他，又怎麼下重罰，他反關門到又把別人誑嚇，怪不的整年家事無捉拏。

〔十二月〕從今後周詢細察，那怕他利齒靈牙。他便會神藏鬼掩，也難逃畝履升查。自古道一夫一馬，怎能得千做千差。

〔堯民歌〕可不道官清法正自無譴，見如今流離逃竄未安插。家微口歛百忙裏雜，女哭兒啼甚行踏。聽咱，愛民如愛花，休使風霜乍。

〔耍孩兒〕少年時豪氣天來大，動不動要做個英雄俊雅。到如今行步緊鉗拿，是多少海樣波查。指望待春風禁柳行驄馬，到做了落日庭槐數暮鴉。願的是風雨順收禾稼，落一個民安事妥，說甚麼紫綬黃麻。

〔尾〕論孤高須索向青門學種瓜，論讀書怎可似莊周言飄瓦。趁明時休負了平生價，覓一個循吏名兒兀的不可喜煞。

〔黃鐘〕醉花陰

壽日

柳豔荷香畫簾永，瑞氣氤氳寶鼎。調錦瑟，和鸞笙，選仗微聲，翡翠光相映。開繡幙，列銀屏，有鳳炙麟炮金雀茗。

〔喜遷鶯〕比不得尋常相慶，老人星親下青冥。階庭，是多少靈芝玉英。一派仙音徹耳清，將衆神仙領。飲不盡瓊醪玉醴，看不盡許棗莢菱。《北宮詞紀》“衆神仙”作“羣仙”，“許棗莢菱”作“火棗交菱”。

〔出隊子〕樂天知命，老先生煞慣曾。覷的那掀天富貴似毫輕，敢更道唾手功名肯去爭，因此上聒耳笙歌聊自逞。《詞紀》“肯去爭”作“容易成”。

〔么〕本是段閑雲情性，榮和辱怎會驚。只待要吟風弄月盡平生，翫水看山遠世情，倚翠偎紅辭外省。《詞紀》“會驚”作“去爭”，“辭外省”作“延暮景”。

〔刮地風〕一會家竹徑桃蹊閑眺騁，是多少語燕流鶯，也何須高牙大纛相輝映。意暢神融，也是咱前生分定，不由的今生僥倖。散澹心慷慨志幾曾蹭蹬，古和今廢與興恰便似泣釜湯冰。等閑間摸不著無星秤，這光陰分外爭。

〔四門子〕咱如今漏聲不上東華聽，且相隨鷗鷺盟。者莫教雪藕削金鯉烹，翠荷筒鎮日渾未醒。怎肯教紫雁閑玉管停，冷落了濃歡麗景。《詞紀》“雪藕削”作“碧藕雪”。

〔古水仙子〕綠槐深涼自生，尚兀自銀燭高燒待月明。直喫的花陰下翠袖頻扶，直喫的玳筵前金杯不剩，直喫的畫樓頭轉了曉更，直喫的瑤天外紅日東生。說甚麼銀河已沉參已橫，那時節尋思又向閑亭徑，敢直喫的四座酒如澗。

〔尾〕壽酒年年鎮相慶，壽筵開壽樂齊鳴，願的是壽比南山萬年永。

〔越調〕鬬鶴鶩

遊南山作

春晝山遊，高朋幸集。雪霽峰陰，雲歸袖裏。款擁籃輿，輕隨杖履。那從容，那迤邐。勝日尋芳，詞人對壘。

〔紫花兒序〕一處處峰巒浪激，一個個興遠才清，一樁樁意暢情怡。長松半偃，芳草初蕤，生意方熙。一派仙音遶翠微，管絃聲細，更那堪瀾底波鳴，谷口鶯啼。

〔小桃紅〕淡煙微靄傍人飛，說不盡春遊意。聒耳山禽更如醉，一步一個畫圖隨，龍潭珠斗連天墜。銀河半歇，羅衣新試，醉淋漓含笑索烏絲。

〔調笑令〕說甚麼翠眉，映金杯，爭似這握手臨溪我共伊。便有個鶯鶯燕燕尊前立，怎如咱語話襟期。一任他笑殺山翁醉似泥，此境誰知。

〔尾〕從今後逢人好把名兒避，休將那不可口饅頭便喫。牢記取身世似浮雲，人生同逝水。

中秋

溽暑初銷，金風漸老。珠斗宮移，瑤空翳掃。雨歇丹霄，波涵翠沼。夜沉沉，人悄悄。宴集庭陰，月離海角。

〔紫花兒序〕比玉鏡橫飛嶺口，似銀盤倒浸波心，若金輪斜偃松腰。光輝澄徹，魄象沆寥，氣骨森蕭。纔度疎林又小橋，是何綽約，堪賦堪題，難畫難描。

〔金蕉葉〕想著那玉樓中人吹碧簫，且權教玳筵前杯傳翠翹。若得個倚檻上詩成鳳毛，煞勝似碧海外仙遊閭島。《北宮詞紀》“倚檻”作“綺座”。

〔小桃紅〕金樽莫惜醉酩酊，且盡今宵樂。少日風流漸傴落，佳節幾經著，當歌況有如花貌。絃調六么，客逢雙妙，坐銀床任取桂香飄。

〔尾〕想當日袁宏牛渚情何躁，乾把個佳期剗了。從今後休泛斗牛槎，當學武昌老。《詞紀》“剗”作“錯”。

夏賞

園苑春歸，林巒夏初。乳燕相呼，雛鶯並語。遣興名藪，紆懷勝圃。馬東籬，商正叔。和選吟詩，傷今弔古。《北宮詞紀》“春歸”作“春徂”，“名藪”作“名株”。

〔紫花兒序〕說甚麼何橋鄭谷，漢苑殷墟，謝館黃墟。逍遙散誕，灑落歡娛，繾綣舒徐。無數妖鬟列繡襦，遙映著渚禽郊鷺，何慮何憂，無繫無拘。

〔小桃紅〕千章夏木蔭扶疎，不減石家塢。細靄霏霏暗原麓，望模糊，一杯已勝千鐘祿。朱絃度曲，烏絲草賦，甚丹青畫得出武陵圖。《詞紀》“郊鶯”作“汀鶯”。

〔調笑令〕遙指，澗中晷，戲浴錦波迷綠蕪。徘徊撫景非遲暮，搖紈扇笑袒輕襦。喜同遊盡都是君子徒，因此上載酒攜壺。《詞紀》“遙指”作“沉浮”。

〔尾〕西崦斜日懸嘉樹，保重者煙霞伴侶。且看這遊賞處興頭兒甜，休提那崢嶸時味心兒苦。

北山先生席上作

書錦生輝，年華未老。海屋籌添，芝房瑞遶。玉几瑤籤，丹書翠葆。淡氤氲，微縹緲。寶笈金函，交梨火棗。

〔紫花兒序〕翠森森梧桐院宇，綠依依楊柳溪橋，密匝匝雲錦窩巢。正值著佳辰勝節，柳彈鶯嬌，玉鯉香醪。瑪瑙杯擎翡翠翹，一團歡笑，喜孜孜盛友嘉賓，韻悠悠畫鼓雲璈。

〔金蕉葉〕我只見香噴噴珍羞美殽，齊臻臻蘭堂畫閣。亂紛紛纖羅細腰，光閃閃靈芝瑞草。

〔小桃紅〕一年一度宴蟠桃，天外鸞鶴導。意度襟期貫晴昊，小可的怎量度。樽中無酒賓難樂。珍珠滴小槽，玉簫間花貌，霎時間四座盡酩酊。

〔尾〕管甚麼金鷄又報東方曉，更轉向崇巖曲沼。且休說穿綺座午風輕，直喫的透疎林山月小。

送士子入試宴間有虹霓照座，喜而賦此

萬丈虹霓，千機瑞錦。玳宴初排，祥光已浚。正對高堂，平迴下廡。影團圞，雲冉冉。氣亘長天，靈分帝寢。

〔紫花兒序〕今日乃雲霄之餞，盡都是學海之英，恰便似翰墨之林。憑著他高才絕足，繡腹文心，曠度虛襟。少不的平步龍門萬丈深，分明佳讖，覷了這相貌堂堂，端的有梁棟森森。

〔小桃紅〕香醪莫厭座前斟，怪不得歡娛甚。玉立珠聯陡成恁，何處覓知音，直喫的蟾光萬頃琉璃浸。庭槐影沉，檻葵香沁，便休提樓外下

河參。

〔天淨沙〕惟願牢珍重寶劍瑤琴，權收拾闊論豪吟，好將息藍袍布衿。博得個名揚楓禁，才知道書有黃金。

〔尾〕那時節雲霄直上承恩廕，平白裏紆朱曳錦，較著那賢傳說不爭多，比的那佞蘇秦分外殄。

〔商調〕集賢賓

行樂

萬花亭酒闌人醉也，烏帽側玉山斜。淡氤氳茶蘼香細，綠依依楊柳煙疊。恰才個縱閑遊散步龍谿，怎禁他勸香醪又囀鶯舌。酒和人兩樁兒厮湊者，興頭兒不待勾攝。漸漸的東山殘月吐，歸路晚雲遮。

〔逍遙樂〕說甚麼銅龍漏徹，畫燭光微，譙樓鼓歇。玉罌金蛇，恰逢著花影堆凸，無數鶯聲花外瞥，恰便似絃管相協。更那堪燕姬解舞，趙女能歌，羣客高潔。

〔金菊香〕恰便似彩雲屯住鳳凰穴，錦障籠巖風月堞，畫幃描成花卉闕。怪不的無了無歇，忒可喜，忒奇絕。

〔醋葫蘆〕這一個烏絲行未摺，那一個霜毫詩又寫。這一個淋漓衫袖醉扶者，那一個笑指落花看絮雪。這一個把花枝輕折，那一個倚繩床對景暗咨嗟。

〔么〕一個吟成喜自歌，一個盃空羞待說。一個亂紅堆裏睡些些，一個博局棋枰爭未歇。一個仰身巾起，一個要逃席搖手抱琴俠。“抱”字待校。

〔梧葉兒〕數不盡春工媚，禁不住春興奢，隨看又隨別。金谷埽閑思石季，桃李園空懷李白，歲月有幾娘些，不飲的誰今在也。

〔後庭花〕盪新醅放暖者，撥銀箏且近些。我本是好酒的陶元亮，休猜做迷花的孫楚客，受用了是豪傑。且看這風亭月榭，翠扶疎嘉樹遮，綠蒙茸芳草堦。喜孜孜笑語叶，困騰騰春思結。

〔青歌兒〕呀，又何曾爐焚蘭麝，撲人衣暗香如擎，看了這柳顰鶯嬌景共節。者莫你愁思堆疊，好興摧折，意緒虧竭，人事離缺，更有那山海樣憂煩，眼皮兒上貼，都消滅。《北宮詞紀》首二句內，“爐焚”、“暗香”均

疊。“如擘”待校。

〔浪來裏煞〕咱人啊飄飄如花上蝶，脩脩似爐內雪，爭名爭利枉癡呆，向園林遍遊誰禁革。休直待花殘月缺，牢記取一年風景一年別。

〔雙調〕新水令

山中寫懷

暖風晴日好追遊，望夕陽晚峰爭秀。雲渺渺，水悠悠。振袂岡頭，這胸次幾能夠。

〔落梅風〕人間事，袖裏闔，便猜著也還差謬。想頭兒大都來難應口，總不如酒淹衫袖。

〔雁兒落〕我也曾覓詩仙上綠樓，載舞妓過名園。風流意緒長，磊落情懷舊。

〔得勝令〕今日也撰杖步滄洲，結社友沙鷗。遠眺扳原樹，長歌倚釣舟。優遊，無福難消受。明眸，英雄白了頭。

〔歇拍煞〕亂雲堆裏嵐光溜，一回遊一回非舊。順陰晴變化推移，隨氣色濃澹沉浮。者莫你支筇雨後看，倚檻風前候。圖畫上椿椿兒盡有。雖不做翠羽洞中人，也強如紅塵路上走。

東谷草堂宴集

草堂春望曉山晴，翠芙蓉萬峰掩映。紫薇東道主，白髮少微星。謝政歸榮，歌窈窕有佳興。

〔駐馬聽〕檜碧松青，露滴茅階三徑冷。柳遮花映，風來綺座一絲輕。英雄笑煞世間名，風流稱却平生性。眼周圍都是景，你便有九還丹醫不了探奇病。

〔喬牌兒〕且看那近時人誰會醒，只恁這醉中天鎮常靜。榮枯毀譽皆前定，眼偷瞧心暗省。

〔沉醉東風〕止不過情受了香梗半升，又何勞拘束入愁圈千層。非無這醫國才，怎識那無星秤，黑模糊那會分明。因此上解紱歸來結社盟，單覓取安閑順境。

〔甜水令〕每日家博陸彈棋，尋花間柳，探幽揀勝，有甚麼惺惺惜惺

惺。落的個愜處吟詩，忙時課圃，閑中習靜，便休提麟閣圖形。

〔折桂令〕只待要取溪山好處怡情，興當如華岳三峰，飲何需越酒千瓶。眼睜睜白髮新增，紅顏非故，那些個缺齒重生。信意行休打算無多夢境，安然過且追隨有限親朋。鼓瑟吹笙，撥阮搗箏，做一場怪怪奇奇，訪一回燕燕鶯鶯。

〔錦上花〕花底傳杯，綺羅輝瑩。月下張筵，語笑縱橫。未老投閑，方知俊英。既醉高歌，煩君試聽。修篁拂座垂，皓魄當階映。東海蓬萊，知他怎生。北海尊壘，隨宜笑傾。磊落襟期，須人受請。

〔清江引〕春夢覺來心自警，往事般般應。愛殺陶淵明，笑殺胡安定，下梢頭大都來不見影。

〔雁兒落〕榮枯水上燈，寵辱床頭鏡。分明照的真，何苦癡相競。

〔得勝令〕呀，爭如這無煩無惱老先生，無拘無係會完成。論英雄總不在王陽下，論清狂還羞稱阮籍名。志節似冰清，守安恬隨分限無僥倖。心地又光明，會涵容不踈蹊有信憑。

〔鴛鴦煞〕看了他汪洋雅度誰堪並，恢宏器宇人空掙。文彩星輝，才思天成。唱道撰杖東山，騎鯨北溟。放浪形骸，腳到處都成勝，似這等水碧山青，萬萬日登吟算不得永。

〔大石調〕驀山溪

元夜合調

和風應節，不覺元宵到。花燭遍樓臺，簫鼓動萬方歡樂。香氤寶鴨，春在太平宵。

〔南普天樂〕太平宵，風光好，到處金尊倒。滿堆著美饌佳餚，齊列下玉容花貌。燈毬火樹光明皎，畫棟雕闌香風遶。更那堪座擁金貂，正交錯觥籌未了。嚴更漸轉，午夜將交。

〔北驀山溪〕更漸稀，夜將交，聽劇管繁絃鬧。笑語喧喧遍六街，有華轂朱輪盈道。見士女與王孫，行過處翡翠光搖。

〔南雁過沙〕光搖，雲鬟鳳翹，似萬朵瑞煙繚繞。仙姝月姊都來到，彩雲飄，彩霞燒，千門燈火，萬井簫韶。明蟾天表，長空澄澈煙靄掃，恍疑人在蕊珠箔。

〔北喜秋風〕蕊珠箔，含香閣，十二重城，任萬斛明珠照。盡道是往年遊，總不似今年妙。屈指帝王都，能有幾人到。

〔南傾盃序〕難學，駕紫鶴，跨六鰲，此際知音少。帝德光輝，帝恩弘溥，帝心淵濶，帝道穹高。華夷奉朔，千邦納福，萬國來朝。因此上九重行樂動簫韶。

〔北好觀音〕□□□□□妙，天風暖絳節飄飄，宮殿氤氳宿靄消。響鳴鞘，齊奏鈞天樂。不說繁華蓬萊島，五雲中羸女吹簫，絕勝魚鰲賜百寮。慶元宵，塞滿長安道。

〔南小桃紅〕喜相逢元宵好，戍鼓動星將落。只見這桂海蒼茫，影沉沉城頭閣。醉來踏月尋瑤草，樓臺絃管猶喧鬧，怕甚的業眼難交。閨間鷄犬休囉唣，管甚的紅日東度。

〔北隨煞〕舜日堯年黎民樂，最難得百穀豐饒。四海無虞風雨調，齊祝願萬萬歲君王履黃道。

〔南餘音〕尊師保，任省曹，武靜文明世皞。從古來度越三王惟有我聖朝。

〔大石調〕青杏子

喜雨

膏雨潤如酥，望東臯煙樹模糊。崇朝已見西田足，千家賀喜，三農有望，百穀成熟。

〔歸塞北〕冠掛後，常閱養生書。不向蓬萊尋火棗，但從豐稔愛吾廬，瀟灑樂桑榆。

〔喜秋風〕無事也預修渠，有苗啊專待雨，窮家私大古裏別無路。若將薄田疇抵死乘時務，到收成也能富。

〔好觀音〕見如今炎暑方變秋光度，早難道穀挺雙莖，些許疎萌尚未鋤。勢將枯，時雨承天祚。《北宮詞紀》“方變”作“方衰”。

〔么〕稽首村翁歡聲驚，衣衫典辦謝神恩，擊鼓鳴簫酌酒醕。願無虞，幸可供遲暮。

〔隨煞〕四望蒙茸綠齊布，綠齊布非莢非蒲。自喜呼童貰酒壺，可勝似三品官銜萬鍾祿。

南套數

雁過聲

春遊

萬紫千紅總是春，愛名園處處香風噴，聽煙林隱隱鶯聲困。杏花村，玉樓人，相看處共飲芳樽。夕陽柳外門，牆頭半露芙蓉暈，並倚秋千語笑頻。

〔風淘沙〕遲日樓臺滯彩雲，羨歌舞，動梁塵。暖風吹的花如陣，勸東君杯重引。良辰美景，翠翹雲鬢。撫冰絃，宴流霞，好懷須趁。韶光，除却此春俱下品。遊賞事，幾逡巡。

〔前腔〕萬疊晴嵐罨翠新，端的是排畫戟，別繡闥。張雲幕，散清芬。來往煥香輪，也說甚麼拾翠語相聞。

〔一撮棹〕春光好，和氣鎮氤氲。春晝永，羅綺燦繽紛。只恐春歸早，無計可留春。拚酩酊，終日醉醺醺。

〔餘音〕江山麗，花鳥新，眼底春還幾分，莫厭傷多酒入唇。

一封歌

寄壽寶屏先生

〔一封書〕金風動暑收，玉宇無塵熾翠浮。祥光映畫樓，聽歌聲天際流。閭苑黃鶴傳玉笈，海屋仙人獻壽籌。〔排歌〕奉瑤觥，薦麟羞，共祝遐齡萬萬秋。英雄侶，經濟儔，恥將談笑覓封侯。《南宮詞紀》“黃鶴”作“青鸞”，“瑤觥”作“金甌”。

〔錦羅袍〕〔皂羅袍〕豈是窮經白首，視人間榮辱，電轉星逐。乾坤千古一凝眸，風雲萬里三鉗口。杜陵佳句，閑中細抽。羲皇妙旨，兒時已搜。胸懷磊落誰能够。〔排歌〕穿絢履，駕小舟，興來常是訪丹丘。《詞紀》作“電轉星流”。

〔葫蘆歌〕〔勝葫蘆〕玉樹枝榮子漸稠，登金榜，步瀛洲。一日聲名馳四海，才宏器遠，不把絃歌羨言遊。〔排歌〕情何繫，酒又熟，屏山篆水好優遊。《詞紀》作“涉瀛洲”，又作“酒已舊”。

〔安神歌〕〔樂安神〕我生雖後，聞公謦欬，夢想神求。秦關蜀道隔

金牛，清風大雅懸珠斗。此日當初度，仙客滿仙舟，文采照弓裘。〔排歌〕
頻祝頌，遙拜手，公名公福兩悠悠。

〔尾〕壽庭幃，人康壽，兒孫濟濟壽無休，歲歲年年上壽酒。《詞紀》首句作“慶庭幃”，“兒孫”句作“長春度曲謾歌謳”。

右《樂府》二卷，家兄汴翁舊作也，好事者求錄踵至，因刻之以傳焉。
嘉靖甲申春三月丁卯，弟浩謹識。

汧東樂府補遺

明武功康海德涵撰 江都任訥中敏輯錄

南曲小令

月雲高

題情

吞聲寧耐，欲說誰做保。惹得旁人笑，招著他們怪。歡喜冤家，分定懨懨害。去不去心頭恨，了不了生前債。教我心上黃連苦自捱，却似鎖上門兒推不開。

浪淘沙

閑情

這福要人消，觀的休薄。英雄豪傑脚難牢。九十春光能幾度，省可胡拋。

一日一酩酊，怎保來朝，千思萬想爲誰勞。漢闕秦宮空罷了，誰是王喬。

駐雲飛

閑情

富貴如何，此日焉知與仲多。本是腌臢貨，怎入貂蟬座。嗒，興到且狂歌，不必張羅。歲月奔馳，有暇當行樂，笑殺驪駒白玉珂。

四塊金

飲中漫興

園亭可人，四面山如畫。雲霞散綺，一刻春無價。望清和氣轉加，

想富貴如飄瓦。請休兀刺，且開札撒。恣歡洽，怎麼，却繁華不到越王臺下。

槐陰滿庭，午睡涼新較。荷香一霎，繡几花饒笑。窮通事枉自勞，瀟灑處因誰惱。酒聖詩豪，玉容花貌。可憐宵，耍著，看魏家又替漢家東道。

青雲致身，奈可長門妒。丹丘跨蹇，險被浮名誤。笑榮華似電逐，歎歲矢如絃促。酒滿瓊壺，興逾金谷。懶歡娛，恐疎，見西崦又度落霞孤鷺。

北曲套數

〔仙呂〕點絳脣

歸田述喜

少日疎狂，不知度量，誇豪宕。倚馬穿楊，好没事尋風浪。

〔混江龍〕自那日恩榮放榜，却纔知崢嶸發迹是尋常。玉堂金馬，錦服牙章。櫛風沐雨，冒雪凌霜。攘攘勞勞成底事，兢兢戰戰爲誰忙。觀金張許史鬪奢華，羨巢由卜務贏高尚。正這里悽然有感，早那壁剝地謀殃。

〔油葫蘆〕得了個綠鬢酖醺入醉鄉，端的是天賜將，逐日價華堂開宴列紅妝。新醅飲盡奚童釀，新詞撰就花奴唱。與知音三兩人，對雲山四五觴，逍遙散誕情舒放，抵多少法酒大官羊。

〔天下樂〕險些不斷送頭皮在市場，思量，著甚娘，惡風電乾捱他十數場。止不過胡謔了幾道文，貪叨了數斗糧，比似那夢中蕉還較謊。

〔鵲踏枝〕三十載離巖廊，一萬日美風光。既不曾惡紫奪朱，又甚的賣狗懸羊。賣文錢騰挪下數兩，但閑時恣意徜徉。

〔賺煞〕原不似廟堂才，却怎改壘鹽相。分限是綸巾鶴氅，詎不盡當年魚漏網，到如今又索甚提防。付行藏，酒罍詩囊，十萬八千有幾場。幸七九衰翁在堂，看四歲癡兒作樣，也只是蕪明香夜夜謝穹蒼。

〔雙調〕新水令

自壽

荷天公寧耐老來身，利名場遠辭勞頓。山川仍故國，風月滿閑門。雖道是鹿豕同羣，任瀟散無拘禁。

〔沉醉東風〕來日事陰晴未准，前人跡玉石俱焚。因此將圭組拋，且試把山林問，草堂中色色皆春。加減乘除各有因，識不破旁人暗哂。

〔雁兒落〕俺如今登山不問津，跨蹇方嫌駿。療飢幸有田，清假何須郡。

〔得勝令〕分福在鱸尊，甚福到麒麟。睡足三竿日，耕殘萬頃雲。綸巾，無破綻堪籠鬢。磁盆，有馨香好入唇。

〔梅花酒〕呀，柴門對遠村，看滿院鷄豚，更遶逕蘭蓀，帶極目煙雲。似這等畫堂開綠野，抵多少皓首冒紅塵。榮枯事見已真，遮莫駕巾車訪幽人。歌白雪賞陽春，烹紫蟹薦金鱗。挾翠袖飲雲根，邀皓月挹清芬。

〔收江南〕呀，這便是消磨排遣那經綸，矜持拘斂又胡云，華堂歌舞又繽紛。齊來賀六旬，思量何以報天恩。

又

荷良朋送我上蓬萊，省多少利名場大驚小怪。山林原是福，萋菲詎爲災。逐日價放浪形骸，早五過六旬外。

〔駐馬聽〕勲業難策，多少英雄胡掙揣。韶華易邁，古今賢俊盡愚駘。蕭曹伊呂豈其儕，巢由嚴魏安能逮。途路側，是非成敗何須介。

〔雁兒落〕笑他每遨遊郭隗臺，潦倒韓侯寨。奔馳王謝堂，趨走金張陌。

〔得勝令〕怎如咱死守定紫筠齋，生怕上洛陽街。但得個曲枕逍遙臥，更道甚高軒迤邐來。勲階，抹見影頭疼的煞。金帛，積如山何用哉。

〔喬牌兒〕安樂窩好避乖，是非海怎寧耐。今年不似前春泰，老先生當自揣。

〔攪筓琶〕狂奴態，充不得謫仙才，殢酒看花，呼朋對客。任散髮與披襟，嘯傲詼諧，小園林喬布擺。有甚人猜。

〔鴛鴦煞〕放粗豪自覺乾坤隘，喜音聲口戀芙蓉額。月色如揩，竹影

如篩。唱道雨過涼生，杯空再買。灑落歡娛，身恍在遙天外，雖然是六五初來，還再要歌舞昇平萬萬載。

〔黃鐘〕願成雙

述隱

煙霞島，翰墨場，四十年恣意疎狂。愧無伎倆佐虞唐，墮落在兒曹細黨。

〔么〕臥南窗，又道甚羲皇上，但因而過遣時光。飯牛蒔藥課田桑，萬事悠然忘想。

〔出隊子〕可又早六旬之上，把平生暗忖量。虛將恬退品行藏，每懼衰殘訪藥方，喜際昇平餘燕賞。

〔么〕滌西莊到處增情況，整年家也恁忙。醉時扶稚笑牽裳，飽後呼鄰坐納涼，脚步兒著實無謙謊。

〔尾聲〕今生自在承天貺，占場兒壽酒盈觴，醉時將少日周章做話講。

南曲套數

〔雙調〕香羅帶

離思

東風一夜冽，雲收雨歇，傷心怕見窗外月，歎嫦娥獨守廣寒闕也。爲我多愁處照離別，更長漏永燈半滅。合 便做挫折金針，也解不得我愁腸千萬結。

〔前腔〕愁腸千萬結，實難打迭，新愁舊恨都莫說，怎捱過今夜這時節也。只見雕床靜繡幃揭，無言怕聽窗外鐵。合前

〔醉扶歸〕鶯儔燕侶恩情絕，鸞交鳳友頓拋撇。本是韓憑塚上兩鴛鴦，番做了莊周夢裏雙蝴蝶。合 也曾和他繡帶結同心，反教我翠袖沾啼血。

〔前腔〕雲鬟散亂金釵折，腰肢瘦損絳裙褶。誰想燈花不準鵲聲空，再來不把金錢跌。合前

〔香柳娘〕歎陽關唱徹，歎陽關唱徹，井梧飄葉，把佳期望斷，梨花墜

雪。這深盟永訣，這深盟永訣，秦期晉約，都成吳越。合 要相思妥貼，直待黃河水竭，泰山崩裂。

〔又〕奈衡湘信絕，奈衡湘信絕，綢繆喜悅，如今博得，憂愁慘切。想香偷玉竊，想香偷玉竊，使人心似酒旗，臨風望月。合前

〔尾聲〕啼痕界破桃花頰，蛾眉蹙損遠山月，縱然蠟燭成灰心尚熱。

王西樓先生樂府

提 要

此乃明王磐之散曲專集。王高郵人，字鴻漸，號西樓。同時濟南有王田者，字舜耕，亦號西樓，亦工散曲，明人每每混二人爲一。此卷後有考證，判別甚明。此刊據嘉靖辛亥磐甥張守中校訂重刻本，題“郡人王應元一之父校”者，乃重刻時援初刻本之所有也。套數九，小令六十五，皆北曲。王氏之作，以精麗勝，頗能融元人喬、張二家之長，寫懷詠物，諷刺俳諧，俱稱能手，明人譽之者甚衆。其書曾入太學所存書目。此刊一仍張刻舊觀，惟《嘲轉五方》一套，原刻補於小令之後者，爲移歸前列各套之中，《賞牡丹》小令原刻作〔謁金門〕者，爲移並〔朝天子〕調中，並引《堯山堂外紀》等書，於詞後間具校語而已。

刊王西樓先生樂府序

往時外翁西樓先生所著樂府，先大夫嘗刻之郡齋，甲辰歲燬於火，識者咸惜之，謂翁之作不可以無傳也。不肖乃重爲校正，刻於家塾曰，夫聲音之道微矣哉，古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故樂府之作，其來尚矣。翁生富室，獨厭綺麗之習，雅好古文詞。家於城西，有樓三楹，日與名流，譚詠其間，風生泉湧，聽者心醉，脫略塵俗之故，以從所好。既而藝日精，家日窘，翁怡然不以爲意，逍遙乎宇宙，徜徉乎山水，出其金石之聲，寄興於煙雲水月之外，洋洋焉不知老之將至。此其襟度有過人者，故所作冲融曠達，類其人也。今觀其村居之作，甘恬退也；久雪之詞，刺陰邪也；元宵之章，樂昇平也；失鷄之曲，見雅度也；喇叭之詠，斥闖宦也；五方之嘲，悟愚俗也，大都非漫作者。翁妙達律呂，率意口占，皆合格調，每一傳誦，人爭慕之。儲文懿公、莊定山公，與翁交契獨深，見翁製作，無不歎服，謂其爲古摩詰之流也。翁琴弈詩畫咸精，不特長於詞學而已。

嘉靖辛亥重陽日，不肖甥張守中頓首拜書。

王西樓先生樂府目錄

原本無目

序

南呂 一枝花九套

村居 久雪 元宵 閏元宵 航隱號爲四川任鎮撫作 梅村 自
詠西樓號分得楊字韻 自壽 嘲轉五方此套原列卷末

沉醉東風二十首

蛙鼓 蝶拍 螢火 蜂衙 蚊雷 清明雜興 掃雪烹茶 書懷
攜酒過石亭會友 再提石亭風花雪月分得風字 題平坡卷行住坐臥四
首 芙蓉帳 春遊 千葉白桃花 元宵即事 夏日即事 過煮石翁

清江引十七首

閏中八詠八首 清明日出遊 月夜 詠菊名報秋黃 賞花 耕
牧 漁 樵 題花贈妓

落梅風七首

雨耕 月牧 雪漁 雲樵 和石亭 春陰 過彥才賞梅

滿庭芳二首

題石亭 失鷄

折桂令二首

燈謎 贈人

古蟾宮二首

清明 元宵

雁兒落三首

新雁 泛舟值雨 聽雨

紅繡鞋一首

紙鳶

醉太平二首

清明 秋雨晚霽

梧葉兒一首

接秋

凌波仙二首

前題 題菊泉圖卷壽煮石

脫布衫過小梁州三首

賞花 張堯臣有柬問余秋夜何如歌此戲答 秋夜同陸秋水湖上
泛舟

朝天子三首

賞牡丹 詠喇叭 瓶杏爲鼠所囓

以上套曲九套，小令六十五首。

王西樓先生樂府

明高郵王磐鴻漸父著 郡人王應元一之父校 江都任訥中敏重訂

〔南呂〕一枝花九套

村居

不登冰雪堂，不會風雲路。不干丞相府，不謁帝王都。樂矣村居，門巷都栽樹，池塘盡養魚。有心去與白鷺爲鄰，特意來與黃花做主。

〔梁州〕我是個不登科逃名進士，我是個不耕田識字農夫，我是個上天漏籍神仙戶。清風不管，明月無拘。孤雲懶出，野鳥難呼。只俺這牛背上穩似他千里龍駒，只俺這花篷下近似他方丈蓬壺。興來時畫一幅煙雨耕圖，靜來時著一部冰霜菊譜，閑來時撰一卷水旱農書。茶爐酒爐，杏花深處桃花塢。水邊著門，雲遮著屋。端的是隔斷紅塵一點無，那里有官吏催租。

〔尾聲〕我向這暖茸茸白雲被底閑伸足，我向這錦片片紅葉莊前醉坦腹，一任這流光眼前度。者麼您能飛的白鳥，快奔的烏兔，總不如俺慢慢騰騰傲今古。

久雪

亂飄來燕塞邊，密灑向程門外。恰飛還梁苑去，又舞過灞橋來。攘攘皚皚，顛倒把乾坤礙，分明將造化埋。盪磨的紅日無光，隈逼的青山失色。

〔梁州〕凍的個寒江上魚沈雁杳，餓的個空林中虎嘯猿哀，不成祥瑞翻成害。侵傷隴麥，壓損庭槐。眩昏柳眼，勒綻梅腮。遮蔽了錦重重禁闕宮階，填塞了綠沉沉舞榭歌臺。把一個正直的韓退之擁住在藍關，將一個忠節的蘇子卿埋藏在北海，把一個廉潔的袁邵公餓倒在書齋。哀哉，苦哉。長安貧者愁無奈，猛驚猜，忒奇怪。這的是天上飛來的冷禍

胎，遍地下生災。

〔尾聲〕有一日赫威威太陽真火當頭曬，有一日暖拍拍和氣春風滾地來，就有千萬座冰山一時壞。掃彤雲四開，現青天一塊，依舊晴光瑞煙靄。

元宵

四圍瑪瑙城，五色琉璃洞。千尋雲母塔，萬座水晶宮。錦繡重重，影晃的乾坤動，光搖的世界紅。半空中火樹花開，平地上金蓮瓣湧。

〔梁州〕活潑潑金鰲出海，舞飄飄彩鳳騰空，更有那天時地利相扶從。千門璧月，萬戶香風。六街趯鼓，九陌歌鐘。喜人間和氣融融，報天邊好事匆匆。彩樓中詞括盡萬古風流，畫橋邊謎打破千人懵懂，碧天邊燈照徹四海玲瓏。花容，月容，燈光月色相調弄。車馬迎，笙歌送。端的是徹夜連宵興不窮，管甚麼漏盡銅龍。

〔尾聲〕這壁廂贊吾皇聖德詩三頌，那壁廂寬百姓差徭詔一封，這的是盛世良宵景堪重。喜上元節逢，愛千金夜永，但願的歲歲年年荷天寵。

閏元宵

重開不夜天，再造長春境。復遊三市月，又看六街燈。連賀昇平，閏月今番盛，元宵兩度晴。錦模糊世界重修，光燦爛乾坤再整。“再整”，《堯山堂外紀》作“又整”。

〔梁州〕滄海上六鰲山重重出現，碧天邊雙鳳輦往往巡行，喜新年更遇新時令。猜空詩謎，踏遍歌聲。醉翻豪俠，走困娉婷。飲不竭春酒繩繩，扮不了社火層層。平添上錦重重五百座琥珀歌樓，再擁出紅灼灼三千年珊瑚寶井，又展開紫威威十萬里瑪瑙長城。前正，後正，一年兩度元宵勝。酒有情，詩添興。催逼的雪月風花不暫停，運轉豐登。《外紀》“擁出”作“湧出”，“威威”作“巍巍”。

〔尾聲〕那元宵盛張燈燎淡銀河影，這元宵連趯鼓敲殘玉漏聲，管倩取天上人間兩重慶。喜天清地寧，愛風輕月明，這的是太平年夜夜元宵四時景。

航隱號爲四川任鎮撫作

捲風雲八陣圖，收狼虎三年令。赴魚龍千載會，結鷗鷺五湖盟。一葉舟輕，載風月無邊興，適江湖萬里情。篷窗下掩藏著星斗文章，舵樓中埋沒了麒麟畫影。

〔梁州〕將一段棟梁材託萍梗與乾坤浪跡，把一片虹霓志寄蜉蝣與天地忘形，正遇著當今四海風波靜。帆啊挂洞庭秋月，棹啊蕩剡曲寒冰。纜啊繫瀟湘夜雨，篙啊插鸚鵡春晴。端的是駕浮槎歷遍滄溟，只待要挾飛仙走上蓬瀛。只恁那筆床兒鋒利似短劍長槍，只恁那茶竈兒乾淨似三牲五鼎，只恁那釣絲兒輕快似錦絡珠纓。天清，地靈。秀人豪不肯居人境，野鶴形，孤雲性。常只是服氣餐霞水面上行，都道是航隱先生。

〔尾聲〕打聽的釣六鰲海上人同姓，又道是題駟馬橋邊客一城，者麼您丹鳳銜書幾徵聘。認不得客星，識不得將星，空教你訪遍了蘆花釣魚艇。

梅村

雲遮庾嶺遙，水遶孤山峻。騎驢空踏雪，拄杖謾尋春。笑指前村，一步步花成陣，一重重雪映門。不羨他東閣繁開，不讓他西湖舊隱。

〔梁州〕愛的是影橫斜水痕清淺，愛的是暗香浮月色黃昏，端的是萬花深處人棲遯。枝橫碎玉，夢冷梨雲。攀條思遠，對影開樽。付霜毫一寫天真，託瑤琴三弄精神。打熬出宋廣平鐵石心腸，塗抹就楊補之煙雲畫本，安排下孟浩然風雪乾坤。詩魂，酒魂。憐香惜玉常親近，雪半吞，霜半褪。也不知漏洩春光有幾分，試問東君。

〔尾聲〕躲離了鬧春風桃李諸豪俊，相伴著傲冰雪松筠兩故人，從今後驛使頻傳隴頭信。者麼恁調羹的策勳，畫龍的丰韻，總不如紙帳羅浮夢兒穩。

自詠西樓號分得楊字韻

乾坤老棟梁，雲霧開屏障。煙霞生几案，河漢逼軒窗。高據胡床，坐指坤元向，居臨太白方。門前列華岳三拳，屋後近瑤池一掌。

〔梁州〕右壁廂挂萬丈璇璣斗柄，左壁廂接萬里錦繡封疆，一重重直

步到銀河上。琴橫新月，劍倚斜陽。朱研曉露，簞掃秋霜。陪金母共住仙鄉，與白帝緊靠宮牆。我這裡比南軒少了些雲日炎蒸，我這裡比東坡避了些鶯花鬧攘，我這裡比北海躲了些風雪飄揚。詩狂，酒狂。更壓著元龍豪氣三千丈，忒風流，忒疎放。愛的是高臥天風一枕涼，夢熟羲皇。

〔尾聲〕託賴著臯陶禹稷賢卿相，扶佐著虞舜唐堯聖帝王，因此上巢由得高尚。沐蒼冥寵光，吸清虛颯爽，遙望著萬里蓬萊慶雲長。

自壽

菊開九日前，月滿中秋後。山中逢甲子，林下慶西樓。抖擻著羊裘，忙撇下耕雲耨，急收回釣月鉤。拂蒼苔捻土焚香，望青天誠惶頓首。

〔梁州〕祝明君山呼萬歲，讚慈親海屋添籌，只俺這不才的臣子沾餘壽。怕的是魚龍混俗，喜的是鹿豕同遊。愛的是桑榆暮景，惱的是蒲柳先秋。將一個打魚船生扭做仙舟，把一個放牛場旋改做丹丘。來的是躲紅塵逃紫陌天地閑人，到的是砍青山釣綠水煙霞故友，會的是翦春冰裁臘雪風月交遊。款留，不周。荒村茅屋風霜舊，村酒薄，山鷄瘦。只落的一片兒秋光對客幽，且共綢繆。

〔尾聲〕都道我貌如松柏經霜茂，我道是髮似蓬蒿對鏡羞，但願的歲歲年年此時候。布黃雲滿疇，插黃花滿頭，我這裡喜孜孜拜罷了南山慶重九。

嘲轉五方

大揚旛做道場，齊秉燭齋神像。亂敲鉦驚地府，蠻擂鼓震天堂。鬧動街坊，顯手段的唐三藏，逞風流轉五方。赤緊的行者能頑，又撞著東家好攘。《外紀》“震天堂”作“振天堂”。

〔梁州〕頭直上連聲鈹鈹，耳邊厢一片鐺鐺，撮擁著這夥能奔快跑喬和尚。他道是才走回東土，又趕到西方。立追翻羅漢，直碾上金剛。急波波似爺死娘亡，忙劫劫似救火奔喪。撞的個毗盧帽剩一道光簷，躡的雙寶公鞋止兩條滑賴，扯的領達摩衣只半片精襠。手慌，脚忙。旋風般旋的頭昏漲，轉不及，趕不上。跌一個海嘯朝天大放光，連叫收場。

〔尾聲〕一個道差三分兒撞著癲折了頂，一個道再一會兒難熬掙斷我腸，一個道早是我生來腦皮壯。一個道也是我今生合當，一個道也是

我前生業障，不轉上千遭骨頭癢。

沉醉東風二十首

蛙鼓

梅雨後千聲亂發，草塘中兩部頻搗。插池邊鷗鷺驚，震水底魚龍怕，報豐年底是催花。一派村田樂可誇，春社裏農夫醉殺。

蝶拍

莊子夢輕輕按醒，謝公詩句句敲成。攔斷的燕舞嬌，供親的鶯歌應，俏知音千載韓憑。獨占了梨園板色名，怪不得滕王閣圖形畫影。

螢火

放數斗光飛御苑，聚一囊影射韋編。剛焚著宿燕巢，又撲散輕羅扇，比蘭膏有焰無煙。照秋水無痕上下天，却便是璇璣倒轉。

蜂衙

課蜜的成行隊擺，司花的兩部齊排。掌君臣號令嚴，禁出納威風大，似河陽花縣重開。一任春風大小差，將國色天香亂採。

蚊雷

青瑣闥爭三分震倒，碧紗廚差半點轟著。聒的個魯周公夢恍惚，驚的個蔡孝子心顛倒，您便是活陳搏也索難熬。者麼恁雨散雲收不定交，只吼到霜天罷了。

清明雜興

一陣陣鶯歌燕舞，一層層柳襯花鋪。安排的節令佳，妝點的江山富，拜松楸兒女相呼。端的是漢寢唐陵麥飯也無，只落得行人弔古。

掃雪烹茶

熬天上玲瓏玉髓，沁人間錦繡詩脾。結廬全冷淡交，玩陶穀風流味，滌空腸神爽飛飛。駕兩腋天風萬里歸，倒吸盡金盤露水。

書懷

高枕聽芭蕉奏雨，倚篷看楊柳穿魚。樂唐虞快活年，占巢許清高

處，嵌湖山一座樓居。與幾個活水源頭釣月徒，演一畫先天太古。

攜酒過石亭會友

頂半笠黃梅細雨，攜一籃紅蓼鮮魚。正青山酒熟時，逢綠水花開處，借樵夫紫翠山居。請幾個明月清風舊釣徒，談一會羲皇上古。

再題石亭風花雪月分得風字

敲晚節千竿翠響，遞春叢百和紅香。挽樵歌到耳旁，催釣艇歸湖上，助邯鄲一枕清涼。只俺這白石亭前大放狂，容不得紅塵片掌。

題平坡卷行住坐臥

香疊屑韶華滾滾，綠蒙茸景色紛紛。拖一條竹杖痕，踏幾個芒鞋印，助閑人春景三分。者麼恁寶馬香車碾翠雲，爭似俺平坡步穩。

吹不斷荷香滾滾，掃不開柳影紛紛。晚風生水簾痕，夜月浸冰壺印，助閑人夏景三分。者麼恁玉宇瓊樓避火雲，爭似俺平坡住穩。

飛柳岸蘆花滾滾，擁蒲團紅葉紛紛。霜箋皺碧浪痕，雁字排青天印，助閑人秋景三分。者麼恁採菊登高醉嶺雲，爭似俺平坡坐穩。

催暮景寒颼滾滾，報豐年臘雪紛紛。控一鉤水月痕，照幾點梅花印，助閑人冬景三分。者麼恁大帽騎驢遶凍雲，爭似俺平坡臥穩。

芙蓉帳

繡榻上晴霞亂擁，錦屏前秋水輕籠。鎖鴛鴦自在魂，開蝴蝶逍遙夢，笑梅花冷淡家風。只爲那暖逼春宵睡思濃，翻惹個妖鬟弄寵。

春遊

一處處鶯邀燕請，一村村柳送花迎。丟撇開兒女情，提掇起江山興，趁今朝日暖風輕。憑著這兩只芒鞋一瘦藤，收拾盡繁華萬頃。

千葉白桃花

玄都觀風霜易老，武陵溪冰雪難消。香飄茉莉魂，清奪荼蘼俏，喜重重疊疊瓊瑶。生怕胭脂點污著，傍流水橋邊臥倒。

元宵即事

鴛帳冷梅花夢悄，鴨爐寒柏子香銷。春來時病反覆，人去也愁顛倒，遇良宵轉覺無聊。喜的是雨橫風狂雪又飄，齊打諢把元宵過了。

夏日即事

銷午夢清茶漱口，趁涼風玉手梳頭。寫芙蓉小畫成，題鸚鵡新詩就，愛青山懶下西樓。門外垂楊繫小舟，來問訊西湖釣叟。

過煮石翁

紅葉塢家家賣酒，白蓮塘處處橫舟。人情正喜歡，風景當時候，忍教人獨上江樓。閑挂詩瓢學許由，借問向傍人似否。

清江引十七首

閨中八詠

暖帽

玉釵冷來雲慢挑，按上昭君帽。窗前雪意濃，簾外風寒峭，嫩花頭要將春護了。“峭”原作“悄”，茲從《堯山堂外紀》。

寒裘

蒙茸紫貂籠瑞雪，暗把春光借。一團白玉溫，兩朵桃花熱，透靈犀險些兒輕漏泄。

汗衫

輕衫短裁防過暑，堪可包香玉。秋千打罷時，歌舞收回處，濕浸浸似沾花上雨。

暑襪

淩波襪兒真個罕，不肯教人看。霜籠玉笋尖，水浸金蓮瓣，隔紗裙幾回偷抹眼。

浴裙

溫泉起來權護體，帶濕雲拖地。翻嫌月色明，偷向花陰立，俏東風有心輕揭起。

睡鞋

猩紅軟鞋三寸整，不著地偏乾淨。燈前換晚妝，被底鉤春興，醉人兒幾回輕撥醒。《雪濤詩話》作“新紅染鞋不落地，能乾淨被裏”，末句作“幾番間把醉人兒蹬踢醒”。《花當閣叢談》“燈前”作“樽前”，“被底”作“燈下”，末句作“幾回把醉人兒輕撥醒”。

棕履“棕”原作“宗”，從《堯山堂外紀》。

玲瓏結成雙翠繭，兜的弓鞋舊。苔沾翡翠根，露滾珍珠面，下瑤臺
不愁春醉軟。

蒲靴

銀絲細盤雙鳳腦，緊束凌波勒。青蓮兩瓣開，玉笋雙尖蹺，踏青去
來天氣早。

清明日出遊

問西樓禁煙何處好，綠野晴天道。馬穿楊柳嘶，人倚秋千笑，探鶯
花總教春醉倒。

月夜

呼童掃開庭下雪，轉上西樓月。梅花欲放時，臘酒初嘗夜，這其間
怎教人病也。

詠菊名報秋黃

問花神此花何太早，欲把秋光報。昨朝陶令歸，明日重陽到，因此
上一枝兒先放了。

賞花

紅牙一聲花外響，綠鬢嬌兒唱。行雲駐酒邊，白雪飛梁上，惹得個
老西樓連夜賞。

耕

桃花水來如噴雪，鬧動村田舍。犁翻隴上雲，牛飲溪頭月，這其間
祇堪圖畫也。

牧

東風掃開郊外雪，草色連村舍。鞭敲柳岸風，笛弄桃林月，這其間
祇堪圖畫也。

漁

江湖老來頭似雪，釣艇爲家舍。武陵溪上雲，西塞山前月，這其間
祇堪圖畫也。

樵

腰間斧磨光爛雪，山下白雲舍。滿身紅葉秋，一擔青松月，這其間祇堪圖畫也。

題花贈妓

西樓題花心暗惱，誰似花容貌。聞說古剎邊，又有斜陽照，那人兒比花還較好。

落梅風七首

雨耕

披蓑去，戴笠歸，濕浸浸滿空春意。短犁梢斡旋造化機，助豐年暗調元氣。

月牧

牛羊放，散不收，正平川夜晴如畫。向青天此宵權借宿，綠蓑衣鋪堆著星宿。

雪漁

銀蓑重，玉笠高，振空江一聲長嘯。坐冰壺不知天地老，怪魚龍不來吞釣。

雲樵

擔空翠，荷太虛，斧丁丁不知何處。望人間乍晴還乍雨，不觀棋浩歌歸去。

和石亭

花濃處，酒醺時，鬧烘烘一團春意。數聲鶯急將人喚起，柴門外白雲飛至。

春陰

鶯兒怨，燕子嗟，好光陰暗中消滅。未黃昏美人先睡也，怕梨花晚來無月。

過彥才賞梅

西湖靜，東閣空，歎羅浮一場春夢。香拍拍鄰家雪滿叢，那答兒正堪吟弄。

滿庭芳二首

題石亭

石亭蔭涼，撐開竹影，放入山光。燕兒對舞鶯兒唱，天助詩狂。借林下煙霞一掌，躲人間萬事奔忙。襟懷放，對清風颯爽，歌窈窕兩三章。

失鷄

平生淡薄，鷄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閑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雪濤詩話》所載，闕首句、四句、五句，次句“不見”作“失了”，七句以下作“那炊爨的好助他一把火燒，烹調的送他一握胡椒。乾乾淨淨的喫了，損却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

折桂令二首

燈謎

這關兒無了無窮，一字安排，萬物包籠。蘇子筵前，曹娥碑上，六祖盤中。這壁廂搏沙弄鑛，那壁廂捉影拿風。一片虛空，一段機鋒，一會家癡聾，一會家玲瓏。

贈人

樂昇平兩個詩翁，一個胸次吞吳，一個眼界橫空。他都是有掃風雨吟毫，釀風花酒甕，釣風月詩筒。正遇著河出圖洛出書皇家一統，又有那雲從龍風從虎命世羣雄。君也遭逢，臣也遭逢，江也無風，海也無風。

占蟾宮二首

清明

問西樓往歲清明，風也無情，雨也無情。問西樓今歲清明，山也多情，水也多情。船載著春遊，馬馱著春醉，車拽著春行。花一攢柳一簇

妝點著秋千麗景，鶯一羣燕一陣調和著絃管新聲。有幾個白髮先生，白面書生，共賀文明，共樂昇平。

元宵

聽元宵往歲喧譁，歌也千家，舞也千家。聽元宵今歲嗟呀，愁也千家，怨也千家。那里有鬧紅塵香車寶馬，祇不過送黃昏占木寒鴉。詩也消乏，酒也消乏，冷落了春風，憔悴了梅花。

雁兒落^①三首

新雁

淮南稻正黃，塞北霜先降。一聲漢月高，兩翼胡塵壯。初點破滄江，漸引入瀟湘。有信催寒令，無情送夕陽。堪傷，白髮三千丈。何妨，金釵十二行。

泛舟值雨

江湖許浪遊，風雨強拖逗。翠凋楊柳疎，紅濕芙蓉皺。佳興付東流，好事到西樓。月滿梧桐夜，風生桂子秋。輕裘，準備攜詩袖。扁舟，安排釣月鉤。

聽雨

閉門湖水涯，欹枕山窗下。連聲入戶來，幾陣敲簷罷。又打到梨花，漸響入蒹葭。莫是風生樹，還應浪捲沙。誰家，翦韭春宵蠟。吾家，連床夜煮茶。

紅繡鞋一首

紙鳶

平地上白雲一片，駕東風飛上青天，任兒童牽引且隨緣。你道是閑遊戲，我道是小登仙，有一日斷塵根歸閬苑。

① 今校：此調應是“雁兒落帶過得勝令”。

醉太平二首

清明

問西樓禁煙，有幾句良言，天時人事不能全，好光陰易轉。前年雨打梨花院，去年風捲桃花片，今年人醉杏花天，把襟懷大展。

秋雨晚霽

潑空來雨聲，滾地也雷鳴，須臾雲散晚天晴，看秋光倒影。斷虹斜插珊瑚柄，斜陽倒挂軒轅鏡，殘霞亂擺錦幃屏，助西樓畫景。

梧葉兒一首

接秋

探白帝來將近，望金天去不遙，將次也到西郊。綠水外頻相問，銀床邊遠數遭，猛可裏轉商飈，猛可裏轉商飈，頭直上梧葉兒墜了。

浚波仙二首

前題

碧梧桐一葉翠將凋，紅菡萏千枝錦亂搖，紫葡萄萬顆珠光落。遶銀床數百遭，望西來萬里商飈。西隴上歌謠牧豎，西村裏壺漿父老，西樓上詩酒英豪。

題菊泉圖卷壽煮石

千秋黃菊變靈苗，千歲清泉化玉膏，兩般兒總是長生藥。助先生壽算高，煮山中白石和調。菊傲的天荒地老，泉洗的風清月皎，抵多少海上蟠桃。

脫布衫過小梁州三首

賞花

牡丹開捻一嬌紅，倩黃鸝報與諸公。彩霞鋪西樓酒蓬，錦香堆暖雲仙洞。寄語風流老睡翁，石亭中喚起詩聾。殷勤囑咐與神童，也要把王侯動，來會小元龍。天香國色相陪奉，助人間富貴家風。白玉觥，黃金甕，主賓情重，只吃到月兒橫。

張堯臣有柬問余秋夜何如歌此戲答

你那里問西樓秋夜如何，我這裡順天時保養天和。月明時開樽浩歌，露涼時枕琴高臥。愛月佳人捲翠箔，撲流螢小扇輕羅。簷前丹桂影婆娑，天香墮，咫尺對嫦娥。一聲長笛穿雲破，振天風影動星河。酒量闊，詩懷大，笑他人虛過，貪睡夢南柯。

秋夜同陸秋水湖上泛舟

畫船兒滿載詩豪，問先生何處遊遨。水晶宮中聞品簫，廣寒鄉盡回頭棹。分付魚龍穩睡著，等閑閒休放波濤。老夫今夜弄風騷，搜詩料，翻動水雲巢。一天星斗都顛倒，愛銀蟾水底光搖。我這裡用手撈，不覺的翻身落，也是俺形神俱妙，飛上紫金鰲。

朝天子三首

賞牡丹

詩仙，酒仙，齊擁向西樓宴。暖雲堆裏養花天，醞釀出春風面。粉膩香嬌，酒濃花倩，沉醉也還留戀。誰道我老年，費錢，這的是白髮貴黃金賤。

詠喇叭

喇叭，鎖哪，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你擡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里去辨甚麼真共假。眼見的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的水盡鵝飛罷。《堯山堂外紀》“全仗你”作“全仗您”，“水盡”作“水淨”。

瓶杏爲鼠所嚙

斜插，杏花，當一幅橫披畫。毛詩中誰道鼠無牙，却怎生咬倒了金瓶架。水流向床頭，春拖在牆下，這情理寧甘罷。那里去告他，何處去訴他，也只索細數著貓兒罵。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云：“王磐，字鴻漸，高郵州人，儲柴墟、莊定山與善。”按儲巖字靜夫，號柴墟，泰州人。九歲能屬文。母疾，刲股療之，卒不起。家貧，力營墓域，旦哭塚，夜讀書不輟。成化中，鄉、會試皆第一，授南京吏部主事，歷戶部左侍郎，改吏部，卒官。淳行清修，介然自守，工詩文，好推引知名士，避遠非類，不惡而嚴。嘉靖初，賜諡文懿，有

《柴墟齋集》。莊景字孔暘，成化進士，授翰林檢討，因疎諫內廷張燈，忤旨，謫桂陽州判官，尋改南京行人司副。以憂歸，卜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弘治間，起為南京吏部郎中，罷歸，卒，追謚文節。其學以主象為主，為詩語含興象，有《莊定山集》。

又云，“王磐生富室，獨厭綺麗之習，雅好古文詞。家於城西，有樓三楹，日與名流談詠其間，因號西樓。嘗分韻得‘楊’字，自詠其號”，云云。詞略。

又云，“閏元宵無張燈者，故古詞云‘依舊試燈何礙’。正德初，郵守好事，令再張燈，王西樓有曲”，云云。詞略。

又注云：“是時高郵元宵最盛，好事者多攜佳燈美酒，即西樓為樂。公製新詞，令叢歌之，此類曲子是也。至公老年，雖減曩心，而少年好事者猶然。公詩有云‘是誰東道遺燈火，為我西樓破寂寥’，又云‘年光已屬諸年少，四座春風按六幺’。後經荒歲苛政，閭閻凋敝，良宵遂索然矣。及公謝世，愈不復覩盛世。張紘有詩云‘年征歲役萬民凋，太守風流興盡消。火樹星球俱寂寞，惟餘明月作元宵’。又有懷公六言云‘一自此翁去後，人心無復風流。燈火樓中夜話，鶯花寺裏春遊’。”^①

又云，“王西樓平生不見喜愠之色，其家嘗走失鷄，公戲作〔滿庭芳〕”，云云。詞略。

又云，“太虛上人索題紙鳶，王西樓為作〔紅繡鞋〕一闕”，云云。詞略。

又云，“正德間，闕寺當權，往來河下者無虛日。每到，輒吹號頭，齊丁夫，民不堪命。王西樓有《詠喇叭》〔朝天子〕一首”，云云。詞略。

又云，“佛事已無謂，轉互方尤可笑。王西樓作〔南呂·一枝花〕嘲之曰”，云云。詞略。

《（萬曆）揚州府志》云：“王磐，字鴻漸，高郵人。有雋才，好讀書，灑落不凡，惡諸生之拘攣，棄之。縱情山水詩畫間，尤善音律，度曲清灑，每風月佳勝，則絲竹觴詠，徹夜忘倦。性好樓居，構樓於城西僻地，坐臥其中，幅巾藜杖，飄然若神仙。一時名重，海內多願與納交。所著有《西樓樂府》、《野菜譜》等集。”^②

① 今校：明刻本《堯山堂外紀》“盛世”作“盛事”。

② 今校：明萬曆刻本《（萬曆）揚州府志》“縱情”後有“於”字，“《野菜譜》”後有“《西樓律詩》”。

徐燊《筆精》云：“高郵王磐作《野菜譜》，并綴以詞，雅俗相雜，山家之公案也。”徐鉉《詞苑叢談》曾引《筆精》語。

《(康熙)揚州府志》云：“王磐，字鴻漸，高郵人。家富好學，襟期瀟灑，少爲諸生，厭其拘攣，棄之。構樓於城西僻地，坐臥其間。著《西樓樂府》，工題贈，善諧謔，與金陵陳大聲並爲南曲之冠。詩律流麗，有《西樓集》。嘉靖初，李夢陽就醫京口，故自矜重。元夕飲楊文襄一清宅，磐短衣下坐，夢陽傲不爲禮。磐分賦得老人燈，口占云，‘形骸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夢陽心知其嘲，嘿然而罷。能畫，長於寫意，評者謂爲天機獨到。”

王世貞《曲藻》云：“王舜耕，高郵人，有《西樓樂府》，頗警健。工題贈，善調謔，而淺於風人之致。”

陳所聞《北宮詞紀》選〔一枝花〕諸套，謂王西樓諱塾，字舜耕，高郵人，復引《曲藻》之語以爲評。

方悟《廣青樓韻語》載〔清江引〕《題花贈妓》一首，亦署王舜耕。

張旭初《吳騷合編》有南曲〔念奴嬌序〕《閨思》一套，署王西樓。

王驥德《曲律》論詠物云：“小令北調，王西樓最佳，如詠浴裙、睡鞋等曲，首首尖新。”

又論俳諧云：“此體亦是西樓最佳，如《失鷄》、《轉五方》等曲，皆極當行。”

又雜論舉當世之爲北調者，謂“維陽則王山人西樓，濟南則王邑佐舜耕”，又謂“西樓工短調，翩翩都雅，舜耕多近人情，兼善諧謔”。

又云：“客問今日詞人之冠，余曰於北詞得一人，曰高郵王西樓，俊豔工鍊，字字精琢，惜不見長篇。”

又云：“今世所傳《西樓樂府》有二，一爲王磐，字鴻漸，高郵人；一爲王田，字舜耕，濟南人，二人俱號西樓。舜耕之詞，較鴻漸爲富，然大不如鴻漸精練。如《浴裙》、《睡鞋》、《閨元宵》、《轉五方》等曲，皆鴻漸作。弇州所謂‘頗警健，工題贈’、‘而淺於風人之致’者，蓋指舜耕，非鴻漸也。鴻漸樂府，曾見太學所存書籍亦列其目，爲時所重可知已。”

又云：“一日席間，柳元穀舉王西樓《走失鷄》〔滿庭芳〕、詞略。《瓶中杏花爲鼠嚼倒》〔朝天子〕詞略二曲，以爲妙絕。余謂良然，然吾嘗欲

爲此君更易數字。元穀曰何謂。余曰，前一曲穿炒而用‘胡椒’，毋太熱乎？欲更作花椒。後一曲插花瓶中，而曰‘當一幅橫披畫’，毋太矮而闊乎？欲更作單條。下‘毛詩中誰道鼠無牙’，使村人聽之，不以爲茅司中杏花乎？是爲語病，欲更作‘笑詩人浪說鼠無牙’，乃妥耳。元穀鼓掌大笑曰，恨不令西樓聞之，定當頰首稱服。舉座爲之哄堂。”

江盈科《雪濤詩話》云：“王西樓者，武弁也，而以樂府擅名。余觀其所擬樂府，未嘗強摹《君馬黃》、《雉子斑》等篇，皆就眼前時事命題，特筆氣爽快，發揮可喜。如擬婦人騎馬云，‘露玉笋絲韁軟把，襯金蓮寶鐙輕踏。裙拖翡翠紗，扇掩泥金畫，似比昭君只少面琵琶。天寶年間若有他，却不把三郎愛殺。’擬睡鞋云，詞略。擬罵鷄云，詞略。然則此等著作，未免粗俗，而才料取諸眼前，句調得諸口頭，朗誦一過，殊足解頤。其視匠心學古，艱難苦澀者，真不啻啖哀家梨也。即此推之，詩可例矣。”^①

徐復祚《花當閣叢談》云：“一日，取讀田子藝衡《留青日札》，其詠雙行纏有句云‘非乏蓮花□，□□□芽縮’^②。知音美自然，絲竹不如肉’，不覺噴飯。此獠村鄙，煞風景若是。急取杜牧之詩及王磐詞讀之，始滌喉中之穢。”下略。按所謂詞，即指卷中〔清江引〕《睡鞋》一首。

按《曲律》辨明西樓名字里貫，不獨糾正弇州之誤，並於當時諸選本，如《北宮詞紀》等，皆指濟南王爲高郵王者，亦由是爽然知其訛謬矣。惟《吳騷》所載南詞，應確係舜耕之作，觀於此本內無一南曲，可以知也。此據嘉靖辛亥刊本，原半頁九行，行二十字。《曲律》謂太學書目所列，不知即此否？《雪濤詩話》所載“擬婦人騎馬”一首，詞極熟，惜一時不能指出作者，恐非西樓之詞也。茲一仍舊觀，未敢有所增損。惟《嘲轉五方》套，原列卷末，想係漏刻後補者，茲爲移於前八套之後；〔朝天子〕《賞牡丹》原作〔謁金門〕，茲爲移改，並據《外紀》、《詩話》，略注異文而已。校閱既竟，又雜寫諸書涉及西樓之人與詞者，粗事考訂如此。十年四月杪，中敏。

① 今校：民國鉛印本《雪濤詩評》“強摹”後有“如”字，“粗俗”作“俚俗”，“例矣”作“例已”。

② 今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刊《留青日札》卷二十“屨舄屐”條，此二句爲“非乏蓮花承，頗厭笋芽縮”。

唾窗絨

提 要

《唾窗絨》曲集有二：一屬明遼王恩鑑，見《遼邸紀聞》；一屬明沈仕青門，即此所輯。前者久已無聞，後者清厲鶚樊榭集中曾有題跋，顧後世亦不傳其書。茲從選本七種內，輯得令七十四、套十二，雖他人就沈詞之改作，並雜其中，而確係沈作者，亦十之八九。香奩之體，詩詞中每不能肆爲之，至曲中乃一發而不可遏。惟至明人，面目又略變，沈氏其大宗也。惜所傳精品不多，蓋誤於萬曆以後選家之見解，頗受梁辰魚一派之影響，未能多傳前人真面目耳。觀於沈德符謂“康、王、陳、沈所作，並爲化治之音，後所不及”，可知沈作之重於當世，必不僅以香奩見長矣。

輯本唾窗絨序

曩知青門有《唾窗絨》一書，清雍正間，樊榭厲氏尚爲之題跋，乃距今才二百年，而其書已杳不可遇矣。間讀萬曆以後南曲選本，見青門之詞，諸家爭載，因愈覺全豹不窺，殊爲憾事。今秋閱沈氏隄民所輯《青門詩集》，意樂府一體，或在附編之列，且或有出於諸選之外者。詎知集內所收，僅〔新水令〕一套而已，他不及也。觀於沈氏所輯，有附錄一卷，或評或紀，凡涉及青門之書，已搜羅殆遍，而《唾窗絨》之爲集，獨未得見。即其所錄公私志、乘、紀、錄之文中，於青門著作生平，一一論列甚詳，而《唾窗絨》之一名，亦並不多及，足見此集之晦，蓋已久矣。夫集中所載，原無非風月嘲弄之作，無關大要，樊榭且呵爲“筆墨勸淫”，足以委靡風氣，其弗傳者，豈即以此歟？惟書之愈足委靡風氣者，坊間愈不脛而走，此集沉淪既久，殆在無人過問之列，足證筆墨之勸，亦未必其然。若“幽期”諸篇，固沿元人之陋習，並非青門作俑。余嘗歎謂王實甫《西廂》之“佇立閑階”，乃古今曲家之厲階也；昔日風會爲然，非青門一人之過矣。余概論明代散曲，曾標青門爲崑腔以前四派之一。蓋詞章中不能免香奩一體，而詞章至曲，香奩之勢，乃愈不能遏。明人散曲爲香奩者，多以青門爲宗，然後覺《唾窗絨》一集之重要也。因據諸選，亟爲青門成此一卷，都小令七十四首、套曲十二首，樊榭一跋及東海迷花浪仙之名，並資卷頭裝點。明知鑊中之味，一嚮無多，而小過屠門，亦朵頤聊快矣。諸家品藻與“錄餘瑣志”，另見於後。十二年冬日，江都任訥書於文選樓西之感紅室。

諸家品藻

明梁辰魚《江東白苧》“雜詠·效沈青門唾窗絨體”引云：“青門沈山人者，錢塘菁英，武林翹楚。丹青冠於海上，詞翰遍於江南。任俠氣滿，跡類霸陵將軍；自傷情多，家本秦川公子。但峻志未就，每託迹於醉鄉；逸氣不伸，常游神於花陣。聯翩秀句，傾翠館之梁塵；旖旎芳詞，動青樓之扇影。不揣蕪陋，欲窺室堂，乃效苧蘿之顰，敢學邯鄲之步，庶金荃之句，使復見於當年，而香奩之篇，不獨稱於前代。”

徐陽初《一家村老委談》云：“若夫散詞小令，則家和璧而人隋珠，未易枚舉。試數其人，則周憲王、趙王、劉誠意、王威寧、楊遂菴、顧末齋、陳大聲、祝希哲、唐伯虎、張伯起、沈青門，中略。皆海岳英靈，文章巨擘，羽翼大雅，黼黻王猷。正業之外，游戲爲此，或滔滔大篇，或寥寥小令，含金跨元，真所謂種種殊別，新新無已矣。”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云：“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本朝化治間人。”

又云：“我朝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

王驥德《曲律》云：“南則金陵陳大聲、金在衡，武林沈青門，吳門唐伯虎、祝希哲、梁伯龍，而陳、梁最著；唐、金、沈小令，並斐亹有致。”

又云：“余爲言小令，中略。陳秋碧、沈青門、梁少白、李日華、金白嶼，時有合作處，然較之元人，則彼以工勝，而此以趣合。”

呂天成《曲品》云：“沈仕青門，一字野筠，仁和人，列上品。”

張旭初《吳騷合編》云：“與伯龍相後先者，吾鄉之沈青門，峻志未就，託迹醉鄉，其辭冶豔出俗，韻致諧和，入南聲之奧室矣。”

施紹莘《花影集》〔南呂·香遍滿〕《幽期》跋云：“沈青門有‘寶欄干十二玉亭亭’之闕，適在柳上，客有酷稱其幽豔者。”

又〔中呂·駐雲飛〕《風情》，顧乃大跋云：“沈青門《唾窗絨》，率多此體。”

徐又陵《蝸亭雜訂》云：“成弘間，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

又云：“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

岳岱《今雨瑤華》云：“青門山人沈仕，身本貴介，志則清真，野服山巾，江游海覽，新篇雅調，遠邇齊稱，信乎野鶴之在鷄羣，祥麟之遊郊外。”

錄餘瑣志

南曲選本，近日所常見者，不過六種，茲所採擷，並《北宮詞紀》，七種而已。按其成書先後，總其所載詞數，並選家姓氏，具列如後。

《南詞韻選》 沈璟 萬曆間 小令五十九首 套曲一首

《北宮詞紀》 陳所聞 萬曆甲辰 套曲一首

《南宮詞紀》 陳所聞 萬曆乙巳 小令四十一首 套曲二首

《詞林逸響》 許宇 天啓癸亥 套曲七首

《太霞新奏》 顧曲散人 天啓丁卯 小令六首 套曲一首

《青樓韻語》 方悟 崇禎辛未 小令十首 套曲二首

《吳騷合編》 張旭初 崇禎丁丑 小令一首 套曲十一首

惟所見《南詞韻選》，闕鹽咸廉纖兩韻，全書所載青門詞數，必不止此。又《南宮詞紀》四卷，〔鎖南枝〕《三更後》一首以下，據目錄尚應有〔鎖南枝〕四首、〔孝順歌〕五首、〔集賢賓〕四首，卷中頁數不差，而諸詞俱缺，其中難免不更有青門之作；茲列《詞紀》所見之數，恐亦不確也。《南詞韻選》多不載題目，題目多從他本；他本亦失載者，則標“失題”二字。就中一詞而數本俱見者，錄第一本，而以餘本校核同異。

青門之詞，小令爲妙，五之四載在《南詞韻選》及《南宮詞紀》。二書於作者原文，又較肯存真，不妄改竄，故五十餘首小令，差可信爲青門原作。《唾窗絨》原本他日果得表見於世，則應與此相符，無多牴牾也。

套曲之中，自以〔新水令〕《秋怨》一套爲最精，亦較爲可信。他若〔懶畫眉〕《幽會》與《麗情》二套，詞亦不無雋永，惜傳本皆係梁氏改作，而青門原詞如何，則不得而知。爲瑕爲瑜，都出他人，茲雖假錄，亟待正訂矣。

《逸響》、《吳騷》所載，套曲最多，而最不可靠。無論爲選家曾經改竄，或庸詞假託名流，都無足是；且時有韻乖意舛、顯屬紕謬、並不成套者，如商調〔二郎神〕《閑情》等是也。如此僞詞，並羅卷內，殊爲不安，特傳詞既少，抉擇未遑，考證改訂，猶俟異日耳。

《詞林逸響》花卷及《太霞新奏》卷十，均載有青門〔商調·集賢賓〕《秋怨》一套。《太霞》跋曰，“《吳騷》評云‘此曲前四闕，散見青門《唾窗絨》內，皆佳句也’。偶得《敲月軒詞稿》，見伯起先生此作，續而成套”云云。是《太霞》此套，乃轉錄自《吳騷》者，並知後半乃張伯起詞，故於套前注明“張伯起改”。但《吳騷》之書，先有若干集陸續分出，後又總之，成為《吳騷合編》四卷。茲檢《合編》卷三此套後，嶺樵附筆曰，“此曲前四闕，散見沈青門《唾窗絨》內。予兄楚叔，託名伯起，續而成套，誠如貫明月之珠，合苕華之璧矣”云云。是《吳騷》之首登此套，實出張旭初楚叔改筆，非張鳳翼伯起改也。所謂“前四闕者”，乃〔集賢賓〕“梧桐露冷生嫩黃”一首、“記別時話兒都是謊”一首，及〔黃鶯兒〕“金井露生涼”一首、“鶯懶罷調簧”一首是也。所謂“續而成套”者，乃上四闕後又繼以〔琥珀貓兒墜〕二首及尾聲一首也。按〔集賢賓〕第一首及〔黃鶯兒〕二首，今皆據《南詞韻選》載入本書，至於〔集賢賓〕第二首，查與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卷三“擊節餘音”內所載“題怨”四首之末一首相同。馮氏詞稿，出於手訂，則此詞絕非青門之作明矣。《唾窗絨》原書內，亦未必即竄入他人偽作，割取馮詞，增改成套，託名伯起，種種欺人，全出張旭初一手；《逸響》、《太霞》因之，遂無是非可言矣。張氏之聯套，於〔黃鶯兒〕二首亦有改竄，茲既知其詞全偽，因並不入校文。

〔駐雲飛〕十首，見梁辰魚、施紹莘和詞，而青門原作，竟不獲覩，亦一憾也。

此外南曲選本，如《南音三籟》、《吳飲萃雅》、《遯奇振雅》、《詞林選勝》、《三徑詞選》等，概未寓目，他日有見，容為續錄。

唾窗絨目次

小令

仙呂

桂枝香

春閨怨 美姝 閨怨 春閨以上錄《南詞韻選》 詠鏡錄《南宮詞紀》

排歌

詠所見錄《南詞韻選》

二犯傍妝臺

詠汗巾題情錄《南宮詞紀》

正宮

玉芙蓉

公子夜歸 旅中懷舊 春夜題情 失題 秋日閨思 春怨 失題

中呂

榴花泣

春怨以上錄《南詞韻選》

南呂

懶畫眉

旅思錄《南宮詞紀》 春日閨中即事 春怨 臨書偶詠以上錄《太霞新奏》 贈小姬 贈小妓彈箏以上錄《青樓韻語廣集》

商調

黃鶯兒

春夜聽琴 暮春閨思 秋懷 春閨 美人睡起 秋夜有懷以上錄《南詞韻選》 美人秉燭 美人隔窗 美人薦寢 閨情以上錄《南宮詞紀》

集賢賓

春日閨情 秋夜閨怨 失題 惜春 失題 失題 春閨睡起以上錄《南詞韻選》

雙調

玉胞肚

春夜聞笛 懷舊 詠公子 美人對鏡 美人浴裙 美人沐浴 寄人
夏日睡起 新衣 汗巾 宿妓家 見孤雁 失題 期人不至 春
閨 秋閨 閨情 秋懷 客愁 秋夜 贈妓 池中鴛鴦 佳遇 繡鞋
春閨 春怨 春懷

鎖南枝

幽會 題所見 秋懷 閑情以上錄《南詞韻選》 詠所見錄《太霞
新奏》 風情

六幺令犯

席間贈妓以上錄《青樓韻語廣集》

大石調

催拍 偶見美妓 偶遇以上錄《南詞韻選》

套數

北曲

雙調夜行船

爲妓白蓮賦錄《吳騷合編》

南曲

仙呂

八聲甘州

託雁傳情錄《詞林逸響》 擬閨人託雁寄情錄《吳騷合編》

正宮

普天樂

思情錄《南宮詞紀》

正宮

九迴腸

離思

中呂

好事近

怨別以上錄《詞林逸響》

南呂

懶畫眉

幽會錄《南詞韻選》 麗情錄《青樓韻語廣集》

南呂

梁州新郎

月夜遊湖

商調

二郎神

閨情以上錄《詞林逸響》

南北合套

雙調

新水令

秋怨錄《北宮詞紀》 閨情錄《吳騷合編》

以上共小令七十四首、套曲十二首。

唾 窗 絨

明東海迷花浪仙沈仕青門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輯

小令

〔仙呂〕桂枝香

春閨怨

香銷蘭柱，衾寒蘆絮。那堪半壁燈昏，人在雨聲深處。把相思暗添，把相思暗添，教我怎生推去，漸成沉痼。較當初，瘦比東陽守，今來恐不如。

美姝

玉容梅襯，絳唇桃印。翠粘九暈輕鈿，綠映宮鴉雙鬢。偶回頭笑生，偶回頭笑生，更有百般丰韻，教我意狂身褪。暗消魂，他好似一片巫山外，東風雪後雲。《南宮詞紀》作“翠粘九暈花鈿，綠映雙鴉宮鬢”。

閨怨

碧桃花下，紫簫吹罷。驀然一點心驚，又把那人牽掛。向東風淚零，向東風淚零，不覺暗沾羅帕，恨來天大。這冤家，定是相思債，前生少欠他。

春閨

金梢拖柳，玉池波皺。不驚花外鶯翻，鶯見滿枝紅溜。倚東風畫闌，倚東風畫闌，教人怎生消受，又是斷腸時候。漫夷猶，怕的是落日黃昏後，寒生翡翠樓。

詠鏡

愛你秋波如練，金聲嬌軟。既道是徹底澄清，却不合有人一面。我將他背兒磨弄，我將他背兒磨弄，他把面兒翻轉，硬心纔見。意難傳，你

暗中不肯將人照，只怕你向後容光不似前。《太霞新奏》“嬌軟”作“閑遠”，五、六二句作“待將他刮磨，將他刮磨”。

排歌

詠所見

日暖樓臺，花香綺羅，隔簾偷覩嬌娥。多情一種是秋波，可意身材軟玉搓。臨朱檻，立翠莎，戲將桃瓣打鸚哥。眉輕縱，步懶挪，料應無計奈春何。

二犯傍妝臺

詠汗巾題情《青樓韻語廣集》作“對汗巾憶歡”。

寶錦樣綢繆，輕輕薄薄袖裏却溫柔。終不料難成匹，空織就一方愁。當時共綰同心結，今日都將別淚收。花容易變，素質怎留，絲還未斷忍拚丟。《青樓韻語廣集》首句“樣”作“似”，次句無“袖裏”二字，末句“拚”作“教”。

〔正宮〕玉芙蓉

公子夜歸《南宮詞紀》作“公子讌歸”。

桃花玉面鵝，柳帶金心鵝。解鸛裘笑買，歌底春風。紅香酒瀉玻璃甕，舞罷霓裳月未中。人歸去樓臺幾重，怕寒侵擁嬌娃屏護錦芙蓉。

旅中懷舊

燈前歲月容，雁外關河夢。向天涯萬里，愁共誰同。浮名瑣瑣成何用，贏得秋生綠鬢中。桃源路何時再通，不由人猛然間提起淚縱橫。

春夜題情

煙籠杜宇魂，露養梨花粉。夜深沉，春靄樓臺網縕。銀釭火燼收紅暈，帳底鴛鴦睡正溫。應無限情迷意昏，怎禁他戀東風一片軟巫雲。

失題

垂楊隱暮鴉，水檻薔薇亞。漸空濛月色，輕鋪銀紗。金荷葉小燒燈罷，寂寞孤幃淚似麻。人何處貪花戀花，見他時任溫存須把臉兒抓。

秋日閨思

風簾玉馬敲，月砌莎鷄鬧。冷清清繡閣，人孤難熬。無憑又是燈花爆，懶上牙床三四遭。姻緣事全無下梢，想應他卜金錢偏遇反吟爻。

春怨

簧凋學鳳笙，臺臥棲鸞鏡。擁閑衾剩枕，多少傷情。流鶯啼斷紅窗靜，翠冷金鵝六曲屏。因春病春愁未醒，怎禁他夢魂中偏送賣花聲。

失題

風清木葉秋，霜冷芙蓉瘦。響簾櫳翠帶，雙搖金鈎。牙情又是愁時候，添得相思淚暗流。空拋棄千休萬休，怎禁他話頭兒兜住在心頭。

〔中呂〕榴花泣

春怨

誰知薄倖，直恁太無情。從別後冷如冰，都將花下海山盟，翻做了春夢難憑。饒他夢靈，夢兒中也有個陽臺興。再休提絃續鸞膠，渾一似綫斷風箏。

〔南呂〕懶畫眉

旅思

危樓日暮彩雲生，十二闌干獨自凭，嘹嘹何處雁歸聲。驀然感起我扁舟興，不覺的心到江南杜若汀。

春日閨中即事

東風吹粉釀梨花，幾日相思悶轉加，偶聞人語隔窗紗。不覺猛地渾身乍，却原來是架上鸚哥不是他。

春怨

倚闌無語掐殘花，驀然間春色微烘上臉霞，相思薄倖那冤家。臨風不敢高聲罵，只教我指定名兒暗咬傷。

臨書偶詠

龍香調露染霜毫，我恰纔欲寫烏絲內暗焦，雖然是蠅頭小字不辭

勞。只怕花箋有盡情無盡，別恨難銷墨易銷。

贈小姬

海棠花相並愧無香，笑臉盈盈罷曉妝，春風微動翠羅裳。分明一點芳心蕩，莫不是昨夜峰頭遇楚王。

贈小妓彈箏

紅牙小架臥瑤箏，冰柱輕移雁有聲，嬌歌宛轉韻同清。分明演出知秋令，教我就裏時牽宋玉情。

〔商調〕黃鶯兒

春夜聽琴

花影閉簾櫳，簾流蘇繡帳空，今宵更覺相思重。燈花玉蟲，香煙翠龍，愁來却把瑤琴弄。向東風，誰知調裏，奏出是離鴻。

暮春閨思

鶯懶罷調簧，柳成陰日漸長，春歸有個人惆悵。詩閑錦囊，針停繡床，相思暗把濃愁釀。最心傷，隨風數點，紅雨靜敲窗。

秋懷

金井露生涼，染梧桐葉半黃，傷情羞覩芙蓉放。衣殘麝香，樓空畫梁，愁來暗覺如天樣。細思量，天猶較短，不比這愁長。

春閨

瓶漾紫珊瑚，繡幃攢金鸛鴦，玉籠鸚鵡嬌聲度。茶蘼綺疎，氍毹翠鋪，銀盆水滑薔薇露。曉妝初，輕鬟笑臉，生就美人圖。

美人睡起

推枕護蛟綃，離牙床日正高，滿庭花雨東風峭。簾鈴韻飄，爐香字銷，隔簾人語鸚哥報。嫩妝描，嬌癡萬種，閑把錦箏調。

秋夜有懷

翹首恨天高，訴衷情空自勞，千迴萬轉無音耗。雲橫斗杓，河沈樹腰，細看賴有明蟾照。照今宵，鶯儔燕侶，兩下是誰拋。

美人秉燭

飲罷月朦朧，照郎歸繡戶中，銀臺絳蠟含羞捧。露纖纖玉葱，映盈盈粉容，偷回笑臉嬌波瑩。怕東風，半途吹滅，佯把袖梢籠。

美人隔窗

俺只道秋水浸芙蓉，却原來透窗紗臉暈紅，朦朧相對渾如夢。又不是雲山幾重，怎說與離情萬種，只見綠楊煙裏花枝動。總相逢，淡雲籠月，人在廣寒宮。“總”亦作“縱”。

美人薦寢

小帳掛輕紗，玉肌膚無點瑕，牡丹心濃似胭脂畫。香馥馥可誇，露津津受殺，耳邊廂細語低低罵。小冤家，顛狂忒恁，揉碎鬢邊花。《青樓韻語廣集》第六句無“廂”字。

閨情

默坐思無窮，抵牙兒罷女紅，指尖微按釵頭鳳。雲堆掌中，人凝意中，嬌柔翻怪春妝重。似芙蓉，花生冰筋，斜倚玉闌東。

集賢賓

春日閨情

茶蘼粉沁香露濃，日華輕透簾櫳。幾度流鶯嬌語哢，欹鳳枕春酣猶重。羅幃翠擁，關不住楚臺歸夢。愁思冗，頓減却麗情千種。

秋夜閨怨

梧桐露冷生嫩黃，半簷秋浸紗窗。玉馬無情頻鬪響，頓驚開夢裏鴛鴦。教人暗想，怨只怨西風狂蕩。空悵快，怎能覓情魂重往。

失題

窗前好花香旖旎，藕花深處亭池。碧玉闌干誰共倚，歎瞬息年華如水。光陰撚指，又早是破瓜年紀。鸞鏡裏，細看來十分憔悴。

惜春

春深小院飛細雨，杏花消息何如。報道東皇連夜去，須索要圈留他住。金杯滿舉，怎不念紅顏春樹。君看取，青塚上牛羊無主。

失題

紅樓畫閣天縹緲，玉人乘月吹簫。一曲梁州聲裊裊，到此際離愁多少。青鸞信杳，魂夢斷十洲三島。春色老，看滿地桐花風掃。

失題

良宵可惜辜負了，一天愁瑣眉梢。手抵牙兒閑自惱，罵您個薄情材料。虛脾弄巧，全不怕海神昭報。音信杳，把坐裏光陰空老。

春閨睡起

正朦朧隔紗窗鶯喚醒，寂寥何限傷情。蜂退晴衙花塢靜，誰伴取海棠春病。東風瘦影，羞起向闌干閑凭。空自省，怎捱出相思愁境。

〔雙調〕玉胞肚

春夜聞笛

驚回殘夢，月當庭簾陰幾重。是誰家玉笛聲飄，把梅花曲中三弄。不勝清怨滿東風，添得離人思轉濃。

懷舊

別離如夢，要相逢全無影蹤。雖然是會合終期，奈風流怎禁磨弄。只愁春至信難通，花自芳菲水自東。

詠公子《詞紀》作“贈公子”。

五陵豪貴，笑擣菹千金一揮。玳筵開炙鳳凰龍，錦屏攢舞娛歌妓。紅羅纏項鬪鷄回，醉擁鸛裘馬上歸。

美人對鏡

鏡花浮翠，愛風流臺前更窺。分明是倒掛銀河，蘸芙蓉影分雙蒂。相看莫作兩心疑，說盡衷腸只自知。

美人浴裙

輕綃低繫，出蘭湯權遮玉體。影絲絲薄霧籠花，氣津津濕雲拖地。正嫌明月悄斜窺，却被東風忽地吹。

美人沐浴

蘭湯初試，怕人窺重遮繡幃。露嬌肢懶玉生香，倚金盆牡丹斜綴。
新紅一點透靈犀，未信東風囑付誰。

寄人

耳邊盟誓，自別來何曾敢違。一椿椿刻在心窩，一件件感恩無地。
他時得遂效于飛，方信花開春未遲。

夏日睡起

清和時序，笋抽簍柔枝乍舒。漸池塘嫩綠成陰，水萍開蕩殘飛絮。
閑庭一枕夢華胥，自愛簾垂寶篆餘。

新衣

新裁輕素，試穿來雲光淡鋪。雖不比鳳錦龍綃，煞強如敝裘粗布。
風流隊裏護身符，只許脂痕酒暈污。

汗巾

汗巾留帶，暫時間何曾離開。染蘭香玉手曾拿，印桃花口脂猶在。
只疑神女會陽臺，抓却巫雲一片來。

宿妓家

牡丹香褪，喜尊前梅花酒醇。又何須象板銀箏，擁紅妝意投心順。
翠衾風月巧溫存，占斷長安五夜春。

見孤雁

無投無奔，歎孤蹤寒迷亂雲。更非關失顧分行，料應來倦飛離陣。
不知何處寄愁身，腸斷沙頭憶舊羣。

失題

綠雲堆鬢，臉生霞脂香淡勻。貼宮梅粉點初乾，染春山翠煙猶嫩。
臨風一笑不勝春，疑是梨花月下魂。

期人不至

這般難見，不由人情縈意牽。畫灰兒畫盡殘灰，打時兒打教千遍。
看看月透海棠煙，愁對雙星隔戶懸。

春閨

畫樓初曉，日曛曛晴薰柳梢。趁東風何處啼鶯，驀忽地把人驚覺。
玉臺塵鎖鏡花銷，愁入雙眉懶自描。

秋閨

井梧秋早，颺金風瀼瀼露飄。界長空大火西流，透紗幮夜涼初到。
翠衾無伴麝蘭消，明月愁看對寂寥。

閨情

悶懷顛倒，繡床前鴛鴦懶描。是誰偷割破窗紗，透東風一絲寒峭。
翠籠閑倩小紅敲，喚醒鸚哥將詩句教。

秋懷

寒庭秋老，粉香愁芙蓉半凋。競西風脆翦霜紅，墮瑤階影翻殘照。
題詩欲寄楚天遙，淚血空沾白玉毫。

客愁

四簷風鬧，月朦朧芭蕉影搖。被窩中客夢初醒，心坎上離愁重到。
雙眉那更不曾饒，萬斛移來一寸梢。

秋夜

五更難到，許多般教人怎熬。窗櫺兒捉空風穿，鐵馬兒乘機聲鬧。
衾寒厮湊雨瀟瀟，燈影偏能助寂寥。

贈妓《詞紀》作“美妓”。

難描難畫，美人圖何曾似他。嚙雞鶩玳瑁筵前，舞嬌鸞水晶簾下。
爭看粉臉媚生霞，妒殺春風一院花。

池中鴛鴦

綠池風凹，粉消黃低垂柳花。見雙鴛背宿斜陽，任殘紅幾回飄下。
那知春色遍天涯，相喚相偎自一家。

佳遇

更闌人靜，喜匆匆相逢可憎。破桃花雲雨初成，吐丁香喘吁不定。
相思風月錦前程，到此方知有四星。

繡鞋

舞裙低映，喜金蓮雙頭並生。步瑤階淺印香塵，款羅幃暗撩春興。慳慳半札正相停，可是擎來掌上輕。

春閨

嫩雲烘柳，粉香生梨花雨收。最傷情春色撩人，巧鴛鴦玉針難繡。翠簾閑彈控金鈎，鎮日含啼懶下樓。

春怨

無端消瘦，惱人腸千愁萬愁。正停針想繡鴛鴦，猛可裏一庭風驟。翠簾清響鬪金鈎，落盡殘紅滿樹頭。

春懷

東風楊柳，蕩餘寒斜陽畫樓。怪啼鶯喚却春歸，又早見綠肥紅瘦。相思無奈上心頭，一寸時添萬斛愁。

鎖南枝

幽會

爹娘睡，暫出來，不教那人虛久待。一見喜盈腮，芳心怎生耐。身驚顫，手亂揣，百忙裏解花了繡裙帶。

題所見

花陰密，竹徑昏，嬌娥見人歸去得緊。唐土兒却知音，留下他弓鞋印。我輕輕驗，細細輪，不差移，止三寸。《太霞新奏》“唐土”作“塘土”。

秋懷

三更後，燈半明，寒衾似鐵客夢醒。促織太無情，那管人孤另。啾啾地，只顧鳴，縱然是耐心兒也難聽。《詞紀》末句“縱”作“總”。

閑情

蘇秦印，范蠡舟，兩般兒算來都費手。不若且甘休，功名一甕酒。千年調，萬世謀，到頭來總虛謬。

詠所見《青樓韻語廣集》作“風情”。

雕闌畔，曲徑邊，相逢他猛然丟一眼。教我口兒不能言，腿兒撲地軟。他回身去，一道煙，謝得蠟梅枝把他來抓個轉。“蠟”原作“刺”。《青樓韻語廣集》三句無“他”字，“謝得”作“喜的是”，“梅”作“縈”。

風情

搖釵鳳，疊髻鴉，身材嫵娜衣素雅。臉兒撲堆花，腳兒些娘大。他看我，我看他，急促的怎招架。

六幺令犯

席間贈妓

梨花淡妝，翠裙雙繡鴛鴦。玉龍約腕暗生香，笑捧紅牙象板，更憐春筍長。一曲清商，一曲清商，惱亂蘇州刺史腸。

〔大石調〕催拍

偶見美妓

金鎖帶玲瓏玉牌，翠珠搖芙蓉寶釵。喜孜孜走來，俏動猩唇，俊滿桃腮，疑是朝雲，偶下陽臺。全沒有半點塵埃，只見花落處，印宮鞋。

偶遇《南宮詞紀》作前題之第二首，《青樓韻語廣集》作“歡遇”。

沒包彈嬌容可誇，徹溫柔性兒好拿。見風流俏家，擲果潘安，詠雪劉叉，兩意相投，錦上添花。交鸞鳳春事無涯，不覺香露滴，牡丹芽。

套數

北曲

〔雙調〕夜行船

爲妓白蓮賦

太乙峰頭玉井蓮，等閑移入梁園。繡幄遮藏，錦屏圍護，不許路人窺見。

〔風入松〕劉郎心性與花便，獨自掌花權。高燒銀燭重開宴，好風光壓盡桃源。煙靄輕籠婀娜，更月明冷浸嬋娟。

〔喬牌兒〕惜花人正少年，共花枝留戀。朱顏相對如花面，美姻緣，天下鮮。

〔雁兒落〕花香散舞筵，花影迷歌扇。花輸才子看，花許騷人羨。

〔得勝令〕人是惜花仙，不吝買花錢。痛飲花前醉，狂吟花底眠。天然，果遂前生願。堪憐，還應宿世緣。

〔鴛鴦煞〕名題月老合同券，情留張珙相思卷。山海盟深，膠漆心堅。暢道是綠嫩紅柔，香嬌玉軟。兩意相投，已謝却閑鶯燕。風月無邊，偕老芳聲播揚遠。

南曲

〔仙呂〕八聲甘州

託雁傳情

如醉如癡，這悶懷深似，滄海無底。煙波迢遞，青鳥斷絕消息。傷情最怕日傍晚，聽幽砌蛩吟苦韻悲。故人尚離，隔萬山千水。

〔前腔〕無奈遣芳心似織，把雨情雲態，何日重會。鴛衾鸞枕，一旦頓成拋棄。相思最苦成病也，料人在天涯猶未歸。此情仗誰人，傳與消息。

〔賺〕萬種葳蕤，一度思量一度悲。尋思起，多應別處戀著誰。老天知，你若虧心報應伊，我果忘恩天鑒之。天鑒之，焚香拜告天和地，悶懷不已。

〔解三酲〕幾曾受這般滋味，到黃昏轉添岑寂。燈兒照著形憔悴，奈隻影鎮相隨。謾自沉吟空歎息，直捱到燭燼香消入翠幃。朦朧睡，忽聽得雁聲兒叫過樓西。

〔孤飛雁〕南來雁兒聲嘹唳，一個個聲聲，似傳怨憶。聽得心兒碎，教我悶懷堆積。

〔油核桃〕告得雁兒雁兒，略停雲翅。雁兒，奴家有封書寄。

〔解三酲〕此封書煩伊轉遞，相煩你帶將前去。見他道我多傳語，問他道幾時歸。當初共他如魚水，撇得我長夜如年無盡期。相煩你，把千

言萬語，說向他知。

〔油核桃〕告得雁兒雁兒，這離情那人急知。雁兒，那樓兒上有個人人，似你無二。

〔解三醒〕此封書再說個詳細，切莫要與奴差寄。那人住在天涯際，門前有粉牆的。青山傍著一帶溪，正住在流水橋邊略轉西。相煩你，把千言萬語，說向他知。

〔尾聲〕離牙床，披衣起，相煩雁足寄音書。嚶嚶嘹嘹，却原來是失羣的雁兒。

〔仙呂〕八聲甘州

擬閨人託雁寄情

相思無底，這幾時教人，獨守香閨。從他別後，杳沒數行書寄。多管是戀新忘舊好，因此上將人輕棄遺。心癡，何日裏得展愁眉。

〔前腔換頭〕情衷訴與誰，枉教奴暗數歸期。空庭徙倚，落得腸斷魂離。關山阻隔人又遠，瘦損香肌他怎知。淒其，挨不過月轉花移。

〔不是路〕默默傷悲，忽聽得南來一雁兒。聲嘹嚶，呀呀哀怨過樓西。夢驚回，慌忙推枕披衣起，囑咐靈禽莫浪飛。煩梢遞，半函都是燈前淚，許多愁味，許多愁味。

〔解三醒〕蓼花灘莫教濡滯，蘆荻岸擇伴相依。趁西風一翅翔天際，薄倖客早尋覓。總利名疆鎖身縈繫，難道春色全無隴上梅。相煩累，向那人傳示，切莫遲遲。

〔前腔〕聞他在漢南湘水，又道在渭北燕磯。又道在長安客裏曾留迹，又道在錦江湄。總天涯浪蕩無消息，望你逐處追尋他及早歸。相煩累，落得個上林佳信，不負逢伊。

〔尾聲〕枉叮嚀，空歡喜，驀地騰騰飛起，却是南柯一覺裏。

〔正宮〕普天樂

思情《吳騷合編》作“秋閨”。

建安才，河陽貌，從一去却怎無消耗。比及將淑景初交，驀又把芳時過了。三秋易到，可意人難到。觸處無端成煩惱，對瑤琴玉軫愁調。

向妝臺蛾眉怕掃，寄香囊繡字慵挑。《吳騷合編》三句無“却怎”二字，四句作“別時節淑景初交”，八句“煩惱”作“懊惱”。

〔雁過聲〕無聊況，復湊巧，風和雨縱橫正飄。時間玉馬偏聒噪，砧聲喧，樹聲噪，更漏聲將盡，譙鼓頻敲。鷄聲又早，寒蛩抵死在窗前哨，不由俺愁悶攢更直到曉。《吳騷合編》“玉馬”作“鐵馬”，“砧聲”二句作“夢難成，恨難熬”，“鷄聲”句作“鷄聲偏又早”，末句無“俺”字。

〔傾盃序〕蕭條，爽漸生，暑漸消，塞雁又呀呀叫。看滿徑黃花，滿林紅葉，滿地蒼苔，心轉焦。有誰憐瘦損，幾番夢醒，畫樓人老。怎生教不怨殺，暮暮更朝朝。《吳騷合編》“心轉焦”句作“教人心碎難熬”，“畫樓人老”作“畫眉人杳”，“怎生教”句作“不由人怨殺”。

〔玉芙蓉〕參差玉珮搖，恍惚銀瓶掉。好姻緣做了，有下無梢。峰頭夢斷難重到，洞口花開怎再邀。把些恩和愛，如鹽在浪裏淘，奈江深沒底枉徒勞。

〔山桃犯〕寫罷了迴文稿，打疊起離鴻調。愁來待把菱花照，須知不是前春好，畫圖如寄應饒笑。傍丹青時復，擎管羞描。《南宮詞紀》首句原作“竟罷了”云云，此從《吳騷合編》。《合編》四句“是”作“似”，五句作“畫圖雖寄應難肖”。

〔尾聲〕孤辰限豈自招，于飛願天應爲保，且把香來著意燒。“爲保”，《吳騷》作“作保”。

〔正宮〕九迴腸

離思《吳騷合編》作“題情”，屬張鳳翼。

一從他春事牽掛，到如今多少嗟呀。秋波望斷藍橋下，鎖春山又阻巫峽。音書未託魚和雁，凶吉難憑鵲與鴉。成話靶，當時鏡裏花難把，更那堪塵掩菱花。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只索向無人處把鉸綃看，見盟言在，不覺淚如麻。

〔前腔〕一從他相逢月下，歎緣慳咫尺天涯。眉來眼去情傳話，攪春心一點如麻。恩情指望長厮守，風浪誰知啓衆譁。擔驚怕，想前生曾欠鴛鴦債，今世裏合受波查。到做了鏡中鸞影波中月，夢裏幽期霧裏花。誰知我意中愁心中想閑中客，獨坐小窗紗。

〔中呂〕好事近

怨別《吳騷合編》作“閨情”。

兜底上心來，教人難想難猜。同心羅帶，平白地兩下分開。傷懷，舊日香囊猶在，詩中意書寫得來明白。數歸期一年半載，算程途咫尺，音信全乖。

〔錦纏道〕托香腮，懶梳妝慵臨鏡臺。無語自裁割，正芳年又不道色減容衰。怎知他把前言盡改，咱須是暫時寧耐。歲月好難挨，孤辰寡宿，時該命又該。不索長吁氣，負心人天自有安排。此調以下，皆借正宮。

〔普天樂〕畫闌前，湖山外，見月也深深拜。月圓時人未團圓，望蒼穹鑒察憐哀。郎心最歹，把些個溫香軟玉，做了糞土塵埃。

〔古輪臺〕恨多才，萍蹤浪跡寄天涯，繡幃錦帳春猶在。自有許多恩愛，豈料如今，番做了破鏡分釵。剩雨殘雲，等閑消盡，是誰別壘楚陽臺。有傾城嬌態，把誓海盟山，做冰消瓦解。忘餐廢寢，魂勞夢斷，肌骨瘦如柴。慊慊害，四時花月總沉埋。

〔尾聲〕黃昏更是無聊賴，斜倚薰籠半側，羞見燈花一捻開。

〔南呂〕懶畫眉

幽會《南宮詞紀》注“梁伯龍改正”。按梁氏《江東白苧》不載此套。

十二闌干玉亭亭，月轉層臺香霧凝，嬌娥有約在初更。徘徊立遍蒼苔徑，驚被柳影風搖幾度驚。《詞林逸響》、《青樓韻語廣集》、《吳騷合編》均作“寶花闌十二玉亭亭”，《詞紀》則作“闌干十二玉亭亭”。《合編》次句“臺”作“樓”。

〔不是路〕悄悄冥冥，只見他轉過沉香六角亭。簾櫳映，依稀環佩夜無聲。乍逢迎，對籠雙袖梨花冷，寶釧金寒玉腕冰。嬌癡性，恰纔相逐還相倩，戰驚不定，戰驚不定。

〔皂角兒〕香枕挨銀泥翠屏，暖裯鋪紫藤花檉。解酥胸扣脫珍珠，吐丁香臉偎仙杏。怎禁他任狂蜂隨浪蝶側青鸞顛繡鳳喘吁不定。親親，氣命。低叫幾聲，悄一似東風未曉，月底聞鶯。《詞林逸響》、《青樓韻語廣集》、《吳騷合編》“側青鸞”作“倒青鸞”，“不定”作“廝應”。

〔尾聲〕分明人在神仙境，一段巫山夢未醒，明夜還來花下等。

〔南呂〕懶畫眉

麗情梁辰魚改作。

小名兒牽掛在心頭，總欲丟時怎便丟，渾如吞却綫和鉤。不疼不癢常拖逗，只落得一縷相思萬縷愁。

〔不是路〕無了無休，鎮日縈牽不自由。難窮究，只因幾度送雙眸。謾追求，假若他不應花前口，爲甚麼還將熱話兜。休相誘，有心待共鬆羅釦，不如早些成就，早些成就。

〔調角兒〕任句差隨時應酬，趁埋冤總教承受。不爭差性命心肝，好似爹娘骨肉。又何曾氣兒呵情兒拗話兒嘲龐兒訕一些相鬪。隨衙聽候，朝來暮休。但得個尤雲帶雨，勝是封侯。《吳騷合編》及《續江東白苧》次句“總教”作“總然”，五句“又何曾”作“又可曾”。

〔尾聲〕憑將風月都投首，不信冤家不轉頭，終有日飛上紅香燕子樓。

〔南呂〕梁州新郎

月夜遊湖

長空如洗，平波如掌，兩岸青山相向。畫船簫鼓，偏宜老去疎狂。只見青凝丹鏡，影徹冰壺，冷透鮫綃帳。乘風來去也，泝流光，碎擊空明桂棹長。銀海眩，碧波漾。看瓊樓玉宇高千丈，須縱飲，莫虛放。

〔前腔〕停杯相向，騎鯨欲往，脫落形骸豪宕。恩袍宮錦，曾依尺五清光。只見山河如舊，湖海飄零，風景添悽愴。廣寒何處是，舞霓裳，遙隔銀河一水長。銀海眩，碧波漾。看瓊樓玉宇高千丈，須縱飲，莫虛放。

〔前腔〕歎世情反掌，無常，又何必官居卿相。縱繁華今日，豈無興喪。只見吳宮花草，晉代衣冠，俯仰皆榛莽。清時難屢得，且徜徉，莫待愁添白髮長。銀海眩，碧波漾。看瓊樓玉宇高千丈，須縱飲，莫虛放。

〔前腔〕看橫江白露瀼瀼，忽風來涼生仙掌。聽高樓何處，笛聲嘹唳。只見孤舟嫠婦，千里佳人，極目空惆悵。故園松菊也，已荒涼，一水牽愁萬里長。銀海眩，碧波漾。看瓊樓玉宇高千丈，須縱飲，莫虛放。

〔節節高〕深潭倒玉幢，倚蘭槳，賦詩橫槩風雲狀。靈槎傍，牛斗旁，星河上。九天零露仙衣爽，紫雲玉樹何足尚。百歲人生幾何時，不必世

途空勞攘。

〔前腔〕高歌窈窕章，倚新腔，光搖琥珀翻紅浪。開新釀，飛羽觴，休推讓。猛拚一飲千鍾量，醉搖環珮傳清響。凡事區區豈由人，富貴倘來從天降。

〔尾聲〕乾坤萬里空凝望，且開懷一醉何妨，斗轉參橫夜未央。

〔商調〕二郎神

閨情

才郎去，綠鬟蓬鬆懶去梳，世上相思偏害我。分明打破，鶯儔燕侶鴛鴦。滾滾波濤，淹斷藍橋路，好姻緣將人間阻。添淒楚，怕的是孤枕無眠，漏滴銅壺。

〔集賢賓〕臨行去時記得元宵十五，燈兒下再三囑咐。他約到楊柳含金二月初，到如今挨過清明夏又過。枉癡心終朝卜課，傍人勸我。且自開懷，不須眉鎖。

〔黃鶯兒〕提起便心孤，想他們不是薄倖徒，他將牡丹移過。奴把薔薇補，莫非他棄奴，莫非他有小蘇。莫非他枕邊別戀多嬌婦，事模糊，緣何日久，音信半行無。

〔香柳娘〕是深閨少年，是深閨少年，出門不慣，未曾舉步心先戰。過花邊柳邊，過花邊柳邊，月影透虛簾，雕梁獨棲燕。這風流在眼前，這風流在眼前，蘭房洞天，那人羞見。按此下三曲，皆叶別韻，疑非套中原文，待考。

〔黃鶯兒〕雙燕入簾櫳，見他們愁倍濃，幾番血淚如泉湧。秋波漲紅，春山減容，慳慳思病看看重。恨無窮，鴛衾久冷，何日得再相逢。

〔香柳娘〕想才郎未眠，想才郎未眠，孤燈爲伴，陽臺路杳何辭遠。過山前水前，過山前水前，明月樹頭懸，驚鳥翅展轉。這風流在眼前，這風流在眼前，蘭房洞天，那人羞見。

〔貓兒墜〕偷將衫袖，輕把淚珠敷。驚聽得窗前將奴小字呼，不由人身子不麻酥。天付，好一似病得仙丹，早逢甘露。

〔尾聲〕相逢謾把衷情訴，舊恨新愁說不盡苦，準備刮地風雲一海波。

南北合套

〔北雙調〕新水令

秋怨《吳騷合編》作“閨情”。

一聲孤雁送新愁，頓教人轉添憔悴。暝煙楓葉晚，涼雨桂花秋。燕侶鶯儔，甚時節再成就。《吳騷合編》作“甚時得重完就”。

〔南步步嬌〕底事懨懨如中酒，鎮日眉兒皺。似此不回頭，著意沉吟，自也難窮究。欲訴恨無由，把相思就裏空僝僽。《吳騷合編》次句“兒”作“長”，三句“似此”作“浪子”。

〔北折桂令〕枉耽著閑悶閑愁，不在心頭，定在眉頭。只爲你蹤跡難憑，心腸忒狠，語話全浮。寄離情書何得有，待相逢夢也難求。著甚來由，曉夜無休，又不是魚水相懽，膠漆相投。《吳騷合編》無“蹤跡難憑”四字。

〔南江兒水〕有意花空待，無情水自流。看從前光景都非舊，怪西風吹起滄江皺，奈浮雲點破青山秀。觸處如何消受，淚顆無端，展轉亂垂顛斗。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空只恁霧鎖了金梯翡翠樓，塵蒙了錦被鴛鴦繡。絃絕了瑤琴鸞鳳音，篆燼了玉鼎狻猊獸。寂寞殺傳書白雁秋，冷淡殺詩紅紅葉溝。辜負殺對影青鸞鏡，淒涼殺交歡碧玉甌。羞也麼羞，羞殺了人青瑣偷香手。愁也麼愁，愁殺了枉離魂倩女遊。

〔南撈撈令〕涼浸閑庭宿雨收，敗葉亂盈眸。悶把年光閑屈指，看重陽又過頭。《吳騷》末句疊。

〔北收江南〕呀，早知道這般樣情分啊，枉顛損玉搔頭，空復把翠綃封淚寄牢收，翻做了煙波江上一浮漚。細思量轉着，不覺的西風吹老故園秋。《吳騷合編》首句作“哎早知道是這般”云云，三句但作“翻做了波上一浮鷗”，四句疊，末句無“的”字。

〔南園林好〕那再說鸞交鳳友，那再說鶯諧燕儔。信是虛耽生受，消盡了玉般柔，消盡了玉般柔。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桃花溪，楊柳樓，荼蘼酒，鷓鴣謳，一任煙月空濛到處留。費盡了錦纏頭，只管誇乖俏，逞風流。全不念星前交厚，全不念燈前罰咒。我啊，到如今總丟，不休，雖然罪尤，似仇。見他時管取共歡如舊。《吳騷合編》末句“共歡”作“歡顏”。

〔清江引〕冤家再休情更扭，快補船兒漏。須教傍岸行，莫待臨淵救，姻緣分該終自有。《吳騷合編》作“姻緣分定終須有，只是眼下難消受。追想別離情，豈有成虛謬，免不得向人前問破了口”。

〔北雙調〕新水令

閨情

半窗殘月夢初醒，瘦岩岩怎當愁病。翠衾閑剩榻，碧焰冷疎燈。捱徹寒更，不由人淚珠迸。

〔南步步嬌〕展轉將伊重思省，底事心腸硬。看來鐵有情，鐵遇紅鑪，也自回柔性。那道負前盟，似風箏綫斷無蹤影。

〔北折桂令〕倚圍爐暗裏傷情，話也眉攢，說也心疼。受了些悶悶懨懨，孤孤另另，怨怨憎憎。冷落了獅頭翠鼎，寂寞了鳳嘴瑤笙。再休提並坐同行，共盞同傾，都做了亂紛紛蝶夢無憑。

〔南江兒水〕一自書來後，書來話又更。書來書去全無定，算從前盡是他薄倖，到如今只怨咱薄命。漫惹一身多病，枉自薄情，好一似搬鹽投井。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嘶琅的金鬆了鎖鳳繩，撲騰的玉倒了牢籠井。砑砑的瑤分了別鶴琴，咕叮的碎剖了離鸞鏡。因此上羅帶緩又重增，因此上珠淚滴那曾經。因此上碧蝴蝶描難就，因此上錦鴛鴦夢不成。聽聽，又早是鐘初靜。愁也麼生，怎禁他斷人腸杜宇聲。

〔南僥僥令〕星落花梢曙影生，淡日上疎櫺。且把愁容還臨鏡，空獨對明窗恨復增。

〔北收江南〕呀，都只爲冤家薄倖啊，撇得咱冷如冰。全不管倒枕捶床淚暗凝，一任教金錢瓦卜總無靈。這懨懨病成，這懨懨病成，折磨得離披瘦損，那計似人形。

〔南園林好〕這情由何須再省，料必是先前做成。莫須是天教月老，偏繫著斷頭繩，生做下苦伶仃。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再自叩天罡問君平，熬寶鼎告蒼冥，百次千番恁至誠。空只自費勞承，那里是美前程。怎跳出淒涼厄境，成就了歡娛佳興。俺啊，把些個海山誓盟，兀的那愛情，呀，一笑問兩相質證。

〔南尾聲〕更從頭將心訂，朝歡暮樂儘平生，再不向花月庭前著意等。

唾窗絨跋

梁白龍《江東白苧》有效沈青門唾窗絨體〔駐雲飛〕十首^①，此冊蓋吾鄉沈青門山人仕作也。山人爲少司寇銳之子，善花鳥，工詞曲，絕意仕進，有前賢曠達之風。卷中稱“東海迷花浪仙”，蓋隱其名耳。所作多偎紅倚翠之語，未免以筆墨勸淫。昔山谷老人序晏叔原《小山詞》云，“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晏安酖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吾於青門亦云。雍正癸丑四月浴佛後一日，南湖花隱厲鶚書於虎丘舟中。

^① 今校：《四部叢刊》景清振綺堂本《樊榭山房集》，“白龍”作“伯龍”。

海浮山堂詞稿

提 要

《海浮山堂詞稿》四卷，明馮惟敏之散曲集也。一卷大令，即套曲，二卷歸田小令，三卷擊節餘音，亦小令，四卷附錄，則又套曲。四卷後原附《玉殿傳臚》雜劇及《僧尼共犯》傳奇，茲削之。歸田小令內雜有《十自由》一套，茲移於四卷之末；而汪氏環翠堂選本較多〔錦堂月〕等三首，則補在三卷之後，並據汪氏選本，校勘一過。原書稱“本朝”處，多空格提行，茲概免去。馮氏散曲，最有生氣，最有魄力，為明曲中僅有之豪放一派。王世貞、王驥德輩，以為本色過多，北音太繁，多俠寡馴。不知馮氏長處與曲體之長處，正在本色與寡馴耳！

海浮山堂詞稿引

山人與老農語，或共野客遊，不復及文字，亦不說詩，乃間以近調自寓，取足目前意興而止。而好事者喜聞之，傳至名流鉅工，亦未始不粲然擊節之。壬戌春，余策款段出山中，遂浪迹風塵雲水間。每有知遇，尚論古文辭，亦或及此，輒徵稿不止，然稿不恒留。余弟往在秦州刻《詩紀》，以其羨刻《石門樂府》。余今刻《山堂輯稿》於潤州，既迄工，乃別輯此卷刻之，亦惜其羨耳。第不欲以序辱作者，漫筆是語於簡端。丙寅閏月，海浮山人題。

海浮山堂詞稿目錄

卷一

大令

〔仙呂〕點絳脣 李中麓歸田 〔南呂〕一枝花 謝少溪歸田 〔雙調〕新水令 憶弟時在秦州 〔正宮〕端正好 徐我亭歸田 〔正宮〕端正好 邑齋初度自述 〔雙調〕新水令 訪沈青門乞畫 〔仙呂〕點絳脣 改官謝恩 〔南呂〕一枝花 贈許石城 〔雙調〕新水令 題仕隱圖十八景 〔雙調〕新水令 留別邢雉山 〔黃鐘〕醉花陰 酬金白嶼 〔黃鐘〕醉花陰 仰高亭中自壽 〔中呂〕粉蝶兒 五嶽遊囊雜詠 〔雙調〕新水令 壽馬江南 〔雙調〕新水令 仰高亭自壽 〔南呂〕一枝花 題丹元樓 〔南呂〕一枝花 送賈封君約翁南還 〔仙呂〕點絳脣 郡廳自壽 〔雙調〕新水令 庚午春試筆 〔中呂〕粉蝶兒 辭署縣印 〔黃鐘〕醉花陰 聽鐘有感 〔南呂〕一枝花 月食救護 〔南呂〕一枝花 日食救護 〔南呂〕一枝花 對驢彈琴 〔正宮〕端正好 六表寫真 〔商調〕集賢賓 舍弟乞歸 〔雙調〕新水令 送李閣老南歸 〔仙呂〕點絳脣 量移東歸述喜 〔雙調〕新水令 賀鳳渚公鎮易州 〔商調〕集賢賓 癸酉歸田自壽 〔商調〕集賢賓 題長春園 〔雙調〕新水令 題劉伊坡壽域

卷二

歸田小令

胡十八 辛未量移東歸 清江引 八不用 清江引 東村作 黃鶯兒 病起二首 黃鶯兒 午憩 黃鶯兒 懷所思 黃羅歌 樹下留客 黃羅歌 示姪 黃羅歌 灌園 黃羅歌 觀雨共酌 朝元歌 述懷 玉江引 閱世 玉江引 紀笑 醉太平 遂閑 天香引 送陳震南 天香引 謝張誠庵 天香引 東東沙呂僉憲 天香引 東劉俊溪 天香引 東董信溪 仙桂引 壽董北山七十一 河西六娘子 癸酉新春試筆 玉芙蓉 益姪家宴 桂枝香 臨姪家宴 朝元歌 蒙姪家宴

折桂令 咸姪家宴 朝天子 答陳李二君 駐馬聽 晚浴 懶畫眉
 樂閑 塞鴻秋 喜雪 仙桂引 甲戌新春試筆 仙桂引 燈夕 折桂
 朝天令 咸姪會試 黃鶯兒 勉姪 折桂令 春陰 折桂令 焚柏子
 折桂令 燒楮樁 折桂令 閱報除名 朝天子 喜客至 朝天子 候
 客不至 朝天子 拜客不答 朝天子 喜客相訪 桂枝香 雨後雪
 桂枝香 雪晴 胡十八 刈麥有感 折桂令 刈穀有感 小梁州 飼
 蟻有感 朝天子 東村樓成 朝天子 白遣 駐雲飛 此景亭初秋小
 酌 桂枝香 贈人 二犯傍妝臺 此景亭觀雨共酌 二犯傍妝臺 世
 恩堂觀雨共酌 二犯傍妝臺 李奇坡會不果赴 玉芙蓉 喜雨 玉芙
 蓉 苦雨 玉芙蓉 苦風 玉芙蓉 喜晴 玉江引 農家樂 玉江引
 農家苦 傍妝臺 憂復雨 傍妝臺 喜復晴 朝天子 四術 寄生
 草 四不全 滿庭芳 四憎 滿庭芳 藥蟲 滿庭芳 書蟲 桂枝香
 冶源大十景 黃鶯兒 美人杯次韻 折桂令 送琦孫鄉試 仙桂引
 詠詩匏 仙桂引 喜雪新春試筆 仙桂引 元宵喜雪夜分而止 河
 西六娘子 笑園六詠 朝天子 夜聞琦捷口占 浪淘沙 種樹 黃鶯
 兒 鞦韆 醉太平 家訓 玉芙蓉 笑園約會 玉芙蓉 嘲贈 折桂
 令 病憶山中 鴻門奏凱歌 喜雪 鴻門奏凱歌 岱翁餽問雪中賦謝
 鴻門奏凱歌 奉謝諸宗枉駕 鴻門奏凱歌 謝諸公枉駕 鴻門奏凱
 歌 謝諸老枉顧 鴻門奏凱歌 謝會友枉顧 鴻門奏凱歌 子姪守歲
 清江引 戊寅試筆 鴻門奏凱歌 復兒度遼省墓 仙子步蟾宮 解
 任後聞變有感 朝天子 解官至舍 醉太平 李中麓醉歸堂夜話戊午
 感事 傍妝臺 效中麓體 黃鶯兒 仙臺春酌 折桂令 環山別業
 對玉環帶清江引 初夏 雁兒落帶得勝令 旋夕不眠 雁兒落帶得勝
 令 抗塵容 雁兒落帶得勝令 走俗狀 朝天子 感述 仙桂引 壽
 賈柳溪 仙桂引 思歸 河西六娘子 知止 塞鴻秋 乞休 殿前歡
 歸興 朝天子 拔白 朝天子 烏鬚 朝天子 六友 折桂令 下
 第嘲友人乘獨輪車 對玉環帶過清江引 訪宋一川 朝元歌 春遊
 玉交枝 閑適 玉抱肚 幽居 玉芙蓉 山居雜詠 朝元歌 山中客
 至 駐雲飛 秋日偶成 沉醉東風 繕室 水仙子 偶題 柳搖金
 風情 倚馬待風雲 悼琴仙 月兒高 閑情 醉太平 庚午郡廳自壽

卷三

擊節餘音

二犯傍妝臺 旅況 步步嬌 寄情 集賢賓 閑思 黃鶯兒 勸
色目人變俗 〔南呂〕一枝花 嘲友人試琴 〔中呂〕粉蝶兒 李爭冬有
犯 〔仙呂〕點絳脣 僧尼共犯第一折 〔雙調〕新水令 十美人被杖
〔黃鐘〕醉花陰 翦髮嘲羅山市 〔黃鐘〕醉花陰 清明南郊戲友人作
〔商調〕集賢賓 詠所見

雜曲

仙子步蟾宮 四誓 仙子步蟾宮 八美 仙子步蟾宮 十劣 仙
子步蟾宮 大鼻妓 倚馬待風雲 悼妓琴仙 集賢賓 題怨 蟾宮
四景閨詞 朝天子 風情 朝天子 鞋杯 朝天子 嘲誚 清江引
閱世 清江引 閨思 清江引 省悟 桂枝香 春閨 桂枝香 贈妓
桂香 桂枝香 贈竹 桂枝香 夜月小集 桂枝香 夢想 黃鶯兒
贈妓仙臺 黃鶯兒 曉霞 黃鶯兒 嘲妓葵仙 黃鶯兒 嘲妓蘭池
黃鶯兒 文卿 黃鶯兒 梅花 黃鶯兒 月季 黃鶯兒 弱仙 黃鶯
兒 韶仙 黃鶯兒 翦髮 黃鶯兒 嘲僧 鎖南枝 盹妓 玉芙蓉
次韻贈妓少蘭 朝天子 贈田桂芳 駐雲飛 贈潤仙名玉塊 玉抱肚
贈牛月娥 玉抱肚 贈趙今燕 玉抱肚 贈小妓孫曉臺 玉抱肚
贈示潤仙 玉抱肚 題情 集賢賓 頂真敘情 駐雲飛 題贈小娥次
韻 水仙子折桂令 嘲友 錦堂月 偶書 醉太平 戒工弟 高陽臺
落花有感

卷四

附錄

〔雙調〕新水令 縣官賣酒 〔南呂〕一枝花 縣官賣柳 〔正宮〕端
正好 呂純陽三界一覽 〔般涉調〕耍孩兒 骷髏訴冤 〔般涉調〕耍孩
兒 財神訴冤 〔般涉調〕耍孩兒 十自由

海浮山堂詞稿卷一 大令

明臨朐馮惟敏海浮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仙呂〕點絳脣

李中麓歸田

書備五朝，簡瞻可知，易更四聖，質文易觀。此非往牘少文，後聖寡要，推移不禦，惟世爲然。昔也盤庚話之愚民，曲禮行之鄉鄙，今也析句詁字，老儒困之，豈惟民哉！若夫文字之變，詩又甚焉，三百篇中，變居其二。既又變爲騷，爲五七言，爲律，爲今樂府。嗟乎，變極矣。詩由性出，存乎其人，聲與政通，繫諸其俗，占近遞降，如鱗次然。軒古輕今，不煩審辨，然而作者可以適性，聞者可以考俗，感發鬱陶，激昂偷靡，其用一也。間出淫慝，古亦有之，放之而已。操觚之士，驚心爾雅，樂府有作，力究兩京，得其文逸其義，得其義亡其聲。要之，文固未通釋也。即文義酷肖，不協鐘律，不足以爲樂；即併得之，必今人弗聽也，亦何貴於導善滌邪者哉！夫楚音隕江東之涕，胡笳起漠北之思，易其地則不爲動。世葉邈絕，又何啻此？孔子刪詩之後，被之管絃，要必審五方之音，各歸本調。後之誦者，一以江左聲協之，其能合乎？離騷多禮神之辭，漢魏皆絃歌之曲，音響節奏，自出一機，繩以今韻，然且不可。律體既盛，始嚴沈法，雖云格力非古，而李唐樂歌，即多近律，如太白清平調曲及郭氏諸所收集是也。唐律大法固在，然其聲之舒疾高下，不得而聞；且以渭城短律，婦人稚子，知誦其句。至使文士興歌，人自爲疊，琴師按譜，不一其聲，則他所依放，例可知也。宋曲見於今者，有辭無聲，其僅存者，一二而止。《漢志》曰，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眇。後世之聲，既非盡美，又奚傳焉！嗟乎，聲音之道，不在雅頌，而在今樂。有識病之，其機緘變易，關乎人理，亦氣運然與。故每域於本朝，不相流襲，豈直聲音，文亦不逮。四言盡於《三百》，五

言極於漢魏，唐律宋詞，各臻其工，模擬雖逼，定不及也。僕性嗜古，凡文章度數，遊心無礙，獨於正樂，有夙憾焉。移風無自，寄興靡依，一有感發，莫能遂歌，微吟不絕，姑託近調。嘗見鴻筆大家，顧或爲之，何也？予聞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又云，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往竊疑之。乃孔子有志三代之英，又曰“吾舍魯何適矣”，固亦有不得已者。吾鄉中麓李公，博學正誼，予心慕之。都中邂逅，彼此塵鞅，未緣請益。頃抗疎歸田，娛情述作，紹作大雅，討論秘文，雜興所及，時涉新譜，其亦遊戲翰墨故邪，抑定樂之無繇也？僕因得而聽之，意真味婉，氣正聲平，借使達者屬耳，擊節賞音，里人聞之，亦足以發流通之妙，不在茲乎！秋夕共話，悉所未聞，偶論樂聲，深契予意。途次無聊，遂成俚闕如左。

瀚海洪流，岱宗神岫，英靈湊。淑氣充周，醞釀盡乾坤秀。

〔混江龍〕山河依舊，其中自古聖賢州。似您這天才傑出，真個是無愧前修。霎時間對客揮毫風雨響，世不曾閉門覓句鬼神愁。囊括了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網羅了百家衆技，三教九流。席捲了兩漢六朝，千篇萬首。彈壓了三俊四傑，七步八斗。俺也曾夜到明明到夜聽不徹談天口，只爲他心窩兒包盡了前朝秘府，舌尖兒翻倒了近代書樓。

〔油葫蘆〕多少詞林翰府儔，只被他一筆勾，乾坤豪士眼中收。這其間能說會道堪居首，剛道個真材實料難禁受。說甚麼琴遇知音，再休提棋逢對手，每日價自歌自飲嫌孤陋，乞求的黃卷上結交遊。

〔天下樂〕千載名賢儘應酌，風流，意氣投，短檠長夜三更後。話高情曲一腔，賞雄篇酒滿甌，消繳些天長和地久。

〔那吒令〕掃鸞箋運肘，試錦心繡口。望龍顏拜手，犒金花玉酒。宴瓊林上首，折天街御柳。瑞煙開金馬門，香風嫋銅龍漏，擺鵷行緩轡聲幽。

〔鵲踏枝〕論功業比伊周，論文學擬曹劉。憑着你柱石彤庭，黼黻皇猷。會談問把前賢考究，羨君家自古傳流。

〔後庭花〕你本是那佐唐虞賢聖胄，阜陶爲理，後世以李爲氏。有幾個正綱常清議友。磨劾治了背闕將軍罪，勉判倒了太平公主讐。元絃聖恩優，受用些醪醴賜酒，絳只吃的醉朝天拜玉樓。汝陽王璵中興功第一流。

光弼丹宸箴取次投，德裕避賢詩歸去休。適陳情表不自由，密北海尊任意酬，邕西崑體到處謳。商隱

〔青歌兒〕坐臥間牙籤牙籤萬軸，繁行動間錦囊錦囊千首。賀便做了三朝卿相也索意休，叻怎痴心寧耐，白首封侯。廣我只待鶴背雲頭，八極周遊，少君函谷騎牛，聃采石登舟，白鳥鳥相投，白鹿爲儔，涉少室藏修，渤盤谷清幽。願可正是龍眠高隱百無憂，公麟無福也難消受。

〔寄生草〕漢文皇空拊髀，酹國志難罷手。牧你從來紗籠裏埋名舊，藩投至得御樓側畔承恩厚，叻終有個凌煙上面圖形秀。請你道是八磚學士懶朝參，程我道是十年宰相須承受。泌

〔賺尾〕四海覓知音，五嶽尋朋舊，赤緊的馮唐不偶。至如今手把陰符覽未休，歎韶華又早大火西流。氣橫秋，笑看吳鉤，只待要向長安函送單于首。俺這裏帶斜陽倚樓，只落的伴黃花勸酒，約定了清風明月兩悠悠。是年北虜始寇邊。

〔南呂〕一枝花

謝少溪歸田^①

少溪翁與先兄冶泉公同薦於鄉，意氣甚相得。既舉進士，爲侍御史，侃侃有聲稱；視學畿內，累官大中丞，晉司馬，督戎政，威名大顯。一旦上疏，求解兵權，歸休於繡水之上。余適過章丘，薄暮詣訪約，主賓野服相見，繼綣話契誼。酒數行，令余爲歌詞，以志高逸。余笑而謝曰：“今之詞手，章丘人擅場矣。余於此蓋難乎爲詞哉。”

慵聽玉殿鞭，怕待金門漏。承恩雙鳳闕，拜表五龍樓。笑解歸舟，打疊起麟袍袖，收藏了寶帶鉤。閑時節尋一片繡水漁磯，悶時節訪幾個青山道友。

〔梁州〕人道是前朝王謝，俺道是當代伊周，生平事業都成就。對丹墀三千禮樂，擁畫戟百萬貔貅。網羅穀公門桃李，羽扇麾帥府諸侯。酬志了三十年廊廟分憂，準備着數千里湖海遨遊。也不戀大官羊列鼎鳴

① 今校：《北宮詞紀》題作“謝司馬少溪歸田”。

鐘，也不厭家常飯粗茶淡粥，也不嫌小村莊瓦鉢磁甌。書樓，筆疇。調停歲月閑消受，酒三杯，詩數首。有時節高臥東山不可留，念蒼生也索回頭。

〔尾〕者麼您惠連康樂爭馳驟，明月白雲共宴遊，樂事賞心隨處有。俺只待畫山光一丘，寫行樂一軸，唱一會歸去來辭開笑口。

〔雙調〕新水令

憶弟時在秦州

余弟在秦州，五年不得調。前此及今，浮沉五品秩凡七任，歷十有五年，五品以下不論也。余居山中，秋風四起，油然興懷。憐濡滯之迹，觸離隔之情，而不自知其身之濩落無當也。形神千里，意緒萬重，書所不盡，申之詞章。山中簡冊不攜，韻或出入，弗計也。

金風飄杳隴雲寒，惜分飛兩行征雁。碧連芳草渡，紅綻蓼花灘。須有個北向南還，經幾度春老秋殘，只聽的失羣聲遍霄漢。

〔駐馬聽〕悶倚闌干，宿酒初醒月露寒。慵拈筆硯，新詩欲寄海天寬。紅塵迢遞鵲鴿原，黃昏冷落棠梨院。凝望眼，側身西塞情無限。

〔沉醉東風〕受盡了半生偃蹇，乞求的兩字平安。他那里爲我思，我這里因他盼，大丈夫撼海推山。憑着頂觸佞嫉邪獬豸冠，且不問眼皮上前程近遠。

〔雁兒落〕蕭颯颯風吹函谷關，淅零零雨洗連雲棧。暖溶溶煙封兩漢宮，明皎皎月滿三秦甸。

〔得勝令〕呀，爲甚麼懶把素書看，止不住常將寶刀彈。顯不得冰玉聲名響，跳不出金銀世界寬。自離了長安，一步步音書斷。才到了關山，一程程道路難。

〔沽美酒〕見如今坐不寧臥不安，衣不解飯不餐，只待要遠播天威蕩了塞垣。指日間生擒了可汗，平驪了吐西番。

〔太平令〕二十載風霜冷淡，數千里山水瀾漫。望君門空瞻霄漢，盼家音難憑魚雁。我啊，到如今意懸，夢牽，不由我淚彈。呀，生被這不做美的雲山離間。

〔川撥棹〕一會價謾俄延，可知我功名薄緣分淺。總不如袖手高閑，閉口無言，冷眼傍觀。那搭兒鶴長鳬短，且埋頭山水間。

〔七弟兄〕每日價竹邊，水邊，任盤桓，對芳尊數轉嬌鶯勸。插綸巾一朵野花鮮，採瑤芝幾個幽人伴。

〔梅花酒〕歎光陰撚指間，怕皓首蒼顏。恨遠水遙山，想鶯序鵲班。悔當初容易別，至如今見面難，望燕臺不可攀。有一日九天上舞青鸞，五雲裏捧花箋，萬里外促雕鞍，千官隊拜金鑾。

〔收江南〕呀，烽塵寂靜玉門關，恩波蕩漾錦江山，滿天兵甲一齊閑。把干戈盡偃，邊臣歌舞入長安。

此詞作於嘉靖庚申之秋，筆未竟，不覺淚下。時舍弟方奔走障塞，得而覽之，復余曰：車中讀未竟，輒淚下。夫兩地之淚，豈以功名下哉！明年，弟稍遷河南參議。又明年，相見於京邸，余亦授官矣。自是南北分攜，往復相左者七年，始遇於郟，旅舍不寐，戀別無計，復分袂去。又二年，弟以人覲，便道求晤於保郡，而歸志遂由此定。從前感懷，可以消遣，是知天倫之樂，合并之趣，不在仕路，而在山中。

〔正宮〕端正好

徐我亨歸田

我亨徐子守霸郡，甫再朞，乃輒歸田間。先是道路宣言，徐守召遷京曹，吾弗聽也。輿望當遷，其如時事何！居無幾，又言徐守以論免，吾又弗聽也。即多口如公論何！已而守果東歸。匝一月，余始知之，輒然笑曰：“公論竟不能與時抗哉。”郡故有名，而業已瘵敝，邇益敝甚矣。公私仰給者，循其名而責之備，持之日益急，歲且大侵，民弗堪命。守以“節用愛人”四字平其政，若之何勿論且免也。時余偃蹇臥茂林深巖中，聞徐子免官不足惜，獨惜其不能徑造山人，濯塵容於清泠之淵，而猶有依依兒女子情耳。然幸高堂重慶，方罄至歡，余又以苦熱，憚於獨往，即未知先發者誰，且恨無五尺童走相訊也。客有言及徐子者，輒作不平氣，或曰：“二十年科名，博官二年耳，是古人什一之法。”或曰：“節慎憂民，而坐此廢放歸，無以自謀，奚什一法也？”余則笑止之曰：“客之爲徐子計，是不知徐子者；爲余言之，是不知余者。客且休矣，余將洗耳於清泠之

淵。”客謝不敏去。余乃臨流沃穎，爲填此詞。後有知徐子者，必使歌之。

跳出了虎狼穴，脫離了刀鎗寨，天加護及早歸來。甫能撮湊到紅塵外，總是超三界。

〔滾繡毬〕硃可查荆棘排，活撲刺蛇蝎挨，打週遭擠成一塊，謊得俺脚難挪眉眼難開。一個虛圈套眼下丟，一個悶葫蘆腦後摔，躡着他轉關兒登時成敗，犯着他訣竅兒當日興衰。幾曾見持廉守法躲了冤業，都只爲愛國憂民成了禍胎，論甚麼清白。

〔叨叨令〕見了個官來客來，繫上條低留答刺的帶。又不是金階玉階，免不得批留鋪刺的拜。恰便似天差帝差，做了些希留乎刺的態。但沾着時乖運乖，落得他稽留聒刺的怪。兀的不殄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殄殺人也麼哥，單看你胡歪亂歪，妝一角伊留兀刺的外。

〔脫布衫〕謝天公特地安排，感吾生苦盡甘來。熱還了蠅頭利債，再不把文章零賣。

〔小梁州〕也是俺八字生時小運該，捱過了月值年災。等不得滿頭風雪却歸來，清江外，鷗鷺免相猜。

〔幺篇〕雲深三逕無邊界，急回頭滿地蒼苔。不負咱多寧耐，年年相待，松菊手親栽。汪本“不負”作“不須”。

〔上小樓〕風光未改，規模猶在。不由俺眼兒端相，口兒嗟咨，意兒裁割。爲着那料不開，划不來，功名草芥，險把俺潑生涯丟搭在九霄雲外。

〔幺篇〕多虧承廉訪司，乾生受御史臺。倒惹的百姓攀留，妻子埋冤，鄰里疑猜。假若是弄不諧，這一排，大驚小怪，怎能够安樂窩通轟自在。

〔滿庭芳〕田連滄海，門垂五柳，院列三槐。從今不受人禁害，事事丟開。弄機權聽他喝采，隨本分看俺偷乖。垂堂戒，低頭自揣，再不說濟川才。

〔快活三〕帶清風兩袖來，喫緊的少金帛。雖然不得世人財，也省了花打算胡支派。

〔朝天子〕薅鋤了草萊，掃除了小齋，破漏處重苫蓋。軒窗窈窕忒幽

战，就裏無拘礙。儘俺妝酣，饒他作歹，笑呵呵佯不采。丟一個眼色，唱一會哈哈，雲去也青山在。

〔四邊靜〕霎時間龍歸大海，蝦笑泥蟠，蚓笑塵埋。誰識俺放浪形骸，寄傲乾坤外。須不是閉戶窮愁俊秀才，一納裏無聊賴。

〔耍孩兒〕浮生但得閑身在，一萬兩黃金難買。今日個月明千里故人來，抵多少位列三台。無官纔是神仙福，有道難爲將相才。爲甚麼跳出樊籠外，這的是急流勇退，須不是早發先衰。

〔十七煞〕追魂牒拜相麻，捨身崖拜將臺，未央宮慣把忠良害。粉蛾投火休言命，錦鯉吞鉤不是災，貪心所使非無奈。怎似這赤松伴道，也免得黃犬銜哀。

〔十六煞〕高名重似山，通途黑似海，鵬程反被蛛絲礙。無心出岫閑雲散，倦翼投林宿鳥來。悠悠世事皆身外，盡是些虛舟飄瓦，斷梗枯菱。

〔十五煞〕當初錯認真，而今且買獸，爲只爲到頭不把心田壞。鞭笞赤子情難忍，奔競朱門眼倦開，甘心兒不染炎涼態。自古道貧而無諂，義不存財。

〔十四煞〕見尊官陪小心，入公門怎放懷，烏紗緊按忙擱帶。凍身疾走還嫌慢，對面低頭不敢擡，壓簷石離不了雙膝蓋。那怕他淋漓風雨，也只索跪倒塵埃。

〔十三煞〕帶銅鈴馬上馳，提鐵繩部下來，城狐社鼠真無賴。一個道稽遲糧餉齋飛票，一個道緊急軍情奉火牌，閑言碎語須擔待。真心兒貪圖小利，謊話兒毆打公差。

〔十二煞〕官清氣不長，財多福自來，見如今顛倒觀成敗。奴顏婢膝終須貴，義膽忠肝反見猜，俺如今只落得丹心在。打疊起經綸手段，展開風月情懷。

〔十一煞〕抱瑤琴鞞袖低，插岩花壓帽歪，尋幽散步雲林外。攔迴綠水挑了坑塹，隔斷紅塵立了界牌，勿得相侵害。喜年年深耕淺種，願歲歲增福消災。

〔十煞〕迎神三上香，虔恭一字排，山童野老齊來拜。笙聲鑼鼓喧天響，美味村醪就地釀，當莊兒敬把牛王賽。俺這裡隨班行禮，不强如納陛升階。

〔九煞〕蜂屯散晚衙，鴉羣放早牌，山鳴谷應威名大。閃開皂蓋蒲葵扇，換却朝靴芒草鞋，呂公綵絮淨似鑄花帶。人都道清閑刺史，瀟灑蘭臺。

〔八煞〕又無牌票追，又無官長來，又無節年號件多黏帶，又無獄囚千係擔驚怕，又無倉庫查盤費剗剗，又無凶荒水潦難徵派。俺不是承行接管，官吏當該。汪本“千係”作“枉繫”。

〔七煞〕老太君近九十，老尊堂多半百，壽萱重茂光三代。祖孫空切陳情表，母子遙懸陟屺懷，到如今謝天謝地全恩愛。喜孜孜承顏旦夕，笑吟吟戲綵庭階。

〔六煞〕弟兄友愛情，親朋契闊懷，東鄰西舍相陪待。從今但說陰晴話，此後惟愁水旱災，再不提世路多毒害。盡都是一場瞎賬，滿口胡柴。“瞎賬”原作“杳賬”，茲從汪本。

〔五煞〕南州有故交，東君無俗客，時時下榻相親愛。常餘鷄黍供佳會，剩有鶯花破悶懷，小園旋摘時新菜。一茶一飯，閑往閑來。

〔四煞〕也不說胸藏萬丈虹，也不想腰懸三尺白，課耕教子功勞大。也不求世上千鍾祿，也不羨床頭萬貫財，但願年年歲歲人常在。受用些粗衣淡飯，準備些細米乾柴。

〔三煞〕喚青衣花滿簪，倩紅裙酒滿醺，剛纔破了官箴戒。時興麗曲傾心聽，適意新詩信口來，狂歌痛飲真豪邁。相伴著花仙酒聖，說甚麼閭苑蓬萊。

〔二煞〕清風到碧梧，斜陽下綠槐，千山列嶂煙橫黛。幽窗正與雲門對，別業遙連地鏡開，寒流一縷拖裙帶。想前朝鴉盤寶髻，鳳插金釵。

〔一煞〕龍池百代清，牛山萬古哀，笑當時登覽心無奈。三千珠履英雄盡，十二山河霸業衰，龍爭虎鬪人何在。你看那王侯高塚，都做了蔓草荒臺。

〔尾〕山林識趣高，功名局面窄。放歌古調煙霞外，誰會把白雪陽春下注兒解。

〔正宮〕端正好

邑齋初度自述

余始試邑於涑，重以祿不迨親爲永憾。不攜家累，祇一童白

隨。杪秋初度，壺漿莫獻之餘，舉觴致語，自祝心切；感慕不釋，命筆填詞，至三煞，潸然淚下不可止。童竊覘之，後傳於山中，只謂思鄉然耳。外人每歲物色余初度日，竟不能得，詞亦不以示人。

不圖名，非干祿，無心也待價而沽。只因趕上紅塵路，此地逢初度。

〔滾繡毬〕俺本是漢高陽舊酒徒，魯諸生小架局，逞粗豪風流人物，欠磨礱狂簡迂儒。幾曾誇俺德能，也難攀彼丈夫，更不出一門四戶，單守着者也之乎。眼見的爭名奪利眉兒先皺，耳聽着受職爲官膽兒便虛，俺只當似有如無。

〔脫布衫〕想黃花三逕香鋪，望白雲千里光浮。遠迢迢家山何處，悶懨懨此情無據。

〔小梁州〕俺只索獨對秋燈賦索居，展轉躊躇。便做了三槐九棘待何如，無情緒，枉自受拘束。以下四曲汪本無。

〔幺篇〕上琴堂端坐如泥塑，下廳階尺步繩趨。倉庫經，循環簿，那里也知新溫故，曉夜念文書。

〔上小樓〕酸甜辣苦，中心難訴。辦的是卷案招詳，錢穀刑名，笞杖流徒。親也無，朋也無，誰行扶助，斷送的這壁廂走投無路。

〔幺篇〕升早堂夜未闌，放午衙日已晡。酩子裏忘了生時，耽了歲月，錯了機謀。形也孤，影也孤，誰行看覷，却不道細思量有何緣故。

〔滿庭芳〕天涯間阻，秋光冷淡，夜色蕭疎。臥看牛渚空延佇，情景誰俱。撇下俺錦衾真仙洞府，玉闌干方丈蓬壺。空孤負，鶯歌燕舞，檀板繡氍毹。

〔朝天子〕水連天碧湖，草含煙綠蒲，家住在名山處。天然一幅輞川圖，滿眼皆詩句。畫舫移風，紅裙染露，翠波中聞笑語。紫霞觴滿浮，玉壺春有無，只喫到青山暮。

〔耍孩兒〕年年此日神仙聚，都來會煙霞洞主。相傳王母宴蟠桃，爭似俺竹裏行廚。來時共折瑤華贈，醉後還憑彩袖扶。獻一卷修真賦，琅函錦字，玉簡金書。

〔六煞〕往常時開壽筵，到如今入宦途，官箴謹守遵侯度。朝廷有道追呼少，門第無私來往疎，爲民爲國非干譽。赤緊的君恩未報，民命難蘇。

〔五煞〕省刑罰當放生，埋沉冤替念佛，丹心願受長生錄。排衙奏罷三通鼓，畫戟收成五福圖，官僚左右相扶助。衣冠濟楚，禮度閑熟。

〔四煞〕公堂半載忙，私衙一事無，閉門猶恐人知悟。淒清單父琴三弄，酩酊彭澤酒一壺，也權充作樂陳樽俎。自釀啊自飲，誰勸也誰扶。

〔三煞〕愧不及跪乳羔，恨不如返哺烏，雙親永感悲風木。香飄寶篆無人見，酒滴茅沙有淚俱，紙灰飛起歸何處。擺列着三牲五鼎，止不住短歎長吁。

〔二煞〕念平生手足親，耐尋常骨肉疎，天南地北多歧路。長空萬里衡陽雁，尺素千金湘水魚，何時固結連枝樹。每逢佳節，遍插茱萸。

〔一煞〕俺那里霜前紫蟹肥，床頭白酒熟，正期着秋飽家家富。胡歌野叫村田樂，樵父漁翁慶壽圖，來來往往諸親故。到晚來安排燈火，和睦宗族。

〔煞尾〕康寧福自生，清閑樂有餘。俺如今江湖廊廟隨時遇，博得這兩字平安萬事足。

〔雙調〕新水令

訪沈青門乞畫

青門之名，余耳之舊矣。壬戌早春，歷城邂逅，西館燕嬉，時余猶書生也。余今以曠官赴調，復得周旋，談笑京邸間，因乞作畫，有感昔遊，情不能默。青門藝苑博雅，兼善北譜，故以投之。

數年前遊冶秀春樓，正花時綠肥紅瘦。新詞挑玉質，香醕瀉金甌。意氣相投，一見寸心透。

〔駐馬聽〕五岳遨遊，山水都歸摩詰手。兩都馳驟，文章直與馬班儔。向來三載客燕州，幾番曾憶東山否。尚兀自抱筇篻，花開花落人依舊。

〔雁兒落〕俺只怕胸填宋玉愁，料應他眉鎖西施皺。不承望衣憐范叔寒，只落的帶覺休文瘦。

〔得勝令〕呀，怎不上仲宣樓，也不駕剡溪舟。冷落殺顏回巷，蒙茸了原憲裘。望千里滄洲，笑南渡新學究。種五色瓜疇，羨東陵故國侯。

〔水仙子〕青門地接鳳凰樓，綠水波縈鸚鵡洲，朱英香泛麒麟囀。寫

生綃紀勝遊，一行書鐵畫銀鈎。一聯詩郊寒島瘦，一度曲評花判柳，一腔春蘊藉風流。

〔折桂令〕一腔春蘊藉風流，不入山林，不事王侯。過一橋又一橋遠市離塵，訪一回又一回潛踪隱迹，遶一灣又一灣曲徑通幽。只今日倚玉樹步芳園齊開笑口，待何時上金山遊古寺共豁吟眸。雲樹綢繆，萍水飄流。渭北江東，楚尾吳頭。

〔離亭宴歇拍煞〕故園此日花如繡，蘭舟蕩漾閑春晝，憑君臥遊。抹一帶海浮山，染一溪滄浪水，蘸一點雲門岫。幽人不出村，抱膝因何瘦。按圖，寓眸，朗誦着北山文，乍醒了西堂夢，苦憶的東籬菊。繪松雪畫作屏，題沈謝詩引首，願騎鶴更上揚州。笑殺俺不知機待怎生，敢只是託芳名傳不朽。“畫作屏”原作“畫的屏”，“託芳名”原作“傳芳名”，茲從汪本。《北宮詞紀》“願騎鶴”下無“更”字。

〔仙呂〕點絳脣

改官謝恩

初解邑綬，臺章諭以量才改邑。章下，天曹覆奏，謹按臣敏疎簡不堪臨民，文雅猶足訓士。制曰可。遂攝鎮江教事。味爽陞謝，喜而製此。既抵任，列職惟五，獨臣館與孔氏鄰，他館次第堂門之外。孔氏弘申，宣聖六十一代孫也。先固不知其人，況其居哉。由此觀之，聖恩天命，通一無二，知非偶合。天下樂後句，實亦不知其然而然。

拜命天朝，敬敷五教，興學校。輔翊唐堯，立天德行王道。

〔混江龍〕欽承明詔，縣郎官新改郡文學。前程萬里，仕路千條。常言道今日不知明日事，俺怎肯這山望見那山高。脫離了簿書期會，穰穰勞勞。樂得些英才教育，擺擺搖搖。再休提徒流笞杖，鬧鬧抄抄。單守着詩書禮樂，寂寂寥寥。只今日沐恩波海闊從魚躍，也是俺癡人有癡福，小可的無福也難消。

〔油葫蘆〕俺也曾宰制專城壓勢豪，性兒又喬，一心待鋤奸剔蠹惜民膏。誰承望忘身許國非時調，奉公守法成虛套。沒天兒惹了一場，平地裏閃了一交。淡呵呵冷被時人笑，堪笑這割雞者用牛刀。

〔天下樂〕俺也曾手把絲綸掣六鰲，漁樵，氣韻高。俺也曾醉上蓬萊看八表，駕滄溟眼界空，登泰岳衆山小，緊靠着孔孟宅鄰舍好。

〔那吒令〕七八歲勉學，淡蘆鹽一瓢。二千里枉勞，路途債九遭。四十年苦熬，冷板凳兩條。世不愁文運衰，生不怕窮星照，打精神再把書教。

〔鵲踏枝〕聖天子重英豪，四海內集時髦。只您這宰輔公卿，都是俺功績勳勞。雖是俺文章欠好，索強如立草爲標。

〔寄生草〕非是俺功名鈍，分福薄。盈虛消長天之道，榮華富貴人之好，清貧冷淡吾之樂。只俺這孤燈耿耿照書齋，一任他諸公衮衮登廊廟。

〔幺篇〕尊經閣凌雲漢，明倫堂跨赤霄。詩書子史窮玄奧，君臣父子全忠孝，齊家治國諳經略。蘇湖德業重真儒，唐虞聖化存吾道。

〔後庭花〕若不是那年時擔懊惱，怎博得這其間能湊巧。且休提夕貶潮陽路，只俺這謫黃州聲價好。恰上任立科條，幸遇着文衡文衡考校。舊題目撞了個着，老文章記的牢。唱名時取的高，賞呈文紙一刀，筆三枝五彩毫。半截紅纏滿腰，插雙花上馬嬌，共生徒撒了一遭。

〔青歌兒〕呀，方顯俺書生書生榮耀，不枉了平生平生才調。雖不得萬里封侯建羽旄，只俺這燕領班超，食肉丰標，二八元宵，十月之交，鄉飲嘉穀，祭品盈庖，親友招邀，兒女支銷。又只怕清白門第富而驕，未若貧而樂。

〔賺尾〕謹保守舊家聲，便看做無價寶。赤緊的脚跟兒立地實著，世世清名答聖朝。甚的是富貴崇高，冷瀟瀟不染塵囂，儘有些暮史朝經道義交。再不讀律條，誓不追糧草，盤丹心迎官接詔睦同僚。

〔南呂〕一枝花

贈許石城^①

丙寅春，余以移官京口，參謁留臺，過訪奉常許石翁，夜話麀臺，論及聲律。凌晨趨何官府，卓午弗得見。卜肆借筆，爲填一闕，

① 今校：《北宮詞紀》題作“贈許奉常石城”。

草具求正。而翁業已先遣童子折簡索贈，不知余所往。翌日，復詣官府，又弗得見。即肆中題姚園十八景，付之秋澗，亦初稿也。概不是正，顧輕許可，何邪？

跡雖羈霄壤間，心直在羲皇上。客常來談藝圃，塵不到草玄堂。二十年書錦還鄉，居帝里山河壯，荷皇圖氣運昌。且休提仰太山北斗齊名，單只看震春雷南宮放榜。

〔梁州〕想當時冠羣英賢科第一，到如今抱孤貞國士無雙，老山濤到底留清望。空自秉松筠節操，更不開桃李門牆。玩一會蜉蝣世界，笑一棚傀儡排場。起甲第休看做許史金張，論詞華並不數盧駱王楊。有時節千仞岡高整雲衣，有時節七里灘輕移雪舫，有時節百花叢痛飲霞觴。也不索比量，短長。閑切騷不攔在咱心上，仰聖君託賢相。四海昇平振紀綱，醉又何妨。

〔尾〕望滄海萬頃瓊瑤漾，遶鍾阜千峰繡幙張，這佳水佳山足吟賞。任烏兔且忙，幸身軀儘康，看庭前春草年年長。“滄海”，汪本作“滄江”。

〔雙調〕新水令

題市隱園十八景^①

始余客上京，得內交市隱主人。主人方致身清班，顧未嘗忘市隱園也。乃以湘帙標十八景，彙諸名家題詠數千百言，示余徵詞，以備一體。余笑而應之曰：“主人以十八景示余，余臥遊乎，余夢遊乎，余恐詞之支離而無當也。”主人既得請改南曹，廊廟江湖，一旦合并矣。乃余以謫至南徐，乘興詣白門，輒馳入園中，歷撫十八景，從而賦詠，用償夙託，復請主人稍更其額曰“仕隱”。

彩鸞飛詔下丹霄，滿園中萬花歡笑。新恩辭北闕，舊隱改南曹。衡一味清高，占盡了世間樂。

〔駐馬聽〕露浥蘭皋，步惹幽香濕錦袍。風生芸閣，聲隨流水響金鑾。依然束帶立於朝，一般走馬長安道。這其間無限好，樂田園俯仰登廊廟。

^① 今校：《北宮詞紀》題作“姚秋澗市隱園時姚改南容臺”。

〔雁兒落〕俺只見玉林抽鳳尾搖，茶泉煮龍團鬧。春雨畦歲歲收，海月樓年年照。

〔得勝令〕呀，俺只見串鶴逕午煙銷，翦鷗波晚風飄。閑揮灑鵝羣閣，慢行吟浮玉橋。歸雲洞新鑿，開頂上通天竅。洗硯磯清標，見池中有鳳毛。

〔水仙子〕中林堂美景一週遭，容與臺平臨四望遙，觀生處勘破千年調。柳浪堤春意好，芙蓉館絕勝江皋。借眠庵黑甜一覺，思玄室丹心未了，秋影亭黃葉飄飄。

〔折桂令〕有時節上吟壇滿座風騷，句句評駁，字字推敲。歌太平韶護之音，聚耆英山川之秀，傲王侯湖海之豪。論才華也不亞金鑾視草，愛清閑又何妨玉珮趨朝。混迹漁樵，懶出城郊，際鍾陵萬代昌期，聽長江千里春濤。

〔離亭宴歇拍煞〕雲深怕近紅塵道，日高懶整烏紗帽。憶當時六朝，鬪富貴金谷園，弄詞藻華林宴，歎埋沒銅駝草。爭似這座中小洞天，眼底真蓬島，又何須解嘲。也不勒北山文，也不攜東山妓，也不隱南山豹。浮沉金馬門，出入石渠閣，有時把溪上清言念幾條。謝皇恩吏隱兼，慶仙園遭際好。原注：秋澗輯古人玉壺冰數種，彙爲一書，名曰《溪上清言》。汪本“懶整”作“慵整”。

〔雙調〕新水令

留別邢雉山^①

僕垂髫隨宦，皓首重來，慨舊識之無多，樂新知之畢聚。傾蓋言志，擊節賞音。華燈與雪月交輝，笑語共笙歌雜沸。於是督郵入郡，迅軌載途，惟奔命之不遑，悵良宵之易曙。塵容俗狀，抑又甚焉。翹首寄聲，聊復爾爾。

憶金陵佳麗帝王州，四十年感時懷舊。看山光洩不盡天地靈，聽江聲流不斷古今愁。單只爲四海交遊，霎時間同氣相求，誰承望利名韁緊拖逗。

① 今校：《北宮詞紀》題作“金陵留別邢雉山太史”。

〔駐馬聽〕鳳舞麟遊，雙闕重城十二樓。龍爭虎鬪，六朝三國幾千秋。明時閑却濟川舟，良宵兜起談天口。全不減晉風流，賞心樂事般般有。

〔沉醉東風〕只今日伴漁樵青山綠蘂，想當時侍君王紫閣彤樓。那其間常懸捧日心，這搭兒且褪拿雲手，趁清朝急早抽頭。白玉堂中第一流，權做個沒是非清心道友。

〔雁兒落〕丞相啊不住的施毒手，學士啊蹬脫了牢籠彀。方顯的樂閑人有下梢，一任他使計的乾生受。

〔得勝令〕呀，準備着打魚舟，收拾了釣鰲鉤。邀夜月芙蓉帳，醉春風歌管樓。暢好是優游，再不待金門漏。也忒煞清幽，勝強如玉殿秋。

〔川撥棹〕俺這裡恰凝眸，一萬縷秦淮橋畔柳。俺只見雲水悠悠，風竹颼颼，靜巉巖深巷景幽，躲過了長安官路口。

〔七弟兄〕識時的袖手，得便也掉頭。笑宦海等浮漚，只落的對人不把雙眉皺。放懷消盡一腔愁，可正是悟真直撞三關透。

〔梅花酒〕俺從來好遠遊，恰又到皇州。正日暖風柔，聽麗曲清謳。明晃晃花燈照綵樓，聲細細玉管間箏篴。客難留，席不收。您畫堂中儘消受，俺紅塵中枉馳驟。您三五輩探春遊，俺二千里抱官囚。您常只是傲王侯，俺不能够訪丹丘，咱這些兒不相投。

〔收江南〕呀，把似您功成名就，百無求，量俺這一官半職甚來由，枉費了玉堂學士好相留。望車塵疾走，俺可甚一心分破帝王憂。

〔尾聲〕靈臺早晚題章奏，德星今日躔奎宿。俺這裡共春風滿樓，擅詞藻探花郎，慕清議登龍客，樂恬曠談玄友。恰報到四路諸侯，好共歹難喫受。謝學士把盞相酌，直不上半張紙的功名，謊的我心提在口。

〔黃鐘〕醉花陰

酬金白嶼

秋澗雅招，春園好會，得白嶼之老友，聆黃鐘之希聲。賓主罄歡，溪山改色。恨相知之既晚，計信宿之無繇。別路匆匆，睽言脈脈。茲者瑤函輯以南昌，清響偕乎東冷。無言弗酬，倡予和汝，即工拙不論也。

奎壁連珠現光彩，四下裏祥煙瑞藹。芸閣靜玳筵開，雪鬢霜髯，滿座上高談客。和氣動暖風來，這的是一刻千金何處買。

〔喜遷鶯〕自古道青春難再，喜相逢笑口齊開。英才，厮轡着五湖四海，也有那聖世衣冠，伴着草萊。醉披襟斜岸幘，一個個周情孔思，一個個道骨仙胎。

〔出隊子〕一個個英雄豪邁，縱風情滿壯懷。文光萬丈貫三台，氣岸孤高壓九垓，聲價千鈞重四海。

〔幺篇〕數算了金陵詞派，傲梨園蕭爽齋。清歌麗曲寫胸懷，識譜明腔稱體裁，換羽移宮諳韻格。

〔刮地風〕只聽的江左周郎大喝采，不由俺雙手兒齊拍。見了他一字字堪人愛，一聲聲音呂和諧，一句句六朝感慨，一篇篇千古興衰。慣評花閑判柳十里樓臺，問功名佯不睬，每日價放浪形骸。猛可的遇知音敢只是情無奈，他道俺乍相交何處來。

〔四門子〕他敢是早年間出落在紅塵外，做了個散誕仙風月客。撒一會奸，賣一會乖，觀高官大爵怎介懷。撒一會津，賣一會猷，見不上學蠻撒喬。

〔古水仙子〕他他他繡筵前沒刮劃，俺俺俺見面生情暗裏猜。是是是筆陣裏馳名，敢敢敢吟壇上出色。想想料應是楊子宅，個個個並着肩傍膝相挨。談談談玄的玄白的白，悄悄悄俺心中生疑恠，呀呀呀見放着盛世翰林才。汪本無“心中”之“中”。

〔尾聲〕有一日拖着條呂公拐，遊遍了雁蕩天台。滿拚着七日山中，抵浮生千萬載。

〔黃鐘〕醉花陰

仰高亭中自壽^①

平生酷愛山水間，齊南有別墅二，皆名勝之區，每去城市，恒居其中。暨薄遊四方，亦得佳山水處，涑水抱西山之秀，京口擅金焦之美，出處之間，不可謂不遇也。草亭初成，欣然命酌，日精月華，

① 今校：《北宮詞紀》注云“亭在潤州學舍”。

金焦北固，諸峰羅列几席，自謂賢於食前方丈遠矣。遂歌黃鐘之宮，邀名山以自壽。

細雨輕風淡煙裊，又一帶山圍水遶。搬日月滾江濤，地闊天高，越顯的幽亭小。超北固跨金焦，便做道閭苑蓬萊，也只是山水好。

〔喜遷鶯〕正值着清秋天道，數重陽屈指非遙。登高，咫尺內青山翠島，見放著日月精華龍虎朝。轉頭來遊翫了，一壁丹廂山起鳳，一壁廂赤水騰蛟。

〔出隊子〕這的是幽居堪樂，冷齋邊山可樵。新苦小巧草團標，旋壘高低流水橋，消遣時光花共鳥。

〔刮地風〕把多少韶華攔斷了，俺只待撫景逍遙。想人生也有個千年調，怎做的方朔偷桃，笑神仙計拙心勞。是掏摸犯法違條，總不如守清真不染分毫。傲乾坤長壽考，行動處水米無交。爲甚麼懶參禪慵學道，敢只是老先生頓悟高。

〔四門子〕小亭中說不盡其中妙，喜的是氣韻清風致好。黃菊兒開，紅葉兒嬌，衛一味天香桂子飄。酒盞兒擎，詩句兒敲，獨自個稱觴頌禱。

〔古水仙子〕當當當雲板敲，是是是空外仙音奏九韶。謝謝謝天地三光，請請請文房四寶，來來來緊隨身韶齣交，看看看掃雲煙展紙揮毫。勸勸勸楮先生滿席都醉飽，慶慶慶遇良辰四友齊歡樂，年年年常伴著老風騷。

〔尾聲〕仰高亭無一點紅塵到，也不惹酒聖詩豪，只俺這筆硯琴書一壁廂申舊好。

〔中呂〕粉蝶兒

五嶽遊囊雜詠

往於燕市識五遊山人，既而不復恒見，蓋嘗慕其果於離塵絕俗者。邇登焦山，見山人行窩在焉。訊之僧，則曰頃向岱岳去，不久當還此。閱月，山人果還，輒過書齋，相與話塵外事，且得玩弄遊囊六物，及自題雜詠六絕句。余亦以六絕句和之。山人稱善，從而歌焉，弗諳於律。山人曰：“子能轉爲新聲乎？”余曰唯唯，作中呂。郭山人名第，字次甫，吳人也，亦號獨往生，善古詩。六物者，五岳真形圖、杖、

衲、瓢、鋤、觚。

五嶽遨遊，滿乾坤一腔靈秀，擅江湖千古風流。覽恒山，連泰華，祝融神岫。不多時回到中州，早又是效嵩高望天祝壽。

〔醉春風〕萬萬歲再山呼，感皇恩三叩首。俺是個天朝作養一閑人，遙到處走，走。俺是個草莽之臣，煙霞之侶，神仙之胄。“遙”字待校。

〔紅繡鞋〕四海內漁樵爲偶，三教中道釋同流，這的是唐虞聖世有巢由。也沒那高官勢，也沒那小民憂，相伴着木石居，麋鹿友。

〔普天樂〕一江清，三山秀。白蘋渡口，紅蓼灘頭。深棲學臥龍，遠舉依靈鷲，漠焦光遁迹還如舊。道高一世，名垂萬古，洞隱千秋。

〔脫布衫〕煉丹臺彈壓江流，瘞鶴銘湮沒滄洲。羅漢岩天長地久，桃花塢綠肥紅瘦。

〔小梁州〕見了些洗古磨今水上漚，抵多少飄瓦虛舟。分明世事等蜉蝣，閑窮究，人我海浪悠悠。

〔么〕雙飛鳥兔撥昏晝，手摩天欲挽難留。沒事忙空迤逗，自鴻濛以後，日西下水東流。

〔上小樓〕想起那陰陽未剖，無聲無臭。俺只索妙契天機，靜與天居，動與天遊。因此上覽九州，遍八陬，把興亡看透，端的是好山川古今依舊。

〔么〕投至得遠蔥嶺轉山腰，敢又早向桃源尋洞口。見了些雁蕩天台，碣石龍門，三島十洲。有時節泛槎遊，入斗牛，浮沉宇宙，抵多少利名場黃昏清晝。

〔滿庭芳〕做一個煙波釣叟，瀟瀟灑灑，蕩蕩悠悠。水清不怕魚兒瘦，俺只待樂以忘憂。也不羨嚴陵貴友，也不羨渭水封侯。醉把漁船扣，高歌送酒，響遏碧雲流。

〔耍孩兒〕天風飄起雙袍袖，結束了遊囊在手。腰纏跨鶴上揚州，爭似俺幾件兒清修。一元和氣懷中抱，五岳真形掌上收。漢皇再拜親承受，東方朔謹請，西王母傳留。

〔五煞〕杖啊，涉滄浪擔在肩，上青山拄過頭，穿雲步月多生受。一條寒玉扶攜便，九節枯藤摩弄熟，又只怕葛陵水底蛟龍鬪。百錢高掛，萬里閑遊。

〔四煞〕衲啊，也休誇奪錦袍，也休提集翠裘，粗針大綫天生舊。千山熬煉霜和雪，百歲消磨春復秋，夏涼冬暖迎風鬪。到晚來蒲團高臥，權當做布被蒙頭。

〔三煞〕瓢啊，太極分兩儀，空同涵萬有，從來濩落難求售。單守着門清似水居顏巷，休靠那樹大招風惱許由。歸來飽飯黃昏後，曲肱而枕，鼓腹而遊。

〔二煞〕鋤啊，明晃晃月上弦，曲彎彎玉作鉤，快生生百鍊鋼磨就。閑刨石髓和雲煮，細剷山精帶露收，藥籃兒挑起香風透。伴劉晨阮肇，訪閭苑蓬丘。

〔煞〕觚啊，形從三代前，名傳千載久，曾隨瑚璉陳籩豆。雖然不做模稜樣，却也難將圭角留，醉翁之意誰參透。賽金盃玉斚，勝瓦鉢瓷甌。

〔尾〕悠悠獨往生，年年方外走。閑看世事多非舊，只落的五岳遊囊件件兒有。

〔雙調〕新水令

壽馬南江

南江舊尹，蚤負才名。北海狂儒，晚承契執。適於七月登七秩之壽，猥以一言罄一日之歡。非詩非賦，居然几席少文；有聲有辭，筦爾絃歌在聽。調非寡和，坐有知音。

碧梧金井報新秋，正暑退涼生時候。筵招滄海月，杯引大江流。織女牽牛，共祝長生壽。

〔駐馬聽〕銀漢雲收，貝闕天開碧玉樓。琅璈樂奏，水晶簾控紫金鈎。羣仙隊隊下丹丘，青鸞白鹿驂前後。望虛空遙拜手，老人星現朝南斗。汪本“羣仙隊隊”作“安期子晉”。

〔雁兒落〕惜朱顏有去留，守丹竈無昏晝。銷磨了報國心，拂破了歸山袖。

〔得勝令〕富貴浪中舟，功名水上漚。才大難爲用，時來不自由。周流，歲月閑消受。交遊，英雄儘唱酬。

〔沉醉東風〕杏花村呼來美酒，桃葉渡棹入扁舟。人間快活仙，林下風狂叟，掛冠來不事王侯。踪跡難尋境最幽，單認着門前五柳。

〔折桂令〕細追尋六代風流，高興狂歌，雅志清修。字擬鍾王，詩宗陶謝，賦準曹劉。古稀年從容到手，太平世安穩藏頭。醉臥林丘，嘯傲滄洲，散誕逍遙，泮渙優游。

〔水仙子〕也曾對西風獨上仲宣樓，也曾乘皓月同登郭泰舟，也曾臥斜陽爛醉劉伶酒。也曾和騷人賦遠遊，也曾度函關穩跨青牛。也曾綰銅章三番結綬，也曾散朝班雙鳧回首，也曾事先皇百里封侯。

〔清江引〕暑往寒來春復秋，就裏閑窮究。幾見百年人，浪說千年壽，老詩翁端的到九十九。

〔雙調〕新水令

仰高亭自壽

三年謫宦，兩度稱觴。中間爲萬里之遊，居常談虎。畢竟挾五湖之興，慕在飛鴻。雖偃蹇於江城，亦優閑於林屋。安隨所遇，樂得其常，吾所以自壽每如此。

憶前年自壽仰高亭，歎滇雲去秋奔命。今朝沽酒處，依舊小山青。身外浮名，浪迹何時定。

〔駐馬聽〕白首窮經，官舍淒涼老客卿。青氈聽命，江天寂歷少微星。西風又起故園情，南樓忽動新詩興。拚酩酊，休將往事重思省。

〔雁兒落〕好回來萬里程，端的是三生幸。心不關杜甫愁，身不惹相如病。

〔得勝令〕無日不閑情，隨處是前程。詩得江山助，文兼吏隱名。昇平，際聖世朝綱正。長生，羨幽人道氣清。

〔川撥棹〕呀，俺這裏謾消停，到處裏安然尋聖境。俺可也性體虛靈，耳目聰明，心志精誠，節操堅貞，守定了黃庭內景，向崑崙頂上行。

〔七弟兄〕一會家細評，此生，也非輕，出風塵改不了煙霞性。在江湖毀不了鸞鷖盟，傲乾坤阻不了山林興。

〔梅花酒〕正江南秋色澄，恰丹桂流馨，又黃菊舒英，酒淋漓香不斷。花爛熳笑相迎，愛青山傍草亭，俺只索翦鮮蔬煮香羹。汲甘泉試茶經，依古調按元聲，換新詞祝遐齡。

〔收江南〕呀，謫仙人三載到江城，煉丹臺千里隔蓬瀛，笑蠅頭蝸角

一身輕。對良辰美景，正秋來萬寶慶西成。

余以乙丑冬客潤州，丙寅作仰高亭於尊經閣之北，舊膳堂遺址也。雙柏蒼老，對植左右，不知幾何年矣。亭少東爲日精山，峙於周垣之內；其後爲北固山，郡堞倚以爲雄；近西爲月華山，亦峙城中，而日精特爲秀異，長松干雲，佳氣蔥蒨。時一登眺，則金焦大江之勝，在目中矣。丙寅之秋，自壽於亭中。丁卯應溧閩之聘，其日方燕集黔國，亦歌鹿鳴之詩，余未之有述也。今秋初度，復坐此亭，頽然獨酌，忽憶畏途，爲之動容，并州故鄉之意，固所安心矣。若夫左扶桑，右泰岱，嵩沂角其前，渤海帶其後，藐然中處，則有此景亭在焉。他年自壽，不厭煩複者此也。

〔南呂〕一枝花

題丹元樓宗藩誠軒翁

外史氏曰，吾嘗語於人人，誠軒翁則賢孝君也。被服祖訓，性行麟慈，黼黻皇猷，文藻彪煥。曩事端惠王，備極愛慤，無間朝昏，齊肅翼翼，蓋無異於賢士大夫。厥惟終事，必成必信，情文交罄，據禮考俗，巨纖畢集；哀惻之容，悲慘之聲，觀者感動。匍匐稽顙，以謝臨客。客弗敢當，弗變也。即遠之日，環登城陴，擗踊奔號，攀籲無從。執紼之人，還望流涕者以千計。嗚呼，即古之賢士大夫，曷以過焉，而況於邦君者哉！既禪而冕，乃歷臺登樓，拜手稽首，跼祝萬壽。北面拱極，西向瞻雲，前依宗國，左埒頤宮，茲樓臺之大觀也。猥以譴劣，抽毫填詞，逖傳懿美，將使陳詩觀風者采述焉。

其詞曰：

常懸捧日心，少慰瞻雲憾。去天欣尺五，入洞喜函三。叢桂毵毵，裊瑞靄香風淡，沐恩光玉露湛。倚南山紫翠千重，俯北海煙波一覽。

〔梁州〕環眺望雕楹繡檻，荷戟幃珠履瓊簪，簪牙炳燿金珠紺。窗啣旭日，簾捲晴嵐。奇葩爛熳，怪石巉巖。幕亭臺四面蒼杉，染池塘半畝柔藍。喜修心兀坐端居，好藏書兼收並攬，愛寅賓闊論高談。忠肝，義膽。瞻天戀闕寧辭暫，仰精誠佩昭鑒。卓行芳名播斗南，寵賚瑤函。

〔尾〕旌賢寶善勤推勘，勅使觀風幾駐驂，指日傳宣聖恩湛。犒黃封味甘，宴丹元飲酣，賀當今大孝尊親萬民感。

〔南呂〕一枝花

送賈封君約翁南還

約庵翁來遊上谷郡，深居燕閑之室，不與物接，泊如也。居無何，遽命駕歸山中，恐人之知，秘其行色，無所於訊。余竊以微意偵得之，私念曰：翁之行不使人知，其自處得之矣。余辱通家後進，闕於言別，獨胡能爲情哉！迺拂紙吮毫，作長短句，託之近調。時天高風急，浩然放歌，聲迫霄漢，自謂頗壯行色，翁其與進否耶？

人間福德全，洛下耆英舊。丹心瞻上國，白首望中州。一雁橫秋，雨洗燕山岫，霜清易水流。恰東籬勸插黃花，又南浦催斟綠酒。

〔梁州〕趁迤邐長亭官柳，儘逍遙短劍輕裘，離歌妙轉清商奏。征雲冉冉，歸馬悠悠。懸情伊闕，寄興嵩丘。老弟兄同氣相投，小兒孫奕世承休。笑談間引滿霞觴，崢嶸處踏開月窟，發達時撞破煙樓。不求，自由。百年晚景閑消受，慶團圓，喜成就。傲盡朱門萬戶侯，泮渙優游。

〔尾〕一家獨擅乾坤秀，一世安然福祿優，笑向煙霞尋故友。竹林下宴遊，草堂中唱酬，覷了那利鎖名韁怕沾手。《北宮詞紀》“草堂”作“草亭”。

〔仙呂〕點絳脣

郡廳自壽

己巳菊月，余至保郡，越半年矣。每念桑梓在東齊，而余又西來，余弟治江南，而姪領北縣。或遠或近，均莫之聚也，恒切憶之。是歲燕趙齊楚，大水傷稼，而吾家僉有貢賦之職，不易報塞，更相念也。自筮仕壬戌歲初度皆有述，在郡無與偶者，乃賦此以自廣。

甲子將周，壯懷依舊，人長壽。知命無憂，五十今增九。

〔混江龍〕等待的黎明時候，俺只索鷄鳴而起早梳頭。可正是高秋屬序，朔旦焚修。投至得文廟行香先報本，瞻拜了城隍土地祝神休。衆官僚升堂公座，唱一聲擊鼓排衙，兩邊廂分班伺候。各衙裏人馬平安，只俺這黃堂佐職欽除授，統領着三州刺史，兼管着十七諸侯。

〔油葫蘆〕序立着官吏師生齊拜手，衆鄉鄰謹叩頭。俺只索采民風詢民瘼解民憂，修德弭天災，黎庶無逃走。蠲稅感皇恩，老幼長相

守。只愁政不行，那怕歲不收。不移時德意溥仁風透，端的是和氣滿神州。

〔天下樂〕俺只見聖旨傳宣五鳳樓，漂流，百姓每愁，衆臣工急將德政修。盡安民一點心，釋官家萬里憂，喫緊的救幽燕十六州。

〔那吒令〕愛民心已周，遇荒年不愁。敬天心已投，致中和有由。報君心已酬，望神京稽首。答謝了聖主恩，祝贊了皇王壽，保山河萬載千秋。

〔鵲踏枝〕消繳了小民愁，分破了帝王憂。宰相每變理陰陽，不枉了黼黻皇猷。方顯的功名不朽，這其間與國同休。

〔寄生草〕正值着三秋節，喜孜孜不自由。小臣深感天恩厚，短歌輕轉清商奏，老夫私祝喬松壽。自家悲喜自家知，尋常甘苦尋常受。

〔么〕呀，悄無人相過訪，又無人共唱酬。天邊幾點丹霞秀，階前數朵黃花瘦，眼中千載青山舊。半床書史淨無塵，一簾風日閑清晝。

〔六么序〕歎骨肉三千里，望雲山十二樓，那里也拜家園數畝松楸。念功名泛梗浮漚，覷人情飄瓦虛舟。那里也兄弟相求，子姪從遊，詩酒交酬，笑語綢繆。望不斷斜陽衰柳，掛離懷天際頭。

〔么〕呀，四下裏凝眸，那搭兒消憂。恰便似宋玉悲秋，王粲登樓，司馬淹留，杜甫窮愁。望不見知心故友，這其間誰與儔。只落得鴻雁啾啾，風氣颼颼，歲月悠悠，良士休休，一弄兒冷淡清修。乞求的無榮無辱無卑陋，到大來不忝儒流，只願的平安兩字常相守。一壁廂天官賜福，一壁廂海屋添籌。

〔賺煞〕想吾生豈偶然，把今古閑窮究。到大來天長地久，看了些千載英雄冠九流。感明時夢見伊周，荷天休，上下交修，乞求的爲民爲國躋仁壽。望年年有秋，願家家好收，這的是微軀此外復何求。

〔雙調〕新水令

庚午春試筆

余生於正德辛未，今六十年矣。鳳曆初頒，恭閱一過，余歲侈然冠於干支之首，未嘗不廢冊而歎也。自去秋出城，毒霧淫於五內，醫慎宣洩，遂嬰腦疾。雖勉慕微祿，時時強起，然風寒易薄，勤

力不任，從此□矣。獻歲有將迎之役，返而伏枕，饗殮藥餌，自念無聊之甚，乃浩然憶山中也。呼兒近榻，索片紙試筆云：

從今花甲一周遭，可又早六旬來到。生辰非將相，賦質本漁樵。誤脫藍袍，換頭角改時調。

〔駐馬聽〕仰荷清朝，七載三遷歷郡曹。俯慚衰貌，一身千里困塵勞。染髭鬚蘸不上兩眉梢，怕風寒閉不了雙鼻竅。見如今難自保，待歸山便採長生藥。

〔沉醉東風〕走紅塵偏能易老，覩青山去也非遙。休勞七尺軀，妄想千年調，趁明時好做個開交。一任頭顱長二毛，再也不把煤煙暗掃。

〔雁兒落〕再不把拾來的擔子挑，再不把不哭的孩兒抱。再不替別人家賄頂缸，再不做現世的虛圈套。“缸”原作“鋼”，從汪本。

〔得勝令〕俺本是白屋下老文學，怎做的黃堂上好官僚。聽斷啊生只怕虧了情法，擬罪啊又只怕差了律條。早潦了田苗，怎下的惡狠狠追糧料。重併了差徭，誰能够實丕丕戀土着。

〔沽美酒〕他他他生不聊，我我我怎貪饕，總不如兩袖清風歸去好。到山中落魄，拖竹杖住松巢。

〔太平令〕把世事通然丟寫，衡一味散誕逍遙。也不管青紅白皂，也不管高低強弱。我啊，還守俺草茅、土窩，一搭兒打熬。呀，說甚的江湖廊廟。

〔川撥棹〕非是俺覓苦李漾甜桃，也只是歎吾生不耐老。看俺這曲脊蝦腰，手顫頭搖，言語刁騷，衣履塵糟。行動處東趑西倒，一步低一脚高。“不耐”原作“無耐”，茲從汪本。

〔七弟兄〕一會家待學，老陶，儘孤高，傍東籬倚杖閑舒嘯。謝彭澤斗米怕折腰，伴南村野老開懷抱。

〔梅花酒〕願狂歌託聖朝，恰過了元宵，又值着花朝，特地到芳郊。詩句向閑中得，酒價在杖頭挑。時雨過水平橋，香露滴藥生苗。龍潭淨海通潮，蟾影淡斗回杓。

〔收江南〕呀，試看了今年新曆好蹊蹺，把俺這元辰本命細裁度，司天臺太史蘸霜毫。標題的倒好，這的是從頭再數聖明朝。

〔中呂〕粉蝶兒

辭署縣印

郡齋後室，病臥暖榻，遽然午夢未足，方在山中，曠若無營也。忽喧傳郡丞陳大夫到廳上，聲勢甚厲。余謝不任倒屣之罪，呼兒出捧茗碗授之。將命者反命云，善視印在也。余聞之，股木僵，肌膚，慄慄若風雨之驟至。兒問余寒乎，亟析薪，噓燃之，納榻底。余乃喜，附暖熟眠，暮而醒，竟不問印所在。徐聽無人聲，印出矣。

庚午流年，看了會子平書有些兒畜變，打了個六壬時正撞着赤口留連。平白地一顆印，沒來由丟在咱閑庭前院。只俺也曾被蛇纏，見了條爛井繩諛的我心驚肉顫。

〔醉東風〕那一個傷天理害人精，狠心腸幹這樣繭。這繭兒沒頭沒緒亂絲纏，快送的他遠，遠。諛的我魄散在雲端，魂飛在天外，怎提防這場兒災變。

〔紅繡鞋〕我和你是通家的門面，你和我往日又無冤，如何把俺死牽連。心窩上垛了一腳，腦門頭楔了幾拳，倚着你手脚兒強，欺壓的軟。

〔幺〕俺本是山林中貧賤，伴不的臺閣上英賢，逃名躲利怕威權。芥子似心腸兒小，柳絨般氣力兒綿，掉着那筆尖兒可又早吁吁的喘。

〔滿庭芳〕俺可也學疎才淺，受了這一官半職，離不了斷簡殘編。雖然是管糧廳注定了天曹選，到頭來門第蕭然。午風微琴聲清遠，明月上鶴影蹁躚。取次銷前件，畢罷了簿書消遣，俺可也黃卷內對先賢。

〔小梁州〕移過那矮矮燈檠小榻前，良夜無眠。圖書舒捲玩先天，驅聞見，得意處每忘言。

〔幺〕雖不是太史編修院，起來時日轉花磚。案牘清，勾銷遍，縱有那行移粘卷，無經手的半文錢。

〔上小樓〕職業修須當勉，本分外何勞迷戀。你只待南去北來，後擁前遮，東扯西牽。把似你佐三邦，任貳府，還只待戶封八縣，憑着這大才能你可也烈烘烘施逞了一遍。

〔幺〕俺不慣當攬頭，休把俺向家裏捻。捻的俺立地無存，片甲無歸，疾走無邊。直走到東海沿，冶水前，和俺那村莊家相見，感不盡老同僚好心兒方便。

〔幺〕便做道考察冊開了逃，俺也是六十翁罷差遣。也不怕革職爲民，又不犯提問追贓，落得個晚節成全。正遇着羊馬年，廣種田，多收些絲絹，俺只待按四季納錢糧也不署那親臨的州縣。

〔鬪鶴鵒〕這印啊你誇他墨綬銅章，俺覷着是撾錘鞭撻。逢着的肉綻腰折，撞着的身酥骨軟。諛的我躡足潛踪閃在一邊，悄沒聲不敢言。他自有那硬漢來擔當，可憐見俺小家兒權時告免。

〔耍孩兒〕起初時也做了個喬知縣，只想把經綸大展。誰承望癡心枉使出頭船，顯不的快靚爭先。饒他飲的醺醺醉，倒說俺爲官索酒錢。爲嘴食難分辯，俺只索拂衣而去，至如今閉口無言。

〔幺〕俺也曾循行阡陌中，徘徊里巷邊，農桑種植身親勸。長安大道千株柳，野店荒村萬畝煙。春日暖和風扇，誰承望甘棠起謗，至如今喬木含冤。

〔幺〕不甫能赴天曹改職銜，掌文衡謝糾纏，沒來由帶管丹徒縣。來來往往成了仇恨，唧唧噥噥垛了業冤。有幾起屈枉事行咱辯，開一夥江洋巨盜，盡都是本縣的生員。汪本末句無“的”字。

〔尾〕重來此郡中，安心守自然。從今再不去歪廝戰，你不將這印去啊，斷送我走上東山離的你遠。

〔黃鐘〕醉花陰

聽鐘有感

語云：鐘鳴漏盡，夜行不止。蓋古今通禁也。然往往有犯而不校者，無乃家給人足，外戶不閉之時乎？春宵病臥東窗之下，月霽風恬，鐘聲清越，稍動天街散步之興，顧強起未能耳。命筆秉燭，漫填此詞，已復欹枕。默然省，惕然驚也，乃竟夕不成寐云。

短巷長街送車馬，黑鄧鄧飛塵亂撒。收晚景，歛殘霞，數盡歸鴉，轉眼夕陽下。人困也馬行乏，只聽得鐘送黃昏一下一下的打。

〔喜遷鶯〕景陽樓高掛，韻清圓聲不沙。堪誇，響動了人人驚怕，恨不的疾走慌忙奔到家。鎖心猿拴意馬，快做個抽身罷手，倒免得關口磨牙。

〔出隊子〕猛然聲岔，緊十八慢十八。街坊小戶掩了籬笆，酒店茶房

上了板搭，便是相府侯門早也拴閉殺。“板搭”原作“板達”，從汪本。

〔幺〕疎鐘纔罷，聽梆聲怕怕他。這壁厢提鈴喝號的硃油花，那壁厢劊鋪巡風喬坐衙，擺列着把路攔街尖哨兒馬。

〔刮地風〕那一個消停半時霎，動不動就當賊拿。豬毛繩丟在膊兒上掛，齊向那冷鋪裏拖拉。正當門牌樓一架，獸頭房規模不大。窮蓼花，醜上巴，絮聒聒有些閑話。他道你發罷撞罷鐘到處行踏，這的是御街頭不是你房廊下，笑你個不知時大傻瓜。

〔四門子〕老婆婆提着名兒罵，夜深沉不到家。耳朵兒聾眼睛兒花，問人啊討不的句真誠話。身子兒沉，手脚兒麻，一步兒剛挪的半扎。

〔占水仙子〕鞦韆鞦鼓二搥，盼盼盼西望長安不見家。去去去有路兒難行，來來來是人兒須怕。悔悔悔悔從前意兒差，想想想想當初性兒撐達。聽聽聽定夜鐘一百單八下，休休休再休去打鼓弄琵琶。

〔尾〕來到南城見了個都兵馬，看了這老公公該免科罰，勸你早早回頭一坨兒受活煞。

〔南呂〕一枝花

月食救護

己巳秋，七月之望，月食不見。舊儀，日月入地食，及陰雲不見者，贊拜成禮以俟。是夕，文武方面官涉歷多者，僉以此質議，問於書生。書生漫應之。貿貿然救護無已期，長跪不堪者，手據地匍匐矣。數生者方更迭倚立，或掩口竊笑，又謬置木牌，亂其始終。然陰雲竟夜，迄無明驗云。

黑呼通陰霾半夜天，硬哥邦石砌當階地。軟烏刺腿丁骨存了血，硃柯查波羅蓋去了皮。隔重雲日月交食，打不破昏思謎，又不知進退機。可恨那傍觀者樂以忘憂，哄着俺領班的恭而無禮。

〔梁州〕有一個執牌的是不是先呈了食既，有一個上香的來不來又換上初虧，他把那生光食甚都顛置。不分南北，怎辨東西。豈知吞吐，那顯遲疾。一個價死沒騰苦眼鋪眉，一個價瞎模糊藏頭露尾，一個價呆答孩似醉如癡。其中，就裏。顛三倒四存何意，見了那扒的扒睡的睡。這的是苟且因循不整齊，反褻天威。

〔尾〕只教他在官人都要齊齊跪，免使他仰面妝愁似不知，他準備下分番倒替階前立。據他這所爲，全不守禮儀，問着他修省之心無半米。

〔南呂〕一枝花

日食救護

庚午正朔，日有食之。將屆期，召書生問禮，無一至者。既就位，拜跪如禮。食二分弱而吐。日者以復圓牌樹案上，贊者相戒默默。移兩晷，班後人嘖嘖不平，私相語云，今非雲掩，日光已復，牌樹久而不贊拜，何也？已而有人報御史臺救護畢，生方狼顧徐走，作狐疑狀；又久之，始徹案。《魯論》曰：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生獨不能仰者耶？元夕，月又食，余以病作在告，而僚吏各有所事，出郡城去，惟太守就位焉。

重逢羊馬年，又值雍熙運。早朝龍鳳輦，同賀聖明君。叵耐天文，舜日生纖暈，曦光減半分。衆官僚救護精虔，霎時間團圓證本。

〔梁州〕有幾個歪學究不知分寸，又打上瞎陰陽怎辨時辰，那厮每青天白日精胡混。站的站天生的心倖，看的看日射的睛昏。站的似把廟門兩邊獅子，看的似掉鬼臉一隻胡孫。跪一攢老師儒斷送了斯文，臥一簇衆生員歪戴着頭巾，盼一個報時人全無有定準。發昏，丟盹。復圓牌換上了多時分，烏影全蠹精褪。瞎眼虛頭戲弄人，呆裏妝吞。

〔尾〕只俺這第一班咫尺天光近，直跪的文章可立身，也是俺一點忠誠存敬慎。有幾個歹筋，故意弄廣文，他要看那一位先生膝蓋兒穩。

〔南呂〕一枝花

對驢彈琴

有人觀古詩，摘句之工者揭壁間，凡數聯。其友過，見壁上句，怒褫之，拂衣去。主人問故，謝焉。友忿然曰：“汝何詬我之甚哉？”主人笑而解之：“是何與君事也？”其人愈忿，不顧而去。然竟不知其躁妄。而摘句者亦不能自白，以至絕交。嘗以語余，資一捧腹。鄙諺之言，有類於此，是以君子慎所與也。

知音自古稀，感物非容易。名琴偏愛撫，大耳不曾習。思憶顏回，怎入驢肝肺，難通草肚皮。俺這里勾打吟猱，他那里前跑後踢。

〔梁州〕他支蒙着兩耳朵長勾一尺，俺摩弄着七條絃彈了三回，只見他仰天大叫喬聲氣。誠的宮商錯亂，聒的音律差池。忽的難調玉軫，兀的怎按金徽。張果老赴不的瑤池佳會，孟浩然顧不的踏雪尋梅。他也懂不的崔鶯鶯待月眠遲，他也省不的卓文君飛鳳求匹，他也曉不的牧犢子晚景無妻。看伊，所爲。秋風灌耳空淘氣，不知音不達意。這的是世間能走不能飛，草券一張皮。

〔尾〕看了他粗愚癡蠢村沙勢，似不的禾黍秋風聽馬嘶，怎怪他不解其中無限意。不遇着子期，誰知道品題，俺索把三尺絲桐收拾起。

〔正宮〕端正好

六表寫真

林山山人數年前以繪事謁余於涑水，今年至保州見余，謂余貌猶昔也。余笑而不答。山人工山水人物，筆意蕭散不俗，又善畫菊。因問之曰：“若能爲海翁畫像乎？”山人笑而諾焉。乃幀絹勾采，作畫二幅，其一則海浮山村圖云。山人石鑠，行唐人。

野鶴姿，孤雲相，休看做濟楚軒昂。一生瀟灑偏豪放，拙質從天降。汪本次句作“孤雲像”。

〔滾繡毬〕巧丹青要主張，老先生不掩藏，你雖然畫葫蘆從來依樣，只俺這老官人你索仔細端相。眉梢有皺紋，懸針在印堂，染渲的十分停當，妝點出滿面風光。髭鬚不是天然黑，鬢髮還添數點蒼，便老也何妨。

〔脫布衫〕這的是戀功名却老仙方，霎時間一掃烏霜。且休提隨時混賬，只求個本來模樣。

〔小梁州〕俺雖然受職爲官佐大邦，四品黃堂。烏紗角帶有輝光，虛名望，俺只待君子道其常。

〔幺〕俺本是江湖舊隱山中相，又何須珮玉冠裳。總不如綸巾羽扇任清狂，青藜杖，得意儘徜徉。

〔滿庭芳〕曾魁乙榜，不登甲第，便買田莊。從來不顯公卿相，僅足

衣糧。淡富貴天庭高廣，小榮華地閣圓方。衡一味莊家樣，見今職掌，左右廣盈倉。郡城有廣盈左倉、廣盈右倉，凡二所。

〔朝天子〕米倉，草場，打算些莊頭賬。官閑睡到大天光，紅日高三丈。小可公衙，逍遙宦況，做歪詩沒事忙。水荒，旱荒，硬把眉頭放。

〔耍孩兒〕峨冠博帶威儀壯，託賴着朝廷作養。崢嶸頭角豈尋常，不弱如衣錦腰黃。一官半職成何事，只爲傳神借寵光。老儒巾早離了咱頭上，人人瞻仰，世世傳揚。

〔二煞〕寫一幅行樂圖，高懸在五柳莊，清奇落魄山林相。田家正喜三秋飽，籬菊偏宜九月芳。把一枝描寫在輕綃上，膽瓶斜插，芸閣生香。

〔一煞〕龐兒畫的清，臉兒渲的光，三停五岳十分相。雖無紫袍玉帶功名顯，只有皓首龐眉歲月長。說甚的山東宰相山西將，不圖崇高富貴，博得福壽安康。

〔尾〕他道是吳小仙，又道是袁柳莊。他道俺官星還有十年旺，那時節另寫真容再相訪。

〔商調〕集賢賓

舍弟乞休

余弟少洲子，辛未自江省左轄入覲，尋朝萬壽節。既竣事，私念曰，竊惟承宣使者，還職十二，罷去十三，臣當罷，然幸留，是曠蕩之恩也。恐奉職無狀，乃請老。余聞之，忻然曰，是可以老矣。吾與爾同歸乎！蓋平日夙約如此云。自余攝玉川長，不習文墨者五閱月。邇劉廉訪念庵寄詞數種，余覽之心動，又聞弟將歸，乃述此以志喜。

五湖舡浩然歸范蠡，知止足討便宜。再不提爭名奪利，也休誇今是昨非。想當初高竿上貪進無功，只今日急流中勇退知機。荷天朝放臣還故里，成就了歸去來兮。感恩辭鳳闕，報德叩龍墀。

〔逍遙樂〕山呼萬歲，化比唐虞，聖邁軒羲。一統華夷，贊皇猷四相扶持，萬里乾坤拱帝畿，慶賀了明良際會。見如今八方寧靖，四海昇平，九有雍熙。

〔金菊香〕却怎生微臣謝病解朝衣，這的是老馬思鄉路不迷，算人生

少年能有幾。事到臨歧，收傀儡散筵席。

〔醋葫蘆〕早抽身望岱宗，急回頭瞻斗極，這的是孤臣去國意徘徊，雖然是利名心到今無半米。怎忘了君臣之義，不由人淋漓雙淚似扒推。

〔幺〕到東山春興長，向西疇農事急，數十年重整舊柴扉，把象簡烏紗收拾起。打扮出村翁的風致，拜謝了當今聖主賜臣歸。

〔幺〕雖無多金與帛，却有些山共水，登山玩水景希奇，四面青山圖畫裏。碧澄澄水綠山勢，把一座小莊兒環遶了兩三圍。

〔幺〕同胞好弟兄，挨肩兒厮靠倚，我和你相將塞雁一行飛，看了他嘹唳悲鳴天外起。怕的是無情殢我，再不戀鵝湖山下稻梁肥^①。汪本首句“弟兄”作“兄弟”。

〔幺〕當家問老農，知心尋舊識，村南村北共追隨，好友良朋誰到底。空自有黃金浮世，眼見的白髮故人稀。

〔幺〕清心讀道書，高談窮妙理，這其間早已悟玄機，那其間怎能將塵慮洗。這其間退藏於密，那其間你我兩着迷。

〔梧葉兒〕也休言人定天難定，文齊福不齊，只爭來早與來遲。想當初宦海翻鯨浪，如今春風信馬蹄，相伴着我和伊，直走到神仙洞裏。

〔後庭花〕俺那裏松窗倚翠微，茅庵依綠水，勝概連三島，危峰壓九嶷。塵世界不相離，又不在山南海北，闢荒田守舊基。課耕讀教子姪，戒兒孫躲是非，量功名值些甚的。

〔青歌兒〕呀，想着俺逃名逃名躲利，只爲您隨行隨行逐隊，送的俺半路離家往事違。塵土奔馳，枳棘卑栖，故國依依，望眼離離，海角天低，洞口雲迷。到今番攜手好同歸，結一夥煙霞會。

〔浪裏來煞〕春分酒剛半熟，清明節將近矣。趁韶華過眼共留題，有幾句詩詞聲韻美。喜遇着太平時世，祝吾皇福壽與天齊。

〔雙調〕新水令

送李閣老南歸

石鹿翁之乞罷也，前後章十數上。聖天子眷之，朝列重之，海

① 今校：“肥”原作“把”，茲從《北宮詞紀》。

內士庶之衆，莫不望而惜之。翁陳乞愈懇不止，至是得請。余聞之，乃作而言曰：大哉聖人寵遇之仁，卓哉賢相奉身之道，古今君相，罕聞見者也。余始爲之歎息，歎息之不足，爲之擊節，擊節之不足，而不知歌之詠之，又一唱而三歎之，若不能以自已也。翁其謂余爲知音乎！

狀元歸去馬如飛，最喜是功成身退。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無限光輝，受用足昇平世。

〔駐馬聽〕帝德巍巍，千載明良安社稷。臣工濟濟，兩朝元老鎮華夷。黃金鑄像甚希奇，赤松辟穀真玄祕。倣張良學范蠡，歸山便是歸湖計。“千載”原作“千里”，茲從汪本。

〔雁兒落〕幾番家上封章早見機，喫緊的奉溫旨難回對。至如今表誠心有感通，因此上行孝道無拘繫。

〔德勝令〕呀，最喜是父母兩期頤，爲甚麼恩寵邁倫夷。堪羨也黼藻三公袞，權當啊斑斕五綵衣。盡忠孝無虧，論好事都全備。享福祿駢集，算人生實罕希。

〔川撥棹〕二十載鳳皇池，一路功名真個是美。自從御筆親題，便殿承值，每日間經筵講帷，這的是一條冰清似水。

〔七弟兄〕試賢科第一，論相業誰及，厭紛更尚執持，端的是太平宰相匡時器。老成人物清朝瑞，爲甚麼聖明天子難輕棄。《北宮詞紀》“相業”作“宰相”。

〔梅花酒〕甫能够謝龍墀，却又早宣勅，感不盡恩輝，仗銀瓜御路馳。欽給驛錦衣回，遣官僚左右隨，投至得碧雲湖綠楊堤。餞金船雪浪催，望東山訪漁磯，對南薰颭旌旗。

〔收江南〕成就了臣忠子孝兩無違，眼見的芝蘭累世競芳菲，好便似四時之序有前期。呀，老先生去國，方顯的元臣出處得其宜。

〔仙呂〕點絳脣

量移東歸述喜

是年春，余弟得旨東歸，余是以有雄州之會，相將同隱南山中。弟不可，曰：“不告而去，非禮也。”余曰：“告則不得去，余既屢告之

矣，迄不得請，奈何？”弟曰：“姑徐之，或有擢也。”至是，擢魯士師，遂行。

用舍行藏，浮沉升降，咱心上。萬慮俱忘，一點無遮障。

〔混江龍〕皇恩曠蕩，青春作伴好還鄉。敝車羸馬，短劍空囊。佐的是千里邦畿頭一郡，輔的是九朝藩國上十王。也會說龔黃事業，也會念董賈文章。端的是長沙太傅江都相，朱門曳履，青史流芳。

〔油葫蘆〕自古來漢室東平姓字香，賢王，這的是地靈人傑演天潢，謹遵祖訓全忠亮。正靠着孔孟門，這便是鄒魯鄉，少甚麼詩書禮樂興仁讓，似這等封國豈尋常。

〔天下樂〕便不然匹馬蕭蕭返故鄉，參詳，五柳莊，這陀兒山水園林生意廣。要飽啊泊下田，要暖啊陌上桑，雖然是寒酸改不了窮模樣，這的是知足得安康。

〔那吒令〕到春來好忙，纔耕啊又耩。到夏來也忙，不鋤啊不長。到秋來狠忙，疾收啊緊搶。忙的忙沒是非，搶的搶無遮擋，到冬來黍穀填倉。

〔鵲踏枝〕及早的納官糧，又不去上公堂。做一個聖世閑人，儘俺疎狂。但來的親朋過訪，笑談間賓主相忘。

〔寄生草〕也休論村和俏，也休言短共長。莊家不用虛名望，山人自有閑情況，安心怎受乾磨障。青春先到草堂中，白雲常鎖山溪上。

〔么〕呀，正遲日江山麗，更春風花草香。高齋睡足梅花帳，輕風細滾桃花浪，清尊滿泛梨花釀。左圖右史有殘書，青松翠竹存幽尚。

〔後庭花〕許多時耳邊廂空妄想，誰承望好人言都是謊。也不看出馬三條路，只到了推車四堵牆。細平章，成就了幽人幽人長往。啓賢明一字王，感仁恩千歲昌。代陪臣上表章，賜山人歸故鄉。是非叢沒兩廂，利名途不四行。

〔青歌兒〕呀，學不就新興新興時樣，改不了尋常尋常伎倆，一迷裏奔馳走四方。誰弱誰強，何短何長，難比難量，自作自當。只俺這平生意氣忒昂藏，甘疎放。

〔賺煞〕清福趁人來，好事從天降，儘着俺閑遊戲賞。這的是喫了筵席好散場，休貪戀剩酒殘湯。趁時光，勝日尋芳，離不了海浮山下龍灣。

上。臥明月滿床，駕清風一航，長受用地老共天荒。

〔雙調〕新水令

鳳渚公初尹清苑，晉擢廷評，卹刑南圻，出守長沙郡，惠政茂績，課天下治行第一。辛未春，上臨軒賜宴，寵數殊典，聖朝僅再見焉。既而來鎮易州，公舊遊也，吏民愛戴，日深一日，復恐遷去。《詩》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于汝信處。”

九重宮殿聖人朝，普天下太平時道。綸音傳玉陛，仙樂奏雲璈。御筆親招，賢太守齊來到。

〔駐馬聽〕德邁唐堯，蕩蕩巍巍光四表。心同周召，雍雍濟濟肅千僚。聖君賢相重英豪，黎民百姓都安樂。那其間真個好，歡聲塞滿長沙道。

〔雁兒落〕一個個橫攔着白玉橋，一個個緊扯定花藤轎。一個個攀轅的不放行，一個個臥轍的連聲叫。“橫攔”原作“衡攔”，茲從汪本。

〔得勝令〕呀，只聽的滿路鬧吵吵，誰承望太守早歸朝。誰念俺賦重蒼生苦，誰念俺差繁赤子勞。忽聽的民謠，恰受用三年樂。只願你官高，任飛騰萬里遙。“吵吵”原作“諺諺”，汪本作“炒炒”。

〔水仙子〕賢聲欽奏紫宸朝，聖旨傳宣彩鳳毫，承恩犒賞烏翎鈔。御筵開都醉飽，受用些內酒仙肴。看卓異聲名振，把循良姓字標，不負了撫字心勞。

〔折桂令〕十餘年撫字心勞，到處仁聲，一味清操。月照吳江，雲離楚岫，春返燕郊。一處處邊塵盡掃，一家家民病都消。當日個小試牛刀，至如今大展龍韜。這的是熟路輕車，安穩逍遙。

〔離亭宴歇拍煞〕雲端已下旌賢詔，天曹又貼陞官報，俺民啊怎熬。不甫能盼得來，却又早陞將去，再怎生巴得到。這壁廂去後思，那壁廂來時笑，到處裏等着。只願的八方黎庶安，萬里烽煙息，四海村田樂，方顯得仁賢是寶。大丈夫志四方，保吾民都是好。

〔商調〕集賢賓

歸田自壽癸酉

自壬戌之秋，皆有自壽之詞。其爲郡縣，則恐吏民知之；爲博

士，則恐生徒知之。其詞久而弗傳，故所至無與爲壽者。壬申歸田，方幸親姻弟姪，相與稱壽，而是歲吾弟不祿，吾服期年之制，廢祝壽之禮。今秋逸壽會友招余，即席叩余生辰。笑而不答。諸公笑相向曰，無乃是日乎？余默默無以應也。是會也，洞厓大夫爲雲門逸壽會記，余姪子咸叨鄉薦，亦於席上聞捷。是夕家宴，小大畢集，夜分乃罷。

黍登場釀成桑落酒，交九月入三秋。準備下山翁稱壽，穩情着海屋添籌。等閑問暑往寒來，平白地霧散雲收。到城中訪尋同會友，四十年故國交遊。只俺這生辰重慶祝，詩酒共綢繆。汪本“穩情着”作“穩情取”。

〔逍遙樂〕雲門依舊，世路更新，鄉情耐久，光景難留，到如今太半白頭。都不羨三公與五侯，出落的抽身撒手。俺只待怡情山水，寄傲乾坤，遁迹林丘。

〔酷胡蘆〕俺如今度韶華六十三，每年間閱秋光七八九，一時時一處處趁追遊，每日價打呵呵大家開笑口。也算做功成名就，喜孜孜不離了釣詩鉤。

〔么〕俺只見大施爲有是非，細評論無好醜，至如今閑將冷眼觀時流，看了他覆雨翻雲難罷手。到頭來苗而不秀，總不如得合休處便合休。

〔么〕俺這裏買山中百畝田，插門前五株柳，一納裏耕田鑿井度春秋，稚子山妻十數口。正值着收成時候，這的是微軀此外復何求。

〔么〕恰纔個繞螭居編菊籬，又報道步蟾宮折桂手，端的是前人種德後人收，做效着北海開尊頻送酒。正對着南山爲壽，一家兒團圓賀喜自相酬。

〔梧葉兒〕聽靈鵲猶然噪，看燈花不斷頭，喜數世紹箕裘。衆子姪行排雁，小兒孫氣食牛，擎瓦鉢捧瓷甌，一個個齊斟壽酒。

〔後庭花〕常記的急煎煎塵內走，有時節氣昂昂街上搗。走的個喘吁吁無停脚，搗的個立欽欽不轉頭。暢好是没來由，頓忘了開尊開尊祝壽，潑家私一向丟。劣身軀不自由，十年間無事憂，到今日歸去休。

〔青歌兒〕呀，猛想起功名功名馳驟，總不如山林山林清秀。只俺這

竹杖芒鞋獨木舟，任意遨遊，信口歌謳。百丈厓頭，七里灘頭，訪仙翁道侶慕玄修，閑窮究。

〔浪裏來煞〕有青蓮共唱酬，謝白衣來送酒。山中宰相儘清幽，到今年喜從心上有。又寫出新詞自壽，把閑言一筆盡都勾。

〔商調〕集賢賓

題長春園

北山翁寄余《長春園集》，余既覽之，從而詠歌之，又從而一唱三歎之。則雖未見其人，窺其園，即如接音容，翫奇勝，相與登熙臺，坐春風中也。古人嘗云，神交臥遊者，不空談矣。癸酉二月，余始晤山翁於園亭，傾蓋論心，歷境觀物，殆猶夙遇云。時邑中詞宗騷客畢集，是余嘗竊慕而心醉者，而是日又相與傾倒盡歡，盤桓花下，余乃大醉。詰朝始雨，東沙、后溪、信溪三翁，皆有志喜之作。主人授筆硯，余夙酒初醒，然心醉者未醒也。山翁余與爲世講兄弟，誼不得辭，勉成此調，附備一體焉爾。

海雲鄉望春天共遠，花有信景無邊。青靄靄千林芳甸，錦重重十畝名園。往常時迅掃了混沌江湖，至如今出落的散誕神仙。看桑田幾時經變遷，一任他日月流連。這搭兒舒遲消永晝，安穩度韶年。

〔逍遙樂〕東風拂面，北闕懸情，西疇在眼。好雨連綿，霎時間萬物澄鮮，正值着輕暖輕寒二月天，春遍滿河陽花縣。可正是賢侯製錦，聖主登極，良相調元。

〔金菊香〕從今後安排沽酒買花錢，爲甚麼白日無憂夜穩眠，興來時引杯休放淺。芳草如綿，醉倒處便安然。

〔醋葫蘆〕錦鳩兒屋上啼，黃鶯兒花外囀，聽聲聲一似向人言，紅杏枝頭春較淺。休只待芳菲零亂，喚遊人早來到看花園。

〔么〕到春來碧桃開綠柳垂，到夏來海榴紅翠荷展，到秋來芙蓉亭畔菊籬邊，到冬來雪月風花細裁翦。落的個歲寒不變，總然是四時八節盡堪憐。

〔么〕賞一春又一春，樂一年又一年，受用足春光如海酒如泉，仙苑春長何處顯。托賴着主人康健，草堂深不弱似小桃源。

〔幺〕晚風前醉月樓，水晶簾雲外捲，趁清光把盞對嬋娟，高駕冰輪天上碾。暢好是相酬相勸，滿拚着一千二百個月兒圓。

〔幺〕至誠心有感通，格仙亭神聖顯，靈文寶籙授真詮，一顆金桃丹九轉。準備着瑤池開宴，紫霞觴沉醉了大羅仙。

〔幺〕好弟兄宦業成，老夫妻福祿全，喜的是千金難買子孫賢，蓋世功名方貴顯。畢罷了南征北戰，便歸來知足扁吾軒。

〔幺〕荼蘼棚曲檻幽，牡丹臺國色妍，又輕風細雨養花天，萬紫千紅分近遠。單等待四時開遍，直到了暗香浮動老梅邊。

〔幺〕羣峰展畫屏，拳石傍几筵，擺列着清奇古怪貌峨然，九雙貞友瀛洲選。每日在山翁前面，都一般磨而不磷秉心堅。

〔梧葉兒〕結一夥北海奇英會，索強如西京獨樂園，喜綠野邊堂前。那里也藏金塢，廣開些種玉田，雖不是李平泉，一簇簇繁華照眼。

〔後庭花〕人居在小洞天，客追隨平地仙。曲奏陽春調，詩成白雪篇。聚高賢，一個個珠璣珠璣滿卷，蘸霜毫拂錦箋。按宮商叶管絃，選歌姬就舞筵，不知音不與傳。

〔青歌兒〕呀，正值着清明清明遊宴，人都在鞦韆鞦韆庭院。忽聽的牆外人聲越自憐，彩袖雙鶯，寶髻斜偏，形影踟躕，意態留連，汗浥花鈿，露濕金蓮。含情背立小桃邊，多留戀。“含情”原作“含無情”。

〔浪裏來煞〕愛煙霞地自偏，傲乾坤心更遠。論英雄何必老林泉，滿腹經綸須大展，休負了蒼生之願，那其間東山高臥聽朝宣。

〔雙調〕新水令

題劉伊坡壽域

劉伊坡，汴之陳留人，大學士文穆公之孫。博學能文詞，善書法，以世廕官中書，出相周、魯二王國，廉勤有聲稱。嘗謝病家居，作生墳，構真寧亭、知息堂，築歸化臺、小瑕丘，於其上種花釀酒，時邀親厚，燕飲其中。諸名家記詠其事，刻之木石者甚富。余見而重之曰：達人哉，達人哉！諸家之詩文尚矣。余則爲作雙調十一章，爲燕飲樂歌云。

望中原佳氣鬱籠蔥，出神仙小瑕丘洞。青龍瞻泰嶽，白虎鎮喬嵩。

朱雀奇峰，繞玄武大河控。

〔駐馬聽〕紫翠重封，萬疊層巒對祝融。雲霞簇擁，千年靈氣隱隆中。伊瀧汴洛共朝宗，夷門少室相陪奉。這的是長命塚，到其間衣冠遺世空傳頌。

〔雁兒落〕俺只道冷清清養老宮，却原來淨巉巖藏貞洞。栽培的顛巍巍錦片花，擺列的酷烈烈香醪甕。

〔得勝令〕呀，人都道拚死命逞英雄，俺只道尋活計覓從容。爲甚麼看日月如飛箭，這其間覷乾坤似轉蓬。心胸，好世界遊仙夢。疎慵，潑生涯過耳風。

〔川撥棹〕論閥閱有一公，論才華非一種。文擅雕龍，詩比宗工，詞苑稱雄，書法兼通。論事業當朝賈董，都分付黃土中。

〔七弟兄〕這的是勅封，壽宮。喚良朋，我共你三杯兩盞相傳送，你共我三言兩語敘情悰，索強如三番兩次空盤弄。

〔梅花酒〕自離了紫禁中，正周魯分封，恰相國優崇，受恩眷方隆。猛然思芍藥圃，驀地想木香棚，怕繁華取次空，寂寞了海棠叢。

〔收江南〕呀，真寧亭幾度領春風，知息堂無復憶坡翁，歸化臺千里月朦朧。這都是託空，却不道鼎湖弓劍有仙蹤。

〔沽美酒〕且休提學臥龍，也不必訪崆峒，聖帝賢王世道隆。到如今君臣義重，不枉了效吾忠。

〔太平令〕有一日天風吹送，直到了閻苑三峰。相伴的蓬萊仙衆，撇颺了小瑕丘洞。那其間駕空，御風，再不落穀中，這墳啊暢好是備而無用。

〔離亭宴歇拍煞〕中州遺却虛梁塚，神仙喚醒邯鄲夢，笑殺時人懵懂。欠分曉死生關，不明白忠孝字，怎識得王侯種。常聞葉底蟬，誰羨鷄羣鳳。試看坡仙壽壠，達者洞玄機，至人通造化，善上承天寵。俺只見青山展素屏，綠水修清供，一簇簇松梧翠聳。端的是知止足得身安，保真元歷年永。

海浮山堂詞稿卷二 歸田小令

明臨朐馮惟敏海浮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胡十八

辛未量移東歸四首

每日價說歸田，誰只待苦留戀，急回頭恰過年，有花有酒是神仙。
弟兄每比肩，兒女在眼前，喜歡的無是處，一日醉兩三遍。

每日價說歸家，到如今省牽掛，息奔馳免波查，東鄰西舍慰安咱。
打一個耳擦，使一個手法，行的去轉的來，拿的起放的下。

每日價說歸休，這其間剛罷手，已往事盡都勾，十年世路夢中遊。
到深山裏頭，有薄田幾丘，儘自在儘安然，惜性命延吾壽。

每日價說歸湖，忘不了訪仙路，煙月艇水雲居，悠悠蕩蕩小蓬壺。
載的來豔姝，釣的來好魚，也會喫也會頑，人道俺儘豪富。

滿庭芳四首

天官賜福，地靈有待，人事相扶。循良已上功勞簿，名滿皇都。望
吾鄉官遷東魯，尋勝境舟泛南湖。清閑趣，從前受苦，今日且歡娛。

急流退勇，兩畿奉職，三仕成功。白雲一片相隨送，對面東風。這
便是前呵後擁，緊跟着去迹來蹤。清閑夢，從前俗冗，今日得從容。

中年知止，一官如寄，兩鬢成絲。當年無復飛揚志，老更何之。分
明是山人樣子，怎會做仕路腔兒。清閑事，從前故紙，再不費神思。

陞官道好，酒雖有味，不飲爲高。從今不走長安道，也免塵勞。名
利途何時是了，是非場其實難逃。清閑樂，從前懊惱，今日且逍遙。

朝天子

將歸得舍弟書二首

去春啊你回，今春啊俺歸，正與春風會。青山綠水有光輝，喜的幽

人至。賢主佳賓，吾兄我弟，笑談多情意美。你回也不遲，我歸也不疾，遲和早都得計。

你去年入山，俺今年棄官，同氣長爲伴。浮名不到水雲間，從此無羈絆。日日相過，時時厮見，省傳書千里遠。看時文幾篇，和新詩幾聯，課子姪親筆硯。

清江引

八不用八首

烏紗帽滿京城日日搶，全不在賢愚上。新人換舊人，後浪催前浪，誰是誰非不用講。

紫羅襪披的破盧蘇，也非是值錢物。縫聯無掛搭，拆洗難重做，送與他故衣行不上數。

拖天帶繫的沒顛倒，總是虛圈套。一條死牛皮，幾塊生牛角，拖拉的有上梢無下梢。

皂朝靴磨擦了半截底，也有個登開日。驢前馬後行，簷下階旁立，近新來丟剝了如敝屣。

擺頭搭一雙雙開路神，引入迷魂陣。翻回安樂窩，遠離京畿郡，俺如今是山中自在人。

三簷傘兒不用遮，仰看天心月。雪中戴斗蓬，雨裏擎荷葉，好向王維畫兒上寫。

花藤轎兒行的緊，遠路多勞頓。顛的心緒慌，搖的頭皮暈，總不如瘦驢兒騎的穩。汪本末作“騎上穩”。

黃堂上白來公座高，無福誰能到。夜闌人未歸，早起寒猶峭，總不如熱炕頭還是好。

東村作二十首

懶慢無堪病也宜，鎮日常貪睡。黑甜一覺中，萬事無縈繫，醒來時便有些閑是非。

一折一磨病也該，清福無邊界。不欠酒家錢，不少詩家債，受用的癢兒無處擱。

一片白雲常在山，忽被風吹散。風來雲不知，雲去山無伴，爲甚的從前出岫懶。

絮絮叨叨何處聲，攪亂幽人興。鶯兒嘴又尖，燕子舌偏佞，搬弄的好年華不暫停。

庭下雙槐枝葉齊，生長在清幽地。玄冬蔽冷風，朱夏遮炎日，冷暖相交都是你。

舊日親朋不甚多，靜裏思量過。榮華固不長，貧賤都彫落，好相知再結交三四夥。

一月招邀一兩席，也喫個醺醺醉。柴桑處士家，洛社耆英會，歲歲年年稱壽杯。

彎曲律連皮柳木叉，搭一座葫蘆架。涼如避暑宮，廣似連雲廈，客來時坐石床清趣煞。

沽來青州酒一壺，浸入泉深處。勝似蜜林檎，賽過金盤露，不愛涼甜只愛苦。

土酥出畦白似霜，甘脆真堪尚。宜烹玉葉羹，善解梨花釀，自占道菜根滋味長。水蘿蔔

待不看書又看書，畢竟閑不住。難將紙上言，盡得其中趣，俺不看他誰是主。

待不作詩又作詩，改不了詩言志。閑時口內吟，靜裏心間事，怕只怕索詩人來到此。

待不撰文又撰文，翰墨吾之分。姻親贈遠行，社友傳高論，不由人謾尋思睡不穩。

待不唱歌又唱歌，唱的是村田樂。年成減半收，家業安貧過，樂處尋來愁處躲。

大雨時行日日晴，荒旱天之命。難醫眼前瘡，又抱心頭病，爲均輸倒加糧二頃。

水旱相仍六七年，自昔誰曾見。田園沒養活，糧草乾陪墊，窮鄉官近來無俸錢。

老龍王安心忒好閑，不管頻年旱。溪頭水脈乾，井底泉源斷，要一瓢水下鍋難上難。

去年七月初行雨，今歲歸何處。連宵有暴風，長夏無甘澍，懶龍眠到幾時天上取。

過今年向平婚嫁少，五嶽終須到。眼前有子孫，手內無錢鈔，趁閑時不遊山何日了。

出門自然兩腳輕，閑坐三分病。悶時渴睡多，樂地精神勝，總不如訪名山到處行。

黃鶯兒

病起二首

陋巷少人過，問先生病若何，經旬學得陳搏臥。新麥飯喫多，村薄酒飲多，這些兒醉飽消得過。敵詩魔，從今說破，休要苦吟哦。

抱膝水邊亭，避炎蒸遠市城，悠然物外山林興。此身啊已輕，此心啊更清，多因詩瘦非因病。勸先生，肥從口味，酒飯一齊行。汪本末二句作“從今強飯，高唱踏莎行”，《南宮詞紀》同。

午憩

庭樹影交加，掃蒼苔設小榻，頽然一枕消長夏。待觀書眼花，要題詩手麻，老妻閑說家常話。問莊家，麥收幾許，快沽酒賞葵花。

懷所知

牆外轆轤鳴，似轆轤車馬聲，高軒恍忽臨荒逕。試披衣起聽，待抽身出迎，多應是佳客乘詩興。憶交情，逢時對景，獨自立中庭。

黃羅歌

樹下留客

小隱在山林，客來時坐綠陰，團團芳樹垂清蔭。靜悠悠趣深，冷颼颼氣森，解衣散髮無拘禁。共知音，狂歌痛飲，酒到莫停斟。堂高數仞，也索費心，食前方丈，也索費心，此身之外圖些甚。閑中過，樂處尋，一枝藜杖一床琴。由人笑，信口吟，佳山佳水遍登臨。汪本“颼颼”作“蕭蕭”，末句“遍”作“便”，《南宮詞紀》同。

示姪

高枕臥林間，衆賢姪來問安，睡魔即漸都消散。早來也喜歡，晚來也喜歡，不來必定多縈絆。克家難，耕讀勤幹，何必遠來看。各安生理，經書勉旃，及時耕耨，種豆滿山，麥秋減却多一半。天猶早，地正乾，商霖何日遍人寰。田糧重，民力殫，常將辛苦濟時艱。

灌園

流水遶人家，灌田園開小閘，隨灣就曲增堤壩。罷河陽種花，效東陵賣瓜，行人笑俺擡高價。自矜誇，纍纍滿架，五色絢雲霞。充飢當飯，解渴當茶，客來款待，臨溪坐沙，漫條條共說無憂話。機心盡，樂意洽，漠陰抱甕舊生涯。秋葵葉，春韭芽，四時佳味度年華。“行人”上原有“路”字，《南宮詞紀》同，此從汪本。汪本及《詞紀》“無憂話”作“無生話”。

觀雨共酌椿林堂四首

小雨潤如酥，遠霏霏近却無，空濛斜向疎簾度。雲行太虛，風飄玉除，絲絲點點成甘露。荷沾濡，瀟然無暑，滿座笑歡呼。梁園詞客，高陽酒徒，詩成共賞，飲盡再沽，千金不賣長門賦。合勤學稼，慣種蔬，一蓑一笠一張鋤。天心轉，民命蘇，從今不悔作農夫。

多病故人疎，有誰來問索居，蕭條長夏東村路。田園半蕪，禾苗半枯，老農一望無情緒。命巾車，閑遊城府，談笑有鴻儒。相逢不飲，高情又孤，何須投轄，無勞曳裾，及時好雨留人住。合前

竹裏有行廚，煮新茶泛翠盃，清香嫩剖蓮臺肉。襟懷不俗，形骸不拘，擎杯對景聯詩句。問通儒，從今至古，不飲豈吾徒。劉伶五斗，阮籍百斛，相如滌器，文君倚壚，陶淵明種黍逢甘澍。合前

雨過洗平蕪，染南山列畫圖，雲門地鏡添膏沐。荷花錦鋪，榴英火簇，山翁醉倒在花深處。正歡娛，胡曾懷古，張翰憶尊鱸。秋風將至，暑氣漸徂，興來不淺，陶然一壺，慶豐年共享天之祿。合前

朝元歌

述懷四首

長歌短歌，盡日逍遙樂，詩魔酒魔，到處盤桓坐。明月清風，同叩三

個，常把世情參破。萬慮消磨，清閑壘成安樂窩。奉勸傻哥哥，休爭少共多。合隨緣且過，權當做東山高臥。

心不戀三台八座，生來福相薄，勉強待如何。休想豪華，且耽寂寞，防備臨時失錯。難免張羅，會飛騰也將雙翅兒縛。宦海有風波，平生涉歷多。合前

到處裏追歡行樂，山童歌舞着，拍手笑呵呵。帽插岩花，酒斟江糯，慢把風騷酬和。信口開合，新詩小詞積漸多。烏兔走如梭，都將今古磨。合前

也不管花開花落，年年一短蓑，寒暑飽經過。順水推船，隨風倒舵，雲影天光攤破。碾碎銀河，煙村幾家趁碧波。喜聽採蓮歌，山花賽綺羅。合前 汪本“趁碧波”作“依碧波”，《南宮詞紀》同。

玉江引

閱世汪本作“恬退”。 四首

我戀青春，青春不戀我。我怕蒼髯，蒼髯沒處躲。富貴待如何，風流猶自可。有酒當喝，逢花插一朵。有曲當歌，知音合一夥。家私雖然不甚多，權且糊塗過。平安路上行，穩便場中坐，再不惹名韁和利鎖。

一品高官，朝中待漏寒。萬里兵權，將軍夜過關。名利不如閑，奔忙爭似懶。誰會鑽天，休嫌胳膊短。誰好綿纏，休嫌膝蓋軟。世路如同天樣遠，就裏多坑塹。曾將古人評，再把今人勘，一樁樁上心來重點檢。汪本此首屬下一題中。

論地談天，逢人說一篇。希聖希賢，空聽口內言。心迹總茫然，經綸方大展。妙旨通玄，教人打啞禪。外貌清廉，生來只愛錢。好一似鷺鷥兒毛色鮮，素質無瑕玷。包藏吞噬心，兩腳忙如箭，零碎魚兒噉兒裏鬪。

世路悠悠，誰知短共修。歲月如流，忽然春復秋。肥遯且藏頭，功名且罷手。浪迹遨遊，撐開范蠡舟。擺脫閑愁，休登王粲樓。生涯只須詩共酒，莫自嫌卑陋。鶯花又換新，山水還依舊，這其間要追歡隨處有。

紀笑汪本作“悼世”。 四首

學問才華，看如大海沙。利口伶牙，聽如井底蛙。財旺主通達，敗窮都是傻。空自嗟呀，安排不到家。枉受波吒，休嗔我笑他。我笑他恰便似臨崖馬，不早收韁罷。回又不敢回，下又不敢下，腳躡着賺人坑不是耍。

百口分跋，難參尖嘴佛。百計騰挪，難逃毒害哥。成敗是蕭何，英雄無結果。一折一磨，誰知死共活。一仰一合，休嗔我笑他。我笑他恰便似撲燈蛾，自取焚身禍。雙眉化作煙，兩翅燒成末，眼睜睜飛將來不見火。

有眼無睛，何曾識好人。側耳聽聲，強將假當真。舉世見錢親，窮胎爲禍本。滿口胡云，休言清慎勤。一味貪嗔，休嗔我笑君。我笑君貪財不顧身，晝夜無窮盡。更不辨蒼白，何處尋公論，把英雄折倒的沿地滾。

立定根基，出門多路岐。說甚相知，從來知我希。人面逐高低，迂儒不度己。今是昨非，誰能早見機。秉性難移，休嗔我笑伊。我笑伊一文錢纏到底，算甚麼名和利。堪嗟枉費心，可惜乾淘氣，總不如望雲山歸故里。

醉太平

遂閑二首

誰說俺不平，俺原無宦情，秋收田地到春耕，從來是本等。懶驢愁治不了傳槽病，餵貓食救不的殘生命，使牛歌改不了舊音聲，急歸來笑聽。汪本“舊音聲”作“舊時聲”。

沉顛先擔子，軟兀刺身奇，擔驚受怕有差池，那裏是中喫的果兒。空教我喘吁吁濟不的星兒事，悶懨懨伸不的平生志，急煎煎捱不的那些時，喜今番到此。

天香引

送陳震南二首

送君行匹馬西風，別思綿綿，去路匆匆。塵鞅空囊，雲山逸興，宦海

孤蹤。徘徊處寒花舊壠，指顧間斜日離宮。稽古桓榮，識字揚雄，金石文章，錦繡心胸。

足音稀空谷杳然，不是詩翁，便是神仙。氣味相投，風情迥別，議論通玄。感知遇綈袍戀戀，說行藏光景年年。瘦聳吟肩，小設離筵，遠客悲歌，野水寒煙。

謝張誠庵雙調之贈

解塵纓笑入詞林，最喜同聲，偏愛知音。水檻霜清，山堂月冷，竹塢雲深。裁麗曲工如蜀錦，按新腔價重南金。險韻侵尋，雙調沉吟，四海傳流，千古胸襟。

柬東沙呂僉憲

樹勳名劍閣嵯峨，歸去雲山，笑入煙蘿。處處新詩，時時小酌，日日高歌。共知音天仙素娥，同得道月老黃婆。塵世消磨，春色融和，進步蓬萊，回首風波。

柬劉後溪

興飄然杖策何之，數首唐詩，幾曲元詞。關塞書懷，山川寫景，鄉國題思。玳筵上傳授與明腔雪兒，畫屏前準備下妙翰張芝。名起當時，紙貴京師，健羨清才^①，珍重嬌姿。汪本“清才”作“仙才”。

柬童信溪

任逍遙洛下耆英，曾作鹽梅，爲國調羹。一脈家傳，三齊閥閱，累世簪纓。樂琴書心田坦平，愛山水眼界分明。地接蓬瀛，路出燕京，退隱漁樵，進取功名。

仙桂引

壽董北山七十一

鷗盟常共水雲親，鶴算偏宜海屋鄰，蝸軒更與蓬萊近。奉身安行步穩，古稀年再數重巡。享清福三齊耆俊，樂清閑十洲舊隱，遇清時萬曆

① 今校：“健”，原作“建”，據鄭振鐸藏鈔本改。

長春。遇清時萬曆長春，南極生輝，北海開尊。賢主嘉賓，金昆玉季，桂子蘭孫。論宦業調羹補袞，振家聲善武能文。麟閣功勳，鳳藻絲綸，與國同休，奕世承恩。

河西六娘子

癸酉新春試筆

獻歲山翁六十三，老馮唐懶去朝參，功名簿上閑磨勘。呀，袖手且妝憨，退步有何慚，世態炎涼已飽諳。

玉芙蓉

益姪家宴

千金一刻春，良夜三更近，滿華筵骨肉之親。海浮山下煙霞潤，椿桂堂中氣象新。清香醞，三巡五巡，一家兒老少醉醺醺。

桂枝香

臨姪家宴

疎星淡月，好天良夜。玳筵前兄弟排行，畫堂中兒孫羅列。把金杯滿些，把金杯滿些，合家歡悅。銀壺漏永玉繩斜，去歲人何在，今春景又別。

朝元歌

蒙姪家宴

條風谷風，春意花梢動。三鍾兩鍾，春滿筵前奉。銀燭高燒，湘簾不控，忽聽的歌聲輕送。皓月當空，良宵不眠興未窮。子姪笑相從，殷勤醉海翁。天倫情重，寂寞了西堂清夢。時舍弟逝矣。

折桂令

咸姪家宴

海雲收雪霽山青，旭日初長，文運方亨。五桂重芳，一椿未老，四葉傳經。開夜宴休離醕酎，聽春絃最喜輕清。伐木歌聲，行葦親情，樂意綢繆，笑語丁寧。

朝天子

答陳李二君二首

陳子昂古詩，李太白律詩，字字相傳示。錦心繡口冠當時，滿紙龍蛇字。掌筆騷壇，游情文事，海山間三數子。俺如今淺思，編幾句小詞，也當做詩言志。

一遭兒菊籬，輪莊兒酒席，老兒當常相會。淵明得意便銜杯，笑向花間醉。好景凝眸，深山屏跡，棄浮名如脫屣。喚奚囊自隨，遞詩筒再題，就裏多風味。洞厓、芝巖，悉示詩章。懶漫無堪，未能仰和。聊占小令，用謝高篇。媿鐘缶之殊音，將唱酬之無當也。汪本三句作“共野老成高會”，又“奚囊”作“奚奴”，“就裏”作“林下”。

駐馬聽

晚浴二首

晚浴晴川，正是炎蒸六月天。葛巾斜掛，芒履雙拋，野服高懸。科頭跣足腹便便，柳陰深處涼無限。名利休纏，頂冠束帶，許多不便。

坐傍溪橋，一派清漣暑氣消。風生雙腋，爽透煩襟，淨滌塵囂。水邊難解紫羅袍，枝頭怎掛烏紗帽。散誕逍遙，如今喜得，林泉高蹈。

懶畫眉

樂閑二首

水邊林下一閑人，無慮無思自在神，功名富貴等浮雲。春光秋月無窮盡，日日看山日日新。

清風明月兩閑人，笑傲煙霞洗世塵，無邊光景滿乾坤。涼生暑退秋光近，日日吟詩日日新。

塞鴻秋

喜雪二首

雪花兒飛，風力兒催，隔窗兒凜慄透寒威。土炕蘆席，濁酒山妻，賽羊羔勝党姬。念窮民肚裏無食，歎寒儒身上無衣。高山成玉壘，平地起

銀堆。嘻，看來歲得便宜。

雪填門，人斷魂，少柴無米怎溫存。喜殺官人，盼殺黎民，撒梨花都是春。滿天街瑞氣氤氳，舞簾櫳玉屑繽紛。今冬難湊手，來歲好安身。貧，那有隔年陳。

仙桂引

甲戌新春試筆

大年初一好晴明，初二初三氣候清，迎春上女如雲盛。問勾芒仔細聽，願今年五穀豐登。願今年八方寧靜，願今年糧差輕省，願今年黎庶安生。聽勾芒應答衆生，天有神靈，官又廉明。吏不違條，民不犯法，盜不縱橫。四夷安齊輸款誠，三光正堆驗昇平。從今後歲歲收成，戶戶充盈，託賴着萬曆皇朝，倚仗着九棘公卿。

燈夕

元宵十五好晴天，十六十七景物妍，觀燈士女貪歡宴。喜孜孜笑語喧，幸遭逢盛世豐年。風不動芝蔴賤，月交輝百穀全，好燈光萬事安然。

謝朝中宰相調元，官不勞民，吏不貪錢。糧不重徵，差無偏累，銀不加添。感逃移心回意轉，恤貧窮復業歸田。左右無權，書算絕奸，喫緊的郡守廉明，委實的邑宰仁賢。

一江風

益姪家宴二首

入新年日日開春宴，幸得身强健。喜團圓，椿桂重芳，蘭蕙香風滿。新詩和幾聯，新詞和幾篇，堂前又覩奎光現。

入新春又值文明運，咫尺三台近。慶風雲，聖主臨軒，齊魯登賢俊。春光占幾分，春觴勸幾巡，耳邊廂忽聽的春雷震。

玉抱肚

臨姪家宴

一年嘉慶，北堂前芝蘭向榮。把金甌淺泛流霞，和春詞變入新聲。

歌喉響遏碧雲行，雪月風花滿郡城。

朝元歌

蒙姪家宴

花香酒香，且把愁顏放。風光月光，頓覺詩懷暢。笑語綢繆，篆煙飄蕩，春滿尊前席上。琴瑟高張，清歌一聲遶畫梁。昔日紫薇堂，今朝翠竹房。男兒志向，休負了前人名望。

折桂朝天令

咸姪會試二首

燦文星世世重輝，西中秋闌，戌中春闌。看東華金榜名題，解却儒衣，換上朝衣。羨冲舉九苞鳳起，任扶搖萬里鵬飛。聖主登極，賢俊來儀，投至得捷報南宮，不枉了聲震東齊。設席，舉杯，元旦成佳會。長行直到曲江池，方稱遊春意。桃浪千層，杏林十里，這風光真個美。對燈花此夕，步雲程有期，大家拚一個醺醺醉。

十年來一介書生，頗擅才名，也擅科名。五朝中累世簪纓，方顯文星，又顯官星。論黼藻堪稱國英，談道義克振家聲。纔入新正，即便登程，一步步足躡天梯，不移時身上瑤京。此行，準成，金榜標名姓。出門相送弟和兄，勸酒多嘉慶。棠棣連枝，雁鴻接影，到京師趨華省。耳邊廂細聽，唱的是渭城，和一闕折桂朝天令。時履姪在駕部。

黃鶯兒

勉姪二首

掛一段狀元紅，占春光錦繡叢，書生仰荷君恩重。望金門鞠躬，近天顏改容，傳宣京尹排驕從。狀元紅，前遮後擁，攔不住五花驄。

簪一朵狀元花，這風流實可誇，長安走馬人如畫。金貂客手插，玉樓人眼瞰，杏園春色真無價。狀元花，來回顧影，不覺的側烏紗。

折桂令

春陰

寫春聯遍帖柴門，詩也宜春，酒也宜春。跨毛驢笑入煙村，風也撩人，雪也撩人。環海岱生意鼎新，滿乾坤和氣氤氲。行雨行雲，富國安民，准擬西成，多謝東君。

焚柏子

翠巍巍柏子浮煙，清似鷄舌，潤比龍涎。芸草窗中，芝蘭砌畔，椿桂堂前。遇道人偏宜講玄，對高僧最好談禪。案上丹鉛，坐下青氈，對此觀書，對此鳴絃。

燒榑柁

燒榑柁老瓦盆中，暖氣烘烘，樂意融融。煙透軒窗，寒銷院宇，春滿簾櫳。煨嫩芋紅爐謾擁，點清茶白雪新烹。冷淡家風，瀟灑山翁，受用無邊，熱酒三鍾。汪本末二句作“詩思千言，酒量千鍾”。

閱報除名四首

喜朝中一旦除名，俺纔是散誕仙人，自在先生。敝屣離身，扁舟抵岸，飄瓦忘形。苦奔波三萬里迢迢遠征，花打算四十年小小前程。蜀道難行，齊瑟誰聽，若不是忽刺八開豁的清白，怎能够生吃查倒斷的分明。

歎人情不繫之舟，隨水東西，蕩蕩悠悠。把似俺二意三心，總不如一刀兩斷，才是個萬了千休。信同僚苦勸着莫得要輕輕罷手，聽親戚攔斷的怎能够早早回頭。到底是賦性優柔，遇事遲留，止不過蝸角虛名，又不是都督王侯。汪本末二句作“只今日遠離風塵，落得個高臥林丘”。

笑吾生天地之間，半紙功名，六品王官。百樣參差，十分潦倒，一味孤寒。破砂鍋換蒜皮有何希罕，死鷄兒燒白菜枉受艱難。從今後雲水青山，竹杖黃冠，遠離了世路風塵，跳出了宦海波瀾。

看人情世態偏別，禍福無端，好惡隨邪。岐路亡羊，塞翁失馬，弓影成蛇。拾了個破包頭有何難捨，打了個昏斯謎費盡周折。雖不是豪傑，也不是癡呆，豈不知這樣兒清高，那樣兒巴竭。

朝天子

喜客至

喜羣英赴席，看五星聚奎，百里內賢人會。甕頭新釀帶糟皮，到手休辭醉。東省齊名，南宮高第，兩同年情更美。酌勸了幾杯，穿換了一迴，中不盡東君意。

候客不至

敬心兒往來，用意兒剗剗，爲只爲兩世通家愛。寒儒那有大安排，鷄黍相陪待。廚下休忙，東君莫怪，請着他佯不采。有酒兒自釀，有肉兒自嘍，頓忘了炎涼態。

拜客不答

遠迢迢出城，靜悄悄到廳，再拜申微敬。覓人擡轎費經營，買柬兒通名姓。往而不來，幡然自省，敞着門終日等。俺如今已惺，也學的寡情，閉了門推乾淨。

喜客相訪

掩柴門不開，有高賢到來，又破了山人戒。斯文一氣便忘懷，笑傲煙霞外。雅意相投，誠心款待，酒瓶乾還去買。你也休揣歪，俺也休小哉，終有個朋情在。

桂枝香

雨後雪

小春將盡，寒風傳信。恰纔聽雨點無聲，又早見雪花成陣。靜悄悄閉門，靜悄悄閉門，新開香醞，自釀自飲。意欣欣，堂前十月汪汪水，不怕來年一日辛。

雪晴

一天飛絮，萬山堆玉。霎時間掃盡同雲，又添上無邊清趣。任幽人品題，任幽人品題，錦囊佳句，探梅歸去。意何如，消磨歲月詩千首，笑傲乾坤酒一壺。

胡十八

刈麥有感四首

八十歲老莊家，幾曾見今年麥，又無顆粒又無柴。三百日旱災，二千里放開。偏俺這臥牛城，四下裏忒毒害。

不甫能大開鐮，閃的個嘴着地，陪了人工陪飯食。似這般忒癡，真個是罕希。急安排種豆兒，再着本還圖利。

穿和喫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五月半間便開倉。里正哥過堂，花戶每比糧。賣田宅無買的，典兒女陪不上。

往常時收麥年，麥罷了是一儉，今年無麥又無錢。哭哀哀告天，那搭兒叫冤。但撞着里正哥，一萬聲可憐見。

折桂令

刈穀有感二首

自歸來農圃優游，麥也無收，黍也無收。恰遭逢饑饉之秋，穀也不熟，菜也不熟。占花甲偏憎癸酉，看流行正到奎婁。官又憂愁，民又漂流。誰敢替百姓擔當，怎禁他一例誅求。

近新來百費俱損，官也無錢，民也無錢。遠鄉中一向顛連，村也無煙，市也無煙。貧又逃富又逃前催後趲，田也棄房也棄東走西遷。幸賴明賢，招撫言旋。毒收頭先要合封，狠催申又討加添。

小梁州

飼蟻有感二首

無千無萬聚庭階，犯險的惹禍招災。那年江省考遺才，人厮躡，多士最堪哀。

縱然吾意無毒害，脚到處衆命難捱。撒了把細麩皮引的他忙成塊，喜的是手疾眼快，齊入穴中來。

朝天子

東村樓成四首

小樓，地頭，不出戶觀耕耨。曉來四面上簾鉤，一覽山川秀。滿散琴棋，尋常詩酒，避塵囂辭俗友。到秋，頗收，具鷄黍邀親舊。

望家，看瓜，小可成間架。四圍禾稼間桑麻，只看到秋收罷。破二作三，少七沒八，謾綳拽窮對搭。板簍，草榻，高臥無驚怕。

倚闌，玩山，平穩似連雲棧。門前七里釣魚灘，說甚的磻溪岸。陡展詩懷，高擡醉眼，性天寬心地坦。避煩，討閑，好受用窮鄉宦。

四方，八窗，高出松梢上。黑甜一枕到羲皇，傲煞陶元亮。長夏風清，新秋氣爽，好潛修堪靜養。坐忘，退藏，息念處消魔障。

自遣四首

海翁，命窮，百不會千無用。知書識字總成空，浮世乾和闕。笑俺奔波，從他盤弄，您乖猾俺懵懂。就中，不同，誰認的鷄和鳳。

海浮，命毒，方的俺無錢物。半床圖畫半床書，這便是安身處。論地談天，知今道古，一時人全不數。念吾，寡徒，有句話和誰訴。

汝行，此生，天賦與煙霞性。世間名利兩無成，落得山中靜。鳥徑禪關，龍溪釣艇，綠蓑衣披一領。子平，五星，不問卜知前定。

萬緣，聽天，不富貴安貧賤。老妻稚子種山田，骨肉相依戀。家世耕讀，時常過遣，又何須名姓顯。向前，有年，便足平生願。

駐雲飛

此景亭初秋小酌二首

時值新秋，一雨初晴暑氣收。翠滴山光瘦，紅濕荷香透。嗟，佳客任遨遊，買魚沽酒。醉後狂歌，舞破衣衫袖，不管人間萬種愁。

一段秋光，萬柳陰中納晚涼。風動鷗波滉，雨過龍溪漲。嗟，玉手送霞觴，逍遙亭上。洗耳開懷，試聽紅兒唱，一笑都將萬慮忘。

桂枝香

贈人二首

月中丹桂，天花香細。熬盡了萬紫千紅，占斷了奇花名卉。到清秋盛開，到清秋盛開，金風飄砌。嫦娥初會意徘徊，乞得千年藥，還攀萬丈梯。

冰輪高掛，花枝低亞。恰纔玉兔東升，又早銀蟾西下。折一朵桂花，折一朵桂花，千金無價。香風縹緲散天葩，分付登雲客，相將步月華。

二犯傍妝臺

此景亭觀雨共酌二首

流水遶孤村，藕花四面吐清芬。坐邀三益友，行樂百年身。輕雷忽送山前雨，暮靄遙連海上雲。解衣沽酒，促膝論文，一談一笑共相親。

七月火西流，湖光山色倍清幽。共拚河朔飲，散步習池遊。兒童莫笑山翁醉，麴米能消杜甫愁。碧筒縱飲，清商朗謳，海天一雨彩虹收。

世恩堂觀雨共酌二首

高會畫堂中，瑞煙裊裊雨濛濛。漸看花露重，莫放酒尊空。敲殘棋子消清晝，捲盡湘簾對遠峰。竹溪六逸，商山四翁，至今千載仰高風。

無事且銜杯，相邀一月兩三席。醉翁非爲酒，詩社共分題。德星喜兆賢人聚，膏雨初回造化機。太平有象，豐年可期，逢場作戲便追隨。

李奇坡會不果赴二首

三日出村行，青鸞早已報先聲。披衣看月色，欹枕盼窗明。未及赴飲天留客，纔待登車雨滿城。笑余掃興，孤君款情，秀才食肉犯梟星。

涼雨洗平沙，瓊樓對起鎖煙霞。清秋浮爽氣，勝事競繁華。佳山佳水東齊郡，難弟難兄北海家。綺筵候客，銀河泛槎，相看咫尺隔天涯。

玉芙蓉

喜雨二首

村城井水乾，遠近河流斷，近新來好雨連綿。田家接口菰稈飯，書

館充腸苜蓿盤。年成變，歡顏，笑顏，到秋來納稼滿場園。

初添野水涯，細滴茅簷下，喜芄芄遍地桑麻。消災不數千金價，救苦重生八口家。都開罷，喬花，豆花，眼見的葫蘆棚結了個赤金瓜。

苦雨二首

衝開七里灘，淪倒礮溪岸，釣臺沉何處投竿。三時不雨田苗旱，一雨無休水潦寬。民愁歎，號天，怨天，這其間方信道做天難。

恰纔慶雨澤，豈料爲民害，一時間旱潦齊來。牆傾屋塌千家壞，水浸風磨五穀災。多奇怪，時乖，命乖，歎吾生畢竟是老窮胎。汪本首二句作“顏纔得雨開，心轉憂霖害”。

苦風二首

難將風雨調，無計回天道，簸乾坤晝夜狂飈。秣科折盡泥中倒，黍穀磨殘水上漂。哀哀告，千勞，萬勞，誰承望一年勤苦總無聊。汪本末三句作“將封姨告，三農最勞，休只管飛沙走石恁呼號”。

封家十八姨，毒害能爲祟，撞南牆猛雨如錐。摧殘禾稼饑難濟，壓倒房廊命有虧。民人何罪，天知，地知，願回心風調雨順霽嚴威。

玉芙蓉

喜晴二首

鳩來屋上鳴，雨霽偏靈應，這其間准擬收成。雖然天意人難定，到底民窮運轉亨。簷前聽，三聲，兩聲，誰想這小毛團倒好驗陰晴。

陰雲萬里無，積雨千山度，拯羣生脫離了泥塗。青天豈有絕人路，赤日還爲救命符。沽酒處，三壺，兩壺，眼見的樂陶陶醉倒了老農夫。

玉江引

農家樂次洞厓韻

喜得秋成，新炊乾飯飽。準備冬寒，純綿粗布襖。不怕社官喬，何妨書手狡。無慮無憂，先將官債了。無是無非，休嫌家當少。暖虛虛炕頭睡的好，安穩誰驚覺。消殘水旱愁，唱徹村田樂，若不是這年成何處跑。

農家苦次洞屋韻

倒了房宅，堪憐生計蹙。衝了田園，難將雙手扞。陸地水平鋪，秋禾風亂舞。水旱相仍，農家何日足。牆壁通連，窮年何處補。往常時不似今番苦，萬事由天做。又無餬口糧，那有遮身布，幾樁兒不由人不叫苦。

傍妝臺

憂復雨次洞屋韻四首

喜登山，閑看秋雨自憑闌。誰知巨洋深似海，平地水連天。漂流房屋傷禾稼，傾倒牆垣損藥欄。天難定，民不安，滿懷愁鎖兩眉間。

望雲開，忽驚東北雨聲來。百川齊泛濫，千里盡風霾。甫能六月愁乾旱，恰入三秋告水災。流行到，時運該，家家少米又無柴。

黑雲連，猶如天地尚函三。街前翻巨浪，城下起狂瀾。閭閻生計頻年病，市井謠言何日安。思前事，防未然，千愁萬苦訴蒼天。汪本第三句以下作“翻街惟巨浪，沉竈盡狂瀾。漂來萍藻侵禾稼，隱見魚龍泛藥欄。鳩啼屋，民籲天，不知何計慰閭閻”。

暮煙霏，村城四望見應稀。有塵生飯甑，無處覓漁磯。半灣轉過三尺水，一步行來兩腳泥。田園沒，生計微，誰將荒政拯羣黎。

喜復晴次洞屋韻四首

舉頭瞧，披雲撥霧仰丹霄。開門看小圃，倚杖步荒郊。鳩聲喚徹千林曉，鶴駕飛來萬里遙。山容瘦，花瓣嬌，野人遊玩也清高。

舉頭看，三竿紅日上青天。且喜天睜眼，不怕水衝田。雖然南畝禾生耳，忽見東鄰竈有煙。詩懷暢，酒量寬，願同擊壤樂堯年。汪本“雖然”作“莫愁”，“忽見”作“且喜”，而前四句用下文“對青山”一首之四句。

喜輝煌，扶桑擁出太陽光。不愁泥曳履，猶恐露沾裳。牆傾旋插新籬障，屋倒權修破草房。看秋景，納晚涼，一時得意氣軒昂。

對青山，雲霞變幻片時間。清風良夜景，明月早秋天。酒杯到手休辭醉，竹杖隨身不記年。登臨樂，笑語歡，大家同會大羅仙。

朝天子

四術四首

醫

把腕兒綽觔，搥杖兒下針，無倒斷差分寸。處心醫富不醫貧，慣用巴霜信。利膈寬胸，單方吊引，幾文錢堪做本。瀉殺了好人，治活了歹人，趁我十年運。汪本“趁我”作“趁著我”。

卜

睜着眼莽謫，閉着眼瞎謫，那一個知休咎。流年月令費鑽求，就裏多虛謬。四課三傳，張八李九，一樁樁不應口。百中經枕頭，卦盒兒在手，花打算胡將就。

相

對着臉朗言，扯着手軟纏，論富貴分貧賤。今年不濟有來年，看氣色實難辨。廕子封妻，成家蕩產，細端相胡指點。憑着你臉涎，看的俺靨顏，正眼兒不待見。

巫

扇鼓兒狠敲，背膊兒慘搖，不住的梭梭跳。五更半夜睡不着，鄰舍家嫌聒噪。綽去了三魂，相衝着五道，鬼病兒難得好。買金銀紙燒，請師婆賽了，敬意把邪神報。

寄生草

四不全四首

缺唇兒

娘喫了兔兒肉，兒少了口唇皮。喝茶喝水空勞力，說長說短乾淘氣，吹燈吹火無巴臂。懷胎婦女再休饞，但見了兔兒須迴避。

點腳兒

一脚長一脚短，一步高一步低。東欹西倒街前醉，歪頭劣肚門傍立，伸腰曲膝床頭睡。買一條鐵拐早修行，功成插入神仙隊。

禿廝兒

少一綹青絲髮，有幾根喇哩毛。網兒頂綫無着落，梳兒篦兒都不要，蝨子蠅子無消耗。人人稱道是同知，幾時戴一頂烏紗帽。

瘦膊兒

看着你嚟兒裏有，每日家還要喫。喫的似尿胞裝着些膀胱氣，響的他吁吁喘喘難醫治，愁的是深深唱喏頭着地。連腮帶耳一般粗，做了些揚揚不睬胖張勢。

滿庭芳

四憎四首

蠅

蠅營半載，跟尋腥腐，變亂蒼白。雖然首尾無毒害，蹤跡胡歪。書案上搖搖擺擺，酒席間鬧鬧坎坎。鼻尖兒快，靜悄悄荒郊野外，人坐下一齊來。

蚊

些微形狀，聲如雷動，嘴似針芒。但沾着皮肉不斷放，頃刻成瘡。眼待合又疼又癢，睡不穩難忍難當。酥胸上，輕輕一掌，汝命早先亡。

蚤

行藏欠穩，尖心害物，利嘴傷人。忽然亂跳無音信，磚縫裏藏身。手摸着三魂早殞，口咬着一命難存。那時節無投奔，饒你跟頭亂滾，跳不出破皮禪。

蝨

窮生蠅虱，慣欺破襖，頻解高懷。你咬我我咬你都休怪，手到擒來。擒住你開呵喝采，放了你增福消災。從今後休相害，實指望富而生疥，又只怕癢難捱。

藥蟲

紅頭黑嘴，苦中作樂，甜處求食。何曾生冷傷脾胃，無病尋醫。咀嚼的口中最美，補養的身上難肥。秋陽內，攤開曬你，不死也去層皮。

書蟲

蠹魚雖小，咬文嚼字，有甚才學。綿纏紙裏書中耗，占定窩巢。俺看他一生怕了，你鑽他何日開交。聽吾道，輕身兒快跑，捻着你命難饒。汪本“魚”作“蟲”，“饒”作“逃”。

桂枝香

冶源大十景十首

乾坤清氣，林泉佳致。恍疑似方丈蓬壺，端的是洞天福地。暖溶溶玉池，暖溶溶玉池，源頭活水，珍珠亂撒，一片琉璃。海上三山秀，人間萬古奇。

浮山勝概，冶源煙靄。又不是香霧空濛，又不是輕雲襲鬣。不移時閃開，不移時閃開，神仙世界，十州三島，閬苑蓬萊。天上黃金闕，壺中白玉臺。

白鷗輕漾，紅鴛翻浪。恰纔過捉馬潭邊，又早到小龍灣上。綠陰陰兩行，綠陰陰兩行，青絲飄蕩，千條弱柳，萬縷垂楊。好一似連環鎖，牽人人醉鄉。

山居幽靜，湖光相映。翠巍巍四面雲屏，碧澄澄一輪銀鏡。聽悠悠數聲，聽悠悠數聲，禪林清磬，動人詩興，信步閑行。雨過沙邊路，風來水上亭。汪本“相映”作“交映”，《南宮詞紀》同。

冶官遺廟，千山環抱。鑄劍池徹底澄清，飛雲閣半空縹緲。柳陰中小橋，柳陰中小橋，漁樵徑道，遊人登眺，盡日逍遙。上到摩天嶺，方知此處高。

堂開雲岫，泉分石竇。倒坐着水月觀音，生就的淨瓶楊柳。有前朝古槐，有前朝古槐，千年依舊，龍蛇技鬪，隱護靈湫。黑水洪洋峪，深藏景最幽。

扁舟一葉，金波搖拽。輕撥開翠藻青蒲，滿載着光風霽月。蕩星河影斜，蕩星河影斜，好天良夜，珠泉萬顆，雲錦千疊。鮮鯉銀絲鱸，年年受用些。

東山高臥，小亭清坐。結識上酒友詩朋，準備下及時行樂。滿池塘綠荷，滿池塘綠荷，紅蓮萬朵，開尊宴賞，信口吟哦。得喜高人至，盤桓安樂窩。

玉泉香院，金仙出現。十年古刹傳留，萬載皇圖永奠。自歸來閉關，自歸來閉關，空門依戀，靜聽清梵，醉愛逃禪。石鼎烹茶品，名山第一泉。

秋來春去，四時成趣。家住翠竹叢中，人在白雲深處。看天然畫圖，看天然畫圖，眼前詩句，水芹香稻，鮮酒活魚。見說江南好，江南恐不如。

黃鶯兒

美人杯二首

掌上醉楊妃，透春心露玉肌，瓊漿細瀉甜如蜜。鼻尖兒對直，舌頭兒聽題，熱突突滾下咽喉內。奉尊席，笑吟吟勸你，偏愛喫紫霞杯。

春意透酥胸，眼雙合睡夢中，嬌滴滴一點花心動。花心兒茜紅，花瓣兒粉紅，泛流霞誤入桃源洞。奉一鍾，喜清香細湧，似秋水出芙蓉。

懶畫眉

前題次韻二首

妖嬈人樣酒杯兒，仰面昏沉睡覺兒，纖腰半露那些兒。細看他這點花兒蕊，瀉出瓊漿一線兒。

瑤觴托在手心兒，暖酒輕沾口角兒，杯心正對舌尖兒。消停仔細嘗滋味，滿口香甜有趣兒。

折桂令

送琦孫鄉試

論干支應驗如何，子也登科，丁也登科。喬梓聯芳，祖孫繩盛，世沐恩波。準備就攀月桂當頭一朵，不枉了赴文場鏖戰三合。鵬舉溟渤，鳳起岩阿，佇望飛騰，勉自琢磨。

仙桂引

詠詩匏

靈匏聲價重鳴夷，盤古流傳混沌皮，團圞共結淄沂會。賽郵筒不摘離，叩清音喚醒詩脾。寫不盡風花記，吟不徹雪月題，但登臨滾滾相隨。

小壺天玉質冰肌，喜則喜空洞能容，爲則爲囊括無遺。錦重疊滿紙雲煙，光絢爛一天星斗，圓滴溜萬顆珠璣。俺只道混元形未分兩儀，誰鑿透玄竅肇判三極。付奚童仔細收拾，倩高賢珍重留題，覽詩篇字字精工，詠詞章句句神奇。

喜雪新春試筆

大年初一雪花飄，瑞氣祥光貫九霄，從今已顯豐穰兆。喜三白遍四郊，託賴着臺省賢勞。扶助的朝廷有道，保安的黎民無擾，感召的雨順風調。細繽紛密灑衡茅，海宇生輝，山岳增高。萬朵琪花，千枝玉樹，百尺銀橋。掃蕩了豺狼當道，簇擁着驄馬行朝。清擬冰條，貴比瓊瑤，滿齊城有脚陽春，恰都是柏府人豪。

元宵喜雪夜分而止^①

元宵十五雪花飛，玉映天街火樹圍，從今再顯豐年瑞。萬民安二麥宜，壓遺蝗入地千尺。喜百穀蒙生意，慶三農更足食，拜謝了天地神祇。草堂開小設筵席，雪裏燈竿，分外希奇。柳絮輕盈，梨花飄漾，梅蕊芳菲。笑談中詩詞並美，轉盼時燈月交輝。夜色何其，兔影沉西，有酒重斟，不醉無歸。

河西六娘子

笑園六詠六首

問道先生笑甚麼，笑的我一仰一合。時人不識余心樂，呀，兩脚跳梭梭，拍手笑呵呵，風月無邊好快活。

人世難逢笑口開，笑的我東倒西歪。平生不欠虧心債，呀，每日笑胎嗨，坦蕩放襟懷，笑傲乾坤好快哉。

閑看山人笑臉兒紅，笑時節雙眼兒朦朧。平白地笑入玄真洞，呀，也不辨雌雄，也不見西東，笑不醒風魔胡突蟲。

玉兔金烏趕的荒，我笑他不住的窮忙。今來占往如奔浪，呀，三萬六千場，日日笑何妨，俯仰乾坤一醉鄉。

笑倒了山翁老傻瓜，爲甚的大笑哈哈。功名不入漁樵話，呀，打鼓弄琵琶，睡着唱楊家，用盡你機關笑掉了我的牙。

名利機關沒正經，笑的我肚兒裏生疼。浮沉勝敗何時定，呀，個個哄人精，處處賺人坑，只落得山翁笑了一生。

① 今校：“元宵”原作“元宵”，逕改。

朝天子

夜聞琦捷口占二首

文運到丙丁，發迹在早齡，越顯的門風盛。神機妙出火牛城，一戰三齊定。耀後光前，連科決勝，赴瓊林拚酩酊。金榜上列名，玉堂中樹聲，又千里傳家慶。

恰辭了桂軒，又到了杏園，早遂却男兒願。連登及第邁前賢，您喬梓都堪羨。四世科名，五朝恩眷，荷天公垂庇遠。清白字祖傳，忠孝事旃旆，要振起咱門面。

浪淘沙

種樹四首

荒隴枕洋溪，萬木雲齊，堯山翠色兩相依。歲歲年年生意好，手自栽培。

甘雨正淋漓，萬物光輝，滿林紅杏鬪芳菲。寒食清明剛到也，煙草萋萋。

獨自踏青遊，七里灘頭，垂楊嫋娜弄新柔。遍插青枝臨曲水，一種風流。

日日掃閑愁，移近高樓，栽培不爲棟梁謀。我愛長條千萬縷，蕩蕩悠悠。

黃鶯兒

鞦韆

遙望肉飛仙，半虛空如綫牽，天風吹得團團轉。搖落了玉蟬，湯抹了翠鈿，粉香汗濕桃花面。興飄然，湘裙大展，現八瓣妙金蓮。

醉太平

家訓四首

勸哥哥學好，休捨命貪饕，聰明伶俐莫心高，只隨緣便了。抹了臉遮不盡傍人笑，腫了手拿不盡他人鈔，放倒身喫不盡小人敲，急回頭

自保。

勸哥哥自想，要仔細商量，須知晷短不能長，再休提勉強。別人肉帖不在腮頰上，愛便宜見放着傍州樣，怕年年醫不得眼前瘡，悔當時戳莽。

勸哥哥休歹，把兩眼睜開，一還一報一齊來，見如今天矮。人人心地藏毒害，家家事業多成敗，時時局面有興衰，到頭來怎解。

勸哥哥休狠，學性格溫存，得饒人處且饒人，退步行最穩。循天理處安吾分，占便宜處甘吾笨，咬牙切齒反吾身，狠讀書爲本。

玉芙蓉

笑園約會二首

山人今又來，雅會猶然在，笑園中羅列羣才。主人駕出無拘礙，坐客淹留盡放懷。真豪邁，悠哉，快哉，一個家醉醺醺，齊倒在碧苔階。

友山醉似泥，角藝難支對，老冰壺伏地哇之。洞厓早跑知迴避，望石留連躲是非。胡先輩，低壺，矢棋，勝不的醒山人，硬勸了掛紅杯。

會友望石，迎盛眷至宦邸，歡甚，同會慰勞之。有獻嘲者，但投壺對奕，略不爲動。所謂“笑而不答心自閑”者，非邪！

嘲贈二首

他鄉即故鄉，久旱甘霖降，喜團圓無限風光。東藏西躲牽羅帳，後擁前遮入洞房。還扎掙，男兒白強，打算的兩年閑併做了一冬忙。

春光滿繡幃，夜夜乾淘氣，一家兒衆口難齊。使不的吊虎離山計，當不得將軍八面威。腰肢瘦，憑誰替伊，這其間顯些兒斷送了光頭皮。

折桂令

病憶山中四首

數年間投老山村，閑也宜人，忙也宜人。近新來誤入城闔，行也勞神，坐也勞神。從今後再休想出山探親，準備下一衲頭懶處安身。隔斷紅塵，占斷白雲，高插荆籬，緊閉柴門。汪本“數年間”作“數年來”。

下山來逐日窮忙，窮也難當，忙也難當。到山中一味清狂，清也何

妨，狂也何妨。怎寧耐勞勞攘攘，甘消受蹣蹣涼涼。雪嵌巖窗，月浸茅堂，四大安然，萬慮俱忘。

笑當年半紙功名，功也無成，名也無成。急抽身一意歸耕，歸也相應，耕也相應。藥欄兒徐徐理整，草庵兒小小經營。煙月尋盟，雲水關情，細挽湖波，痛濯塵纓。

掛崖龕雲樹又枒，也有僧家，也有田家。抱山村澗水交加，也有漁槎，也有仙槎。碧雙灣浮沉月華，小八洞吞吐煙霞。不鍊丹砂，不養黃芽，風落枯藤，雪煮新茶。

鴻門奏凱歌

喜雪二首

荷當陽明聖君，喜變理多賢俊。正四時風雨調，育萬物陰陽順。呀，淨大地絕纖塵，拍長空結片雲。碾世界千山玉，鑄乾坤一錠銀。來春，享富貴無窮盡。吾民，賴天恩有處分。

慶三白方朔誇，湊四幅王維畫。吟不就灞上詩，壓不倒袁安廈。呀，折一朵浩然花，啜一盞党姬茶。搖一把山陰棹，訪一回安道家。銀槎，緊緊繫浮山下。瑤華，飄飄在冶水涯。

岱翁餽問雪中賦謝

封題了梁苑詞，發付了梅花使。沾濡了鸞鳳箋，飛灑了龍蛇字。呀，鮮菱肉最甘肥，遠致自楚江湄。涼滲滲黃金橘，嫩生生白玉芝。珍奇，感子建殷勤賜。休辭，恰相如病渴時。

奉謝諸宗枉駕汪本“宗”作“宗候”。

街前多長者車，門外有賢王輅。忽驚傳梁孝來，又報道陳思顧。呀，踏破了小茅廬，荒張了老迂儒。有雪茗何曾獻，欠村醪不敢沽。潛夫，再休把書來著。相如，喜從今病已蘇。

謝諸公枉駕

邀的是試春遊張曲江，訪的是耽酒病陶元亮。行的是快吟詩唐翰林，坐的是會射策江都相。呀，這的是白雲明月謝家莊，抵多少秋風野草鎮邊堂。您只待平開了西土標名字，俺只待高臥在東山入醉鄉。

周郎，耳聽着六律情偏暢。馮唐，身歷了三朝老更狂。

謝諸老枉顧

一個樂謳歌全盛時，一個慣領料長生會。一個輪莊兒獻壽觴，一個打夥兒閑遊戲。呀，一個倚玉樹折花枝，一個扶翠袖當青藜。一個教二子雙攀桂，一個濟羣生三世醫。希奇，八老聚魔先退。芳菲，兩娥來春早回。

謝會友枉顧

又不曾費推敲將詩債擔，又不曾閑包攬把風情勘。止不過下山來將公事勾，進城去把高親探。呀，單想着洞天福地紫雲庵，清風明月碧龍潭。但離了聖境多愁病，恰遇着遊人共笑談。意象兒虛涵，默坐處機心淡。魂夢兒沉酣，猛醒來世味諳。

子姪守歲

一個飭元戎冀北軍，一個修世業齊東郡。一個劍雙揮星斗光，一個筆橫掃龍蛇陣。呀，一個折丹桂抱經綸，一個刷藍田課耕耘。一個近日月承天眷，一個走關山望海雲。全不厭清貧，守歲錢賒一分。但款敘情親，交年杯換幾巡。

清江引

戊寅試筆十首

換歲交年百事占，清曉天光霽。午風鼓太和，夜雪呈嘉瑞，喚書童掃文房閑試筆。

雪擁天街免拜年，閑開閑家宴。姪孫個個來，兒女團團勸，這便是滿堂春住世仙。

春水春山玉鏡臺，照徹神仙界。舟移島嶼中，人在雲霄外，這風光有黃金無處買。

綠水青山不用多，只容得個人三個。閑隨牧豎歌，醉伴漁翁臥，每年間不暫離他共我。

明月清風何處無，全借山川助。高山更有情，流水都成趣，水山風月光萬古。

風月水山春色早，不近紅塵道。靜尋物外遊，遠避人間鬧，出脫的一身安無價寶。

雪月風花細裁剪，又喜年成變。三農到處安，五穀殊常賤，愁只愁折官糧難辦錢。

好年成一文錢一片金，不似今番甚。糶糧沒去頭，變產無人賃，一條鞭不弱如十段錦。

穀賤傷農傳自古，並不分貧富。今年下下門，舊歲超超戶，拋荒了好莊田千萬畝。

山縣從來民害民，虎一分狼一分。明加又暗加，法盡情無盡，好清官不覩簷下狠。

鴻門奏凱歌

復兒度遼省墓二首

覽雄風北鎮巔，蟠大地東洋甸。近扶桑曙氣通，映析木祥光綯。呀，仰廟貌鳳飛鸞，瞻華表鶴翩跹。環瀚海二千里，抱醫閭百萬年。靈源，演世系徵文獻。龍仙，按圖經授祕傳。

歷三朝寵數優，傳四世文風舊。念焚修總是空，要祭掃乾生受。呀，長撇下萬千愁，冷落了四十秋。那里也鱗鴻耗，大拚着狐兔遊。承繼了箕裘，早共晚功名就。撞破了煙樓，遲和疾志願酬。龍山駱用卿，浙人，前戊辰榜先公同年友。善堪輿術，嘗按圖相先隴，每奇中。余戊戌東歸一展墓，逮今四十年，始遣子復，寄此勉之，必有濟也。

仙子步蟾宮

解任後聞變有感二首

無官方顯一身輕，有子須教萬事成，歸家便是三生幸。又何愁烹五鼎，豈不聞君子懷刑。可惜了淮陰命，空留下武穆名，因此上急回頭死裏逃生。因此上急回頭死裏逃生，今日的一點英魂，昨日的萬里長城。劍擁兵圍，繩纏索綁，肉顫心驚。恨不能得便處投河跳井，悔不及起初時詐死埋名。口說無憑，眼見分明，再休提大爵高官，且安排淺種深耕。

邊聲初奏紫宸朝，戰血新沾壯士袍，風塵塞滿長安道。顯的俺退閑

人有下梢，任他行攘攘勞勞。捨命的當前哨，貪功的赴市曹，俺如今散誕逍遙。俺如今散誕逍遙，也不登城，也不挑壕。避難而行，奉身而退，有託而逃。總然是潑家私無多有少，也不愁舊根基積小成高。世路崎嶇，宦海波濤，險阻經過，平穩開交。

朝天子

解官至舍二十首

不着人眼空，不降錢手窮，故意把家緣弄。早年志氣藐三公，到底無實用。東海荒村，南山舊壠，說歸來非是哄。買三尺小童，學一世老農，悟往事真如夢。

苦兩間草堂，蓋幾個竹房，小則小合爻象。三冬生暖夏生涼，就裏消災障。水繞山圍，人間天上，遠塵纓遺世網。掛絲桐一張，釀村醪一缸，窮不殺陶元亮。汪本“合爻象”作“玄情壘”。

得意處早辭，稱心事審思，進與退皆天賜。功名富貴要知時，勘千載英雄志。論罪西曹，行刑東市，有傍州新例子。題數首小詩，填幾個拙詞，歎古往今來事。

大牙爪虎威，小魑魍鬼皮，賭甚麼才和智。世間到處有危機，知足方爲貴。兔死狐悲，功成身退，覷通途漆似黑。謝朝簪拂衣，羨山人着棋，再不戀蠅頭利。

熱烘烘火爐，暖溶溶酒壺，虧不盡杯中物。半酣之後膽兒粗，打疊起憂和慮。濟濟官僚，潭潭帥府，犯邊的纔是苦。住半間草廬，披一身野服，過到老無榮辱。

暴醢肉冷嚙，新篲酒暖醺，風雪滿柴門外。塞翁豈有濟川才，論甚的成和敗。踢倒愁山，熬乾苦海，更何憂天地窄。寫新詞遣懷，笑時人揣歪，又恐怕兒曹怪。

也不學側文，也不慣使村，隨分量安時運。埋頭袖手掩蓬門，非便是耽孤悶。斗室天寬，匡床地穩，有丹方三數本。龍虎陣統軍，麒麟畫策動，名與勢都休問。

共白雲在山，伴黃石閉關，浮世事成虛幻。翠微深處萬松寒，流水鳴空澗。險阻非遙，歸來未晚，葆天真一味懶。到如今退閑，笑當時耐

煩，那搭兒無災難。

罷清貧一官，受艱辛百般，千里外音書斷。胡塵滾滾路漫漫，急回首無羈絆。灑淚新亭，甘心舊壠，不關情長共短。遶東流綠灣，看西山翠攢，覓幾個鷗爲伴。

老妖精愛錢，小猢猻弄權，不認的生人面。癡心莫使出頭船，風浪登時變。扭曲爲直，胡褒亂貶，望君門天樣遠。幸身名保全，竄山林苟延，守本分甘貧賤。

破炕頭暖燒，舊朋情款邀，親狎處多歡笑。衡門不許外人敲，小院宇冰花落。會面嫌遲，抽身要早，悔當初知見少。利名心免勞，是非場且饒，受用足村田樂。

一會家忖度，百般的怎麼，缺世界實難過。識人多處是非多，懶待起東山臥。明月當頭，清風入座，好相交他共我。拚性命死磨，有多少養活，眼底事都瞧破。

叫喳喳早鴉，鬧吵吵晚蛙，混不了漁樵話。溪山環遶兩三家，就裏乾坤大。草舍斜開，蒿籬亂插，有鄰翁同笑耍。煎柏葉當茶，燒蔓菁盪牙，喫不飽由他罷。

土孤堆蟻垤，泥疙疸蚓穴，些小處誇勳業。裝成傀儡像豪傑，越顯的功名劣。莫恨時窮，休嫌運拙，虎離山龍在野。占清溪一絕，斷江塵兩截，看不厭天心月。

燈挑着竹檠，酒斟酌瓦瓶，霜月小銀河淨。共君一夜話平生，說不盡江湖興。且放疎狂，常拚酩酊，醉了啊還自醒。笑吟吟緩聲，韻悠悠好聽，唱一闋隨心令。

得休處且休，待修來早修，心不足何時彀。是非場上莫貪求，一任龍蛇鬪。月朗風清，天長地久，忙裏無閑處有。種山田一丘，釣滄溟一鉤，養性命增年壽。

看炎涼滿眸，聽風聲點頭，人海內多虛謬。些兒蝸角也稱牛，真真假誰窮究。尺步繩趨，錦心繡口，苦清貧甘自守。富貴兼五侯，聰明通九流，兩下裏難厮湊。

淨巉巖遠岑，疎刺刺晚林，碧水內天光浸。一間草閣一床琴，從雅淡無些甚。野鳥如簾，巖花似錦，莫蹉跎孤負您。買香醪淺斟，想新詩

苦吟，誰待把咱拘禁。

矮鋪他草庵，破盧蘇葛衫，衛一味捱清淡。萬山深處老龍潭，徹底肯於蘸。爽氣侵人，寒光照膽，有神靈多妙感。窮性分免貪，歹心腸少愁，再休把驪珠探。

趁光風捲簾，看斜陽轉簷，棲隱處雲來占。門垂五柳似陶潛，叢菊開芳艷。樂以忘憂，貧而無諂，到如今不犯險。悔當時出尖，沒來由討嫌，急回首無瑕玷。

余以癸亥秋解官，自分優游山水，無意世事。邇於筇中，偶檢舊稿，爲之撫然者久之。

醉太平

李中麓醉歸堂夜話戊午事感十八首

笑山人懵懂，怪野性疎慵，緣何不與世情通。厭繁華俗冗。隱居占一口白雲洞，家私守一隻黃齏甕，奚囊欠一個孔方兄，下山來打哄。汪本“家私”作“生涯”。

茅庵無片瓦，石洞有殘霞，青山深處住成家，儘胸懷脫灑。飽嘗世味如嚼蠟，傍觀人海如看畫，閑評物理似搏沙，問山人不答。

比桃源深遠，傲栗里幽閑，侯門有鉄幾曾彈，玩圖書數卷。忘形自有煙霞伴，明時老却英雄漢，機心不到利名關，看白雲自捲。

望十洲霧斂，與三島雲連，海波曉日湧金盤，見桑田近遠。功名富貴非吾願，詩詞歌賦難興販，風花雪月不須錢，儘逍遙過遣。

二十年不足，三百里無餘，偶然又到子雲居，下山來有主。文章不數三都賦，忠誠不忘千秋錄，精通不但五車書，老先生自許。

好光陰有幾，美心事難齊，定知早晚兆熊羆，聽兒童道喜。南山丹竈千年計，東窗紅日三竿睡，西堂白晝一枰棋，老先生自適。

有千雲書閣，伴詠月詩豪，從遊門下盡時髦，展山堂灑掃。天人造化窮玄妙，經書義理都精到，詞章字句細推敲，老先生自考。

喜完名全節，不降志隨邪，中年畫錦儘驕奢，看頑童戲者。高勳一點雲明滅，高官一朵花開謝，高歌一片月橫斜，老先生笑也。

論功名小可，問道理如何，總然有志也蹉跎，欠明師指撥。願時間省

幾個高軒過，在門牆打一月春風坐，問鄰翁借半壁懶雲窩，老先生教我。

儘紅塵眯眼，看紫陌摩肩，蠅頭蝸角鬪威權，亂紛紛貴顯。一棚傀儡千根綫，一條大路三重塹，一生事業半文錢，問前程近遠。

眼睜睜打盹，跳梭梭發昏，猶如混沌未全分，黑旋風亂滾。皮燈籠挑入迷魂陣，悶葫蘆藏在埋頭囤，渾泥漿插和面糊盆，不明白似您。

休涎眉瞪眼，怕赤手空拳，要從平地去鑽天，透靈犀一點。細丁星半壁金鋼鑽，團滴溜幾顆琉璃彈，滑禿盧滿把水晶丸，一條繩貫穿。

世不曾下廣，也不走蘇杭，不中販賣老文章，單看他掛榜。開行的有幾個梳兒匠，使錢的他道是唐三藏，打魚的正撞着斷橋樁，眼睜開撒網。

入嵩山深隱，向北海垂綸，粗衣淡飯守清貧，有殘書數本。搜山的正撞個精光棍，巡欄的也有個低時運，告饒的只戴頂破頭巾，血心腸自忖。

喬山神愛寶，老土地貪饕，往來君子把香燒，保前途大好。凡人留一貫鴉青鈔，神仙捨一粒靈丹藥，飛禽抽一撮絳紅毛，急回來再找。

享榮華富貴，遇盛世明時，幹成銅斗好家私，是一生利息。閑花野草田荒廢，拋妻撇子民逃避，拿刀弄仗盜乘機，老官人不理。

包龍圖任滿，于定國還官，小民何處得伸冤，望金門路遠。嚴刑峻法鋤良善，甜言美語扶兇犯，死聲淘氣叫皇天，老天公不管。

休隨心作歹，莫倚勢胡歪，須知暑往有寒來，不多時便改。強梁自有強梁賽，聰明反被聰明害，後人又使後人哀，看斑斑史策。

傍妝臺

效中麓體六首

醉醺醺，滿懷風月一腔春。閑看烏兔如流水，身世等浮雲。有歌有舞東山妓，無是無非北海樽。休妝假，莫認真，得相親處且相親。

樂陶陶，人生何必苦煎熬。百歲如春夢，萬事似秋毫。重茵怎似春風坐，列鼎爭如陋巷瓢。甘吾拙，笑爾勞，得風騷處且風騷。

錦重重，四圍山色畫圖中。是處皆僊景，無日不春風。翠煙籠罩三家壠，綠水環流一畝宮。尋芳徑，曳瘦筇，得從容處且從容。

月溶溶，湖光映徹水晶宮。燦爛沉星斗，寂寞冷魚龍。山藏丹洞青蘿裊，石作琴臺翠蘚封。門常掩，路不通，得潛踪處且潛踪。

杳茫茫，周回十里水雲鄉。望日尋蓬島，乘月泛滄浪。追隨陶令白蓮社，嘯傲裴公綠野堂。三山帽，一葦航，得徜徉處且徜徉。

鬧諛諛，甜言美語枉徒勞。再休提空口說空話，虛套弄虛囂。生財那得唐劉晏，作論爭如晉魯褒。休扎掙，自忖度，得開交處且開交。

黃鶯兒

仙臺春酌四首

和氣暖天街，喜春風拂面來，東君笑擁嫦娥待。香馥馥滿腮，嬌滴滴滿懷，冰肌玉骨非凡態。問仙臺，日邊紅杏，誰去倚雲栽。

瑞色遶蓬萊，散陽和下九垓，風光高出雲霄外。蕊珠宮閃開，瑤池宴早排，逍遙極樂超三界。醉仙臺，蟠桃當酒，脫骨換凡胎。

攜手步瑤階，掃雲霞四面開，閑看人海情無耐。惜青春不來，歎紅塵苦埋，總不如放浪形骸外。訪仙臺，劉晨阮肇，相伴着到天台。

終日走塵埃，笑他行心性猷，眼睜睜多少成和敗。學時人揣歪，替別人守財，怎能够滿把花枝戴。上仙臺，吟風弄月，誰似俺好胸懷。

折桂令

環山別業

平泉莊千載稱奇，今也如斯，古也如斯。一登臨便索詩詞，山也堪題，水也堪題。對嵐光重重青紫，觀海市隊隊旌旗。淡菊疎籬，白酒黃鷄，醉也相宜，醒也相宜。

平白地樓閣千尋，天也無心，地也無心。兩三年萬柳垂陰，松也成林，竹也成林。村酒熟呼來便飲，新詩就醉後還吟。從此攜琴，幾度開襟，賓也知音，主也知音。

對玉環帶過清江引

初夏

萬柳千鶯，終朝不住鳴。一水孤清，通宵不斷聲。竹枕醉魔醒，松窗鶴夢驚。樓閣開明，疎簾透曉星。煙靄收晴，輕波漱晚汀。池塘倒

人樓臺影，玉宇風初定。一輪淡月孤，萬里遙天靜，恍疑是蓬壺方丈景。
汪本首四句作“柳岸千鶯，終朝曉曉鳴。漁浦揚舲，通宵欸乃聲”。

雁兒落帶得勝令

旅夕不眠二首

空階上雨兒零，破窗紙風兒勁。悲鴻不斷頭，促織相隨趁。搗練女弄秋聲，深閨婦哭長城。鐵馬兒簷前響，金鷄兒架上鳴。難聽，喬噪顙無乾淨。閑爭，老姚婆鬧到明。汪本“隨趁”作“呼應”。

鼓撻兒發死敲，雲板兒連聲報。傳鑼的緊緊篩，喝號的哀哀叫。漏點兒絮叨叨，鐘聲兒鬧抄抄。破梆子無情打，響鈴當捨命搖。難熬，煇着耳心中躁。通宵，蒙着頭睡不着。汪本三、四兩句作“雨珠兒緊緊傾，雁陣兒哀哀叫”。

雁陣來即雁兒落帶得勝令

抗塵容

你休誇衣着新，俺不顯龐兒俊。灰培了兩道眉，土嵌了雙蓬鬢。積垢眼中昏，飛沙口內吞。面帶磚和色，形如泥塑人。望不斷煙雲，滿路迷魂陣。抖不盡埃塵，多年土地神。

走俗狀

鬆不開牛角緣，判不徹花關票。跣穿了粉底靴，戴破了烏紗帽。恰纔個出西郊，又轉的上南橋。來往有三千遍，翻回够八百遭。好教俺心焦，走不斷長安道。看了這軀勞，成不的老道學。

朝天子

感述

老天，不言，能富貴能貧賤。饒君日日使威權，終有日天心變。行濁言清，機深見淺，到頭來難掙展。一年，兩年，根腳終須現。

鄙夫，利徒，今古無其數。青蠅白璧豈能汙，未免成就誤。磊落英雄，清修人物，前怕狼後怕虎。設謀，使毒，只待把忠良妒。

矯情，撇清，心與口不相應。誰家猫犬怕聞腥，假意兒妝乾淨。掩耳偷鈴，踢天弄井，露面賊不自省。醜聲，貫盈，遲和早除邪佞。

誑邊，弄諛，左右將人騙。聲言不要一文錢，旬日有千來串。百計彌縫，萬般展轉，弄藏拽圖倖免。鬼纏，苟全，反把清名薦。

感君，寡恩，水皮上抽一棍。蒼蠅趕上賣柴人，到底無滋潤。平白地生嗔，沒來由下狠，不隄防成禍本。您們，俺們，自有人評論。

爾曹，枉勞，恩怨何須較。疎疎天網不能逃，自有神明照。故舊之情通家之好，正歡娛成懊惱。忖度，禍苗，爲只爲鴉翎鈔。

海翁，老通，時運到官星動。黃堂左右有威風，越顯的君恩重。天地無私，文章有用，保山河大一統。效忠，奉公，莫虛耗堂食俸。

怪哉，又來，公道猶然在。輕車熟路走塵埃，依舊民安泰。齋馬清風，甘棠遺愛，鐵船兒再渡海。揣歪，使乖，枉自把心田壞。唐馮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隨。所乘馬不飼芻豆，民號爲齋馬云。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過。爲仙遊令，及受代，一吏酣酒，郁曰：“吾再典此邑，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後郁復典舊邑，時醉吏盜庫錢數萬具獄，郁批榜尾云：“竊銅鑼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徒之。未幾移福清，召爲御史中丞去。

仙桂引即水仙子帶折桂令

壽賈柳溪

矮團標俯仰弄煙霞，閑世界從容數歲華，老場園美滿登禾稼。是柴桑處士家，傲霜枝菊有黃花。安樂處根基大，笑談間風韻雅，喜年年月映簷牙。小陽春景物清嘉，一水縈迴，萬柳植枒。直幹穿雲，清波遶砌，幽鳥眠沙。共鄰翁傳杯換壺，看稚子燒竹烹茶。洞裏丹沙，天上銀槎，放曠情懷，悠久生涯。柳溪者，太守賈近阜伯翁也。河南嵩縣人，隱居鳴皋山下，植柳以千數，因以自號。余嘗爲《柳溪翁小傳》。

思歸

想當年怕盤弄這條蛇，笑往事都看成一夢蝶，觀行蹤恰便似風中葉。好功名少了半截，早抽身省去巴竭。猛想起冷清清竹籬茅舍，翠巍巍青山綠野，靜沉沉洞府岩穴。靜沉沉洞府岩穴，收拾起萬緒千頭，

脫離了七嘴八舌。只俺這皓首南來，看了那黃河東去，急回頭紅日西斜。鬧攘攘閑是非誰人待惹，急煎煎惡思量那會周折。不看眉睫，不下鐵鉞，俺如今還待要順水推船，又只怕留不住下坂行車。

河西六娘子

知止十首

兩字功名過耳風，抵多少傀儡場中。從今纔醒了黃梁夢，呀，衰鬢已成翁，大運幾時通，還守俺天生的一世兒窮。

兩袖清風精利兒光，抵多少衣錦還鄉。長江後浪催前浪，呀，烏兔走的忙，兒女趕的荒，戀不的功名紙半張。

閑上仙臺弄玉簫，抵多少一品隨朝。從今聽不慣花胡哨，呀，一曲碧天高，幾朵彩雲飄，把世上紅塵冷眼兒瞧。

椿桂堂中歲月深，抵多少一刻千金。離鄉背井圖他些甚，呀，你把酒兒斟，我把曲兒吟，骨肉團圓也遂了心。

七里灘頭把釣竿，抵多少拜將登壇。嚴光不夢着韓侯患，呀，博得你身安，爭似俺心寬，事到頭來難上難。

水秀山明安樂窩，抵多少萬丈風波。忙時耕種閑時臥，呀，富貴待如何，朋輩已無多，相伴着漁樵唱一會兒歌。

海闊天空此景亭，抵多少樓觀飛驚。山光水色都承應，呀，也不論公卿，也不問白丁，酒興來時開一瓶。

畫閣搖光碧玉湖，抵多少閬苑蓬壺。洞天載在神仙錄，呀，洗盞泛香蒲，切鱸打活魚，載酒的船兒今有無。

恰坐的三人一葦航，抵多少錦纜牙檣。隨波下去隨風上，呀，明月映滄浪，清夢到瀟湘，只在俺門前楊柳塘。

也有青山也有泉，抵多少陸地神仙。南村北壩沿門兒踈，呀，酌酒瓦盆邊，矮坐地爐前，醉的俺駒駒不怕天。

塞鴻秋

乞休二首

論形容合不着公卿相，看丰標也沒有搗搜樣。量衙門又省了交盤

賬，告尊官便准俺歸休狀。廣開方便門，大展包容量，換春衣直走到東山上。

坐時節顛巍巍高挑嚴陵釣，行時節咿呀呀遠泛山陰棹。悶時節韻悠悠忽聽的蘇門嘯，閑時節消停停遍採天台藥。石壇曬道書，童子看丹竈，那時節冷清清白沒個人來到。

殿前歡

歸興二首

相歸來，十年奔走困塵埃。何如散步雲林外，笑傲談諧。窮通命運該，山水平生愛，詩酒尋常債。情懷浩蕩，浩蕩情懷。

自評論，功名富貴似浮雲。從來世路多危峻，禍福無門。青山且負薪，綠水好垂綸，白屋堪肥遁。乾坤有我，我有乾坤。

朝天子

拔白四首

老儒，忒愚，白髮添憂慮。神仙自古有方術，擇日修將去。翦草除根，拔茅連茹，嘴兒光鬢兒禿。再鋤，越疎，濯濯似牛山木。

老君，教人，打扮的龐兒俊。編成吉日與良辰，弟子須尊信。返老還童，虔心有准，按仙方無走滾。一根，兩根，長的快拔不盡。

壽星，墨卿，白黑相攙並。就中檢點莫消停，強把額顛掙。下手猶難，端相不定，錯拔下三兩莖。猛驚，越疼，摔碎了青銅鏡。

細瞧，二毛，妝出商山皓。貴人頭上不曾饒，白髮惟公道。舊恨猶多，新愁不少，咬着牙搥不了。膚撓，目逃，硬死做重年少。

烏鬚四首

費工夫染鬚，老先生弄虚，也不是天然趣。若將人品辨賢愚，不在這些兒處。墨汁塗金，烏霜掃玉，姜太公應笑汝。日居，月諸，搬運的朱顏去。

六十歲老哥，抹調他怎麼，反被人瞧破。真方傳與世人學，倒有陰功大。倍子爲君，銅花爲佐，皂白簪等分和。會合，量着，少許礪砂末。

絹羅兒細篩，瓷鉢兒爛捱，手腕兒多寧耐。重湯慢煮鏡光開，火候勤看待。取次賢勞，佳人休怪，畫眉的尚往來。粉腮，瑩白，也爲你淡掃春山黛。

起一個五更，水洗够幾餅，洗殺也無乾淨。雖然染蘸似鴉翎，面貌又不斷稱。展轉嗟咨，來回顧影，對菱花深自省。此形，本清，不做作還真正。

六友六首

老張，儻腔，豪氣三千丈。少年不住走科場，又早龍鍾樣。腿兒拖拉，腰兒慢仗，甚男兒當自強。面黃，鬢蒼，喫肥肉何曾胖。

老曹，氣豪，骯髒山林貌。麟經傳世好文學，使不慣宜時套。師道尊嚴，門牆清要，愛廬江風景好。勉學，苦熬，不負烏紗帽。

老周，好修，道理都參透。同門儒雅更風流，中歲方馳驟。冀北行臺，江南太守，論功名君占首。一丘，到頭，萬事方成就。

老鍾，占風，太朴今無用。文章道義總成空，枉兆丹山鳳。造物安排，時人搬弄，越尋思越懵懂。自從，廣宗，便做了南柯夢。

一川，命慳，筆力千人彥。天朝甲第有遺賢，宋玉多秋怨。北地蹉跎，南曹偃蹇，妙文章聲價遠。九泉，幾年，有子赴瓊林宴。

老徐，起予，有義氣多聲譽。弱齡同榜便齊驅，走不斷長安路。五馬勤勞，三鱣清苦，名不登丞相府。受誣，解符，恨塞滿石村墓。六友者，余兄弟束髮以來同門友也。書史筆硯無不同，小試科舉無不同。所不同者，余弟舉甲午科，登戊戌第，余與宋、徐三人，舉丁酉科，周舉癸卯科，登癸丑第，鍾舉丙午科。惟張、曹二子，屢舉不第，相繼應貢出身。張爲柘城邑博士，曹爲廬州郡博士。余之判保定也，張以汰冗補定興，來謁余，歎其不遇，而老將至也。因與坐而悉數諸友，皆彫喪矣。周爲御史，終於徽州太守。鍾爲廣宗令，徐爲霸州刺史，俱以忌者免官。宋爲博士，遷南曹司務，二年卒。四友者，或得志而失官，或不得志而失官，或不得志不失官而隕命。嗚呼，其數邪？其心有所不足邪？張、曹雖未得科第，而老於儒官，亦自幸矣。余兄弟浮沉南北，淹滯歲月，竊升斗之祿，感時念舊，異地而同心也。余與張對酌，而口占此詞。酌罷，筆之於簡。

折桂令以下原本標“補錄”二字。

下第嘲友人乘獨輪車四首

問先生歸計如何，也不張旗，也不鳴鑼。小小車兒，低低篷子，款款折磨。蹇的個腿偃腮軟癱做一朵，敦的個手搥胸世不得通活。怕待奔波，且謾騰挪，只落的兩眼迷離，四鬢婆娑。

問先生歸計何如，彈鋏長歌，莫歎無車。錯認高軒，若非皂蓋，定是肩輿。剛離了冷飯店淒涼無語，又撞着打頭風灌滿蓬廬。仰面嗟吁，搔手踟躕，一任他蓬轉天涯，怎能够席捲長驅。

問先生何計存身，束手無謀，舉目無親。何處攀轅，幾時攬轡，甚日埋輪。那壁廂酸不上丟不下殘書亂網，這壁廂死不死活不活瘦骨嶙峋。纔待舒伸，又怕偏陳，受不過硬氣車夫，快不的冷眼家人。

問先生何處安歇，剛要寧帖，又上搖車。休說才華，莫談星命，總是饒舌。赤緊的狀元花狀元紅讓了人也，安排着將軍來將軍去怎肯虧折。未了的冤業，終有個結絕，投至得捲土重來，那其間再辨龍蛇。

對玉環帶過清江引

訪宋一川四首

今古名標，雲臺千丈高。社稷功勞，天門萬里遙。綵筆懶題橋，金鈎怕釣鰲。鳳髓龍膏，饑時喫不飽。豸繡麟袍，醉時臥不倒。春來何處無芳草，日日堪行樂。纔下木蘭舟，又上花藤轎，喚遊人數聲林外鳥。

兩袖清風，生來眼界空。萬丈長虹，從來志氣雄。對面不相逢，寸心誰與同。學就屠龍，難成世上功。騎上飛鵬，難逃眼下窮。饒君才學過晁董，且守着黃齏甕。高山結舊盟，流水牽清夢，愛煙霞常將路兒擁。

笑倚胡床，杯浮雲日光。醉枕奚囊，衣沾花草香。蝶夢繞黃梁，鶯聲下綠楊。儘我疎狂，乾坤戲一場。看你窮忙，功名紙半張。柴門有客來相訪，銷繳些閑情況。揮毫王右軍，漉酒陶元亮，野花兒大開頭同玩賞。

饒你天才，青春挽不來。饒你仙胎，白頭撇不開。對景且忘懷，傳杯不住釀。聲價高擡，由他心性乖。蹤迹沉埋，由咱心性猷。數椽茅

屋簷兒矮，落得個閑身在。風花雪月間，利鈍窮通外，熬盡了繁華千萬載。

朝元歌

春遊八首

花枝柳枝，牢把春心繫。鶯兒燕兒，喚得遊人至。粉黛三千，樓臺十二，這的是洞天福地。玉天仙姬，天台武陵在那裏。受用是便宜，勞形待怎的。醒而復醉，才是俺安身活計。

花梢柳梢，豔冶章臺道。千嬌百嬌，嫵娜傾城貌。淡抹濃妝，輕嚙淺笑，迤逗殺武陵年少。忙解金貂，銀屏影遮絳蠟燒。夜夜鬧元宵，時時醉碧桃。百年長嘯，誰承望九重宣召。

花叢柳叢，處處相遮擁。詩朋酒朋，日日廝和哄。彩筆留題，金尊高捧，好把閑愁斷送。醉眼朦朧，蓬萊咫尺無路通。酒到飲千鍾，筵前一點紅。浮生如夢，勞碌了成何大用。汪本末四字作“竟成何用”，《南宮詞紀》同。

花英柳英，沾惹風流興。雲情雨情，慣便疎狂性。問俺不言，勸咱不省，怎下的虧心短行。孤負芳卿，別離的話兒不待聽。錦片好前程，如同火上冰。今宵歡慶，便是俺三生有幸。

花妍柳妍，嬌染春風面。人圓月圓，同赴瑤池宴。水陸俱陳，笙歌齊按，一會家參詳一遍。今古流傳，英雄豪傑都枉然^①。花裏遇神仙，酒中樂聖賢。風光無限，都只在鞦韆庭院。

花遮柳遮，深院黃昏月。雲疊錦疊，暖閣青春夜。曲盡同乾，酒寒再熱，只吃的玉山趺起。東倒西斜，紅裙手扶嬌又怯。世路下坡車，名韁纏腿蛇。閑中生業，再不想封侯功烈。原稿“西斜”作“西歇”，“生業”作“歎業”，此從汪本。

花陰柳陰，滿地鋪雲錦。更沉漏沉，良夜貪歡飲。耍笑如狂，流連未寢，一點香腮紅沁。越展胸襟，時人怎知方寸心。酒盡且重斟，春歸何處尋。無拘無禁，貪戀那功名做甚。

花街柳街，風月隨時賣。陽臺楚臺，雲雨連年債。愛重如山，情深似海，一刻千金難買。分付多才，青春一去不再來。且把錦心埋，常將

① 今校：“英雄”，原誤作“萬雄”，據鄭振鐸藏鈔本改。

笑口開。榮枯利害，丟搭在九霄雲外。

玉交枝

閑適八首

春風秋月，送年華何曾斷絕。任飄飄休把紅塵惹，得團圓莫遣雲遮。花香輕颺竹影斜，柳絲搖曳湖光潔。斷閑人權靠後些，喜孜孜先生到也。

清風明月，伴幽人三個俊傑。喜相逢幾度中秋節，料陰晴費盡週折。紛紛敗葉滿地堦，迢迢良夜圓光缺。斷閑愁權靠那些，樂陶陶先生醉也。

光風霽月，好襟懷天然自別。對青山綠水甘疎拙，傲今古多少豪奢。饒他機巧三寸舌，難移一點心如鐵。斷紅塵權靠外些，淡呵呵先生笑也。

嘲風詠月，滿腔春無有個盡竭。儘開懷對景隨心寫，論甚麼筆底龍蛇。花枝低亞雲錦疊，海棠零落胭脂雪。喚紅裙權靠這些，困騰騰先生睡也。

風來月上，共徘徊勸咱舉觴。玩湖山陶寫閑情況，是不是塞滿詩囊。九秋飄墜桂子香，三春掀起桃花浪。問行藏江湖廟堂，費神思沉吟半晌。

風亭月館，惜年芳千金買歡。畫屏掩映芙蓉幔，龍涎香熱金盤。低回星斗夜色闌，高燒花燭春雲暖。錦重重紅圍翠攢，韵悠悠鸞簫鳳管。

風情月貌，管別離章臺柳條。落紅滿地無人掃，更那堪綠野煙銷。三湘雲盡雁影遙，五陵人困鶯花老。簌珠簾誰破寂寥，鎖瓊窗孤眠未曉。

風前月下，覓幽期何曾見他。黃鸝兒提着名兒罵，粉蝶兒飛過誰家。青春飄蕩楊柳花，黃昏冷落秋千架。業身軀爭些兒害殺，乾相思百無個治法。

玉抱肚

幽居四首

山青水綠，染生綃天然畫圖。占汀洲一段秋光，更白蘋紅蓼黃蘆。

浴鳧飛鷺蘸平湖，五色妝成錦繡鋪。

山明水秀，錦重重那有個盡頭。愛登臨獨步閑行，每日價蕩蕩悠悠。海邊縱放釣魚舟，不是金鰲不下鉤。

山圍水遠，抱村居遮護了一遭。看兩輪日月交輝，喜白雲翠靄飄飄。年年飽暖頌唐堯，歲歲疎狂託聖朝。

山村水舍，敞柴門紅塵斷絕。矮簷前平野相連，閑亭下魚鳥盤趺。機心已盡利名竭，相對浮鷗沒話說。

玉芙蓉

山居雜詠四首

茅簷燕壘合，柳色鶯穿破，問山妻新投濁酒如何。疎籬半缺遊絲過，片月斜沉花影拖。新來瘦，詩魔酒魔，俺只待樂醕陶不離懶雲窩。

平疇麥浪勻，曲水荷風潤，慣疎慵閑掛羽扇綸巾。北窗高臥常蓬鬢，洞口尋幽不抱琴。盤桓處，松陰竹陰，俺只怕等閑間虛負紫芝心。
汪本“尋幽”作“尋花”。

天空雁字懸，水落沙痕淺，過南鄰不覺醉了陶潛。黃鷄白酒家家勸，紫蟹金鱗日日鮮。柴門外，山田水田，俺只愛遠紅塵學作地行仙。

千山鳥道無，萬徑人蹤阻，滿乾坤惟有依舊平湖。神仙迷却三山路，煙月分開八景圖。團標內，茶爐酒爐，俺只道海波中現出小蓬壺。

朝元歌

山中客至四首

山光水光，寫出瀟湘樣。詩狂酒狂，演就江湖量。小小扁舟，與波上下，眼底乾坤蕩漾。星斗低昂，雙裾捲成風月囊。雨過輞川莊，雲生綠野堂。合高情相訪，休負了酒懷詩況。汪本次句作“隨波來往”，又“蕩漾”作“溶漾”，《南宮詞紀》同。

攜取隨身藜杖，行過芳草塘，步步惹花香。得句拈鬚，咨嗟歎賞，忽聽村童嘲唱。一曲滄浪，爭如爾曹信口腔。閃脫是非場，蹬開名利轆。
合前 汪本“歎賞”作“欣賞”，“信口”作“隨口”，《詞紀》同。

收攬煙霞色相，危峰下夕陽，汀蓼攬孤航。醉伴鷗眠，夢驚漁唱，回

首東山月上。千頃流光，神遊廣寒桂影涼。俯仰自成雙，徘徊再舉觴。
合前 汪本“桂影”作“仙桂”，《詞紀》同。

睡穩梅花斗帳。醒來日半窗，身世兩相忘。旋釣河魚，新篳村釀，常把眉頭開放。散步徜徉，神仙已傳不老方。買斷水雲鄉，相鄰蓬島傍。
合前 汪本“斗帳”作“孤帳”，《詞紀》同。

駐雲飛

秋日偶成四首

小小涼亭，高捲湘簾露氣清。遠水連天淨，片月當窗正。嗟，敗葉舞閑庭，一派秋聲。宿雨初收，幾點殘霞映。四面山光冷畫屏。

小小琴臺，松竹交陰鎖翠苔。綠綺依然在，白雪誰能解。嗟，不見子期來，空負幽懷。幾度攜樽，獨自無人待。坐對芙蓉水面開。《南宮詞紀》“空負”作“空自”。

小小漁船，只在煙波七里灘。潮落魚龍堰，霜老菰蒲岸。嗟，占斷水中天，儘日流連。飲罷香醪，再把魚兒換。遙指江村舉釣竿。

小小方塘，石榻花陰午夢涼。一幅羅紋漾，萬顆瓊珠上。嗟，水面奏絲簧，調轉清商。何處白衣，遠送葡萄釀。笑倩佳人洗玉觴。

沉醉東風

繕室四首

數十年遮風庇雨，兩三世閉戶讀書。若不是牆堵欹，怎忘了藏修處。記尋常變化龍魚。燕子歸來覓舊居，還認着先生做主。

莊嶺間先開故里，環堵內再整新基。雖然是蝸殼軒，穩便似螭頭陛。行坐處戀土難移。子子孫孫永保之，這搭兒安然到底。

也不羨雕梁畫斗，也不羨紫閣朱樓。人都要所事強，俺只待胡將就，甚的是萬載千秋。仔細思量算到頭，單看您兒孫謹守。

矮簷檻無罣無礙，小庭除閑往閑來。雖無臺閣崇，却有胸襟大，喜相傳家世清白。梧桂堂前好種槐，滿院宇濃陰秀色。

水仙子

偶題四首

榮麻窩呼作賽朝鞋，土炕頭安如拜將臺，綿布袍暖似飛魚袋。是前生帶得來，小軒窗眼底蓬萊。雲結就香羅帶，雪妝成白玉階，非是俺巧立名色。

蒼松職掌大夫權，翠竹名標君子賢，寒梅要遂調羹願。鼎立在斗室邊，伴幽人自在安然。藏錦繡書千卷，吐珠璣詩百篇，也算做富貴雙全。

黃金臺下是非多，白玉堂中福分薄，青雲路上時辰錯。好前程有絆磕，急回頭十里煙波。相伴着漁翁坐，閑隨着牧豎歌，且權將歲月消磨。

會談天跳不出一空囊，會論地挨不開四堵牆，會騰雲闖不過千層網。總不如不會強，見如今世道非常。他不放來生賬，俺又無隔宿糧，老先生未卜行藏。

柳搖金

風情四首

風花雪月，破工夫耍笑些，不受用是癡呆。歎光陰千里馬，想人生一夢蝶。好天良夜，休負了好天良夜。急回頭斗轉參斜，酒杯兒到手都休徹。醉了的時節，只落的耳輪兒常熱。

春花秋月，不多時景別，疾似下坡車。恰花朝香韻杳，又月夕清影斜。東風惡劣，花正好東風惡劣。月才圓忽被雲遮，最難消一刻千金夜。悶了的時節，喚紅梅把酒爐兒燒熱。

惜花愛月，芳心嬌又怯，兩件兒費周折。一春常起早，到晚來剛睡些。盈虧開謝，終有個盈虧開謝。忽刺八玉兔西斜，怕只怕御水流紅葉。困了的時節，你且把被窩兒溫熱。

羞花閉月，天然風韻別，又何必羨驕奢。麗春園不掛眼，廣寒宮靠後些。閑評優劣，俺也曾閑評優劣。他比花添了些乜斜，月比他少欠了風流業。見了的時節，纔顯的知疼知熱。

倚馬待風雲

悼琴仙四首

想像仙娃，不與塵凡共一家。白雲古洞，明月清風，流水桃花。天台深處鎖煙霞，劉郎採藥迷歸駕。嫦娥閉月華，攔回銀漢槎^①，再不見乘鸞下。嗟，何處覓仙娃。自嗟呀，萬恨千愁，病體難擎架，悔不當初不遇他。

想像仙姿，秋水芙蓉第一枝。天然標格，改樣風流，分外清奇。腰肢輕裊海棠絲，鬢鬢半蟬秋蟬翅。花開風亂吹，花落春又歸，搵不住看花淚。嗟，何處覩仙姿。自傷悲，盡日忘餐，長夜難成寐，一日相思十二時。

想像仙裳，繡帶悠揚錦瑟傍。一雙彩袖，六幅鮫綃，千縷霞光。步搖玉珮響玎璫，笑攜羅袂香飄蕩。餘香在洞房，悲風繞畫梁，冷落了梅花帳。嗟，何處挽仙裳。自思量，萬里江湖，一簇千層浪，不似悠悠此恨長。

想像仙音，素壁空懸綠綺琴。冰絃已斷，焦尾無聲，玉指難尋。高山流水暮雲深，碧桃紅杏荒苔蔭。文君病已沉，相如惱碎心，琴臺上空擷簪。嗟，何處聽仙音。自沉吟，瓶墜簪折，水把藍橋浸，夢斷高唐淚滿襟。

月兒高

閨情八首

小院香風過，疎簾淡煙鎖。舞倦垂楊線，飄盡梨花朵。懊惱今春，偏把俺折挫。腰肢瘦小瘦小些兒個，見了憔悴形骸，心疼殺可意哥。哥，喬樣兒託誰學。一似皓月難圓，減容光夜夜磨。《南宮詞紀》“懊惱”作“懊恨”。

紅粉多薄命，青春半殘景。人去瑤臺怨，花落胭脂冷。嫵娜腰圍，強把繡裙整。弓鞋淺印淺印殘紅徑，正當三月韶光，倚闌干無限情。

① 今校：“攔回”二字原闕，據鄭振鐸藏鈔本補。

情，離別幾曾經。再來扯住衣衫，影兒般不離形。

歌罷桃花扇，妝殘翠雲鈿。恨壓春山重，淚滴秋波淺。寶鏡塵蒙，何曾覩顏面。知他那裏那裏貪歡宴，撇的我短歎長吁，聲聲祝願天。天，靈感鑒盟言。不記的耳畔叮嚀，枕頭兒作證兒。

夜夜閑惆悵，時時細思想。才離心窩內，又到眉尖上。萬恨千愁，還不了冤業賬。多情自古自古多磨障，空有翠繞珠圍，總不如薄倖郎。郎，遊蕩在何方。縱有野草閑花，虛飄飄不四行。

月缺重門靜，更殘五夜永。手托芙蓉面，背立梧桐影。瘦損伶仃，越端相越孤另。抽身轉入轉入房櫳冷，又一個畫影圖形，半明不滅燈。燈，花燭杳無憑。一似靈鵲兒虛囁，喜蛛兒不忘誠。汪本次句作“香消漏聲永”，《南宮詞紀》同。《詞紀》“端相”作“覷”。

門外雕鞍邁，鏡中玉容改。扯碎合歡被，剪斷同心帶。鳳拆鸞分，端的是愁無奈。良人流落流落天涯外，悄沒一紙書傳，空留下啞謎兒猜。猜，沒亂殺女裙釵。但得個信息真實，來不來也放懷。

遠樹寒蟾下，長空凍雪撒。風動流蘇帳，冷透凌波襪。夢兒裏溫存，熱突突都是假。醒來提着提着名兒罵，兜的俺惱亂柔腸，閃殺人只爲他。他，一迷的使虛花。想的他一脚兒回來，實心兒不到家。

玉宇明河浸，瓊窗朔風凜。展轉蝴蝶夢，寂寞鴛鴦錦。閣淚汪汪，長夜捱孤枕。從來不似不似今番甚，都因一片閑愁，生跂查惱碎心。心，害得死臨侵。欲待再不思量，急煎煎怎樣禁。

以上俚曲，《石門樂府》載之，乃山中舊作也。後數曲在郡作，將歸田矣。因附。

醉太平

庚午郡廳自壽八首

千里故人，六十度生辰，天涯聚會慰情親，歎光陰滾滾。乍相逢幾度看衰鬢，自難別數載無音信，喜團圓今日倒清尊，不覺的夜分。

手接着壽卮，口念着新詞，今年還似去年時，笑依然在此。青雲已負平生志，黃花不管閑人事，滄洲長繫故鄉思，憶商山采芝。汪本“青雲”作“青春”。

新按院慶都，舊鹽院安肅，南來北往急奔趨，滿身間是土。兩頭恐

犯尊官怒，一時顯把生辰誤，三盃又怕故人疎，夜深沉秉燭。

五更頭上堂，三廟裏行香，虔誠默祝訴衷腸，一心啊敬仰。聖人呀保佑俺文詞壯，城隍呀保佑俺家門旺，地靈呀保佑俺一身康，比年時更强。

傳來的羽檄，報到的聲息，分明打攪好筵席，全無些道理。緊催兵馬臨邊地，廣儲糧草隨營隊，笑談尊俎退強敵，仗朝廷德威。

正管着府廳，又署着滿城，忽然夜半報邊聲，自披衣點燈。飛星迅速傳軍令，嚴城倉卒修軍政，通宵誰敢誤軍情，壽筵啊且停。

能賦詩退虜，且閉閣修書，誰知文武有吾徒，論全才敢許。天公自有英雄錄，朝廷也有功勞簿，書生還有護身符，常措身坦途。

幾番家告休，只固的攀留，又防水旱又防秋，怎能够撒手。慌裏忙裏延年壽，茶裏飯裏邀朋舊，風裏雨裏且低頭，得安閑便走。

海浮山堂詞稿卷三 擊節餘音

明臨朐馮惟敏海浮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散套

南二犯傍妝臺

旅況

恨匆匆，一鞭行色片時中。到今記不的臨行話，想不起別時容。影孤惟有青燈對，夢斷纔知翠被空。合穿窗月，透隙風，一般清冷各西東。

〔前腔〕恨重重，不知何處覓行踪。多應淚似三江水，愁鎖兩眉峰。香銷蘭麝金爐冷，玉減腰圍繡帶鬆。合前

〔不是路〕見面無從，廢寢忘餐百事慵。添悲痛，捱不過長夜如年盼曉鐘。眼朦朧，卧看巫山十二峰，望藍橋無路通。要相逢，枕邊少個風流種，錦衾誰共，錦衾誰共。末句原本不疊，此從汪本。

〔掉角兒〕聽不上凜冽悲風，聽不上嘹唳哀鴻。聽不上畫角悠揚，聽不上簷鐵丁東。聽不上響當當驚好夢，冷清清和淚滴，銅壺聲送。合淒涼一弄，離愁萬重。望雲山天涯咫尺，此恨無窮。汪本“響當當”上無“聽不上”三字。

〔前腔〕盼不到倚翠偎紅，盼不到酒釀花穠。盼不到水月流光，盼不到煙霧空濛。盼不到碧紗窗青玉案，捲湘簾看楚岫，金鉤雙控。合前

〔尾〕幾回夢裏嘶和聞，單等歸來兩對同，千里神交非是空。

南步步嬌

寄情

暮雨朝雲成虛幻，枉把佳期盼。高唐事杳然，夢斷襄王，鉤惹芳心亂。要寫錦花箋，耳邊廂留不住天邊雁。

〔鎖南枝〕離別苦，行路難，回頭阻隔千萬山。孤影有誰憐，清尊有誰勸，教我好難消遣。想的俺情牽，想的俺肝腸斷，想的俺心邪，想的俺神魂倦。衾也寒，枕也寒，窗又寒，燈也照孤寒。

〔香柳娘〕望迢迢路遠，望迢迢路遠，一聲長歎，離愁滿懷，如何不怨。急煎煎意懸，急煎煎意懸，拆散並頭蓮，分開交頸鴛。撲簌簌淚連，撲簌簌淚連，也是俺年災月限，緣薄分淺。

〔園林好〕忘不了花容月豔，忘不了酥胸粉面，忘不了拈香發願。忘不了耳邊言，忘不了醉中天。

〔江兒水〕想起他風流態有萬千，吹彈所事都靈便，解舞腰肢嬌又軟。怎當他不住秋波盼，誰似他言談舌辨。生爲多才，每日價不茶不飯。

〔僥僥令〕望眼爲誰穿，淚點爲誰彈。一霎兒作念千千遍，巴不的有情人到枕邊。難捱衾似鐵，怎遣夜如年。恨殺漏永更長聲不斷，好似滴壺銅海水添。

〔尾聲〕新詞權當音書轉，多囑付青鸞黃犬，是必的拜上花仙。

南集賢賓

闌思

離愁滿天沒處躲，下香階權當騰挪。離了重幃還較可，見牛郎阻隔銀河。空耽寂寞，眼睁睁一邊一個。他和我，百般的離不了愁窩。

〔前腔〕青山淺描雙黛鎖，向天邊望斷秋波。遠樹寒空煙淡抹，畫眉郎那搭兒磨陀。青青擔閣，要相逢陽臺一樂。無結果，糊突夢當甚麼嘍囉。

〔黃鶯兒〕烏兔轉如梭，急煎煎把俺磨，一年好景都零落。風兒寒奈何，雁兒叫怎麼，雨絲兒哨的窗兒破。冷呵呵，香腮紅沁，只疑是醉顏酡。

〔前腔〕瘦影伴嫦娥，呆答孩怎動挪，幾樁兒慣把人折挫。疎刺刺帳羅，虛空空被窩，淒涼涼長夜捱不過。眼強合，難禁枕冷，又添上淚痕多。

〔貓兒墜〕雲鬟重整，宮樣綰青螺。何日妝臺展翠蛾，幾時繡榻兩情

和。因他，悄一似倩女離魂，病染沉痾。

〔前腔〕扁舟閑繫，盡日漾金波。水冷霜清舞敗荷，江湖滿地一漁蓑。蹉跎，却不道孤負幽期，對景吟哦。

〔尾聲〕四時光景堪行樂，百歲芳春有幾何，及早回還錦繡窩。

南黃鶯兒

勸色目人變俗

中國有戎狄，邇傳流自古昔，華夷一統承平世。喫的好食，穿的好衣，進門來一陣臊氣。細尋思，試虛心勸你，休發犬羊威。

〔前腔〕暇日會親識，狗西番坐上席，五湯三割全不覷。手托着蛋披，口嘶着蛋喫，蘸白鹽解不了鷄腸氣。有差池，對青天發誓，拍口喫猪脂。

〔不是路〕堪歎回回，生不惺惺死着迷。難存濟，不信陰陽不請醫。愛家私，顧不得衣衾不整齊，下場頭只自知。現放着有幫無底千家器，是何家禮。

〔掉角兒〕望西方天遙路迷，在中原看生見死。總不如隨鄉入鄉，早做個子孫之計。再休提塔不刺散不撒，答兒麻哈兒哇，腥膻滋味，清齋難記，徒勞受飢。最難熬千金一刻，星月圓時。

〔前腔〕讀的是孔聖之書，且收拾梵經胡語。穿的是靴帽羅襪，打疊起纒頭左髻。再休提猪爹爹狗奶奶，胡姑姑假姨姨，腥膻遺類，更名換字，用夏變夷。勸伊行還同中國，一樣行持。

〔十二時〕移風易俗非虛語，出谷遷喬爾自思，休把良言作戲詞。

〔南呂〕一枝花

嘲友人試琴

也曾將百體篆填滿龍鳳箋，也曾把一腔春點作昆蟲畫。也曾扳萬丈梯探月窟，也曾搗一寸斧砍天葩。高手名家，團弄的琴心怕，搬調的風韻滑。止不過古傳流一派僂音，又打上巧做作千般指法。

〔梁州〕你試將花閃閃的錦囊兒寬褪，俺索把玉纖纖的銀甲兒安插，不由俺一雙妙手齊齊下。一壁裏抹挑勾剔，一壁裏吟猱撞打。一壁裏往來綽注，一壁裏滾拂潑刺。只俺這手腕兒不識住受了波查，只俺這指

頭兒不移時告了消乏。捏挪了雁足蜂腰妙相兒可誇，摩挲了蛇腹牛毛斷紋兒非假，打量了龍池鳳沼闌眼兒堪拿。枕他，抱他，怎下的一霎兒牆頭上掛。下手裏擰，上手裏掐。兜的個百樣聲音背不的咱，罷了也三弄梅花。

〔尾〕人都道擅行貨眼前新宜時所事堪擡價，俺只道傳世寶天生舊見廣經多自掩瑕。他是個古的兒怎與時俗品高下，者麼您撥弄的拍滑，丟答的手乏，使一個訪友携琴賣乖法。琴友郭茂才，納姬名梅花。揮之非慳，遣之弗果，因以琴嘲焉。郭善篆隸法畫草蟲。

〔中呂〕粉蝶兒

李爭冬有犯

錦繡叢中，隨葫蘆也曾打闖。俺也曾駕孤航湖海飄篷，也曾步瑤京搗玉手乘鸞跨鳳。也曾伴嫦娥身在蟾宮，也曾泛桃花誤入武陵仙洞。

〔醉春風〕但有個詩朋酒友共開尊，少不得倚玉偎香珠翠擁。他那裏倒身下拜笑相迎，我這裏也拱，拱。受用些花逕鶯歌，蘭堂燕舞，松窗鶴夢。

〔紅繡鞋〕怕的是村沙懵懂，喜的是剔透玲瓏。但遇着拿班做勢是相衝。使盡了氣力兒扭，也挾着膊項兒雄，只因俺好性兒使不的猛。

〔滿庭芳〕見了那行家不同，丰姿典雅，禮貌謙恭。把似你做喬腔怎得人知重，惹釁招風。又不是賽名花貂蟬愛寵，又不是鎖春風銅雀深宮。又不是襄王夢，巫山翠聳，人在最高峰。

〔耍孩兒〕只因他鬢邊半露雙釵鳳，鈎引的行人簇擁。春心飄蕩逐西東，原來是浪蝶狂蜂。顛狂體態如飛絮，浪蕩腰肢似轉蓬，長街短巷鑽人空。騎着頭木驢兒戳碜，戴着個罨眼兒妝聾。

〔十五煞〕敗風俗情怎饒，壞網常法不容，須不是平地干戈動。饒他海闊魚投網，一任天空鳥入籠，沒來由倒往高枝送。俺只道雲泥間隔，誰承望魚水和同。

〔十四煞〕老鴉兒一樣黑，窩狗兒一攢風，蓮花盆打在荷花甕。自古道除了當行都是離，拿到當官也是空，一家兒怎着他人弄。謹按着九宮八卦，認定了六弟三兄。

〔十三煞〕乾人情面皮薄，冷衙門法度鬆，乾坤上下成何用。那厮每龍蛇不辨傷王化，這厮每猫鼠同眠玷士風，喬相識厮和閨。見面錢花銀十兩，答賀禮水酒三鍾。

〔十二煞〕又無升斗才，又無尺寸功，毛椽兒怎做雕梁棟。龜頭逞起心中大，鰲蓋掀開腹內空，料應走不出婁腰甕。等的你頭兒撞了，敲的你蓋兒生疼。

〔十一煞〕也不論短共長，又不知吉與凶，到晚來做了個瓜瓞夢。床前拖下三魂喪，枕上揪來四鬢蓬，猪毛繩牽出花胡洞。赤緊的項圈兒怎解，紐扣兒難鬆。

〔十煞〕牽不上窟窿橋，剗不出混腦蟲，前呼後擁相隨從。兩行排列貔貅士，八字分開虎豹叢，一齊下手將人弄。那幾位好哥哥幫襯，看一眼小妹妹着疼。“幫襯”原作“幫寸”。

〔九煞〕拶指兩頭齊，批頭一片紅，兩般兒任意隨身用。筋連十指鑽心竅，血染雙臂入子宮，皮開肉裂花心動。這其間破了的誰補，綻了的誰縫。

〔八煞〕初來不詫生，嘗新不犯重，幾乎險把殘生送。說不的肉賤骨頭貴，避不的人生面不同，精皮膚到處人摩弄。戰兢兢聲如酒噤，跳梭梭手似茶風。

〔七煞〕黑洞洞門牆不見天，密匝匝荆棘不透風，枷杷吊鎖難移動。白日價傷心舉眼無親故，到晚來饒命連聲叫禁公，亂紛紛多少囚徒共。趁着個就地滾的官鋪，巴着個等飯喫的窟窿。

〔六煞〕叫一聲取口詞，畫十字填草供，滿堂人納喊如雷動。小牌子一十還較可，大牌子二十越覺疼，撒花蓋頂程程重。掙了個鯉魚跌脊，滾了個蝴蝶翻風。

〔五煞〕只爲你將磚要比天，是鬼刮陣風，稍螞蚱展作丹山鳳。賴蝦蟆出水金精獸，屎蛭娘爬山鐵爪龍，麻蒼蠅也把神童弄。原來是三變化的白鮓，兩倒手蛆蟲。

〔四煞〕又不是嶺頭梅，又不是澗底松，又不是高岡修竹棲鳴鳳。怎似得歲寒三友人爭羨，晚節孤芳誰與同，毛條兒敢把輕薄弄。眼見的飛花隨水，幾曾有敗葉爭冬。

〔三煞〕謊花兒世不香，鬧枝兒似草蓬，葉噪兒苦李如何用。磣科兒那得好結果，歪根子全無豔冶容，生生的辱沒殺桃源洞。也不是中喫的果子，原來是希爛的術術。

〔二煞〕又不是平頂黃，又不是雁過紅，似這般低種誰人種。成不的模樣實難賣，上不的擡盤總是空，眼兒酸蜇的牙根痛。你家有鑽核祕法，誰理論擲果淫風。

〔一煞〕我道你有眼不見機，無才只死充，那些兒知高知下知輕重。再休提見驚識怪人擡獎，全不想做小伏低自弄窮，爲甚麼扯着拉着人不動。下顧你似靴筩裏摸腿，攀援俺似食店裏回蔥。

〔尾〕忍疼換曉妝，含羞整舊容。一尿胞打醒了胡都夢，從今後再休將大氣兒插。

官妓李爭冬，恃姿容驕怠。嘗騎過市，遇縫掖不爲意。怒付之官，官不能理。士人聞於內，傳令杖之。自後此輩知謹畏云。

〔仙呂〕點絳脣

僧尼共犯第一折

苦海無涯，業根難化，空悲咤。無室無家，一點心牽掛。

〔混江龍〕都一般成人長大，俺也是爹生娘養好根芽。又不是不通人性，止不過自幼削髮。一會價按不住春心垂玉筍，一會價盼不成配偶咬銀牙。正諷經數聲歎息，剛頂禮幾度嗟呀。要求個善男信女擔驚怕，總不如空門淨土，當夥兒戀酒貪花。

〔油葫蘆〕自古道僧尼是一家低答，每日價撞頭磕額有根查。一個遞陽局斜倚回廊下，一個挑春情偷將禪杖打。按不住齷齪心，聽不上腌臢話，誰道俺頭陀每不光滑。

〔天下樂〕口念着救苦救難善菩薩，冤家可喜殺，發慈悲單等你和咱。開禪堂燒一炷香，入禪房遞一盞茶，上禪床結一段好緣法。

〔那吒令〕俺到了您家，人只說是他。您到了俺家，人只說是咱。混做了一家，半星兒不差。頂老兒一樣圓，撇道兒一般大，胡廝賴一迷裏虛花。

〔鵲踏枝〕分不出我和他，辨不的真共假。恰便似兩個尿胞，一對西

瓜。蘑菇頭一弄兒齊磕打，精禿驢越顯的圓滑。

〔寄生草〕呀，一個念波羅密，一個念摩呵薩。鼓槌兒敲打的鞦韆乍，鐃鈸兒拍打的光光乍，鉢魚兒抓打的膨膨乍。昏沉了半晌出陽神，這其間色膽天來大。

〔幺〕他他他纏着俺，俺俺俺纏着他。瓢頭兒比着葫蘆畫，光頭兒帶着葫蘆帽，枕頭兒做了葫蘆架。拜佛席權當了象牙床，偏衫袖也做的鮫綃帕。

〔六幺序〕呀，釋迦佛鋪苦着眼，當陽佛手指着咱，把一尊彌勒佛笑倒在他家。四天王火性齊發，八金剛怒髮查沙。搗起金甲，按住琵琶，捻轉鋼叉，切齒磨牙。挪着柄降魔杵神通大，只待把禿驢頭攤了還攤。羞的個達摩面壁東廊下，惱犯了伽藍護法，赤煦煦紅了腮頰。

〔幺〕哎，你個渾家，不要瞅他，銅鑄的菩薩，泥塑的那吒。鬼話的僧迦，瞎賬的佛法。並無爭差，儘着撐達，也當個春風一刮，兀的不受用殺。月浸曇花，燈照禪榻，不近誼諱，不受波查，儘通宵喜笑歡洽。不枉了閑過竹院逢僧話，索強如路柳牆花。說來的磨研碓搗都不怕，見放着輪迴千轉，也只索捨死捱他。

〔賺煞〕想人生夢一場，且不上西天罷。鎖不住心猿意馬，便做道見性成佛待甚麼。念甚的妙法，蓮華當袈裟，告了消乏。到頭來踢弄的風聲大，衆街坊識識，扣膊兒一拿，呀，法門中拴出一對耍娃娃。

〔雙調〕新水令

十美人被杖

買歡追笑遣流光，近新來一番惆悵。搜尋風月館，點檢翠紅鄉。博選羣芳，十樣錦真堪賞。

〔駐馬聽〕鶯燕雙雙，風送春心度畫牆。芙蓉兩兩，天然秀色映秋江。有誰搬遞是非場，無端牽扯平康巷。因被訪，低眉俯伏霜臺上。

〔雁兒落〕一個顫巍巍玉蕊着棍兒湯，一個嬌滴滴紅英着棒兒抹。一個香馥馥酥胸襯碧階，一個軟穠穠膩體捱牙杖。

〔得勝令〕呀，一個露春蔥解羅裳，一個顰烏雲卸殘妝。一個粉面皮如澆蠟，一個劣身軀似抖糠。當堂，一個紅繡鞋跟朝上。收場，一個醉

扶歸不姓楊。汪本“蕙”作“笋”。

〔幺篇〕子弟每攔街立捧酒漿，姨夫每沿城走找藥方。老虔婆氣滿心跳八丈，醜厮丁手捶胸淚兩行。哭一聲親娘，五百劫冤業障。叫一聲情郎，八千人惱斷腸。原本“心滿”作“心瞞”，此從汪本。

〔沉醉東風〕往常時牙印兒摩挲半晌，香盤兒恐怕成瘡。捏一捏骨肉酥，搜一搜心胸漲，沾抹着做勢拿腔。似這等凶神不可當，跳不出天羅地網。

〔水仙子〕又不曾做真賊偷了賈充香，又不曾放潑火燒了祆神像，又不曾駕虛詞遞了王魁狀。怎提備這禍殃，一般兒委實難當。合歡被輕翻紅浪，凌波鞦高擎玉掌，小蠻腰妙舞霓裳。汪本“提備”作“提防”。

〔折桂令〕又不是乾相思鬼病羸尪，赤緊的閉閣垂簾，伏枕着床。俺只索款款依從，頻頻問候，悄悄商量。或是茶或是飯你隨心勉強，或是行或是臥俺着意扶將。禱告穹蒼，保佑安康，俺若是替得些兒，怎教你獨自禁當。

〔離亭宴歇拍煞〕俺只是笑吟吟走馬章臺巷，誰承望急煎煎累手煙花賬。因他這場，頭皮兒陣陣麻，指尖兒個個冷，心坎兒梭梭撞。眼皮兒睡不合，淚道兒揩不上。越加慘傷，憔悴了玉精神，清減了花體態，改變了嬌模樣。也只索枕兒上慢溫存，被兒裏乾摩盪。不多時身安氣爽，那其間有恩的將好情兒酬，行孝的着甜話兒獎。

十年前暴虐窮禍，以訪捕爲一切之政。民無良賤，隸於法率無辜人，十美人一時受杖而出，觀者如堵，而爲之奔走前後，不知其幾也。走筆貽羅山甫，憐其剪髮者與焉。

〔黃鐘〕醉花陰

剪髮嘲羅山甫

矮髻盤鴉玉簪簪，黑鬢鬢香雲一朵。金鳳小，寶蟬薄，一抹紅羅，翠葢蕤珠絡索。描不就遠山螺，只爲這一縷兒青絲纏上了我。

〔喜遷鶯〕花間行過，粉蝶兒個個隨着。仙娥，真乃是一塵不染，恰來的走馬章臺可意哥。見了這濃妝豔裹，不由人魂銷魄散，只落的喜笑吟哦。

〔出隊子〕却不道傍人瞧破，急穰穰怎奈何。香階眷戀一心着，花徑同行兩意合，繡榻交歡百事可。

〔刮地風〕不多時雨意雲情熱似火，便待要同死同活。滿承當一世隨緣過，他只將花翦兒偷挪。解烏雲四鬢婆娑，理青絲兩手分撥。耳邊廂猛聽的一下枝柯，呀，翠紛紛雲鬢零落，不由俺雨淚如梭。好教俺血淋淋心膽如刀剝，也比那死一遭爭不多。

〔四門子〕他道俺脚跟無線空耽擱，赤繩兒繫戀着我。淚點兒湮，指頂兒搓，茜紅絨固結重重裹。心坎兒揣，手掌兒托，好一條連環套鎖。《北宮詞紀》“繫戀”作“緊戀”。

〔古水仙子〕他他他志不奪，俺俺俺扯肚牽腸怎動挪。罷罷罷將意馬牢拴，准准准把心猿緊鎖，行行行纏腿脹難開脫。步步步絆脚索不離行窩，管管管提着心做事無失錯。懸懸懸吊着膽到底沒災禍，睡睡睡將魂夢兒繞身縛。

〔尾〕收拾的日久年深非小可，相守到兩鬢如皤，到底團圓纔是好結果。

〔黃鐘〕醉花陰

清明南郊戲友人作

錦繡江山畫圖裏，端的是皇都第一。人旖旎，景芳菲，堪賞堪題，來往向花前立。心沒亂眼迷離，見了些百媚千嬌真個是美。

〔喜遷鶯〕豔陽天氣，花朝過了又寒食。相携，齊綦綦成羣逐隊，恰便似萬紫千紅散綠堤。鬧垓垓人似蟻，管甚麼蜂喧蝶攘，暢好是翠邊珠圍。

〔出隊子〕天仙聚會，去一回來一回。雲霞縹緲暗香飛，花柳扶疎麗日遲，車馬倥傯樂事急。

〔刮地風〕一個價粉鼻兒馥郁聞芳蕊，一個價檀口兒銜盃。一個價手兒動常怕金釵墜，一個價脚兒懶寸步輕移。一個價並香肩指東說西，一個價折回頭推整羅衣。一個價笑語嘻，一個價音律低。一個價喜孜孜幕天席地，一個價醉醺醺苦眼鋪眉。一個價轉秋波無奈挑人意，一個價引人魂三不歸。

〔四門子〕使不的調虎離山計，兩眼兒急上急。恰看了東，又誤了西，急煎煎四下裏難支對。才顧了南，又忘了北，眼面前悲歡得失。

〔占水仙子〕他他他他不痴，你你你你的中腸只自知。去去去去的無情，來來來來的不理，猜猜猜猜不破昏思謎。受受受受不過來往臨逼，休休休休書生休得同兒戲。天天天天不從人意，看看看看的眼飽肚中饑。

〔尾〕我道你見面生情不度已，到晚來感歎傷悲，夢兒裏相逢拖逗煞你。

都下舊俗，清明日展墓。士女冶遊郊郭之外，而南郊爲尤盛。四方之人，雜然往觀，一國之人，皆若狂焉，殆類於此。

南集賢賓

詠所見

湖山那邊瞧見你，好教俺心下驚疑。何處神仙來這裏，又不是同赴瑤池。忽然相會，近前來越添標致。真個美，不由人軟了身奇。

〔前腔〕恰纔相見方懊悔，悔只悔會面猶遲。悔到其間還是喜，動人處淺淡妝飾。他有斯文風味，掩不盡千嬌百媚。今日裏，這場事委實希奇。

〔不是路〕玉質冰肌，蟬翼輕鬆四鬢齊。多清氣，釵梳不用金珠翠。步輕移，緊淨丟修可體衣。正當時，觀了他青春一捏嬌年紀，纔是妙齡之際。

〔調角兒序〕嫩超超百樣嬌姿，細彎彎兩道蛾眉。窈生生三寸金蓮，瘦亭亭一捏腰肢。最相宜，雪窗前，書館內，擁紅爐，斟暖酒，良宵清會。這場心事，應無了期。沒來由，不疼不癢，惹下相思。

〔前腔〕待和他月底吟詩，待和他燈下敲棋。待和他較量輸贏，待和他比並高低。待和他按金徽，調玉軫，譜新詞，依古調，傳情適意。知音交契，相逢有期。乍相識，心乎愛矣，何日忘之。

〔尾〕從來翫賞煙花地，南北東西任所之，不似今番念在茲。

雜曲

仙子步蟾宮

四誓

剪髮

整犀梳生怕齒兒抓，摘鳳髻常憂翅兒划，插金釵又恐尖兒岔。一絲絲疼殺咱，怎下的快剪兒髡肯平聲他。耳輪兒隄防着湯抹，音罵鬢脚兒休當做打耍，頭皮兒留下些根查。頭皮兒留下些根查，赤緊的雲鬢鋪蟬，寶髻盤鴉。千里懸情，寸腸掛慮，一世結髮。珠絡索牢拴住心猿意馬，錦纏頭打疊起路柳牆花。你若情雜，休得留他，貨郎兒換兩個鋼針，打繩的當一縷青麻。《青樓韻語廣集》前曲次句“划”作“剗”，後曲次句“赤”作“喫”。

熬香

雪冰肌淺露紫葡萄，金寶釧斜連紅瑪瑙，麝蘭香正點花穴道，選良時真個燒。俊生生玉腕相交，齊臻臻香肩並靠，疼可銀牙碎咬，亂紛紛珠淚齊拋。亂紛紛珠淚齊拋，你也難禁，我也難熬。一個價腹熱腸荒，心驚膽戰，肉裂皮焦。瘡兒疼越疼越好，焙兒大越大越灼。休忌薑椒，留下根苗，香煙兒鑒察的明白，瘡盤兒封裹的堅牢。

刺臂

針尖兒挑繡紫霓裳，墨汁兒淋漓白玉堂，筆頭兒揮灑黃金榜。都盛在錦繡囊，三般兒各逞高强。筆描就同心花樣，針刺的隨胸血漾，音倘墨妝成透體玄霜。墨妝成透體玄霜，一樣傳情，兩下成傷。刻骨銘心，書名畫字，數黑論黃。寫山盟指證着今來古往，設海誓滿拼着地久天長。那個遺忘，他便無常，雖不是露面黥卒，見放着貼骨疔瘡。

申盟

雲鬢半髲剪烏金，玉腕雙擎刺繡針，冰肌一點留香印。這恩情海樣深，常言道十指連心。刀刃兒湯着就滲，針尖兒見了害疼，艾焙兒想起難禁。艾焙兒想起難禁，休悔當初，不說如今。怕的是燒了還燒，剪了又剪，針了重針。添了些瘡上瘡却怎生共枕，受了些苦中苦也不忍同衾。不遇知音，少要痴心，虛撮脚雨意雲情，浮皮頭柳影花陰。

八美

鞋盃

高擎綵鳳一鉤香，嬌染紅羅三寸長，滿斟綠蟻十分量。竅生生小酒囊，蓮花瓣露瀉瓊漿。月兒牙彎環在腮上，錐兒欄團圍在手掌，筭兒尖簽破了鼻梁。筭兒尖簽破了鼻梁，鉤亂春心，洗遍愁腸。孤轆轤滾下喉嚨，周流肺腑，直透膀胱。舉一杯恰便似小脚兒輕擡肩上，嚙一口好疑是妙人兒吸入胸膛。改樣風光，着意珍藏，是必休指甲兒掐損了雲頭，口角兒展洩了鞋幫。《青樓韻語廣集》“孤轆轤”作“骨碌碌”。

肩几

並頭蓮栽向碧窗紗，連理樹移來翠繡榻，比目魚寫上丹青畫。合和仙手兒搭，喜孜孜語笑歡洽。眉兒稍不離了腮頰，鬢兒邊打了個耳擦，舌兒尖遞了個香茶。舌兒尖遞了個香茶，唇啓朱櫻，臉印紅霞。交頸綢繆，齊眉款曲，並體褻狎。燈兒前一雙俊雅，鏡兒裏兩個冤家。他也親咱，咱也親他，從今後俺不索悶倚欄干，你休得獨抱琵琶。

臂枕

錦重重繡被展紅鴛，嬌滴滴花容落翠鈿，暖溶溶素腕移金釧。白如霜軟似綿，儘多才一枕高眠。耳邊廂鳳釵斜亸，懷兒裏鸞儔燕婉，夢魂中蝶翅蹁躚。夢魂中蝶翅蹁躚，勝似行雲，真似遊仙。緊靠酥胸，仰擎纖手，醉倚香肩。粉汗津一團玉軟，腮痕印幾點紅嫣。珊枕高閑，寶髻斜偏，一任俺臂膀兒酸麻，生怕他頭頂兒虛懸。

手板

嬌紅新染鳳仙花，纖素輕抽玉笋牙，清香旋綰鮫綃帕。按宮商實可誇，體妖嬈國色仙娃。天魔舞幾回變化，霓裳曲數聲幽雅，雲陽板一點無差。雲陽板一點無差，似這般掌上清音，索強如扇底紅牙。擊玉敲金，移宮換羽，高手名家。繞梁音自然瀟灑，流水板越兒熟滑。聽不上金鼓諠譁，絲竹淫哇，總不如韵悠悠彩袖香飄，斯琅琅寶釧聲雜。“新染”，汪本作“新惹”。末句“斯”字，《青樓韻語廣集》作“撒”。

牙筯

篆香壺常把酒兒描，糯米牙輕將菜兒咬，櫻桃口微向人兒笑。舌尖兒相轉着，却留下半點兒根梢。這意兒誰人知道，這情兒何時是了，這

滋味無福難消。這滋味無福難消，美似醍醐，貴比瓊瑤。玉液金波，香酥甘露，鳳髓龍膏。養身法神完病少，解酒方魄散魂消。咀嚼連朝，饜飫通宵，透春心一點靈犀，醉東風兩朵蟠桃。

肉屏

暖雲窩緊把兩邊遮，溫香玉先將背後截，長春花正補當陽缺。矮屏風三四摺，任他行顛倒豪傑。紙兒糊怎如他溫熱，綉兒光不似您調貼，畫兒好少比俺也斜。畫兒好少比俺也斜，玉惜香憐，翠擁紅遮。四座陽春，一團和氣，百樣驕奢。一個價意孜孜指尖兒輕捏，一個價笑吟吟眼角兒偷撻。使不的喉舌，妝不的痴呆，俺便是鐵石人也索溫柔，虛怯症不怕風邪。“怎如他”，汪本作“怎比他”。

耳簪

馬蹄金造就耳剜兒，蟬翼鬢單鋪滿面絲，螺頭青細縮香雲髻。倒別着簪一枝，倩佳人央挽多時。擡貴手輕輕摘取，轉秋波低低窺視，啓朱唇款款斜吹。啓朱唇款款斜吹，須要經心，莫得離嘻。俺只索叉手躬身，交頭接耳，苦眼鋪眉。嚇的俺不轉睛斜僉着坐地，儘着他不住手兩下裏施爲。好個消息，幾陣昏迷，俺已則心癢難撓，他還待手下假隨。

帕箋

汗巾兒展作錦雲箋，淚點兒流成玉露盤，粉盒兒權當金星硯。滴將來一處研，寫封書訴不盡情言。一字字離愁閨怨，一句句緣慳分淺，一行行寡鵠孤鸞。一行行寡鵠孤鸞，千里相思，兩字平安。料應他離恨尤多，鄉心已碎，望眼將穿。我的淚你的淚湮成一點，你的心我的心結做一團。袖兒裏盤桓，手兒上綿纏，酬志了美滿功名，乞求得早晚團圓。

十劣

勒價

小丫鬟吹着盞短檠燈，老鴇兒瞪着雙黑眼睛，醜撇丁扶着杆無星秤。俊多嬌佯不聽，解行囊信意加增。一包兒無零無剩。一盤兒齊齊整整，一家兒喜笑花生。一家兒喜笑花生，不是爭差，非爲嫌輕。似這般俺也輸心，他也樂意，你也馳名。這兩點怕不是鼎，那一塊也欠

十成。等待消停，都要煎傾，論親情不索疑猜，交財帛須要分明。

索債

酒大公站立俺門傍，油博士擔來這壁廂，肉擔兒掛在頭直上。欠王屠鈔幾張，姐夫每不索思量。陳酒債秤還三兩，清香油賒過幾缸，平肋肉割了多方。平肋肉割了多方，一總還錢，零碎燒湯。休怪絕情，何須戀己，莫得收鎊。也不索三三兩兩，又何必掩掩藏藏。倒斷行囊，准折衣裳，你若是打發的清潔，俺還送半點兒乾糧。

清賑

俺也曾買綾羅裁了些可身衣，俺也曾換金寶打了些好首飾，俺也曾賣莊宅受了些腌臢氣。那些兒虧負你，你須索加減乘除。止不過一時半刻，又不曾通宵整宿，頓忘了昔日平時。頓忘了昔日平時，跌落了錦片前程，折蹬了銅斗家私。你只待累百爲千，逢三道五，見一成十。我和你一樁樁開除個端的，小九九打算個真實。除了穿吃，扣了春資，剩下買兩個揉兒，零頭兒取一個娼妓。

閉戶

老虔婆準備下意兒歪，小大姐包藏着性兒乖，窮姨夫啜賺在門兒外。叫丫鬟世不開，可憐見放入門來。禱告了家親三代，拜辭了爺娘叔伯，囑付了俊俏喬才。囑付了俊俏喬才，您忒無情，俺也合該。赤緊的典了衣服，花了網帽，破了靴鞋。把似俺無半星也擺劃，還望您老兩口兒耽待。俺只待暗裏偷乖，夜去明來，打扮着點卯官身，扎掙着挑水擔柴。

問年

鬼胡尤打扮個俏冤家，歪扭捏妝成朵解語花，喬相識問了句衷腸話。猛低頭難對答，歷年來都是十八。未成人偷昧了幾下，已成人逃走了幾乏，不成人販弄了三家。不成人販弄了三家，一捏青春，半把年華。也索收心，不消現世，還待撐達。奶兒長低留答臘，孩兒多皮慳扒查。只等待眼兒昏花，腿兒塌撒，保佑你活到一百，終不成還是十八。

賀生

虔婆禱告拜神祇，子弟安排賀壽儀，嬌羞沐浴迎新歲。生辰密年紀希，袁天罡算了個端的。有一年三番壽日，把三年呼作一歲，每一歲九

度生時。每一歲九度生時，辦炷名香，擺列筵席。敬謝神明，虔邀宗祖，敦請親戚。遞一杯添兩件首飾，行一禮奉一套羅衣。今日佳期，來歲休移，俺也有本命元辰，單看你那日回席。

下橋

剛團圓一片月兒斜，正豔冶三秋樣兒別，恰芳菲幾朵花兒謝。順風船下坂車，舊人兒見了情絕。揉着頭姐兒的火者，眊着眼鵲兒的候缺，放倒身撇兒的幫貼。放倒身撇兒的幫貼，再休提幼小風流，美滿驕奢。俺只索袖手埋頭，低聲下氣，做啞妝呆。他正是宜時的風花雪月，俺落得末腳兒感歎傷嗟。雨散雲歇，瓶墜簪折，若能够再到陽臺，除非是夢裏蝴蝶。

回爐

再來不值半文錢，昔去何須一溜煙，翻回不滿十年限。被人嗤惹俺嫌，生饅頭怎入籠嚴。做不的油頭粉面，乾出上涎眉瞪眼，只落個赤手空拳。只落個赤手空拳，活是他人，死和他纏。俺如今這樣時光，又無接手，不比常年。雖然是答臘些殘湯剩飯，却不道盤繳的少米無鹽。姊妹行閑談，小大兒難言，鵲兒道死了倒是乾淨，子弟每見了不到根前。

留僧

俏姨夫換了個秃姨夫，舊施主做了個新施主，化緣簿改了個姻緣簿。倒陪錢當積福，花藤兒纏住了葫蘆。手問心道了個萬福，百衲衣打了個窩鋪，齋饅頭券了個胸脯。齋饅頭券了個胸脯，鵲兒開言，行者鋪謀。俺只索早起腰肱，午間中袖，夜晚包袱。巧藏拽金面皮觀音老母，偷夾拿銅法身彌勒尊佛。總不如剃了頭顱，做個尼姑，這世裏配一對光頭，那世裏變兩個毛驢。

鑽龜

白綿單展做了黑泥條，紅繡鞋沾上些綠水毛，素羅衣印下對烏龜爪。正撞着這一遭，也不必屈打成招。天靈蓋生生揭了，搭撒頭緊緊搐着，麻種眼慢慢偷瞧。麻種眼慢慢偷瞧，嚇殺多情，疼殺多嬌。我和他比蜜調油，如魚得水，似漆投膠。也只道爺兒們合家歡樂，止不過夥兒裏本分窩巢。誰承望官法難饒，一世耽擱，罵幾場似沒嘴的葫蘆，

打幾頓似沒氣的尿胞。

大鼻妓

堂堂相貌土星高，一寸山根三掉腰，搽胭粉多使些錢和鈔。因此上淡梳妝懶畫描，費擎擡壓損妖嬌。豎一道擎天柱，搭兩孔駕海橋，怕只怕對臉兒支硯。怕只怕對臉兒支硯，不能够倚翠偎紅，恰便似水遠山遙。費口闊舌，歪頭側腦，自有方略。比鷹嘴微爭些大小，似羊頭少一對犄角。回子根苗，癩象軀牢，雖然是眼罩兒重遮，也只索遠遠的舒着。

清源妓名無瑕玉，獨擅時望，遠近傾慕，以一面爲快靚。嘗以地主拉至其家，將示街耀之意。適暑，方浴，出稍遲，心鄙之。既出，見果尤物也。欲議之，無所摘，然準頗隆，遂占此詞，出而示人，頃刻傳以爲笑。自後見之者色萎矣。余再至，則已轉徙，不知所在。

南倚馬待風雲

悼妓琴僊四首

想像僊娃，不與塵凡共一家。白雲古洞，明月清風，流水桃花。天台深處鎖煙霞，劉郎採藥迷歸駕。嫦娥閉月華，攔回銀漢槎，再不見乘鸞下。嗟，何處覓仙娃。自嗟呀，萬恨千愁，病體難擎架，悔不當初不遇他。

想像仙姿，秋水芙蓉第一枝。天然標格，改樣風流，分外清奇。腰肢輕裊海棠絲，鬢鬢半彈秋蟬翅。花開風亂吹，花落春又歸，搵不住看花淚。嗟，何處覓仙姿。自傷悲，盡日忘餐，長夜難成寐，一日相思十二時。

想像仙裳，繡帶悠揚錦瑟傍。一雙彩袖，六幅蛟綃，千縷霞光。步搖玉珮響玎璫，笑攜羅袂香飄蕩。餘香在洞房，悲風繞畫梁，冷落了梅花帳。嗟，何處挽仙裳。自思量，萬里江湖，一簇千層網，不似悠悠此恨長。

想像仙音，素壁空懸綠綺琴。冰絃已斷，焦尾無聲，玉指難尋。高山流水暮雲深，碧桃紅杏荒苔蔭。文君病已沉，相如惱碎心，琴臺上空擷簪。嗟，何處聽仙音。自沉吟，瓶墜簪折，水把藍橋浸，夢斷高唐淚滿襟。

南集賢賓

題怨六首

斜陽滿樓簾半捲，空教我望眼連天。千里雲山人共遠，望不斷衰草寒煙。危闌倚遍，忽聽的賓鴻哀怨。愁怎遣，怎不將一紙書傳。

孤幃幾時捱到曉，聽不上畫鼓頻敲。惱恨寒鷄啼不早，急睜睜業眼難交。心中焦燥，盼不到參橫月落。如何是好，怕只怕夢斷魂勞。

百般苦情誰像我，閤不住淚似懸河。恨壓眉梢雙黛鎖，又不是病染沉痾。心如刀剝，誰降下這場災禍。如何是可，每日家難死強活。

思君不來何處耍，空教我數盡歸鴉。何處垂楊閑繫馬，貪戀着路柳墻花。君情忒寡，見放着鮫綃羅帕。真共假，誓盟言須有個監察。

這場屈情非小可，受不盡小性兒哥哥。冷語閑言尋趁我，平地上就起風波。是誰之過，不住的將人折挫。眉黛鎖，有話兒不敢分駁。

說來的話兒都是謊，好着人無處隄防。休信傍人將俺講，他那裏背後輪鎗。全無遮當，俺只有青天在上。君細訪，枉了人算甚麼高強。

南玉芙蓉

題怨四首

言合意不合，和你實難過，你分明特故的將俺揉搓。俺何曾敢把針兒錯，尺水番成一丈波。雜情貨，心多話多，聽不上絮叨叨常把嘴兒磨。

難將性兒拿，就裏多虛詐，料應他看承做敗柳殘花。幾曾有半句知心話，已只是十分虧負咱。登開罷，情差意差，儘着你戀別人另結好緣法。

喫他無限虧，滿眼傷情淚，這其間受不盡瑣碎參差。他一心要做虧恩事，全不想從前溺愛時。巴心誓，天知地知，只願的一樁樁報應謝神祇。

因他意兒別，把俺閑羅惹，進門來一迷裏打草驚蛇。在誰家調的情兒熱，臨到咱行冷似鐵。從今夜，恩絕愛絕，把一方汗巾兒裂做兩三截。

蟾宮

四景閨詞四首

正青春人在天涯，添一度年華，少一度年華。近黃昏數盡歸鴉，開一扇窗紗，掩一扇窗紗。雨絲絲風翦翦聚一堆落花，散一堆落花。悶無聊愁無奈唱一曲琵琶，撥一曲琵琶。業身軀無處安插，叫一句冤家，罵一句冤家。

小湖山分外清幽，飛一對沙鷗，宿一對沙鷗。怕斜陽偏照西樓，上一掛簾鉤，下一掛簾鉤。畫堂深清晝永坐一個無休，盼一個無休。晚妝殘雲鬢亂戴一隻搔頭，卸一隻搔頭。無倒斷情思悠悠，夢一段風流，想一段風流。汪本“清晝”作“春晝”。

洗炎蒸玉露金風，滴一葉梧桐，落一葉梧桐。意沉吟倦理針工，繡一朵芙蓉，撇一朵芙蓉。展香奩臨寶鏡看一番粉容，惜一番粉容。數歸期思往事屈一遍春葱，舒一遍春葱。望雲山音信難通，看一會歸鴻，送一會歸鴻。

雪花飛密灑瓊窗，助一派淒涼，又一派淒涼。更那堪簷鐵悠揚，緊一陣玎璫，慢一陣玎璫。瘦伶仃愁展轉溫一邊象床，冷一邊象床。被兒閑枕兒剩東一個鴛鴦，西一個鴛鴦。盡頭來虛度韶光，牽一股柔腸，斷一股柔腸。

朝天子

風情二首

得頑，且頑，放不下風流擔。萬花深處小桃源，信步兒從頭串。笑臉也斜，歌喉圓轉，撒紅牙三四板。不喫醋的眼酸，不喫酒的量寬，只爲他相迷戀。

得謔，且謔，舞破了春衫袖。月明纔上柳梢頭，把手兒湖山後。共結同心，齊開笑口，弄精神百事有。面軟的不羞，心窄的不愁，只爲他相拖逗。“春衫袖”原作“春風袖”，茲從汪本。汪本“共結”作“共話”。

鞋杯二首

環兒腳一彎，花兒瓣兩邊，做了個飛鍾勸。半新不舊軟如綿，少欠

下風流願。手澤猶存，香塵不斷，細端相重檢點。擦破了的口圈，蹴損了的底尖，跌綻了的根兒綫。

熱突突酒傾，白溜溜水清，照見個人兒影。金蓮小巧掌中擎，到口無餘剩。苦眼鋪眉，參詳內景，口不言心自省。心坎兒裏踢蹬，肚囊兒裏款行，腸襖兒裏穿芳徑。

嘲誚二首

你說我艮支，我說你作鴟，誰的是誰不是。紐箍兒別棒費神思，道不出個真實字。使口兒傷人，挑牙兒幹刺，有的些歪樣子。叫你聲妮子，笑你個鬼屍，再休得胡行事。汪本“使口”二句中無“兒”字。

你嫌俺老成，俺嫌你寡情，性格兒天生定。黃毛兒黑尾鬼胡伶，口兒裏無乾淨。賣弄你乖覺，將咱來倖倖，轉灣兒沒了影。叫着又不應，罵着又不聽，治不了傳槽病。

清江引

閨世四首

過一日少一日耍上一日，省了些閑淘氣。一日十二時，倒在花前睡，及早的風流些便宜你。

過一春了一春耍上一春，打疊起閑愁悶。一春九十日，日日胡厮混，去了青春啊盼望殺您。

過一年是一年耍上一年，再不去歪厮戰。四時共八節，到處貪歡宴，歲月無情哄不了俺。

過一生只一生耍上一生，休替別人掙。三萬六千場，醉倒煙花徑，每日價醒了醉醉了又醒。

閨思四首

手托香腮心兒裏想，淚滴闌干上。無情也有情，見不的喬模樣，靈鵲飛來撒一個兒謊。

枕上淚痕窗外雨，總是傷心處。淚點兒滴不乾，雨點兒聲不住，一點一聲愁萬縷。汪本“聲不住”作“流不住”。

起初只說相交好，枉惹傍人笑。與了個甜棗兒，丟下個虛圈套，恨

上來常將香盤兒咬。

恰纔朦朧眼兒暝，成就了合歡令。一雙彩鳳飛，兩朵紅蓮並，明知是夢兒中生怕醒。

省悟四首

明知煙花路兒上苦，有去路無來路。惡狠狠虎巴心，餓刺刺狼掏肚，俺如今前怕狼後怕虎。

一個家張眉多睏眼，單給飄風漢。田產已盡絕，家業都零散，拿來大坑兒填不滿。

再不去掃雪填枯井，心兒裏明如鏡。捱了眼不嫌瞎，哄殺人不償命，豈不聞人的名兒樹的影。

再不去火上弄凍凍，霎時間沒的弄。總是一場空，到底成何用，只落的兩隻手一個拿。

紅繡鞋

五閻王不嫌鬼瘦，二菩薩那管人愁，甜食內下一把倒鬚鉤。只憑着巴心咒，哄了些帽兒頭，俺如今醒了腔，只枉的空着手。

一家兒穿衣喫飯，要別人破產填還，門兒外樹一朵引魂幡。納命的齊來到，偷生鬼閃在一邊，現放着萬人坑填不滿。

又不是官糧科派，動不動折變田宅，翠紅鄉掌一面虎頭牌。火焰似追錢債，也須俺賣得來，生只怕傻村驢不肯買。

南桂枝香

春閨四首

容光消瘦，非因病酒。見不上燕子將雛，聽不上鶯兒求友。任飛鳴自由，任飛鳴自由，將人拖逗。黃昏清晝恨悠悠。蝴蝶三更夢，煙花萬種愁。

危樓倚偏，天涯人遠。望不斷嶺樹重遮，空自把湘簾高捲。又韶光一年，又韶光一年，鶯花爛熳，滿懷心事告人難。身外春如海，眉尖恨似山。

萬花開放，同誰歡賞。名園內綠暗紅稀，芳徑裏蜂喧蝶攘。亂紛紛

過牆，亂紛紛過牆，春光飄蕩，千條弱柳綰柔腸。夢醒人何處，愁來夜未央。

瑶臺寂靜，銀河耿耿。長空碾萬里冰輪，深院鎖一簾花影。咨歎了幾聲，咨歎了幾聲，芳心不定，淩波露冷步閑庭。欹枕難成寐，憑闌無限情。汪本“耿耿”作“清耿”，“咨歎”作“咨嗟”，《南宮詞紀》同。

贈妓桂香二首

廣寒宮內，天香月桂。香飄蕩玉兔風清，影扶疎銀蟾光碎。問嫦娥愛誰，問嫦娥愛誰，清宵凝睇，今秋得意步雲梯。月中丹桂連根拔，不許傍人折半枝。

商飈初動，天香飄送。看今秋步月登雲，到春來騰蛟起鳳。喜身遊月宮，喜身遊月宮，香魂入夢，三分色相狀元紅。探花榜眼都成配，淺白深黃總不同。

贈行二首

君行保重，妾身陪奉。比目魚一躍成龍，交頸鳥雙飛化鳳。望雲山萬重，望雲山萬重，空勞魂夢，分開連理各西東。不愁我冷落深閨裏，只念你風塵遠路中。

長途勞頓，有誰徇問。拚着你萬里鵬程，撇下俺一腔春恨。漏沉沉夜分，漏沉沉夜分，金爐香盡，夢魂飛繞楚天雲。君如夢妾難留妾，妾夢君來不見君。《南宮詞紀》“飛繞”作“飛近”。

月夜小集二首

彩雲何在，銀蟾堪愛。恍疑是桂子飄香，猛見了嫦娥下界。喜秋光滿懷，喜秋光滿懷，無拘無礙，清歌勸酒手齊拍。一個個愁眉展，一雙雙笑口開。

高情訪舊，清宵如畫。一個個志氣軒昂，一個個功名成就。一個個女流，一個個女流，香飄紅袖，半輪斜月掛城頭。酒醉三更後，笑吟吟攜素手。

夢想二首

冤家心變，將人坑賺。半夜裏枕冷成冰，兩道兒淚痕如線。你成雙我單，你成雙我單，如何不怨，癡心妄想來到身邊。做一個團圓夢，也強

如獨自眠。

喬才鬼詐，全無拘怕。起初時做小伏低，到如今心粗膽大。夢兒中等他，夢兒中等他，將他留下，陽臺雲雨會巫峽。雖然不是真歡慶，也當春風刮一刮。

南黃鶯兒

贈妓僊臺四首

和氣轉天街，喜春風拂面來，東君笑擁嫦娥待。紅馥馥兩腮，嬌滴滴滿懷，冰肌玉骨非凡態。問僊臺，日邊紅杏，誰去倚雲栽。《青樓韻語廣集》首句“轉”作“暖”，“兩腮”作“滿腮”。

瑞色繞蓬萊，散陽和下九垓，風光高出雲霄外。蕊珠宮閃開，瑤池宴早排，逍遙極樂超三界。醉仙臺，蟠桃釀酒，脫骨換凡胎。

攜手步瑤階，掃煙霞四面開，閑看人海愁無奈。惜青春不來，歎紅塵苦埋，總不如放浪形骸外。訪仙臺，劉晨阮肇，相伴着到天台。《青樓韻語廣集》“煙霞”作“雲霞”，“愁”作“情”。

終日走塵埃，笑他行心性猷，眼睁睁多少成和敗。學時人揣歪，替別人守財，怎能够滿把花枝戴。上仙臺，吟風弄月，誰似俺好情懷。

曉霞二首

一點曉霞紅，閃祥光映碧空，神仙早出扶桑洞。上蓬萊幾峰，飲蟠桃幾鍾，喜朝陽展翅丹山鳳。錦雲重，把金烏簇擁，高捧在九霄中。

一點曉霞嬌，赤煦煦暖似燒，東窗紅日相輝耀。抹胭脂怎調，染丹青怎描，巧天工妝出如花貌。細量度，陰晴先兆，雲雨在今宵。汪本次句作“閃祥光映碧霄”，《青樓韻語廣集》同。

嘲妓葵仙

猛見蜀葵花，隔牆頭賣弄他，風吹雨打全不怕。單開頭似喇叭，粗枝葉似繸麻，花心兒到有些娘大。忒拉揼，鬢邊怎插，折挫了好頭髮。

解嘲汪本作“葵僊解嘲”。

轉眼盼多情，表丹心向日傾，更無柳絮顛狂性。嬌滴滴紫英，顫巍巍碧莖，香肩常把雕闌並。耐炎蒸，開花結子，到底不凋零。

嘲妓蘭池

遙望一鋪籠，馬蓮墩更不同，亂紛紛茅塞成何用。莎草是祖宗，蒯草是老兄，假名託姓精胡弄。瓦盆中，連根兒倒出，真個是麥門冬。

解嘲汪本作“蘭池解嘲”。

清淺小池塘，潤幽蘭壓衆芳，天然一種非凡相。花兒異香，葉兒細長，香風翠帶齊飄蕩。傍瓊窗，歲寒三友，無此不成雙。

文卿二首

談笑有鴻儒，小桃源當隱居，書中有女顏如玉。性格兒出俗，美名兒不虛，不知人在花深處。漢相如，向文君笑語，要只要幾行書。

及第杏園春，掌書僊降紫雲，玉堂人物常親近。唱詞兒忒新，呼字兒忒真，多才比的俺無學問。卓文君，念相如正窘，愛只愛一張琴。

梅英

花裏有魁元，賞名園第一仙，南枝早把春風占。雪和成粉團，月籠着玉顏，風花雪月不厮辨。伴孤寒，喬松修竹，青眼笑相看。

月季

一月一芳菲，論花容不似你，千紅萬紫難匹配。花不歇枝，香無了時，四時八節皆春意。最嬌姿，自從初會，直與歲寒期。汪本次句“你”作“伊”。

弱仙

軟款妙人兒，顫巍巍花一枝，海棠睡起嬌無力。風兒柔怕吹，步兒輕懶移，藕絲兒牽的人兒至。細腰肢，春衫可體，尚自怯羅衣。汪本“妙人兒”作“似難支”，《青樓韻語廣集》同。

韶仙

音律壓齊城，更妖嬈體態清，輕歌妙舞都相稱。奏簫韶九成，按絃歌幾聲，洋洋盈耳穿芳逕。午風輕，花枝弄影，莫不是鳳來庭。

翦髮

玉手解青絲，鳳頭釵初卸時，頂心一翦烏雲墜。黑鬢鬢似漆，長髻髻過膝，單根兒都是心肝繫。好收拾，紅絨兒辮起，每日看幾遭兒。

嘲僧

得意笑青天，把瑤琴對你彈，趙州平地神仙見。受用殺浩然，快活殺浪仙，耳邊廂不住秋風灌。四蹄攢，窟窿橋上，現世上刀山。

南鎖南枝

盹妓二首

打趣的客不起席，上眼皮欺負下眼皮，強打精神扎掙不的。懷抱着琵琶打了個前拾，唱了一曲如同睡語。那里有不散的筵席，半夜三更路兒又蹣跚，東倒西欹顧不的行李。昏昏沉沉來到家中，睡裏夢裏陪了個相識，睡到了大明纔認的是你。

涎瞪了眼，答刺了頭，打一個呵欠大張着口。也不想軟款溫柔，也不想丟可修留，也不想拿堂扭柳。眼皮兒怕待睜開，手背兒不住的搓揉。也不着人也不勸酒，請將來上不的臺盤，擡舉你扶不上牆頭，大家開交纔是了手。

玉芙蓉

次韻贈妓少蘭

花神送異香，飛到瑤堦上，喜秋蘭嫩蕊幽芳。千條翠縷隨風漾，一段清標帶月光。何須羨新紅海棠，這些時春花無主盡收藏。汪本無次首，而此首前三句作“蘭開大國香，曲奏瑤琴上，與知音百代流芳”，《青樓韻語廣集》從之。

幽蘭擅國香，曲奏瑤琴上，與知音千載流芳。滿斟綠蟻金波漾，掩映朱唇琥珀光。何須羨春風野棠，爭如這畫堂中盆景好珍藏。

朝天子

贈田桂芳八首

桂卿，麗情，所事兒堪咱敬。惺惺自古惜惺惺，愛的是人恬靜。兩意相投，同聲相應，眼微朦心自省。細聽，幾更，怕不盡今宵興。

小田，妙年，月裏嫦娥面。瑤池宴會大羅仙，不許凡人見。玉舉高

擎，檀槽輕捻，似鶯聲花外囀。向前，悄言，甚日尋方便。《青樓韻語廣集》“輕捻”作“輕撚”。

太真，出塵，畫兒上曾斯認。重重疊疊挽烏雲，薄設設鋪蟬鬢。曉月雙彎，秋波一瞬，窄金蓮尖玉笋。見人，便親，心繫兒擰成緊。

戀他，寸家，萬種情牽掛。霎時形影隔天涯，悔不盡輕沾抹。強打精神，丟開他罷，想殺人休當耍。笑咱，傻瓜，忘不了臨明話。

想他，爲何，頃刻貪歡樂。不明不暗便開豁，自是咱之過。意兒留連，心兒傴落，近別來一月多。盼着，念着，怎再得同衾卧。

這詞，好詞，口口相傳示。賞音幸遇妙人兒，滿座皆同志。盼盼風情，鶯鶯心事，雪兒歌難似此。念茲，在茲，只兩個相思字。汪本起作“花詞月詞”，又“幸遇妙人兒”作“多在半酣時”。

自別，似呆，還不了前生業。傍人笑俺忒隨邪，俺不比乾風月。那值殘春，難捱今夜，口無言書怎寫。這叶，那些，敢一樣腸兒熱。

桂芳，蕙芳，一對神仙降。秋花春草噴鼻香，喜得相親傍。月下風前，人間天上，說無雙也有雙。北腔，繞梁，慢掃着琵琶唱。

駐雲飛

贈潤仙名玉塊

美質良材，體似羊脂膩又白。碾就獅蠻帶，結就瓊瑤珮。嗟，琢就鳳凰釵，精神光彩。剔透玲瓏，所事堪人愛。軟玉溫香抱滿懷。

贈麗江名金塊

百鍊真金，麗水生來席上珍。富貴相親近，高價難評論。嗟，正遇着買金人，偏他識認。九紫十赤，成色銷鎔盡。細細絲兒惹到心。汪本“真金”作“精金”，又三句作“重寶難親近”。

贈李沂仙

樂意陶然，勝日尋芳沂水邊。冠者閑遊衍，童子相陪伴。嗟，正遇暮春天，東風拂面。痛飲高歌，醉倚花嬌豔。將謂偷閑學少年。

贈劉一兒

一段風流，一點情牽兩意投。一曲銀箏奏，一股金釵溜。嗟，消遣

一春愁，一番花柳。一顧傾城，一笑天然秀。一度含情一上樓。

贈于少蘭次韻二首

緩步蹣跚，玳瑁筵前見少蘭。嫩蕊初分瓣，不許蜂蝶亂。嗟，莫惜好花殘，芳心一點。恍惚相逢，枉把東風怨。要上陽臺休怕晚。

緩步蹣跚，一段香風送楚蘭。口啓胭脂瓣，曲度行雲亂。嗟，酒到莫留殘，把閒愁檢點。醉伴花眠，懶賦長門怨。回首歸來還恨晚。

玉抱肚

贈牛月娥

月娥風韻，廣寒宮天生妙人。換鍾兒款敘幽情，奉詞兒宴樂嘉賓。相逢不飲負青春，洞口桃花也笑人。

花容月貌，白生生越添豔嬌。玉螳螂倒插烏雲，粉蝴蝶斜壓鮫綃。春蔥款撥紫檀槽，側耳聽聲魂暗消。

贈趙今燕二首

趙家今燕，賽昭陽舊時管絃。聽悠悠音律清揚，喜飄飄舞袖翩跹。琵琶輕掃動人憐，須信行行出狀元。

南詞北唱，錦堂中清音繞梁。曲江池陪奉明公，秀春園占斷排場。高擎暖酒換新腔，不是情人也斷腸。

贈小妓孫曉臺二首

曉臺如畫，擁扶柔紅雲彩霞。麗春園姊妹馳名，平康巷歌舞傳家。暖風長養牡丹芽，玉露輕沾菡萏花。汪本“長養”作“生長”，《青樓韻語廣集》同。

妙齡之際，女孩兒天生世奇。嫩生生百樣妖嬈，細條條一捻腰肢。雲情雨意假推辭，燕約鶯期佯不知。

寄示潤仙四首

潤仙喬勢，誓盟言全然不依。甜話兒記在心頭，假意兒認做真實。行思坐想盼佳期，提起東來忘了西。

負心玉塊，兩三番不見你來。許着俺席上傳情，誰承望啞謎難猜。

東君試問女裙釵，誰是痴心誰賣乖。

走頭沒路，買花錢分文又無。愛的是寶鈔金銀，用不着者也之乎。書生枉自費工夫，每日空勞定計謀。汪本“寶鈔”作“珠翠”，末句作“百計空勞捉日烏”。《南宮詞紀》三句首視“他”字，“用不着”下有“你”字，餘同汪本。

難捱長夜，呆答孩白沒話說。閃的人冷冷清清，哄的俺半半截截。煙花簿上有分別，自古及今不放賒。

題情十首

單身獨自，盼情郎盼到幾時。往常間強打精神，到如今學害相思。憑誰寄與斷腸詩，只怕翻成絕命詞。

冤家心變，這些時誰家鬼纏。打聽的有個真實，我和他兩命難全。神靈監察誓盟言，不叫冤家只叫天。

心中焦燥，好恩情全無下梢。俺這裡受盡淒涼，你那里自在逍遙。更長漏永眼難交，枕冷衾寒睡不着。

喬才薄倖，枕邊言全然不聽。實指望長遠相交，怎下的這樣無情。狠將來罵了兩三聲，你到不疼我到疼。

多時不見，夢兒中到咱眼前。急慌忙扯入蘭房，雙手兒摟抱身邊。醒來知是假姻緣，落的安然一夜眠。

抽籤討卦，叩神靈都是哄咱。玉手兒扯斷蛛絲，寶釵兒打落燈花。簷前喜鵲叫喳喳，撒謊虛囂做一家。汪本“討”作“卜”，“都是”作“無非”，《南宮詞紀》同。《詞紀》“玉手”作“玉纖”。

饒人一命，告哥哥陪個下情。你若是意轉心回，俺纔得死裏逃生。但存陰陽有前程，洗却青樓薄倖名。

無聊無賴，眼也斜自家死捱。捱的我情思昏昏，查冥中雲雨陽臺。鷄聲三唱夢回來，棒打鴛鴦兩下開。

蛾眉雙皺，淚汪汪何曾斷流。倚遍了十二闌干，禁不的一段閑愁。一朝兩日懶梳頭，從到春來不下樓。汪本“十二”作“九曲”。

立心不善，把奴家閃在一邊。俺當初悔效文君，你如今狠似龐涓。琴心何日再偷傳，飛鳳求鸞續斷絃。

集賢賓

頂真敘情二首

冤家狠心將俺閃，閃的人叫苦連天。天道無私靈聖顯，顯着你負了盟言。言辭改變，變了心神明照監。監察俺，俺虧心性命難全。

虧恩負義全是你，你須當服罪知非。非是俺如今不懊悔，悔只悔一向着迷。迷人難治，治不的真心實意。意兒美，美姻緣再也休提。

駐雲飛

題贈小娥

燕舞鶯歌，弄月吟風錦繡窩。咿軋冰輪過，皎潔銀蟾墮。嗟，飛下小嫦娥，忽驚四座。謫降天仙，權遂人間樂。仙不風流圖甚麼，人不風流待怎麼。

玉質冰姿，又是蟾宮第一枝。小桂多風致，嫩蕊偏嬌媚。嗟，根自廣寒移，化生塵世。天上人間，一樣貪歡會。仙不貪歡圖甚的，人不貪歡待怎的。牛少娥者，月娥女也，初爲名妓，詞以嘉之。

朝天子

又贈

月娥，少娥，一輩兒傳一個。能彈能舞又能歌，品竹誰能過。妙手名家，知音在坐，擺筵席賀客多。伴明月養活，共白雲結夥，好挾上東山樂。兩娥來謝品題，果尤物也，再此答意。

水仙子帶折桂令

嘲友

青天白日打燈籠，照見南來小相公，涼衫大帽妝朝奉。搭連包肩後聳，倒垂蓮燭影搖紅。頂着甌是何威重，對着人全無禮容，光着腿怎打秋風。光着腿怎打秋風，步履郎當，舉止疎慵。豈是清修，雖然簡便，也欠溫恭。入公門鞠躬時誠惶誠恐，在家中習禮處無影無踪。假若是越女吳童，月貌花容。一迷裏前後通行，不枉了邂逅相逢。

錦堂月以下三首，據汪本補。

偶書

山閣蕭條，花枝瘦損，難同舊時容貌。雨淚盈盈，空有寄來鮫綃。將萬縷蘭麝微熏，記一點櫻桃紅小。歸期早，看取月下花前，那時歡笑。

醉太平

戒子弟

眼睁睁打盹，跳梭梭發昏，猶如混沌未全分，黑旋風亂滾。皮燈籠挑入迷魂陣，悶葫蘆藏在埋頭囤，渾泥漿插和麪糊盆，不明白似您。

高陽臺

落花有感

半畝蒼苔，一番紅雨，韶光滿眼拋擲。立盡東風，可能容易收拾，狼籍。留他不住春歸也，問那人歸在何日。望天涯暮雲千里，杳無消息。

海浮山堂詞稿卷四 附錄

明臨朐馮惟敏海浮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雙調〕新水令

余治邑核最，忌之者因而媒蘖必無之事，竟解官。聞之者爲之一笑，見之者未嘗不相對笑也。真定道中，行吟馬上，口占雙調一闕。或索所著作，遂書此以示。歌未竟，乃鼓掌大笑不可止。余曰：“客何笑之甚哉？長者停車下邑，猝無以爲具，我有斗酒，藏之久矣，於此不以奉其上，不可謂忠且敬也。脫有民酬其直，拒而弗受，自立於峻絕危疑之地，亦太傷廉哉！其直誠儉，其事誠細，獨不聞劉寵一錢，相如滌器哉！然則爲之者非妄爲，議之者非浮議，聽之者非過聽，笑之者非真笑矣。以直道黜，不猶愈於失己，以微罪行，不猶賢於顯斥哉！”客乃斂容蹶蹶避席曰：“先生之言良是也。”余既送之出戶，客乃仰天而視，掩口而顧，捧腹踉蹌而歸。余爲之延佇目送者久之，亦迢然解頤曰：“狂客之笑若是，是余之賣酒，信然哉，信然哉！”詞不可傳而事可傳，必能博天下後世同一笑云。

喜皇風醇美運熙洽，太平年釀成玄化。醉翁亭真快樂，酒泉郡儘繁華。生意堪誇，這店主設施大。

〔駐馬聽〕畫戟高牙，不比尋常賣酒家。香車駟馬，非同小可潑生涯。草刷兒斜向縣門插，布簾兒飄颻譙樓下。忒清高真秀雅，把廳堂淨掃新裝裱。

〔雁兒落〕一個酒大公將象簡拿，一個店小兒把金魚掛。一個打壺瓶使了錫鐵牌，一個盛碗蓋占了文書架。

〔得勝令〕一個掌櫃的坐官衙，一個寫賬的判花押。一個承印吏知錢數，一個串房人曉算法。這一個獸瓜，不喫酒便要當堂罵。那一個油花，不還錢就將官棒打。

〔沉醉東風〕一個個攘賬的翻盆弄瓦，一個個少錢的帶鎖被枷。假

若係良民且索休，是窮鬼饒他罷，賬難清屢次駁查。展轉那移下筆差，定問擬知情枉法。

〔水仙子〕也曾見漢相如水洗的手兒滑，也曾見畢吏部繩纏的腿兒麻，也曾見李翰林寵幸的心兒大。也曾見賀知章掉下馬，幾曾見這樣豪華。月臺上排銀甕，丹墀裏傳玉斚，琴堂中滿泛流霞。

〔折桂令〕琴堂中滿泛流霞，喜的是海量寬洪，愛的是民意和洽。醉漢升堂，糟頭畫卯，酒鬼排衙。五更籌雙雙雙一迷裏投壺打馬，三通插鞦韆都做了擊鼓催花。鈔不科罰，價不爭差，只圖個脫貨求財，勝強如害衆成家。

〔離亭宴歇拍煞〕韻悠悠絃歌聲裏觀風化，樂陶陶醉鄉深處無驚謊。由他笑咱，過幾個快活年，行幾樁平穩事，說幾句安然話。壺中日月長，醉裏乾坤大。非咱，自誇，一不欠起存糧，二不欠京鎮草，三不欠丁夫價。除非人可憎，到了天不怕。勸飲啊休辭莫假，酩酊裏好裝憨，葫蘆提不爲傻。

《楊龜山語錄》云，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伎，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政。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按此事宋朝乃實有之，亦可笑甚矣。故龜山深疾之如此。

〔南呂〕一枝花

荒城小過活，僻邑胡將就。清官窮計策，瑣事細搜求。日用堪憂，俸少饑難救，民貧債不酬。每日價三曹案紙上栽桑，總不如一命官堂前賣柳。

〔梁州〕一個個銅錢扣手，一張張寶鈔當頭，青枝翠幹安排够。官與民兩平買賣，本和利加倍交收。上要厚根深條望，水要勤葉密陰稠。第一年嫩生生大似車軸，第二年圓混混粗如巴斗，第三年直立立好做梁頭。凝眸，倚樓。灞陵橋弄影篩清晝，馬嘶風鶯喚友。飛絮垂絲散客愁，嫋娜輕柔。

〔尾〕自古道河陽一縣花如繡，臺城十里煙如舊，爭似這召南萬載春常有。喜棠陰久留，樹芳名不休，也強如陶令門前五株柳。

是時撫臺李公，檄州縣各樹道路如法。六郡州縣，奉行未至，而余所課樹已暢

茂矣，忌者因而中傷之。

右二詞是爲縣官賣酒賣柳而作也。縣官既行其政，而民心亦歸。使者以其異己，深忌之。又使者至，謂之曰：“爾福人也。”使者謝曰：“余胡爲乎福哉？”又使者曰：“至此邑，溝洫治，塗樹茂，他事稱是，百里改觀焉。吏之良也，非公之福哉？”使者默然不應，呼酒與之飲。執事者以金華進，惡其甘而叱之。邑小無他異酒，則以市醞進。使者怒，叱執執事者。主簿曰：“今京師一時尚黍釀，何不以青州從事進乎？”余曰：“是大不可，且懼無繼也。”簿曰：“事急矣，禍將及我公，獨不爲動邪！”力請鑰，跨馬去，致一罍而獻之。二使者欣然大醺，俄而竭。再醺，則非也。復怒，索黍釀益急。執事者慄慄，稽顙請罪。既得其實，促車而去，密遣人偵縣官過。久之，亡所得，遂以二事爲聯而臧請當事者，當事者拒弗信，而使者持之益力。反覆不得已，論調焉。或者歎曰：“此禍水邪？禍木邪？何以至是也。”

〔正宮〕端正好

呂純陽三界一覽

嘉靖丁酉春，一道士挾箕仙之術驗休咎。今中丞康川冀公，余弟觀察使，時尚未第，偕余往叩焉。道士戒以精舍齋沐，翊日乃可。祇事厥明，而道士至，題位焚香符呪，降神應禱，書事忽誤字。余曰：“焉有不識字鬼能書休咎哉？”余遂扶箕祝曰：“必真純陽公來也。”所書辰戌科第名數，後皆奇中。是歲秋，余果領鄉薦，竟不許甲第，亦既驗矣。迨戊午丁巳間，有酷吏按治齊魯，大獵民貲，以填溪壑，累歲無饜。人人自危，莫知所止，咸謀搗問箕仙，而不得道士所在。衆乃強余禱之，既降筆，但書“不可言不可言”六字而止。余曰：“神仙亦畏人哉？如果畏之，諛詞隱語，何不可也！”乃歷草二十一段，而大書以命之曰“三界一覽”。次而錄之，正宮套詞也，亦不正言齊魯事。諺云“鬼怕惡人”，詎不信然？

恰離了玉皇前，早來到金門上，衆仙官列坐巖廊。有靈有聖無偏黨，總是忠良將。

〔滾繡毬〕作善的降百祥，作惡的降百殃，禍福司分毫不爽，免不的自作自當。有勢的休使威，無錢的休妄想，便休提東遮西擋，使不的口大舌長。雷門斷斷無虛斧，天網恢恢不漏網，立見存亡。

〔脫布衫〕遍天宮飛繞祥光，下塵寰歷覽封疆。垂衣的唐虞聖上，補

袞的呂周賢相。

〔小梁州〕慶了這萬載隆平國祚昌，大振朝綱。諸司百職總循良，仁風蕩，德教被遐荒。

〔朝天子〕紙不罰半張，帕不受一方，便是一池水難形狀。官清吏瘦小民康，處處有傍州樣。寬緩追徵，辨明冤枉，說虧人實是謊。掛靴的滿牆，豎碑的滿堂，一個個留名望。

〔四邊靜〕霎時間咨嗟歎賞，踏住閑雲，倚遍斜陽。枕畔黃梁，一覽山河壯。知他森羅殿在那廂，索把雲頭降。

〔耍孩兒〕撥開地軸躬身望，黑洞洞沉吟半晌。出生入死判陰陽，總是些糊突行藏。邪神假仗靈神勢，小鬼妝成大鬼腔，胡廝混歪廝攘。坐不的金門寶殿，分不出地府天堂。

〔十三煞〕那吒每擺兩班，夜叉每列幾行，牛頭馬面狼牙棒。後宮收訖金銀鏹，前殿交盤寶鈔箱，打路鬼來索賍。盡都是張牙餓虎，露爪貪狼。

〔十二煞〕爪撈兒十把鉤，筆尖兒一桿鎗，那判官舉筆擡頭望。金銀橋上休歡喜，刀劍林中慢慘傷，從頭細審聽明降。管教您行兇的壯膽，作福的着忙。

〔十一煞〕女孩兒枉訴冤，老將軍忒自強，這兩人休把金橋傍。鋼叉緊守銀瓶姐，套索牢拴武穆王，秦家兩口兒齊疎放。屈枉了南朝元宰，相府槽糠。

〔十煞〕埋兒的望得財，卧冰的待喫湯，這兩人怎在銀橋上。三年乳哺傷和氣，一片瓊瑤破碧江，免不了的遭魔障。佯慈悲的郭巨，假孝順的王祥。

〔九煞〕鬧炒炒毆丈夫，淚漣漣怨始皇，古來列女虛名望。身投濁水秋胡婦，哭倒長城美孟姜，這潑賴難輕放。着落他疎通河道，找補邊牆。

〔八煞〕鷄黍邀好弟兄，金寶分欠付量，誰知禍害從今降。范張閉口難分訴，管鮑低頭不省腔，喚左右忙供狀。這兩個同謀上盜，那兩個坐地分贓。

〔七煞〕趙瞎漢瞋他爺，錢啞巴罵他娘，孫聾親聽的姪兒謗。李沒牙咬下半邊耳，周禿廝髮拔一寸方，吳癩兒踢折了將軍項。這一起干名犯

義，那一起鬪毆成傷。

〔六煞〕王道人告出妻，高內官犯宿娼，閨門不整楊和尚。老鴿兒半身不遂胡行逕，小大兒兩腿風癱莽跳牆，這男女實淫蕩。依律還俗發遣，照例貨賣從良。汪本“王道人”作“王道士”。

〔五煞〕這賊情問的真，那囚徒誑的慌，當頭見放着真贓仗。饑寒憑盜爲活計，晝夜看財合謹防，誰是你看家將。開豁了強人復業，比較着失主追贓。

〔四煞〕這人命也不虛，那身屍實有傷，四鄰六證難欺誑。李三帽兒張三戴，張四名兒李四當，斷不倒無頭狀。少不的供明的擬罪，平白地招詳。汪本末句“地”亦作“的”。

〔三煞〕又一干放火情，牽連着衆地方，焦頭爛額都呈樣。却不合收拾不淨柴一垛，又不合準備不及水兩缸，各有力應折杖。上納了工食紙穀，追奪了移稗房廊。

〔二煞〕有錢的快送來，無錢的且莫慌，尋條出路翻供狀。偷與我金銀橋上磚一塊，水火爐邊油兩缸，殘柴剩炭中燒炕。若無有這般打典，脫與我一件衣裳。

〔一煞〕這幾場對三曹，那兩邊列六房，能神惡鬼喬模樣。三番下雨三重濕，一遍求神一上香，腦後賬全不當。有幾個東洋大海，成不盡實犯真贓。

〔煞尾〕剛離了鬼府關，早看了天門榜。伏章奏請金階上，把這三界源流細細的講。

〔般涉調〕耍孩兒

骷髏訴冤

“三界一覽”既錄，人爭傳誦，咸謂幽明之際可畏哉，繇是乞卜者紛紛矣。黃海岳至自歷下，館於書舍，竊慕其事，自謂可致也，閉室私攝焉，再三之而弗應。余叩門而入，因拉與共扶。余曰：“汝奚卜，奚不祝也？”曰：“願乞長生術耳。”已而箕運甚力，或間息焉。俟而錄之，不詳其義。余叱曰：“汝何鬼，此何說也？”乃徐書“骷髏訴冤”四字。余嫚罵曰：“此何關於問答哉！急去毋留。必純陽師來，

乃受教。”又祝而降，詞語大相似，自稱我東方財神也。余與黃子相視而愕，且惑其爲吾鄉財神也，不敢詆呵，而骷髏者亦必吾土冤鬼矣。事固可惻，姑併存之焉。

饒君使盡英雄漢，免不得輪迴一轉。雖然跳不出死生關，也省了些離合悲歡。三魂早上泉臺路，七魄先歸蒿里山，深埋遠葬塵緣斷。自古道蓋棺事定，入土爲安。

〔九煞〕猛聽的一片聲，撲簌簌振地喧，鋼鋏鐵鑕團團轉。又不是山衝水破重遷葬，又不是吉日良辰再啓攢。原來是官差一夥喬公幹，霎時間黃泉曬底，白骨掀天。

〔八煞〕讎徒慣放刁，臟官莽要錢，鋪謀定計歪斷戰。非干人命伸冤枉，只要身屍作證間。山東六府都跑遍，少可有一千家發塚，八百處開棺。

〔七煞〕又不曾爭一言，又不曾交一拳，又不曾本家親屬來陳辯。子孫祭掃三兩輩，桑梓栽培數十年。沒來由到處差官勘，耳邊廂神號鬼哭，眼見的地覆天翻。

〔六煞〕今日王家莊，明日李家園，南來北往迎知縣。坑中滿把乾柴爇，鍋內忙將滾水煎。亡靈何苦遭烹鍊，粉身碎骨，瀝膽披肝。

〔五煞〕無傷要有傷，非冤却報冤，富家郎免不的遭刑憲。這的是不見死屍不下淚，要了官司要使錢。清平世界登時變，說甚麼昭昭白日，湛湛青天。

〔四煞〕常言道錢出急家門，財與命相連，將錢買命非輕賤。王員外過付銀一萬，李大舍交收金一千。招詳改擬銷前件，執法司倒做了枉法，洗冤錄却做了啣冤。

〔三煞〕千家墳做了七寶山，一張狀強如騙海船，金銀財寶齊興販。每日價廣搜故紙追臟杖，到晚來獨對孤燈打算盤。開了門偷睛看，抱狀的是招財童子，訪事的是利市仙官。

〔二煞〕生民有處逃，死屍無處鑽，陽人反把陰人陷。誰家冤孽將咱垛，你的窮坑着俺填。百骸九竅都零散，誰與俺修齋作福，枉受了萬苦千酸。

〔一煞〕一個道管送不管埋，一個道丟開不在官，一個道隄防後日還

來驗。炎天露暴蠅蟲咬，淺土浮坵鴉雀餐。俺也曾替你掙了千千貫。他和你一併歸結，閃的俺兩不相干。

〔尾〕告知富家郎，少把金銀贖。大家都做個精窮漢，免使他圖財連累着俺。

〔般涉調〕耍孩兒

財神訴冤

〔三煞〕皇聖世傳堯舜，治國生財爲本。裝修萬里錦乾坤，全仗俺一位尊神。年年打算床頭賬，日日奔忙世上人，一心兒都要與俺相親近。掌管着金銀寶藏，看守定福祿財門。

〔九煞〕人人下苦求，個個忒認真，却不道財星拱照時和運。時來共喜石崇富，運去偏憎原憲貧。一家兒寫一本錢神論，誰不待黃金過了北斗，白璧降了西秦。

〔八煞〕自古道財多身有傷，身安不怕貧，怎當的濕肉熬乾棍。面前插花真成假，紙上栽桑假作真。一日一個迷昏陣，一個個哭天無淚，一個個人地無門。

〔七煞〕鐵掃帚便是掃地王，皮笊籬做了個聚寶盆，瞞天一網都撈盡。蚰蜒穴內難逃命，狼虎唇邊怎脫身。狠心腸還道無滋潤，頭髮根兒裏數算，牙齒縫兒裏搜尋。

〔六煞〕不怕頭上有青天，只說書中有黃金，大家撞着梟神運。雲殘風捲三齊土，水淨鵝飛六郡民。還不捨心中恨，千人下淚，萬戶傷心。

〔五煞〕一家掌着霜刃鐮，一家湊下雪練銀，兩家見了情兒順。十足色傾成錠，一樣精絲撻到心。霎時間銷了心頭悶，他便是追魂使者，俺做了救苦天尊。

〔四煞〕俺本是尋常百姓家，怎伴的威嚴九棘臣，霜臺凜凜難投進。幾番家盤詰無夾帶，一迷裏交收有禍因。顯些兒犯了天條禁，怕的是妝污風憲，擅入公門。

〔三煞〕他教我星馳徑到家，火速取回音，千山萬水難尋問。中途又怕強人手，半夜還憂獨宿身。眼睜睜又犯了天條禁，各不合擅離信地，私渡關津。

〔二煞〕不多時到地頭，正遇着大開門，東鄰西舍來存問。一個道兩年過付全憑俺，一個道每日交通不避人。眼見的都一分，買命錢一時了事，護身符半紙迴文。

〔一煞〕財源向北流，財星直北奔，迢迢遠過漁陽郡。從今休想回來路，此去誰扶困苦民。低頭懶把蒼天問，坑的俺有家難奔，送的俺舉眼無親。

〔煞尾〕他來俺這裏做了官，俺去他那裏爲了神。離鄉背井都休論，終不道天網恢恢尋不着您。

嘉靖丁巳戊午間，有墨吏某，每按郡縣，輒羅捕數百千人，囹圄充塞，重足而立，夕無卧處。計民產百金已上，必坐以法竭之。凡告人命，雖誣必以實論，有厚賂雖實必釋。由是誣告伺察之風盛興，而倚法強發民塚者不可勝計。塚主自陳無冤，則坐以私和，縣官勘報無傷，則論以枉法。有葬七十餘年者，塚巔之木合抱矣，子孫乞哀於縣官。縣官垂涕而掘之，不敢後。某自謂山東之民，易於殘虐，密請於故相，獨留二年，六郡之財，悉歸私室而後去。嗚呼！訴冤二詞，人所不敢言者，而仙言之，亦異矣哉！

〔般涉調〕耍孩兒

十自由

天官賜福宣章奏，遙望着金門稽首。欽尊聖旨莫遲留，把閑人一筆都勾。身心耳目都安泰，手足腰肱得自由，到今纔是閑時候。一個個從吾所好，一個個慎爾優游。

〔十煞〕身啊報君恩不憚勞，振家聲不外求，十餘年贏得龐兒瘦。一生勤苦消磨盡，兩字功名歸去休。流行坎止無差謬，遠離塵網，高卧林丘。

〔九煞〕心啊意懸懸不自安，急煎煎無限愁，愁的是爲民爲國無昏晝。十分如意難爲福，少不應心便是讎。把心腸使碎了乾生受，俺如今何思何慮，無惱無憂。

〔八煞〕頭啊從來怕見風，虛眩不耐秋，爲甚麼到家中緊把衡門扣。再不去長安道上頻回首，也不向文武班中三叩頭。戴的是綸巾簪笠天然秀，把烏紗帽請起，將展翅兒權收。

〔七煞〕眼啊望君門天又高，盼家鄉淚暗流，看文書一夜一個三更後。看了那招詳輕重難服罪，覷了那人面高低懶待瞅。看不上參的透，把似那京塵迷目，爭如這野景凝眸。

〔六煞〕耳啊不平言懶待聽，耳不聽心不憂，勞勞攘攘龍蛇鬪。一個家喬聲顙氣情難忍，一個家美語甜言話不投。論理法難聽受，總不如妝聾塞耳，一任他呼馬呼牛。

〔五煞〕口啊濕津津皮裏纏，硬邦邦到處謫，每日間念條說款歪窮究。一會家噙唇左嘴喬妝修，一會家張口巴舌不害羞。這些時打疊起閑聲嗽，一任他淘乾了氣顙，叫破了咽喉。

〔四煞〕鬚啊許多時白似霜，一時間黑似油，硃砂銅末安排就。事從忙裏尋刀鐮，狠上心來着手揪。疼不過精皮肉，近新來蒼顏有喜，白髮無愁。

〔三煞〕手啊檢行移無了期，弄刀筆不斷頭，指尖兒酸困了難禁受。一壁廂忙把文書判，一壁廂常將角帶搗。至如今高抄起雙袍袖，若要揎拳露掌，除非是把鈞垂鈞。汪本“忙把”作“難把”。

〔二煞〕膝啊見官人軟似綿，到廳前曲似鈞，奴顏婢膝甘卑陋。擎拳曲跽精神長，做小伏低禮數周。俺如今出門兩腳還如舊，見了人平身免禮，大步搗搜。

〔一煞〕足啊任高情行處行，趁閑時走處走，脚跟兒蹬脫了牢籠扣。潛踪洞壑尋深隱，濯足滄浪揀上流。皂朝靴丟剝了權存後，再不向鸛班鵠立，穿一對草履雲遊。

〔尾〕閑居日月長，靜觀天地久。閑中靜裏安年壽，更一段清福綿綿詩共酒。

秋水庵花影集

提 要

《花影集》四卷，明施紹莘撰。原書崇禎刊五卷，末卷乃詩餘，茲略去。四卷之中，套數八十六，爲明人專集中套數最多者；小令七十二，在集中尚不滿一卷。全書乃施氏所手訂，不以宮調爲比，略以文字之時代爲序。曲前多有叙，曲後多有評跋，且間附詩文。茲將見於曲後者改爲小字，以清眉目。原書更有眉評及行間之評，茲皆省去。卷前有雜記十一則，於全書之評校譜韻等，略有說明。原刊訛字別體甚多，雖經校正，而未能盡。施氏散曲乃崑腔後一大家，明人散曲中之大成者。其病惟在韻雜，以是明代諸選竟不登一字。詞雖不盡通雅，而生動勁激，雖爲崑腔南曲，而獨不爲習氣所囿，且尤擅北曲，時得元人蒼莽之致，殊難能也。

秋水庵花影集叙

陳繼儒眉公撰

峰泖間久無閑人矣，自眉道人開徑東余之陽，施子野從泖上築墓西余之陰，簾櫳窈窕，花竹參差，遠近始有褰裳而遊者。余不設藩垣，聽人往來，如簪燕，如隙中野馬。而子野嚴扃鐺，以病辭，中酒辭，顧閣上嘈嘈，數聞絃索度曲聲，則子野所自製詞也。客唐突不得入，橫折花枝，呵詈委道旁而去，而子野默默笑自如。子野好日出酣眠，而能讀書至夜半，未嘗作低迷欠伸態；好與人轟飲惡戰，而能數月持酒戒甚堅；好治經術，工古今文，而能旁通星緯輿地與二氏九流之書，掉弄而爲樂府詩餘，跌宕馳騁，於古今當行家，意崛彊未肯下。嘗謂余曰：“子老矣，請時時過我，俯首拍掌而和之，暇則爲我題數行傳海內，海內故有天耳，人當爲施郎點頭耳。”夫曲者謂其曲盡人情也，詩人人可學，而詞曲非才子決不能。子野才太俊，情太痴，膽太大，手太辣，腸太柔，心太巧，舌太纖，抓搔痛癢，描寫笑啼，太逼真，太曲折。當其志敞意得，搖筆如風雨，強半爲旁人掣去，或寫素屏納扇，或題郵壁旗亭，或流播於紅綃麗人、黃衣豪客之口，而猶未覩子野之大全也。今《花影集》一出，上至王公名士，下至馬卒牛童，以及鷄林象胥之屬，皆咄咄吁駭，想望子野何如人，購善本，換新聲，擲餅金，斛珠當，不吝惜，豈特爲《三夢》、《四聲猿》之畏友而已乎？昔山谷遇秀鐵面道人，訶其筆墨勸淫，恐墮犁舌，故其敘晏叔原集云，“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皆叔原罪也”，子野學道，請以山谷爲戒。子野曰：“吾樂府詩餘，非平章風月，則約束鶯花，豔語麗情，十不得一，況謔浪俱是文章，演唱亦是說法，秀道人見之，即使木人歌，石兒舞可也。雖然，此集既行，願將風流罪過，向古佛發露，懺悔一番。敢問眉先生新創苕帚庵，其義云何？”余曰：“有沙彌請法，佛教之誦‘苕帚’二字。誦苕則失帚，誦帚則失苕，誦至三年，忽然上口，遂爾大悟。子野能捨無始來才子習氣，作苕帚庵三年鈍人乎，便不落綺語債矣。”子野稽首曰：“懺悔竟。”

秋水庵花影集序

顧乃大彥容甫撰

吾友施子野氏，嫺雅絕倫，風流自賞，夙稱博物，兼負情癡。既篆蠹以時親，復雕蟲之旁涉。新聲驚座，佳製盈筓，爰繕芸箋，命名《花影》。蓋以綵分江令，雪壓巴人，非關墨妙筆精，獨出騷心賦手。比物連類，託興肖形。或醒塵勞，或傷遲暮。或千秋憑弔，臨水登山；或一室晤言，灸香煮茗。或訴長門有恨，或憐翠閣無聊。巾藻淋漓，芍藥贈佳人南國；管華燿燿，葡萄傾公子西園。況夫春水綠波，秋原紅樹，清商緩奏，酸拍停催。魂銷殘月曉風，夢斷黃蘆苦竹。三秋一日，能無采葛之賡；千里寸心，曷已離鴻之唱。腸疑繡簇，字比珠圓。教坊譜入瓊笙，樂府名題黃絹。其險邃似桃迷秦澗，桂被蜀碧，別構奇觀，杳無俗狀。其娟秀似孤山萬樹，楚畹數叢，谷中弱態離披，溪畔冰痕清淺。其駢冶似平泉杏鬧，金谷草薰，鸚鵡珠簾，胭脂零亂，鴛鴦膩浦，香霧溟濛。銀燭高燒，忽共鞦韆遙送；瑤臺空掃，却因蟾魄重窺。其綿婉又似貞娘墓占，妃子亭荒，依然細碧交加，率爾老紅如雨。穆穆啼露，淡淡篩煙，倚殘照以無言，隨暮鴉而低墮。總之，非空非色，疑假疑真。擢月姊之精神，繪成殊艷；借天孫之杼柚，幻出靈葩。彤管玉臺，方斯蔑矣。金荳蘭畹，自謂過之。況大雅寢湮，元徽逾邈。塗膏乞馥，奚啻濫觴；襲豕承魚，仍慚本色。惟茲數以蕙質，濬白紵襟，前無古而後無今，華於朝而秀於夕。塵飛葉落，綠珠巧叶鸞絲；微嚼宮含，碧玉香生鶯舌。幾與《鬱輪袍》嗣響，堪爲鐵綽板解嘲。翩翩柳寵花嬌，冉冉月來雲破。聊附馬山人之逸事，不負張郎中之後身。咄哉歌苑功臣，允矣詞壇宗主。敢藉斯編而不朽，詎云所好以阿私。

秋水庵花影集序

顧胤光石萍子撰

夫詞，詩之餘也。前人謂工詩不必工詞，詩料不可入詞料，則詞固別有當行。而余嘗評覽宋元詞家，如蘇如柳，如王、董、關、馬諸君，各摘致標體，不傍門戶，濃澹啼笑，無相優劣。而後人醜爭效顰，技同翦綵，摹形傷板，鏤情涉俚，偷字不掩其酸，填豔祇拾其唾，難哉脫邯鄲而出步也。吾友子野，弱冠好詞，即工詞，積十餘年而不靳，公諸同調，以“花影”名集，則命意遠矣。蓋詞不難填實，而難使虛，而花之弄影，妙香色之俱空；詞不難琢巧，而難寫生，而影之取花，妙即離之雙遣；詞不難繁音之噪耳，而難柔致之感物，而影暈花，花篩影，妙嫵媚之無骨，而參差之善隨。以子野詞，拈作花觀，兩字歡愁，皆嫣紅而慘綠也；百態離合，疑笑晴而泣雨也。以子野詞，拈作影觀，趣橫景移，得意在精神之摹寫也；思微香寂，幽賞在澹漠之領會也。以子野詞，拈作花影觀，脂氣淨掃，冷韻逼人，杳焉作羅浮僊子想，則橫水之一枝也；嬌癡欲絕，如雨後煙初，真堪一字一金屋，則臨鏡之睡醒也。當年鐵板誰唱，千秋絕調，則百尺松濤響秋月也；舊日纖腰齊褪，一時情語，則千條柳線搖春風也。若乃尋幽盟，詠孤芳，三徑高韻，素琴無絃，依稀東籬晚香之微有傲態，更或宜紅牙可雪兒，移刻度字，周郎微顧，彷彿藥欄烘日之爭含勝情。至如愁冷江皋，芙蓉池面，煙迷洛浦，水仙凌波。沉香微醉，調扶芳豔俱來；壽陽妝開，句並清揚共婉。暮雨梨魂，燈下題紈扇之無思；日移春夢，紗窗譜高唐之有約。似此引類屬情，拈思取境，宛爾關合，不禁萬斛才情，從花影逗露少許耶？子野有種情多，一切愁緣病緣，大半根花緣得。居平含宮嚼徵，引商刻羽，半生苦心此道，是能脫盡宋元來粉墨習氣，而獨自登壇，作飛將軍者。雨閣雲窗，膽瓶曲几，寫烏絲，付家樂部，興到命青衣添沉水，進小玉卮名酒，偕解人子夜微歡。則“雲破月來”之句，不負自許張三影後身矣。

秋水庵花影集序

沈士麟德生甫撰

予奔走長安街，面土尺許，僅爭廣文一席，跋涉千里，悲哉予之愚也。乙丑之秋，又將掛孤篷，渡浙水而西。荻花蕭條，霜月慘澹，四顧童僕，依棲無色。子野將予水湄，予謂之曰：“吾於世味已嚼蠟，幸爲我求隙地於東西余間，行將與爾賦詠著述。何物五斗，能使人折腰耶？”子野戲曰：“予冷人也，合受冷趣；爾熱人也，應受熱業。爾若飄然歸來，我當分草堂半榻，容汝四大，何必買山而隱耶？”予笑曰：“子何居高而視下也。區區沈生，亦有心胸頭面者，斑衣捧檄，固知喜動顏色，乃山鬼移文，亦知愧入毛髮。此行予之不得已也。戊辰之役，倘拾得一第，則借一命娛兩親。不然，則袖書歸田，爲老農畢世耳。”子野曰：“善。吾固知君非久於風塵者，吾將結茆花下以待。”已而閱予行裝，見予諸行卷，因曰：“吾亦有數首，欲乞子一言，以行於世。”開緘出之，則《花影集》也。黠句淋漓，藻色飛動，予捧讀良久，心花皆開，拍案歎曰：“嗟乎，予所行世，不過一時塵言，而子則千秋慧業，豈不仙凡霄壤，尚敢輕置一喙哉！”雖然，惟子野知我，亦惟我知子野。子野詞章高妙，人人所知，然予以爲正非子野本色也。子野外服儒風，內宗梵行，其於世間色相，一切放下。高棲山谷，眈眈今古，視富貴如浮雲，功名若菹土。即至山水煙霞，文章句字，亦如夢花泡影，過眼變滅。但其性靈穎慧，機鋒自然，不覺吐而爲詞，溢而爲曲，以故不雕琢而工，不磨滌而淨，不粉澤而黠，不穿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揉摘而韻。蓋直出其緒餘，玩世弄物，彼其胸中寧有纖毫留滯者哉！即其命名“花影”，而其意固已遠矣。予之知子野者，殆得之文彩之外，章句之先。若區區語其藻黠而已，則名箋灑翰，路口成碑，俊舌歌鶯，青樓偷譜，誰不知之，而何取於問序於予？安見予之爲知子野也。予惟是速了熱業，轉受冷趣，他時分得子野草堂半榻，當以性靈爲師，梵貝爲課，賦詠著述，亦多休却。子野此時，靡詞綺語，亦請一切報罷，我正恐其機鋒四出，技不勝癢，指尖毛孔，皆蒸蒸然不得太平也。

秋水庵花影集序

峰泖浪仙自撰

峰泖浪仙行吟山谷，盤礴煙水，如槁木，如寒灰，我喪其我，不知我爲何等我也。一日，刺杖水涯，撥苔花，數游魚，藻開萍破，見耳目口鼻，浮浮然在水面焉。因自念言，此是我耶？抑是影耶？影肖我耶？我肖影耶？我之爲我，亦幻甚矣，何必多識字，日夜與柔管作緣。平生寡交遊，偏與毛氏之宗姓，世世結納，狎之曰“管城子”，尊之曰“穎君”，以之電掃橫行，則署之曰“藏鋒都尉”。且愛之恤之，珍之祕之，不用之於名場咕嗶，而用之於韻事風流；不用之於話語酸言，而用之於雄詞藻句；不用之於雌黃恩怨，而用之於嘯詠吟諧；不用之於政牘刑書，而用之於花評豔史；不用之於歌功佞德，而用之於惜粉憐紅；不用之於書算持籌，而用之於風人騷雅；不用之於北闕封章，而用之於東臯著述；不用之於青史編年，而用之於春衫記淚；不用之於諛辭表墓，而用之於豔句酬香；不用之於枉駕高軒，而用之於過溪枯衲，庶幾無負於柔管哉！宜其感恩思報，而辛苦隨我一生也。但綺語之業，日深月積，抑何不自愛至此矣？猶記十六七時，便喜吟詠，而詩餘樂府，於中爲尤多。十餘年來，費紙不知幾十萬，嘗貯之古錦囊，挑以筇竹杖，向桃花溪畔，杏樹村邊，黃葉丹楓，白雲青嶂，席地高歌一兩篇，雖不入譜律，亦復欣然自喜。山童騎黃犢，負夕陽而歸，亦令拍手和歌，喁于互答。因擇其聲之幽脆者，命歌工教以音律，於是花月下、香茗前、詩酒畔、風雪裏，以至茅茨草舍之酸寒，崇臺廣囿之弘侈，高山流水之雄奇，松龕石室之幽致，曲房金屋之妖妍，玉缸珠履之豪肆，銀箏寶瑟之繁魂，機錦砧衣之愴思，荒臺古路之傷心，南浦西樓之感喟，憐花尋夢之閑情，寄淚緘絲之逸事，分鞋破鏡之悲離，贈枕聯釵之好會，佳時令節之杯觴，感舊懷恩之涕淚，隨時隨地，莫不有翺譜新聲，稱宜迭唱。每聽雙鬟豎子，拍板一聲，則沆瀣傳響，情境生動，可謂極風情之致，享文字之樂矣。但浮沉濁亂於此中，我正爲我身

心性命憂耳。謂當傾篋中藏，吹杖頭火，向稻花風裏，舉蒲葵扇，呼鳴鳴而播之，我見其灰飛煙滅，而我之真面目始具矣。適有客至，倚杖與語。客曰：“向聽爾詞，耳根快矣，獨不可使眼根亦受用乎？請授梨棗，使世間有眼人飽看一回也。”浪仙對曰：“我寫不言之句，故將以手爲口；爾聽無聲之詞，乃欲以目易耳耶？我且不知爾之非我，我之非爾，爾猶執耳之非目，目之非耳耶？爾不見夫花影乎，花外之影，影即非花；影中之花，花即是影。然則何有何無，何彼何此，焉知珠聲絹字，非已飛之劫灰，而本無之幻相也哉！故爾若作句字觀，則些些綺語，永爲拔舌成案；若作花影觀，則滿紙胡言，隨口變滅，疎影稀微，已爲我向佛懺悔久矣。雖謂梓氏之刀，爲祖龍之火，可也。”客曰：“命之矣。”乃私授剗，而即錄浪仙之語爲之序，蓋序之變格也。

秋水庵花影集雜紀

一、點板

板者，曲之尺度也。雖一定不可易，然死腔活板，歌苑宗工，自有圓融脫化之妙。烏得以一人隅見，著爲定律？故不加點。

一、添字

詞林舊刻，每添字比正句減小以示別。茲刻不分異同，大小平等。蓋予雖不嫺歌，方屬句時，未嘗不按譜審腔，查板填句，縱有添字，亦多無礙歌喉。明於譜調者，自然一覽了然，不須參差刺人眼也。

一、校閱

予不妄交，未嘗攀援附會，校讎評閱，止吾相知幾人。常見世之梓刻，有交盡顯人，評滿天下者；茲刻自覺寒酸，然寧使爲予之寒酸矣。

一、訛字

近來剗削日繁，亥豕魯魚，正復不少。茲刻一一細校，點畫無訛，只有“纔”字或作“才”，“拚”字或作“判”，乃古字本如此。試考六書，從無“拚”字、“纔”字，當以“判”、“才”爲正。

一、評語

集中樂府大套，俱已著評人姓字。其間小令詩餘，未經明注者，大約彥容、閻生、巨卿、冲如、德生爲多。蓋時常聚首，趁筆拈題，不覺其珠聯而貝合也。

一、徵歌

集中諸曲，已半付歌兒，管絃翻譜，屢屬名手，幸免鐵綽板之譏。詞

壇解人不煩更費推敲，試一按板，自然入律。

一、流傳

予流連詞翰，多閱歲年，靡音麗語，每爲好事者所傳。但爾時少作，時復改竄，至有終篇一字不同者，亦有句字幾經更換者，觀者當以茲刻爲正。

一、僞竊

小詞雖極蕪陋，然自寫一得，亦頗自珍惜。奈每每爲人掩竊，曾於一歌姬扇頭，見〔夢江南〕十首，宛然予作，而已識他人姓字矣。如此者甚多，一一鶴聲飛上天，豈容假人耶！不敢不辨。

一、參譜

古人牌名，多有不雅馴者，予稍稍爲之更定。如“麻婆子”改“美娘兒”，“攤破地錦花”改“地錦攤花”；又如“紅繡鞋”改“雙乘鳳”，“尾聲”改“鳳毛兒”之類。蓋或因其本事，被之美名；又或因其本名，錫以新字。其音律自在，解人當自知之，舉一以例其餘可也。

一、犯調

古詞過曲，各分九宮，不可強爲配合。予詞皆一一按譜，未嘗以意出入，即間創新聲，如〔十一聲〕之類，亦必審宮辨律，摘句選聲。試一按歌，其音節頗諧，安知不有勳於詞林乎？

一、用韻

嘗考北聲既濫，南音繼起，大都不過聲音相近爲韻耳。自數年前，《南詞韻選》出，始奉中原韻爲詞林宗律。夫詩有詩韻，詞亦應有詞韻，非受持束縛，不見此道之難。但廢四聲爲三聲，以仄韻爲平韻，以閉口爲開口，此豈可爲訓耶！且予集中多少作，《韻選》未出時，業已成帙，不能一一訂改以鵠舌從事也。三卷《夏景閏詞》後跋語，解人幸一參觀焉。

秋水庵花影集目錄

卷一

套數

春遊述懷〔北正宮·端正好〕 錦烘天 柳上新居〔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水際幽居 山園自述〔南仙呂·甘州歌〕 天容我懶
佞花〔南仙呂入雙調·鎖南枝〕 金鈴護 賦月〔南商調·梧桐樹〕 松
間漸漸明 吟雪〔南南呂·梁州序〕 尖風一夜 歌風〔南商調·梧桐
樹〕 青蘋葉勢平 花生日祝花〔南商調·黃鶯兒〕 把酒祝花神 惜
花〔南商調·二郎神〕 憐花病 送春〔南仙呂·桂枝香〕 留春不住
元宵〔南南呂·梁州序〕 千門花柳 除夕〔南中呂·好事近〕 簾外鵲
聲高

卷二

套數

金陵懷古〔南仙呂入雙調·夜行船〕 虎踞龍蟠 合鏡詞和閨生作
〔南商調·金索掛梧桐〕 安排錦繡窩 夢花詞〔南商調·梧桐樹〕 屏
山錦繡開 園林初夏〔南商調·集賢賓〕 洗園林 舟居旅懷〔南仙呂
入雙調·惜奴嬌〕 飄泊寒塘 桃花〔南正宮·白練序〕 春如綺 楊
花〔南南呂·梁州序〕 花明如綺 贈石城董夜來〔南仙呂·月兒雲〕
花星偏照 閨詞〔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翠被香濃 夜雨〔北雙
調·新水令〕 没人庭院 漁父〔南仙呂·桂枝香〕 風頭雨急 問桃
和閨生作〔南商調·二郎神〕 春才好 錢塘懷古〔南仙呂入雙調·曉
行序〕 傳說錢塘 送春〔北南呂·一枝花〕 香披錦帶亭 中秋〔南商
調·臨江仙〕 明月清風 懷舊〔南黃鐘·畫眉序〕 孤燈伴愁寂 月
下感懷〔南大石·念奴嬌序〕 陰晴萬古 舟中端午〔南商調·梧桐樹〕
歌長檀板溫 旅懷〔北仙呂入雙調·二犯江兒水〕 相思滋味 感梅
〔南仙呂·桂枝香〕 一堆雪裏 七夕〔南商調·二郎神〕 秋風起 閨
恨〔南商調·十二紅〕 一團花 妾初度偶言〔南中呂·漁家傲〕 今日

裏 清明〔南北仙呂入雙調・新水令〕 軟風甜雨 與妓話舊感贈〔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未許芳心 村居午日〔南南呂・懶畫眉〕 膽瓶斜插 絃索詞〔北南呂・罵玉郎〕 手抱琵琶 重陽恨〔南南呂・香遍滿〕 重陽時候 七夕閨詞〔南南呂・梁州序〕 羅衣初試 春思〔南南呂・楚江情〕 飛花打繡窗 村居九日〔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滿地黃花 閨詞〔南仙呂・九迴腸〕 鬢兒邊 除夜〔南北仙呂入雙調・新水令〕 滿堂華燭 先君百日感懷〔南南呂・懶畫眉〕 尖風微透

卷三

套數

送張冲如遊靖州〔南北仙呂入雙調・新水令〕 江天風淡 梅花〔南南呂・懶畫眉〕 一枝花發 村中夜懷〔南商調・二郎神〕 和衣睡懷舊重和彥容作〔南黃鐘・畫眉序〕 心頭轉悽惻 四景閨詞〔北雙調・八不就〕 恰收燈 和彥容重會西湖佟姬留別之作〔南南呂・宜春令〕 春將盡 悼亡妓爲彥容作〔南仙呂・桂枝香〕 時時心裏 贈嫩兒〔南南呂・懶畫眉〕 葡萄花下 菊花〔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老圃先生 夜窗話舊〔南仙呂・八聲甘州〕 鴛鴦牒上 清明感桃〔南商調・二郎神〕 花如夢 七夕後二日祝如姬初度〔南中呂・好事近〕 花種降瑤池 寄人構李〔南商調・金索掛梧桐〕 花間宿雨收 賀閨生新居〔南大石・念奴嬌序〕 予家煙水 相思〔北雙調・閨怨蟾宮〕 掩重門 爲顧寶雲作〔南中呂・泣顏回〕 見面勝聞名 相思〔南南呂・懶畫眉〕 暗燈微雨 贈薛小濤〔南商調・長相思〕 殢風朝 贈別和彥容作〔南正宮・錦纏道〕 慘西風 端陽〔南南呂・懶畫眉〕 饒君痛飲 夏景閨詞〔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夢破秦樓 感亡妓和閨生作〔南商調・二郎神〕 煙花夢 雪詞〔南黃鐘・畫眉序〕 水墨寫江天風情和彥容作〔南中呂・駐雲飛〕 腴腴逡巡 贈人〔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一自匆匆 集彥容舟中時蘇王二姬在坐〔南商調・金索掛梧桐〕 江湖雪賺堤 送閨生北遊〔南中呂・好事近〕 煙柳拂旗亭 秋閨〔南商調・二郎神〕 西風裏 別石城羅采南和彥容作〔南商調・字

字錦〕 勾銷宿世緣 春閨夜月〔南商調・集賢賓〕 珠簾半捲 惜別
和彥容作〔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眼際人兒 贈人〔南南呂・懶畫
眉〕 尊前瞧見 有寄〔南仙呂・桂枝香〕 支頤獨坐 幽期〔南南呂・
香遍滿〕 蟾鉤起影

卷四

套數

冬閨〔十一聲〕 蠟梅花 村中端午〔南仙呂・桂枝香〕 端陽時候
舟次贈雲兒〔南商調・二郎神〕 春雲卷 贈別冲如時予讀書柳上〔南
南呂・梁州序〕 晚雲初霽 有懷〔南商調・黃鶯兒〕 獨坐小燈前
決絕詞〔南正宮・普天樂〕 我才名

小令

閨夜 閨夢 佳人睡着 佳人睡醒 雨景和閨生作 初夏 清明
郊行 記事 即事 春日花下憶石城董夜來二首 夏夜 以上〔南
商調・黃鶯兒〕 荷花四首 別思四首 以上〔南雙調・清江引〕
旅懷〔南商調・山坡羊〕 有懷 得信 小園 夏景 贈楊姬和彥容作
二首 夜泊懷人 訪妓不遇 以上〔南商調・玉胞肚〕 夏懷 將秋
以上〔南商調・金索掛梧桐〕 梳頭 美人贈鞋和彥容作 以上
〔南正宮・玉芙蓉〕 春曉閨詞 悼紫簫 暫別書情二首 以上〔南
仙呂・桂枝香〕 夏閨〔南南呂・六犯清音〕 和梁少白《睡窗絨》十首
春恨 幽會 邂逅 奇遇 邀請 寄遠 殘夢 密約 曉妝 沉醉
閨恨 風情二首 丟開 有懷 以上〔南中呂・駐雲飛〕 秋閨恨
〔南仙呂・月雲高〕 簾中人 夜寒 宿村中有懷 旅次相思十首
以上〔南仙呂入雙調・鎖南枝〕 幽會〔南黃鐘・畫眉序〕 自述二首
〔北雙調・對玉環帶過清江引〕 幽居二首〔北黃鐘・水仙子〕

秋水庵花影集卷一

華亭峰泖浪仙施紹莘子野父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樂府

春遊述懷有序跋

秋去春來，愁縈病惱，自是傷心南浦，其如撲面東風。攜短筇於錦陣，命付花魂；灑破葛於玉缸，夢回酒國。蓋竊歎浮生之如寄，乃深悲去日之苦多。若舍現前之樂事，何與身心；倘圖沒世之令名，空勞夢想。因茲挹秀於煙霞，聊且娛情於花月。封拜青州從事，不辭歌院乞兒。俯仰天地之寬，安適性情之便。爰趁春遊，遂成新什，行人生之樂耳，捐卿法之彼哉！令解人聞之會心，而下士聞之大笑云爾。

〔北正宮〕端正好

錦烘天，香鋪地，東風裏，綠柳橋西。亂芳遙襯前山翠，似董北苑先生筆。

〔滾繡毬〕不多時纔看得梅，霎時間又開到李，柳窺青漸蘇嬌睡，小夭桃打扮衣緋。菜花田獵獵低，紅花田翦翦齊，一陣價香風肥膩，慢騰騰淡日西飛。猛踏破落花堆裏，滑了鞋底，抓住了繁花刺兒，碎了繡衣，又過前溪。

〔叨叨令〕且尋一個頑的要的會知音風風流流的隊，拉了他們俊的俏的做一個清清雅雅的會，揀一片平的軟的襯花茵香香馥馥的地，擺列着奇的美的趁時景新新鮮鮮的味。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任地上乾的濕的諱帳啊便昏昏沉沉的睡。

〔脫布衫〕忒撩人賣酒紅旗，映鞦韆在紅杏樓西。樓兒上那欄杆斜靠的血紅衣，見人迴避。

〔小梁州〕又見些隻隻弓鞋一捻的，時樣羅衣。知他是燒香的，還是上墳的，喬裝髻，掩扇漏蛾眉。

〔幺篇〕聰明人不合多伶俐，被他們酒泥花迷。杏花天，楊花地，和二一知己，睜醉眼看名姬。

〔上小樓〕垂楊院裏，朱門斜啓。且待俺陪個殷勤，借看園林，纔過花堤。怎知俺命兒裏冤家作對，驚撞的鬪草的十來個妓。

〔幺篇〕騎馬的葉葉衣，坐轎的呵呵睡。還有個酒壺兒斜矗，食疊兒分攜，妙人兒相偎。引得俺半日裏跟到黑，淒涼慚愧，怎當他半回頭，風遞過口脂香氣。

〔滿庭芳〕亂香堆裏，一灣流水，茆屋竹籬。恰正是寒食天，濁酒兒剛筍起。試新茶纔放槍旗，偏湊的筍鮮菜美，又撞的蜨肥芹膩。小飲藤花底，盤餐進枸杞，人醉了日頭直。

〔快活三〕是誰家笙歌沸，偷空裏笑微微，隔牆惟見柳巍巍。這便是洞天裏，神仙會。

〔朝天子〕只可憐塚壘壘土堆，白條條掛紙，費多少兒孫淚。眼前的酒飯兒不能殼喫，哭拜罷人歸矣。蝴蝶青錢，杜鵑紅淚，纔懊悔當初不醉死。生前事在這壁，死後事在那壁，短多少萬占英雄氣。

〔四邊靜〕是誰知唐宗晉室，但當年墓碑，而今廢基。草樹狐狸，松柏寒山背。今宵却在雨裏，昏慘慘悲潸濕。

〔耍孩兒〕我如今決計疎狂矣，且隨喜花邊酒裏。一年春去又春回，好隄防白髮相欺。須搜尋直入煙花髓，更頑耍爭爲麴蘖魁。日日花間醉，惹得的桃花笑我，柳也開眉。

〔五煞〕看青山恰打圍，曲彎彎水接籬，羣花姊妹隨行隊。天偏生我爲男子，況春放閑人撒酒資。須直是風流死，切莫把花盟酒譜，半點差池。

〔四煞〕漸東君逐旋歸，好花枝怕一夜飛，曉來滿地胭脂碎。分明萬古英雄淚，應蹙盡人間鬢秀眉。須快把杯兒喫，若放過了良辰美景，癡也真癡。

〔三煞〕好良朋近可攜，小花籃便可提，家家酒氣和花氣。閑來酒店逋新債，更密選花枝寄所私。狂甚如天使，願如此生涯老我，不省前非。

〔二煞〕不風流俗怎醫，會風流債怎推，好花好酒天生配。我酒中要強爲監史，花裏從教做伐媒。僉上了風流籍，休趕向紅塵隊裏，斷送頭皮。

〔一煞〕妖姬且自攜，新詞且自題，圍棋賭酒賢乎已。探花妒殺蜂磨腿，趁酒閑看蝶曬衣。頑童且莫催歸急，却不道小臣卜夜，秉燭傳杯。

〔煞尾〕置身峰泖間，避世詩酒裏。買一個載花船來往煙霞際，向這些美酒名花道聲生受你。

予雅好聲樂，每聞琵琶箏阮聲，便爲魂銷神舞。故邇來多作北宮，時教慧童，度以絃索，更以簫管叶予諸南詞，院本諸曲，一切休却。間有名曲，略譜其一二條。每遇佳時豔節、錦陣花營、美人韻事，則配以靡詞；若奇山異水、高衲羽流、感懷弔古，則副以激調。隨境寫聲，隨事命曲，管絃竹肉，稱宜間作，更以煙霞花月、酒茗詩棋襯貼其間。如此逍遙三十年，歸骨於先人之側，乃以片石立墓道曰“有明峰泖浪仙之墓”，則吾願足矣。頭上烏紗，腰間白璧，青史上官銜政蹟，件件讓與他人可也。自跋

南音多柔曼，北音多激壯，蓋亦五方風氣使然。子野此詞，有大江東去之雄風，復饒曉風殘月之佳致。故以銅將軍鐵綽板歌之，而不失之淩勁，即以十七八嬌女兒，挾錦瑟，按紅牙，唱於步絲帳下，而不失之纖弱。顧彥容

體制之弘，如垂天之雲；風情之逸，如穿花之蝶。兼之曲折排蕩，有堤草芊綿、春池激盪之意，真當行名篇也。沈德生

泖上新居有跋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水際幽居疑浮島，結構多精巧。垂楊隱畫橋，轉過灣兒，竹屋風花掃。門僻是誰敲，賣魚人帶雨提魚到。

〔醉扶歸〕淡茫茫水鏡推窗曉，點疎疎漁燈夜候潮。暗昏昏鳩雨過平臬，白微微鷺雪銷殘照。蓼汀秋水乍添篙，只覺的地浮天漲乾坤小。

〔皂羅袍〕閑則扳罾把釣，將魚籃一個，背月而挑。巨螯紫蟹帶生糟，晚潮壓酒賓堪召。圍棋賭勝，猜拳賽高。共聯白社，約會青苗。更有閑中交際山陰棹。

〔好姐姐〕種花兒不低不高，恰教他水流花照。芙蓉五色，夾過水西

橋，更荷花繞。每逢秋夏香難了，透着衣裾不可銷。

〔香柳娘〕更春風岸桃，更春風岸桃，水肥花少，癡肥恰是村妝貌。種籬邊野菜，種籬邊野菜，夜雨帶泥挑，滋味新鮮好。向池邊聯句，向池邊聯句，不用甚推敲，別是山林調。

〔尾文〕常常濁酒沉酣倒，高卧時聞拍枕潮，自起推窗正月上了。

予煙霞痼疾，出於性成。猶記五六歲時，便喜種植，以盆爲苑，以盎爲池，竟日徘徊，欣然如有所得。七歲就塾師，或遷延避學，無他嬉也，止遊戲於花草間耳。既壯，誘慕日增，時寄情於詩酒聲色，要以鋪綴林泉，未嘗忘本也。丙辰冬，始營西余別業，遂爲先人卜宅，蓋便爲予歸骨地矣。己未秋，復移家園泖濱，故予詞有“置身峰泖間，避世詩酒裏”之句。幽懷逸事，多散現於諸詞句字間，可考而得也。每春秋則居山，享桃梅桂菊之奉，覽煙雲月露之奇；冬夏則居水，長禾黍鷄豚之社，樂池潭風雪之觀。吾事不亦既濟矣乎！夫清福上帝所忌，自分福薄，何以堪此？但性有所近，天實賦之，違天不祥，拂性斯戾，惟願折功名富貴之緣，併於一途，庶幾當懺悔云爾。自跋

子野有宅一區，在城東偏，然性宜泉石，不樂塵市，因營先公菟裘於西余，遂葺就麓新居。齋曰“三影”，亭曰“衆香”，庵曰“秋水”，樓曰“罨黛”，曰“妍隱”，軒曰“語花”，曰“聊復”。更有竹間水上、西清茗寮、一燈十笏諸勝，瑤草琪花，芊綿芬馥，板橋石磴，蜿蜒峻嶒。方其玉鱗寂寂，翠羽晰晰，淺水冰魂，黃昏微月，恍遊瓊圃，疑入羅浮。及夫桃舒紅，杏破新粉，蓮抽並蒂，柳撲香綿，奚翅鳳巢僊姬，更進迭換；至若蓉塘初膩，桂叢乍發，嶺楓失青，籬菊始黃，最堪把酒浮拍，凭高長嘯。由此南折而上，爲霞外亭，檜柏蒙茸，松篁岑鬱；又折而上，則蘿蹊藤逕，盤旋委蛇，漸抵山之峻絕處。肯堂三楹，扁曰“春雨”，曰“詩境”，曰“太古齋”。九峰若拱，萬壑如縈，一鶴孤鶩，片雲低宿，杳非復人間世矣。子野值春秋之季，必攜姬侍居焉。故比鄰陳眉公贈之詩云“人擁如花香國近，酒逢敵手醉鄉寬”，蓋實錄也。迨冬夏乃憩泖上之精廬，中有醉吟堂、竹妙齋、且閑亭、今我堂、飛絮亭，皆枕平阜，俯巨浸。凡蓴芡菱芡、鱸鱖鯊魴之屬，靡不畢湊。規制大約如山莊，而宏敞過之。茶寮湯沸，竹屋火熒，可絃可歌，或釣或弋。復造一畫舫，命曰“隨庵”，每風月清美之辰，放浪於鷗沙鷺渚之際，攜六七童子，吹洞簫，拍象板，鼓檀絲，唱自製詞，直令湘靈和歌，馮夷起舞，望者訝爲神仙云。況其文心簇綺，墨海翻瀾，少出殘膏，便足拾紫，抑豈疾痼煙霞，作江湖長已耶？夫人欲樂者，未必能樂；能樂者，未必知樂。子野饒其具，仍解其趣，可謂有全福矣。甲子小春，

偶讀柳上新居曲，聊紀夫勝情如此，且以見金谷奢、平泉癡，反不若子野小小結構，致足樂也。彥容跋

山園自述^{有跋}

〔南仙呂〕甘州歌

天容我懶，只勾管人間，一片青山。考槃在澗，葺個茆屋三間。忙他没用且了閑，把秀竹幽花隨意搬。花鋪地，竹礙冠，繞花依竹放欄杆。花畦潤，竹徑乾，趁花尋竹問平安。

〔前腔〕開軒近水灣，把雲根洗出，瘦骨蒼顏。梅花一片，正映着雪後前山。夭桃文杏兩更番，漸開遍梨花接牡丹。荷珠戲，桂露溥，芙蓉一夜報初寒。黃花瘦，橘柚圓，蠟梅和雪紙窗關。

〔解醒歌〕怕天公不饒閑漢，敢辭他種花煩難。況凡花易活非稀罕，任搬掘與振攔。柴門客到，應門自有花侍鬢，待客去花仍送出山。亭臺小，位置偏，偏教放在百花間。遮花日，映柳煙，護花斜矗小紅旛。

〔前腔〕笑人間恩千讎萬，怎如我碩人之寬。花畦竹圃吾恒產，前頭事，任天瞞。今年多事，門前又開一塊山，更種竹搬花不得閑。花光護，竹翠攢，一家骨肉共團圓。花生子，竹放鞭，花天竹地儘盤桓。

〔皂羅歌〕不少布衣粗飯，勸功名兩字，饒我牽扳。假饒霖雨遍人寰，怕眼前一徑先荒旱。休貪他好，把自己拚，花愁竹怨你何安。且吞花片，更數筍斑，尋常隨分好消閑。

〔前腔〕把幾字題於門板，但休教折損，儘許人看。不迎不送恕癡頑，黑甜每日抽身晚。君無訝，我意安，大家平善兩無干。從君怪，只等閑，我方高枕把門關。

〔尾文〕醒來帶睡揩雙眼，上竹外高樓自看山，渾忘却今朝未啓關。

予別業在西余之陰，荒陋深僻，聊以逃名避人，灌園畢世耳。邇來生聚漸繁，園林日侈，眉公先生爲開山初祖，諸名家亦漸次開闢。於是改新路而喪其本真，鑿頑山而破其渾沌，耳目頓易，使人神魂欲飛。春之花、秋之月，倩女如雲，繡弓窄窄，冶遊兒烏帽黃衫，擔花負酒。每至達旦酣歌，并日而醉，剝啄驚夢，不問可知矣。夫吾輩草木同腐，入山惟恐不深，何堪喧雜倡人如此。且予兩年多病，深居杜門，客來題鳳，至鞭及愚閣，而罪及病主；甚且戕花折柳，翠

殞紅殘，毀瓦踰垣，狂呼怒罵，能不視遊人若豺虎哉！倘能問竹平安，惜花薄命，則花之知己，即予之良朋，予且招致之不暇，忍使作門外漢乎！則要當以愛花爲自愛耳。乙丑首春，適闢治南山，種桃蒔竹，閱工石上，偶口占數語，自述人外之樂，而因爲後幅一條，以告遊者。自跋

子野丘壑幽姿，青霞傲骨，其徜徉塵外，眈睨寰中，要是天授耳。右詞自寫閑情，蕭疎高遠，如景星慶雲，可望不可致，夫豈樊籠中人也哉？沈竹田

佞花_{有跋}

〔南仙呂入雙調〕鎖南枝

金鈴護，錦帳捱，封家大姨誰敢猜。妙選出塵埃，向名園如意買。高低種，曲折排，泛紅濤，翻繡海。

〔朝元歌〕鶯猜燕猜，忒作踐嗔他歹。蜂求蝶來，緊幫襯愁他採。待貼上金釵，繫將襟帶，忍教粉香塵上埋。就飄墜蒼苔，願盈盈端將紅繡鞋。更修口懺花齋，願花緣常是諧。判個補填花債，受持花戒，那敢負恩分愛，負恩分愛。

〔香柳娘〕折將來近他，折將來近他，膽瓶安在，枕邊燈下屏山外。掃將來坐他，掃將來坐他，香錦簇新苔，鞋襪分餘彩。嚼將來咽他，嚼將來咽他，沁入肺腸來，毛骨冷然改。

〔前腔〕乞名詩詠他，乞名詩詠他，錦囊攜帶，一時聲價千金買。乞名工畫他，乞名工畫他，紙墨暈香顛，活現春常在。乞名姬繡他，乞名姬繡他，孕出美人胎，分外生光彩。

〔前腔〕願輕輕雨灑，願輕輕雨灑，洗妝抹黛，蕭然標韻風塵外。願微微風擺，願微微風擺，韻臉笑微開，波俏世無賽。願疎疎月嚙，願疎疎月嚙，清影逗香階，永伴佳人拜。

〔玉交枝〕傍人休怪，這花緣前生帶來。命中干犯真無奈，撒風情本分應該。因此上錦囊拾得盡詩材，紅裙贈與添情債。但花開是我時來運來，若花衰是我時乖運乖。

〔解三醒〕我把你珍珠般待，我把你姬妾般捱。我把你花王頂禮常朝拜，我把你品命分明次第排。我把你開時命酒歡呼快，我把你落處填詞弔唁哀。渾填債，多只爲花星照命，搜得癡騷。

〔尾文〕爲花常是耽禁害，就受用名花也合該，再做首豔句新詞答謝來。

一生與花作緣，無日不享供養，使無奇文麗句，納交獻媚，亦甚媿爲花神薄倖人矣。甲寅春有祝花小詞，甲子春稍稍更定，自謂差効微情，然猶覺花恩深重，未能報頌萬一。清明花下，復填右詞，譜調生新，語意柔逸，深情委思，頗極其致。今人語諂媚之甚者謂之“肉麻”，是真可謂肉麻矣。第求免爲花神薄倖，鬚眉之氣，於此毫無所用也。本題初爲“歌花”，復改爲“佞花”，正道其實，且忘我癡耳。甲子清暑齋日，納涼且閑亭偶記。白跋

佞花至此，萬種情癡，煙花主盟，豈容多讓？鄭君泰

花遇賞心，如佳人遇才子，自然供養奇擎。古人有爲之取涼，爲之畫眉者，要自是文波蕩漾耳。倘落村漢手，無論揉香刺玉，即狎昵留連，然而以蒿莽之氣，施之柳寵花嬌，此篇文字，殊覺疎庸草率。乃知“佞花”兩言，初非易事，豈容不識字人，妄稱花黨耶！右詞如此才情，自應判斷與花作配。夫花撰文章，依稀成字，筆拈芳豔，錯落生花。我不知其是一是二，宜乎其不媒而合也。陳眉公

丙寅初夏，集朱萼堂，獲聽子野此詞，兼得讀其副本。一時坐客，同聲歎美。予時病酒，燈下不能辨細書，不覺爲之眼明，快飲十蕉葉。張余峰

賦月有跋

〔南商調〕梧桐樹

松間漸漸明，柳外微微映。探出花梢，忽與東樓近。低低與几平，淡淡分窗進。雲去雲來，磨洗千年鏡。照鞦韆院落人初靜。

〔東甌令〕山煙醒，柳煙晴，放出姮娥羞澁影。裝成人世風流境，搖幾樹西廂杏。浩然風露夜冥冥，細語没人聞。

〔大聖樂〕透疎簾照破黃昏，進鴛幃窺鳳枕。玉人何處瓊簫冷，心上事，夜香亭。多應是半輪慘淡相思鏡，還可是一段幽深弔古魂。梨花夢醒，早鵲啼恨血，草荒煙暝。

〔解三酲〕有多少欄杆露冷，有多少高燭花明。有多少南樓好句裁三影，有多少綵袖籠燈。有多少曉風楊柳紅牙板，有多少歌館樓臺義甲箏。歡無盡，多應是冰魂蕩漾，逼出風情。

〔前腔〕更多少空窗製錦，更多少小閣挑燈。更多少楓江面掩琵琶

冷，更多少茅店霜清。更多少悲筳曲罷關山靜，更多少玉笛吹殘參斗橫。情何盡，多應是冰輪有意，照見銷魂。

〔尾文〕一些兒清光瑩，幻出人間萬古情。我別把冷眼閑心，向百花樓上飲。

曲譜“玉盤金餅”，詞之表表者也，但剿拾太繁，未免膩氣。甲子仲春之望，看月於就麓新居之罨黛樓。時宿雨初晴，碧空淨洗，四山如眉，一輪安鏡。欲徵新句，頗厭蕪詞，因抒短毫，爲填商調，將以紙痕墨氣，暈出冰魂。情耶，景耶，不覺其略盡於此矣。以方前詞，或者駢瞻不足，然而風雅過之。花月之下，使以香喉俊舌，撩袂長歌；更以玉簫金管，尋腔暗度，當使耳根心瓣，生氣一新。“玉盤金餅”竟成謝事老翁，不得復向少年場爭座頭矣。自跋

古今詠月詩詞，已極文人之變。羅洪先詩云：“欲憑此影向天問，汝蟾何物能縱橫。頭尾藏縮止餘腹，中孕大地山河精。”此問月險語也。何大復云：“侯家臺榭光先滿，戚里笙歌影乍低。與君相思在二八，與君相期在三五。”此喻月致語也。范元卿詞云“銀葩星暈，點破琉璃碧”，又云“銀漢無聲，冰輪直上，桂濕扶疎影”。李漢老云：“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此題月麗語也。曾覲云“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又云“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周美成云：“眠。月影穿窗白玉錢。無人弄，移過枕函邊。”此歌月倩語也。然一粘色相，便落白窠，少侈博綜，遂嫌餽釘。總未若子野是詞，如水中鹽味，非有非無，紙上花光，不離不即。試共南樓老子、北里佼人一傾耳焉，恍乎排紫清，入廣寒，聽霓裳三疊矣。顧彥容

中如“低低與几平，淡淡分窗進。雲去雲來，磨洗千年鏡”，又如“裝成人世風流境”等句，獨創新聲，雖關、馬再生，能道隻字否？彥容又評

句句是月，而使事用實，輕虛脫化，紙上幾無墨痕矣。殆化工筆也。
呂鳴玉

吟雪有跋

〔南南呂〕梁州序

尖風一夜，彤雲千里，池面琉璃輕脆。六花騰舞，先春已奪花魁。只見穿簾似燕，入幕如賓，灑脫無拘泥。釵頭扶上也有情癡，就飛到爐煙心未灰，銷金帳，笙歌沸。纖纖玉手羊羔美，正開宴，豔羅綺。

〔前腔〕開簾疑月，開門無地，一幅米顛山水。江天釣艇，濛濛幾個

蓑衣。只見危橋驢瘦，老樹鴉寒，小犬柴門吠。梅邊竹上也故依依，更逗入松梢伴鶴棲，茅屋下，明窗裏。初煨榾柮青煙細，商茗事，儘幽致。

〔前腔〕乍飛來草榻無氈，更飄灑牛衣無被。問村荒店遠，酒沽來未。只見微晴漏日，忽暗藏天，恍惚寒山翠。誰家妝閣也火初圍，想脈脈心情上客衣，庭霰積，瓊瑤碎。俊猊裝捏兒童戲，成忽敗，小興廢。

〔前腔〕太輕盈似柳絮顛狂，爭縞素要梅花迴避。見窮途古棧，一人一騎。可有高朋夜棹，上客梁園，拾句蒼茫裏。詩成笑傲也興尤癡，待搥破前山白玉堆，填谿壑，滿堦砌。紅塵打滅渾無際，炎忽冷，笑人世。

〔節節高〕風燈動夜幃，更飛飛，窗敲碎玉聲偏細。寒酸味，煨芋魁，烘綿被。天明一覺呵呵睡，人間尚有鶉衣碎。幾處繩床赤脚眠，於中不要豐年瑞。

〔前腔〕空庖恰早炊，爨煙遲，瓊羹亂灑晨光碎。敲冰箸，淪茗旗，園蔬脆。一杯麥飯粗歡喜，人間尚有瓶無米。幾處詩人得句時，貧家何限淒涼淚。

〔尾文〕願憑一瓣風吹起，遞入綺羅筵裏，好帶却陽和一線回。

風花雪月，總屬化工，然使乾坤別開生面，莫過於雪，尤天地間一奇境也。一切酸腐鉅釘語，對此都有慚色。予昨歲有〔畫眉序〕一闋，已曾譜之竹肉，第恨調屬黃鐘，近於板實，且文情亦似枯寂。乃復製右詞，庶幾窮雪之變，而調亦俊快。每當微霰初零，殘霰未死，紙窗竹屋，茗戰香焦，勝友名姬，花溫酒烈，更以尖喉脆笛，高調穿雲，此時神魂飛舞，當在孤山梅影中，滿橋驢背上矣。自跋

歌風有跋

〔南商調〕梧桐樹

青蘋葉勢平，春水波紋淨。動地撩天，把日脚高吹醒。飛花打翠屏，飄葉敲金井。移海吹山，直恁顛狂性。捲濤痕，鑿破嫦娥影。

〔東甌令〕更低低颺，款款生，撩帳褰衣不至誠。溫柔偏解偷幫襯，剛出浴冰肌瑩。就微微針寶也留情，一線引香魂。

〔大聖樂〕做春寒遞入疎楞，漾釵旛頭上冷。鬢花吹落香顚影，帶幾綫淚痕冰。多應是飄零恰似郎心性，可更是蕩漾還如妾夢魂。燈昏暈

死，正和花送雨，惱人春病。

〔解三醒〕吹不了愁香怨粉，吹不了瘦鐵窮砧。吹不了玉門關上秋鴻影，吹不了曉月津亭。吹不了夜深裾帶雙鴛冷，吹不了春暖弓鞋百草薰。淒涼景，吹不了柳綿如霧，古渡荒城。

〔前腔〕吹不了紙錢灰冷，吹不了野燒痕青。吹不了酒旗葉葉春江影，吹不了占戍煙橫。吹不了人悲客路斜陽艇，吹不了鬼哭沙場夜雨燐。添淒哽，吹不了子規啼月，血遞微腥。

〔尾文〕任擷掀，從淒緊，翻覆猶如人世情。怎地把世上癡人吹他春夢醒。

予既賦月，因念風月平分，而古人不多見歌風之作。宋玉《風賦》，分別雄雌，未免困於莊語，恐於封家婢擷花弄月之致，隔去萬重。乃爰尋舊譜，更度新聲，摹出一段無情之情、境外之境，遂覺吼天作業，竟成柔怨風流。誰謂一寸霜毫，無功於風月哉？自跋

《賦月》、《歌風》，兩詞可稱雙絕，而《歌風》尤難，非當行名手，不能辦隻字矣。沈文夔

詞家詠物，如作八股小題，決非學究頭巾所能辦。此詞妍雅風流，有翩翩裘馬少年之致。彼作老婆語者，舌重如石，即令讀此篇，恐亦期期艾艾，不能成誦耳。張聖清

花生日祝花_{有跋}

〔南商調〕黃鶯兒

把酒祝花神，願年年是好春，無風無雨清明信。狂生卧君，佳人戴君，主人好事憐君甚。製新聲，移春小檻，箏阮配簫笙。

〔前腔〕把酒祝花神，願開時對韻人，香爐茗椀常相近。高僧許尋，名詩許評，阿翁濟勝身無病。更園丁，時時捱視，絨索護金鈴。

〔前腔〕把酒祝花神，願先生粗不貧，酒錢猶可支花信。新茶正新，醇醪正醇，藤花竹笋剛肥嫩。綺筵成，飛箋召客，珠履破花痕。

〔前腔〕把酒祝花神，願吾曹盡後生，花前個個堪癡興。或折來上瓶，或掃來做茵，或酒籌探得簪於鬢。總多情，就春醒未醒，夢裏也懺芳魂。

〔貓兒墜〕祝花纔了更低語問花神，誰似吾曹莽後生，花前生慣撒風情。惺惺，儘把我詩句褒彈，觴政經綸。

〔前腔〕祝花纔了更私語媚花神，你出落丰標越後生，生辰今日遇清明。須慶，多應是天付風流，勅嫁東君。

〔前腔〕祝花纔了更笑語戲花神，不信伊家獨後生，我判百萬買娉婷。欺君，只怕你輸却風流，減却風情。

〔前腔〕祝花纔了更美語慰花神，畢竟輸君占後生，妙年標致恰初庚。韶亭，好一似絕世無雙，出閣佳人。

〔尾文〕酬風酌雨愁花損，似我於君獨有恩，我與你歲歲年年永定情。

仲春十二日，俗傳爲百花生日，考之古，亦謂之百花朝。甲寅春，予讀書柳上，是日拉村中少年，爲祝花之集，因祭風雨，乞爲護持。其文曰：“惟神爲兩間勞臣，百昌施主。位隸巽隅，布離和而揚震德；神棲壁野，司畢宿而友箕星。春首一犁，頌恩澤者在農夫口中；太平十日，獻治徵者在天子殿上。若乃略灑芳林，園圖似錦；輕嘘膩圃，花氣如煙。妙致騷人，趁手拈成詩料；幽情韻女，臨妝拾得春心。此又風流主盟，吾輩屢蒙奇貺；且是吟壇供奉，詩緘每借尊銜。但至仁無窮，施則不匱；而大德猶憾，受或非宜。於是持公道者，謂神之澤奢；眷花顏者，謂神之心妒。此固不足信之人言，然亦不可訓之物議也。茲者仲春十有二日，俗人之譚，傳爲花之生日，吟士之口，強名天之花朝。故某等典衣沽酒，竊泛霞觴，錫號微名，荐申華祝。因是殺鷄爲黍，於神酬功，共口啣辭，代花乞命。伏念花窠妍姿，未聞以柔媚取罪；神有大力，豈待以摧折爲威？苟留一點之芳豔，庶大塊之文章不刊；無傷百卉之幽妍，即名士之風流未死。殆大有造於天人，豈直加恩草木而已也。神其鑒歟，繹聽斯語。尚享。”祭畢，各飲福酒，歌吹石詞，且綴以綵繒，各贈名號：梅號素心居士，其有老韻者，特號和靖先生；竹號高節先生；芍藥號鄭校書；牡丹爲金屋瓊姬；白海棠一株爲夢梨居士；池上天桃號緋衣少年；門旁古槐號綠衣閨；柚爲秋香亭執事；橘爲赤心學士；紫薇爲玉京貴客；菊曰東籬長者；有棟出屋隅，謂屋角守望；桂爲廣寒花祖；山茶爲陽羨醜翁；傍籬木香爲雪衣荀令；薔薇號司香院使；石榴爲安大夫；水仙曰夢甄侍女；其號西方美人者，則蜀葵也。贈已，乃縱擊鼓，紙錢紛飛，亂紅低度。亭午舉酌，進五菜羹、梅花酒，洞開四窗，花氣來往，東風徐來，客衣微動。一時人氣踊躍，快活不可言。日下春，移席就花，月剛上，復出就月。夜深花霧冥濛，座客醉影，傾欹而散。予復浮斗數杯，嚼梅花

數百朵而寢，時斜月在枕矣。此勝會不可不記也。白跋

乙丑百花生日記 自撰

予自甲寅，始爲祝花之集，以後歲歲爲常儀，而乙丑尤盛。蓋茸治就麓新居，於此已八年。亭臺花木，漸漸成章，百卉競秀，干霄蔽日，名花勝事，始兩相映發。先是五日，遍召吾友，招漢水、決如、容卿、湛生、伯英、友夔於泖西；致巨卿、公選、存人於浦口；天馬凡六人，則竹里、鳴玉、瑞齡、鳴諧、伯明、茂林；城中凡七人，則眉公、伯瑞、彥容、東郊、子還、穉先、石公；方外兩人，則慧解、性白；山鄰止兩人，則陳壽卿、鄭君泰。是日先後繼至，有阻風不至者。初謂十二日，擬得十二人，已而止得十人。稍焉楚人李劍墟來訪，東郊攜一歌姬至，適如數焉。乃命酒洗爵，告奠風雨。金革間作，有聲無辭。凡以鼓吹天和，宣達陽氣。祭畢撤饌，始迎花神而致祝焉。予時有歌童六人，善三絃者曰停雲，善琵琶者曰響泉，善頭管及擗箏者曰秋聲，善簫及簫笛者曰永新，善阮咸吹鳳笙者曰松濤、霓裳。於是各奏其技，稱觴而前，每進一杯，歌小詞一解，而絲竹之音，從而和之。已而飲福，左右互勸，小童登場，快歌迭唱。於時紙錢紛飛，紅雨如霧，東風洋洋，羣鳥和鳴，萬樹懸繡，葉葉浮動，花神有知，當亦含哺而破顏矣。繼命庖丁，區處福物，山蔬野蔌，未免富貴風致。蓋茆簷之下，紅裙捧觴，青童典樂，山翁於此，亦似作繁華夢云。是年花信獨早，梅花未殘，桃萼已放，幽草閑花，望暖俱發。予乃滿貯占瓶，中堂置之，高及屋梁，光豔四出。而紛紛酒人，環坐其側，首則李劍墟，時年五十二，以楚人也，獨上坐焉。次陳眉公，時年六十八。次沈竹里，時年六十五。次張瑞齡，時年四十四。次呂鳴諧，時年三十五。次魏東郊，時年三十二。次張容卿，時年四十五。次張冲如，時年三十三。兩君以予戚也，坐獨居後。壽卿、君泰，以比鄰也，坐亦居後焉。壽卿四十五，君泰三十八。予時亦三十八，以主人居末坐。歌姬年十九，獨粉面蓮腮而北面坐焉。是日也，餽不甚豐，而小品俱出新意；酒不甚醺，而芳白可鑒眉目；令不甚苛，而敏妙靜冶，酒糾闐闐然。至於臨池之月，快爽如秋，掀衣之風，猾淨如水，小童之歌，幽脆如鶯。坐客久談，如紛霏玉屑，至夜深不肯去。皆一時幽勝之可紀者也。嗟乎，人生韻事，能有幾何？一年豔節，能有幾日？倘眼底挫過，妄冀後期，正恐聚散閑忙，死生病健，有不可知者也。試讀《蘭亭序》，閱西園雅集圖，遺文具在，人事如何？未免有情，有不對之而涕淚也哉！則與其悵歎占人，何如消受今日之爲得也。予將歲歲舉焉。明年當更爲護花齋，括香幕，絳鈴索，以珍重之；拉名士十二人，各製新詞，更令名姬十二人，立時翻譜，以讚歎之。且仿此遺意，從而佞月，八月十五月夕之辰，亦將舉杯而酌姬老焉。庶幾花月同盟，良辰分享。更屬管城，

傳示信史，令千載之後，與《蘭亭序》、雅集圖，共發有心人一痕痛淚。則吾輩朽骨，生氣恒新，姓名事蹟，常與斯文俱隱顯也。是爲之記。

乙丑祭風雨文 自撰

方春時和，萬物條暢，山花向人，莞爾而笑，此五風十雨時也。乃兩月以來，神數見譴，狂飈怒號十日而九，病粉愁香，俯首聽命而已。獨念某等小人，既絕妄念於人間，聊寄閑情於花圃。門無二仲，則花我友也；室無黼釵，則花我姬侍也；闢硯田之荒蕪，答陽春之煙景，則花我文章也；燥濕辨其土宜，柔勁和其物性，則花我經濟也；貴近爭肥田，世易其主，野文安廢圃，歲享其愚，則花我恒產也；落材可以供炊，取實何妨換酒，則花我泉貨也；折奇葩以寄所私，浸芳醪而投密友，則花我應酬往還也；簪酒籌而綠鬢粘紅，襯香茵而黃衫蘸粉，則花我冠裳枕席也；嚼芳豔而齒頰生香，沁清芬而肺腸開悅，則花我神魂標韻也。以故一枝傷如一體折，一瓣飛如一淚零，真所謂連心之痛，同氣之吁，所仰德於神者，夫豈鮮哉。伏願自今以往，鑒情癡之無涯，憫香魂之易殞，加意護持，順時矜恤。施恩於望澤之時，霽怒於厲威之日，使幔亭微而不張，錦帳設而不用，則大德殊恩，無量無邊矣。某等不勝竦息，虔禱之至。

乙丑祭花神文 自撰

惟此之日，神實降生，錦天渾沌，從此方開，香國文明，於焉載啓。某等敢不鋪張豔節，鼓吹良辰。用是并日夙戒，厥明將事。既酒烈而香溫，復絃繁而管細。從事皆韻士，稱觴有美人。預防意外之杞憂，酬風酌雨；似戲膝前之萊綵，裂錦懸繒。凡以曲致其留連，或者無慚於盛舉。神其來思，共含怡而飲我酒也。

韶華九十，莫妙於百花朝。燈期纔過，風信未來，柳線搓金，梅妝綻玉，踏青陌上，斂扇初攜，鬪草閨中，繡弓纔試，春分將半，樂也如何！過此則芳林爛漫，觸目可憐矣。子野每際斯辰，便具羔豚以賽之，擊羯鼓以催之，譜豔辭以媚之，招良朋以祝之。且邀靈青帝，乞澤雨師，千樣護持，百般欣賞。花神有知，其不待曉風吹可知也。由是桃紅李白，魏紫姚黃，更替競發，豈遂貽未到曉鐘之恨乎？故吾謂及時行樂，子野有焉。即古人修楔秉蕢，猶爲晚耳。甲子長至彥容識。

一團韻致，絕世風流，花營獨步，自應推戴。每讀一過，想見其人毛孔皆韻也。韓巨卿

惜花_{有跋}

〔南商調〕二郎神

憐花病，見廢紫休紅點繡茵，輕又薄，香魂全瘦損。多情薄命，經二十四番風信。煙雨樓臺一曲筵，更紗窗夜寒燈暈。添人悶，寶欄杆外，欲謝難禁。

〔啄木兒〕含風笑，溫露顰，偏對淒涼掩淚人。乍飛粘錦字迴文，忽逗破繡床香印。春深小閣休文病，琴心近接蕭娘信，正獨自開箱檢繡裙。

〔三段子〕空中似塵，淡濛濛，是誰人夢魂。苔前似鱗，點疎疎，是誰人淚痕。平明一陣寒差甚，繡簾不捲風尤緊，正酒暈扶頭，倦妝時分。

〔前腔〕桃源杏村，灑香衫，風流後生。花棚繡裯，點青氈，詞壇俊英。儘教拾向奚囊錦，可憐一霎繁華影，知道明年，是誰相近。

〔滴溜子〕一片片，一片片，芳菲哄人。一點點，一點點，東君負心。作踐韶華直恁，子規啼一聲，撩亂古墳荒徑。幾回風雨，知多少藁葬芳魂。

〔尾文〕陌頭剩有弓鞋印，又付與花驄踏作塵，總件件教人憐惜恁。

吾輩惜花，當自有一種情味在。余嘗有詩曰：“但能痛飲便名士，解得惜花真丈夫。”識此意者，花自可惜，宜乎此詞字字銷魂也。有客攜往金閨，為歌樓所譜，云其聲大是幽怨。想當然耳。自跋

春江花月夜，最能愁殺人。況一旦粉憔脂冷，如虞姬起舞，綠珠墮樓，妃子葬馬嵬時，有不黯然悽斷者耶？倘於老紅紛飛，殘香銷歇處，搥羯鼓，唱子野詞，可以招月魄之不歸，弔芳魂之無主矣。眉公評

紅顏衰謝，千古傷心。讀此詞，令人情苗意瓣，纏綿無盡，想花神亦應淡然灑涕矣。單藥園評

昔人云“天若有情天亦老”，予謂芳園繡谷，春風扇和，嫩紫嫣紅，滿世界皆天公情譜也。韻士賞心，佳人動魄，其留連憐惜，亦何待重陰垂幕，落錦成茵時耶？雖然，造物亦必賴文人彩筆，為寫怨孽顰，方成衆香國中一部花史。讀子野《惜花》詞，情深韻深，即封家十八姨為柔腸繞指矣。董仁常評

善貌花者曰：似美人小影，夫豈雨迎風，以倩女顧面寫之，尚隔一重；何如即花寫影，非幻非真，更覺入妙。余從眉公齋，得晤子野，病骨瘦瘠，體不勝綺，而語花深至乃爾，不獨香豔如玉臺、西崑諸體而已也。高閻仙評

送春

〔南仙呂〕桂枝香

留春不住，勸春休去。無過柳眼花鬚，去也還歸何處。匆匆這回，歎匆匆這回，忙裏沒些滋味，愁裏沒些情緒。猛拚幃，花隨流水紅顏死，笋透窗紗粉淚垂。

〔前腔〕留春不住，怨春無語。爭拋麴院臺池，怎撇錦天羅綺。匆匆這回，歎匆匆這回，樓上滿簾紅雨，陌上滿空飛絮。怎支持，添些春恨眉間住，攪得春魂夢裏痴。

〔前腔〕留春不住，灑春無淚。年年薄倖東君，識得機關破矣。匆匆這回，歎匆匆這回，愁不共春歸去，春不共愁俱住。強支頤，杯中量減緣何事，病裏慵添爲甚的。

〔前腔〕留春不住，罵春無罪。東風忒恁無情，吹得老紅鋪地。匆匆這回，歎匆匆這回，處處斷腸之處，句句斷腸之句。弔芳菲，空餘杯酒堪懷古，剩有啼痕寄所私。

〔不是路〕猛自尋思，誰似鍾情吾輩癡。傷春意，留連何忍別春衣。暗傷悲，休他拾翠弓鞋底，冷落歌花小扇兒。窮生計，開窗風活關窗雨，暗燈孤柱，暗燈孤柱。

〔皂角兒〕亂紅飛，哭殺鶉兒，薄綿飄，啄殘鶯嘴。這多應眼底炎涼，恰便是世間興廢。眼見得葬妖姬，殉韻士，換前朝，移後代，一番兒戲。春今歸去，明年再回。怕的是芳菲不改，綠鬢添絲。

〔尾文〕一場春夢輕如此，一曲高歌春去，怎消得燕子鶯兒攪亂飛。

始而勸春，既而怨春，且繼之以泣，而終之以罵。何其低回宛轉如是耶！古人有言，“怨而不怒”，此可謂怨而怒矣。吾輩寧過情，毋不及情，不怒不可以爲怨也。顧闈生

此詞彥容首唱，吾輩同聲和之。初止〔桂枝〕單調，偶示歌師，謂其無餘音，似乎板實。乃補後幅兩條，不覺言之更爾酸怨。正如窮村怨女，夜泣已悲，更有熱心鄰嫗，從旁和之者耳。自記

綢繆宛轉，俯仰流連。或撫今懷古而烈士魂銷，或怨綠愁紅而美人命奪。紙上墨痕，已不堪多讀，況譜之鶯喉耶！恐聞之者掬淚浣面耳。張子還

意不盡言，言不盡意，無窮感慨，一往情深。汪子野

元宵

〔南南呂〕梁州序

千門花柳，九逵煙霧，結綵家家簾幙。騰騰火樹，星橋欲駕銀河。只聽南鄰敲鼓，北里吹簫，那個能閑坐。金吾不禁夜，放恩波，正萬井騰歡賜大酺。合春剛到，梅剛吐，況一輪皓月剛三五。不痛飲，待如何。

〔前腔〕春輕猶嫩，風溫不大，燈滿雲衢月路。見嬌羞細語，櫻桃半顆無多可。奈花鈿低簇，金鳳輕挑，賣弄新妝裏。鞋兒弓字小，倩人扶，猛映着燈光豔綺羅。合前

〔前腔〕鬧元宵絃管笙歌，慶豐年上農商賈。喜燈光隨月，月光隨步。只見蟠翁扶杖，小女牽衣，個個還添個。佳人歡笑也，隔簾波，只惱得行人沒奈何。合前

〔前腔〕喜良辰偏遇春初，樂昇平風光無數。見彌天花豔，絕非酸腐。早是燈棚高架，燈樣新興，總把春妝塑。誰家夜半也，笑呵呵，尚兀是怕睡貪歡問紫姑。合前

〔節節高〕風流逸事多，把綺筵鋪，傳柑共剥黃金顆。彈箏坐，拍板歌，拈花舞。律催太簇翻新譜，歡呼驚落燈花朵。合怕不今宵醉如泥，月傾杯勸銀盤大。

〔前腔〕春煙散綺羅，泛紅螺，團頭明月清風我。與詞人坐，教名妓歌，把新詩做。一團歡笑圍簫鼓，畫堂人物盡風流個。合前

〔尾文〕儘判爛醉酬三五，不歡娛其如此夜何，把自製新詞得意歌。

施楓溪《野外元夕》云：“休嫌冷落山家，山翁本厭繁華。試問蓮燈十炬，何如月上梅花。”詞頗清豔，然未脫措大酸氣。子野“千門花柳，九逵煙霧”，極麗矣。乃後段云“團頭明月清風我。與詞人坐，教名妓歌，把新詩做”，抑豈村漢賞燈耶！宋元來燈詞，定以此篇壓卷。陳壽卿

燈夕花朝，為初春令節，子野每走尺一相招，留連觴詠，推之雪晨月夕，時具勝情。因錄其束於後，令覽者彷彿其人，自堪不朽耳。巨卿識

春初遠辱惠顧，得共商元宵韻事，樂何可言。別後忽忽若有所失，何足下之牽人懷一至此也。今歲花朝，擬集名姬韻士，為花神譜曲稱觴，坐上豈可少足下，足下亦焉肯自外耶。初十邊，即望偕存人作計入山，恐至期或有風雨阻也。僕今春舊恙復作，雖旦晚即止，第如此長病，可知閻先生意欲云何。不如與花月結為姻戚，令青州從事作媒，庶幾是現前享受。足下少年，當惡聞斯

言，然正欲作此頽語，激弟銳氣耳。勝會難得，惟足下重念之。子野來柬

除夕有跋

〔南中呂〕好事近

簾外鵲聲高，喜報春光將到。揭天簫鼓，家家熱鬧多少。圍爐守歲，看佳人素手裁幡巧。共稱觴笑祝檀郎，願青鬢映奴花貌。

〔前腔〕明朝青帝早臨朝，可又是花事看看來了。風姨月姊，更於中妝點多少。燒燈巷陌，有紅裙隊隊盡弓鞋小。帶鴉鬟纔去尋梅，與鄰姬又約鬪草。

〔千秋歲〕近花朝，紅杏枝頭鬧，一點點點上芳草。草綠如煙，草綠如煙，遙襯着冶遊兒雕鞍藤轎。鞦韆架垂楊道，綺羅袖簪花帽。賣弄人年少，把花籃掛酒，竹杖高挑。

〔前腔〕醉紅桃，甫可是清明到，昨夜雨今日晴了。紫陌煙消，紫陌煙消，花容洗出十分波俏。朱橋外尋春棹，紫藤下烹茶灶。吟就新詩，好倩花鈿換酒，玉指吹簫。

〔越恁好〕荷錢纔出水，荷錢纔出水，潑紅潮甫秀蓼。木香棚那壁，醅醪架盡白了。挽榴花樹高，挽榴花樹高，見碧溜溜小釵兒掛在樹梢。紅簇簇紫薇，白玲瓏茉莉兒，分贈豔嬌。小池月，高閣風，是處蓬萊島。看佳人笑指，牛女高照。

〔前腔〕早秋來至，早秋來至，聽庭梧一葉飄。恰穿針過了，正月夕天氣好。沸鸞笙鳳簫，沸鸞笙鳳簫，採香馥馥木樨兒插傍玉搔。喫中秋餅兒，又重陽餠脯兒，捱到歲梢。菊未老，蓉又嬌，橘綠橙黃了。見煙汀雁落，簇簇紅蓼。

〔紅繡鞋〕擎一股紫蟹霜螯，霜螯，扯一腿黃鷄肥好，肥好。收新稻甫筍醪，扶紅袖寫蛟綃，人都道是詩豪。

〔前腔〕紙糊窗雪下鵝毛，鵝毛，一枝梅窗外偷瞧，偷瞧。妝閣裏有人道，羊羔熟須快倒，不然啊怕雪霽了。

〔尾文〕一年日日風光好，莫道今宵是下梢。殘年過也，又有明年春到了。

歲聿云暮，日月就除，農事已休，春耕未起。紙窗明暖，梅影蕭疎，雪月燈

爇，夜幃茶熟。此時一盆火，一瓶花，煨芋數頭，家人姬侍，相與守歲圍爐。燒棗焚木，檢點一年區處，花月幾何，逋欠詩酒債若干。更以文心之波，旁及聲律，令小童歌自製新詞兩章，覺枯寂之氣，一時遣去，鬚眉毫髮，皆溫溫然有生意。此山翁極風致，極快樂事也。予舊歲有〔南北雙調〕一闕，已被之絃索，中有云“堪笑炎涼人情變，又共說元宵忘舊年”，又云“若過望便千般未圓，若安分便於今十全”，大率現前止足之語也。今年迫除，偶念春花秋月，正無了期，且東坡云：“好風涼月即中秋，菊花開即重陽，不須以日月爲斷。”因復綴是詞，將將來勝緣樂事，一一譜入，令歲寒村巷，仍有無窮之春，冷淡山家，亦有循環之樂。雖預道未然，似乎猶有過望，但風花雪月，本等受用，安見非現前止足也哉！彼奔馳於勢路名場，百年而爲萬年計者，於此猶堪伯仲否也。

甲子臘八日記。自跋

調本齟齬，而詞極秀髮，風流逸宕，亦麗亦尖。麗猶可及，尖不可當也。

張冲如

興致彌天，風流蓋世，將無限風情勝事，收入寸管。要是胸懷浩蕩，能吞若雲夢者八九耳。人有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程，看不得杜詩。予謂不如是亦做不得杜詩。今於子野詞，當亦云。朱伯瑞

世間樂事無邊，只許閑人韻人，隨處領略。非子野不知此樂，非子野亦不能爲此言。沈淳碧

秋水庵花影集卷二

華亭峰泖浪仙施紹莘子野甫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樂府

金陵懷古有序

天生吾輩多情，常以今人弔古。覽江山之秀麗，恍乘海之升沉。無不觸目而感心，乃遂諧聲而按律。蓋愴興廢於前人，總成陳迹；而辨是非於後死，差有占心。如金陵者，誠古今佳麗之地，更國家根本之區。稽往事則六朝之遺蹟極多，已是死灰之不起；仰遺烈則聖祖之明威如在，豈無信史之可言？因茲搦管而陳詞，心花滲墨；當亦循文而見志，淚血成珠。嗟乎！文皇之嗣統，天也，時也；周官之輔政，才耶，德耶？不能無迂儒誤國之悲，寧自禁野老吞聲之哭。將閑心與春草俱青，而遺恨付江流無盡而已。

〔南仙呂入雙調〕夜行船

虎踞龍蟠，看江山妍秀，古今都會。人間事，日夜潮來潮去。興廢，楚楚衣冠，擾擾干戈，紛紛宅第。如沸，今做了草頭煙，尋得個斷碑無字。

〔前腔〕癡兒鑿破方山，笑區區人力，怎回天意。無多日，楚漢龍蛇並起。從茲，三世開基，五馬龍飛，六朝更替。慚媿，空費盡祖龍心，依舊有人稱帝。

〔鬪黑麻〕殘棋，賭罷輪贏，把楸枰剩在，再尋敵對。歎齊梁陳宋，總無長技。誰知，佛寺已劫灰，高臺是禍基。鳥空啼，只見如夢前朝，在淮水東邊月裏。

〔前腔〕堪嗤，天塹中分，儘長江設險，好圖機會。怎神州未復，楚囚流涕。吁嘻，清談豈事機，偏安豈帝基。總灰飛說甚砥柱中流，但揮塵

風流而已。

〔錦衣香〕歎前朝真兒戲，到如今英雄淚。還笑幾許么魔，要窺神器。誰知天命有攸歸，和陽一旅，日月重輝。笑談間萬里掃腥羶，羯胡北去。雪盡中原恥，替古今爭氣。鍾山呵護，別開天地。

〔漿水令〕竟誰知北平兵至，破金川天心暗移。腐儒當國等兒嬉，紛更是非，不合時宜。周官制，成何濟，成王已掛袈裟去。孤臣淚，孤臣淚，滔滔江水。年年化，年年化，杜鵑啼。

〔尾文〕漁樵話裏成興廢，歎今古暮三朝四，向糊塗帳裏大家癡睡。

金陵自齊梁以來，稱煙花洞天、金粉福地，昔賢題詠，奚啻累牘。有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悼晉也；有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傷陳也；至“王濬樓船”一章，壓倒元、白，亦止敘破吳事耳。荆公〔桂枝香〕綿婉清新，膾炙人口，雖云本色當行，未必持風植紀。獨子野憑弔千秋，揚推昭代，臚興亡之故案，蒐今古之前車，恨周官爲紛更，歎當軸爲兒戲。覺一段深情幽憤，隱現於珠歌絹字之中，直令斷碣殘碑，凜含生氣，喪師屋社，咎有攸歸，豈第作關、馬優孟，爭妍韻調已哉！王元美評《幽閨》云：“無詞家大學問，一短也；既無風情，又無裨風教，二短也；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三短也。”蓋必如子野此詞，纔免三短。噫！難言之矣。彥容評

此關係大文字，非目空四海、胸藏萬古，豈能雄渾如此！存人評

合鏡詞和閨生作有序

閨生有章臺人，得之甚艱，向日曾相與賦《問桃》、《瞥見》諸詞，何其悲淒怨慕。今以折桂手，作偷花漢，了不煩崑崙老奴、黃衣客之力，而殘燈側，小窗畔，竟有向人話舊矣。此時之樂，恍惚夢境，無怪乎閨生亟被之箴絃也。篷窗夜雨，伸繭屬和，聊識閨生一時盛事，且見吾輩亦有出頭日如此。

〔南商調〕金索掛梧桐

安排錦繡窩，修訂鴛鴦譜。莫話歡娛，且話當初苦。記尊前一諾初，轉秋波，却不道花命艱辛受折磨。郎奔馳京國東西路，妾死守空閨日月梭。從頭數，星星記得怎模糊。真個是怨處恩多，恨處情多，今證了恩情果。

〔前腔〕曾從愛裏過，也向愁中坐。越是分離，越把心腸鎖。沙家事若何，付南柯，不嫁三郎頭不梳。寧使做吞酸忍楚癡兒女，決不似拋冷趨炎歹丈夫。非閑可，歷遭情劫忒多魔。到如今歡處悲多，却又是悲處歡多，攪亂了相攙和。

〔前腔〕怎車乾恩愛河，推不動相思磨。祇廟燒完，漸近藍橋路。今朝出網羅，到鳳凰窠，爭氣潘郎成就奴。羞慚了搬唆誹謗銷金口，塗抹了長短方圓畫餅圖。從今啊，刀山變做軟衾窩。真個是悲處歡多，況更是歡處歡多，把歡字渾身裹。

〔前腔〕郎登折桂科，妾有奔琴路。就天樣高牆，怎隔得伊和我。滔天浪不波，渡銀河，眷屬團頭住大羅。從前苦楚將歡娛補，把此後歡娛做曲子歌。擎杯賀，人間花事等榮枯。我也曾歡處悲多，悲處歡多，可合撰悲歡譜。

言言真至，字字徹策。情根豔種，繡口錦心。何其幽微曲折如是也！沈德生

閨生此番情案，須作一傳，使後之觀者，知其辛苦萬狀，方知此詞字字信史。顧淡生

夢花詞有序跋

偶叩花房，忽成春夢。情知得鹿之非真，聊且書蕉而作記。蓋將鐫之巫雲片石，而藏諸南柯郡樓也。

〔南商調〕梧桐樹

屏山錦繡開，衾枕溫香在。了却因緣，還却鴛鴦債。奇逢命裏該，也是娘拖帶。今夜燈前，心事纔明白。盟山一座填情海。

〔東甌令〕星前祝，月底猜，月底星前今半載。花顛柳橫多魍魎，畢竟有前程在。臉邊情淚一時揩，竟穩取貼香腮。

〔大聖樂〕婚姻事天自安排，戰心兵今奏凱。非干色膽天來大，氤氲使，遣教來。好向奇花隊裏爭先採，只是分淺卑人怕未該。鴛鴦兩字，喜從來撩草，自今端楷。

〔解三酲〕從此後花瀟月灑，從此後瑟靜琴諧。從此後藥爐經卷償花債，從此後給酒縫裳試慧才。從此後風幃雪案親描黛，從此後香几燈

窗看繡鞋。重思揣，恍一似當年驚喜，夢裏人來。

〔尾文〕貧無長物把風流買，但筆底奇葩將豔史裁，且將就休嫌嫁秀才。

予初非好色，直是多情，每爲憐花，時生癡夢。但柳絮隨風，從來未曾結果；而桃源問渡，於今忽地成仙。花譜初修，且喜名題繡榜；書仙下謫，多應天配詞人。水雲一旦化成膠，真稱遇合；山海千秋堅似鐵，無限高深。自知骨相煙霞，窮措大豈應有此；或云心腸錦繡，凡句字焉可無言？乃翻蘭畹新聲，永鑄妝臺業鏡。雖然過眼成花，千紅萬紫；畢竟至人無夢，一覺三生。纔醒來脂粉叢中，已插入龍華會裏矣。自跋

從來文輯，借花事作文章，每每吹影鏤塵，而要非本色。如予野此詞，曲寫柔情，刺入骨。及觀其序跋，大豈流連惑溺者哉！人謂予野爲墮花業，予將謂予野爲證花果。眉公跋

予讀古人詞，雖名家如陳大聲、梁少白，亦不過明衍恬澹而已，未必字字刻畫、句句尖豔如予野者。每讀此篇，令人意中冉冉如風花之舞。存人評

園林初夏

〔南商調〕集賢賓

洗園林一番芒種雨，荷錢榆甲纔舒。故故穿簾新燕乳，恰山堂暴熱之餘。衣剛拆絮，算茶筭一年春課。鶯絮語，風刮地亂紅飛去。

〔前腔〕新篁恰將空地補，柳根芳藻藏魚。見輕鴨浮來隨意住，綠波波細草新蒲。水窗煙戶，在棟樹亂花飄處。天欲雨，聽隔岸伏鳩呼婦。

〔黃鶯兒〕槐綠點茆廬，擁寒酸一腐儒，葛衣補到難縫處。譯山中鳥語，讀神仙異書，北窗自有羲皇占。網鮮鱸，西軒醉客，新月上簾初。

〔貓兒墜〕堦前百合，香泛夜窗虛。鼻觀心禪坐欲枯，偶然興到了詩逋。得句，覺風致嫣然，塵氣全無。

〔黃鶯兒〕村塢插秧初，聽蛙聲萬井蕪，晚晴脫帽科頭處。棗花兒漸疎，茭簪兒漸粗，嘗新蠶豆猶微苦。杖閑扶，看頑童好事，帶雨刻桃符。

〔貓兒墜〕落秧花發，茉莉買來初。種入房櫳深處所，摘花親手供妍姝。不俗，況更是解取新涼，何媿兒夫。

〔尾文〕園林儘自多幽趣，結夏端居好著書，人道先生越越迂。

眼前景物拈來便妙，而韻致適逸，覺字字有仙氣。陳儀泰

神氣高閑，韻骨明秀，真可謂蕭然物外也。性夙評

舟居旅懷有跋

〔南仙呂入雙調〕惜奴嬌

飄泊寒塘，歎人生何苦，別離如是。鴛鴦字輕拆，好如兒戲。曾記，寶鴨同宵，寶瑟同朝，寶竿同醉。今日，獨自在蓼花汀，空想霧鬟雲佩。

〔前腔〕如癡，鎮日凭欄不曾離，一片雨山煙水。閑心計，數遍鴉凶鵲喜。傷悲，燈盞兒昏，香字兒溫，風窗兒碎。判死，就做道鐵心腸，怕也難堪此矣。

〔鬬寶蟾〕當歸，蝸角蠅頭，把心花意蕊，等閑拴住。想樓前楊柳，濕煙鋪地。應是，香燼冷翠幃，腮珠濕繡衣。可憐伊，你敢是薄命佳人，我豈認薄情夫婿。

〔前腔〕無謂，捨玉拋香，把取涼休却，畫眉荒廢。問風流底事，一身客寄。迢遞，江岸遠望迷，清宵夢當歸。猛驚回，只有剩枕單衾，人隔際天煙水。

〔錦衣香〕別離愁，難迴避，別時言，心牢記。況有針綫親拈，巧裁新製。口脂猶是污征衣，怎教伴我草店寒鷄，啓窗兒一望大江西。平蕪如地，眼看人歸去。隻身偏滯，秋山似劍，割人腸碎。

〔漿水令〕上燈花渾如猜謎，洒消愁終難療醫。便宜討盡一雙眉，秋風透衣，宿雨沿堤。無滋味，增瞌睡，清清悶把牙兒抵。渾如在，渾如在煙中夢裏。爭飛出，爭飛出這愁圍。

〔尾文〕香羅一幅封回去，上寫斷腸詩句，四邊多是淚痕湮處。

予有釣舡曰“隨庵”。辛酉文戰，泝大江，抵金陵，遂舟居不復假館。每到山水勝處，便刺篙休焉。山有面背隱現，水有曲折平遠，兩涯煙柳，有高低疎密，乃船之去就斜橫，可以隨緣選勝，詭遇微奇。時天又陰晴不定，山雨欲來，風月如掃，朝霞夕照，水面通紅，新雁寒鴉，點散影沒，更隨時觸目之奇觀也。獨伊人之思，有不能爲情之甚耳。因爲長歌以紀之，他日重遊，此情味當猶在江山煙雨間也。自跋

辛酉之役，予與子野盤桓於“隨庵”者十餘日。山水風月，相與領略，俱人生未有之樂。時兒子野多作詩詞，絕不了試事。予戲曰：“此行何爲乎來哉？”

子野笑曰：“子見昔年閨牘乎？如某某者，亦巍然進賢，則吾與爾正恐富貴來逼人耳。煙景召人，心氣皆旺。且撇却眼前花，料理千秋業，可乎？”已而與子皆鍛羽而歸。一番辛勞，竟成灰飛，而子野情言，至今猶然在牘，燈下較讎細閱，真堪字字不朽，乃知吾輩終不當以彼易此也。韓巨卿

言情婉轉綢繆，填詞蒼勁道逸。情種詞仙，一人占斷矣。朱君深

桃花有跋

〔南正宮〕白練序

春如綺，正封拜花神近賜緋，渾得意，好似少年高第。花中豔獨癡，見一片紅濤灩短蹊。烘遊騎，粘杯印屐，照天鋪地。

〔昇平樂〕佳麗，繁華夢裏，見陶家姊妹，秀骨丰肌。無情有思，鬪新妝豔奪春衣。憐伊，五更心事怨封姨。曾記得武陵微醉，芳心未死，任杯傳渡口，一線春輝。

〔素帶兒〕晴宜雨亦宜，紛紛柳堤，關心處怎消得蝶墜蜂媒。蕭郎舊姓崔，但詩句分明在左扉。多應是相思有種，仙藥難醫。

〔醉太平〕飛飛，殘香病粉，向春池鏡面，歌姬扇底。玄都無恙，早換却眼前興廢。誰知，有人高卧百花溪，但午夢客來驚吠。笑他人世，公門趁熱，到頭無謂。

〔尾文〕千年怎待瑤池會，歡聊且眼前隨喜，休負了綠水春添鰕正肥。

花事繁華，莫過於桃。予向有《問桃》、《感桃》兩詞，多人麗情，未嘗有《詠桃》之作。甲子秋盡，坐病竹妙齋。適新霜書暖，窗日微明，妙穎剛銛，占研初滌。午夢之餘，文魔作祟，拈題不得，句若催人。乃乞靈武陵花祖，錄用毛君，覺閑情冉冉，都從十指中出去。第苦詠物之作，太粘則學究之酸涎可憎；太空則又八寸頭巾，人人可戴。雖此雕蟲技倆，然亦字經爐錘，句屬工鍊者也。付之歌兒，喜其音節頗諧，更質之諸名家，或云使事脫化，俯仰情深。予不敢信以爲然，姑記之篇末，以俟知者。自跋

簇錦團花，細香柔豔。張子念

予禁足黃山十餘月，歸來孤山，正梅花如雪。比至雲間，則桃錦爛然矣。子野贈予詩，有“掃開一尺桃花雨，午夢纔醒恰見君。指上欲拈千個月，腳頭猶帶萬山雲”之句。掛錫秋水，廢十餘日，因得讀《桃花曲》。子野山居，桃花

之盛，山中無兩；而此詞之婉麗纏綿，亦從來絕唱，可謂合之雙美。予常怪桃源中人，鷄黍酒肉，了無文波。使子野作桃源漁長，當不知如何衍成一片大文字矣。巽玄師

風情遐美，譬之登山臨澤，峰峽迴繚，使人驚歎，如乍入武陵。韓子翰評

楊花有跋

〔南南呂〕梁州序

花明如綺，蕪平如地，點點輕篩空退。繾綣撚絮，騰騰碎撲簾衣。只有蜘蛛網內，池沿灣頭，野性方才死。相將鶴髮也共垂絲，歎白盡頭顱是春去時。留不住，推不去，有人枯坐空窗裏。扶酒病，算心期。

〔前腔〕天涯日暮，江頭春尾，漢苑隋堤休矣。模糊如夢，一痕驚破遊絲。偏向酒旗風底，畫舫欄邊，唐突無規矩。一從飄泊也不來歸，但林外聲聲哭子規。留不住，推不去，有人獨立斜陽裏。懷古淚，送春杯。

〔前腔〕乍飛來百子幃前，又悠揚秋千繩底。正池塘微漲，野花鋪蓓。只見嫌紅細打，妒白輕敲，賺殺桃和李。陌頭新綠也與眉齊，歎滾滾風流趁馬蹄。留不住，推不去，有人妝罷高樓裏。懷遠夢，哭花詩。

〔前腔〕但啣將鶯嘴還粗，鶯穿來蝦鬚偏細。更杯心鏡面，似停非住。況也如愁更亂，比淚還多，團做傷春句。偏生輕薄也遍天涯，況草綠花香滿路岐。留不住，推不去，有人掩淚篷窗裏。梳客鬢，曬征衣。

〔節節高〕萍生雪練堤，浪魚吹，畫船簫鼓江南樹。疎還密，東又西，迎如避。全無骨力隨紅雨，燕兒多少含糊語。可有長亭痛分離，一杯酒盡銷魂處。

〔前腔〕紛紛古釣磯，小橋西，半斜朱戶春深閉。風將息，日漸低，人扶睡。打人有意人無思，自來自向牆東去。可有荒墳靄暮煙，紙錢鵲淚傷心處。

〔尾文〕一年一度春飛絮，惹多少有情人淚，將無數春心多付與。

春暮楊花落時，最能蕩人，一往深情，舉目無限。此詞或謂寫意摹神，已到八九，然正恐有寫不到處，慚愧香綿耳。憶戊午春盡日，天和雨晴，風緩絮定，與同社兩三人，登東城爲送春之飲。滿眼模糊，非雪非霧，一時坐客，各有心事，各不可向人道。此情味似未可以句字盡也。自跋

此詞可當《別賦》，《月下感懷詞》可當《恨賦》，直與江郎夢筆，爭豔千古矣。陸性夙

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為漸近自然。袁中郎《虎丘記》云：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坐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予謂子野《楊花》等詞，每於聲音句字外，別有神韻，正須付若輩歌之，區區排場伎倆，未足傳其妙致也。眉公評

詠物之作，若只如畫家粉本，圖寫形似，便未免文人酸氣，須得境中之情，言外之致，方為摹神入化。閱子野詠物諸篇，從無一板實語，即至用故使事，亦如輕雲籠遠山，非有非無，似遠似近。運筆之化，立意之高，出語之韻，真少見其儔也。韓巨卿

贈石城董夜來有序跋

余落魄風塵，銷沉壯志。秋波浩蕩，感岸上之愁蘋；宿雨連綿，夢江南之芳芷。蓋悲哉之氣多感，而黯然之魂易驚。柔情縹緲，能無伊人之思；奇福難銷，孰是東家之子？偶尋花圃，忽覩仙妃，問姓則變成是其前生，詢名則夜來乃其再世。年同碧玉，婷婷之致可知；骨抵輕雲，裊裊之容何限。有心人誰能堪此，多情種未免流連。乃寄豔於詞葩，聊紀情於夢蝶。

〔南仙呂〕月兒雲

花星偏照，前宵夢兒好。偶到花叢裏，瞥見如花貌。生怕人瞧，背燈兒覷着了。他不道兒夫至，俺不道冤家到。俺忍不住偷將冷眼挑，他羞臉微紅一線潮。

〔桂枝香〕逡巡戲調，剛才微笑。誰知事到其間，也暗地俏聲低叫。却教人怎生，却教人怎生，真個是柳慵花笑，抵不得酒容歌貌。俊多嬌，身輕女史應呼趙，有福檀郎豈姓蕭。

〔不是路〕幻出藍橋，共叶秦樓一曲簫。奇逢到，合歡頭上夜枝交。福難招，解開螺髻烏雲裊，半彈酥胸白玉銷。誰承料，鴛鴦牒掛姻緣號。怎生推調，怎生推調。

〔排歌〕繡戶風情，金猊篆消，西窗隙月偷瞧。一雙蝴蝶綴花梢，一對鴛鴦浴暮潮。惺惺語，半是嘲，惱娘常是撒心焦。低低問，半是招，泥

娘常是撒春嬌。

〔皂羅袍〕如此掛人懷抱，把情根一瓣，種活心苗。梨魂已被杜鵑銷，楊花一任春風鬧。屏間燈燼，餘花自飄。枕邊茉莉，餘香亂拋，於中事郎知道。

〔大聖樂〕映窗紗旭日初高，惜嬌眠嫌起早。碧欄杆外鸚哥叫，枕痕沁印紅桃。且喜玉臺今夜留溫嶠，只是金屋何年貯阿嬌。情癡怎了，趁娘行睡着，揭帳偷瞧。

〔解三酲〕忘不得香沾片腦，忘不得汗漬蛟綃。忘不得破瓜年紀身材小，忘不得蛾客蛾眉韻味高。忘不得蓮花吐瓣尖尖舌，忘不得束素重封窄窄腰。千般好，忘不得千金一刻，刻刻良宵。

〔皂角兒〕歎酸丁天付情苗，向青樓姓名流落。誰承望忒憐花，却隨處每逢花報。似伊家比花嬌，同柳寵，近今無、從古少也容囉皂。一言低告，伊家聽着，但從今花朝月夕，可是魂勞。

〔尾文〕揚州花夢癡難覺，夢逐西風到處飄，却被奇花又纏住了。

戊午文戰，予以首秋八日赴金陵，旅邸枯坐，蕭條若僧。適衝雨晚出，自鈔課街，循文德橋而西，卒飲於朱伯瑞寓。飲散，從子楚、安仲、禺中輩偕行。微雨如毛，酒力彌勁，忘其所之之遐邇也。乃邂逅董姬於燈影之下，視其年可十三，雙鬢初掠，眉目適穎，細骨柔肌，如可搏掬，花心酒境，於此雙妙，遂定交焉。問其小名，曰“月哥”，乃以“夜來”字之，而贈之以詞。蓋原其名，且志其時其事也。自記

妙詞雋豔無比，直魄剩粉殘紅，不堪承當耳。已付蔣三哥玉簫度之，一夕日便新聲盈耳矣。今夜惡雨，不敢復望高車。中秋月色定佳，正足下文戰凱旋時也。幸過擎杯聽新曲，兒且手撥琵琶以待。夜來柬中語

萬斛奇香，彌天花豔。古人麗情駢語，簡翰如山，求其如此才情，恐溫、柳輩尚須羅拜床下耳。張子楚

予既羅髮，例不得讀綺語。偶過三影齋，子野出小詞示我，不覺神味灑灑。善哉參寥之言，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珧柱，能無一啖頤？蓋正不須作空花觀，其尖豔處皆其血性處，大可助人機鋒。予請以子野爲師，甘喫痛棒也。蓮儒師

予長子野十五年，猶記其兩髻垂垂，不謂筆鋒直咄咄逼人如此。歲戊午，薄遊金陵，與子野流連文酒者月餘，因得識夜來於燈月之下。枯禪老眼，訝爲

異人。初謂夜來當以綺句爲贈，已而見子野詞，歎曰：“無庸吾輩局外人作隔靴搔癢語。”王禹中

閨詞有跋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翠被香濃春寒夜，小閣燈花謝。窗紗月影斜，照着離人，曲曲欄杆下。驀地自嗟呀，早日長人去今宵也。

〔山坡羊〕急颼颼，隔簾風大，冷清清，隔窗花亞。瘦岩岩曾經病來，悶懨懨扭得身兒起。半思他，三分又恨他。春光如許，如許春無價。怎地離家，拋人得下。思他，是真耶是假耶。恨他，是癡耶是夢耶。

〔解三酲〕思則思文人骨格皆風雅，思則思翰苑文章的大家。思則思風流略不喬聲價，思則思些事何曾肯使乖。思則思宵眠爲我煨金鴨，思則思睡起教他拾繡鞋。難拋下，思則思藏鬪草，曾賭金釵。

〔前腔〕恨則恨良宵負了千金價，恨則恨春病緣誰逐日加。恨則恨書來舊套寒暄話，恨則恨要我通宵夢着他。恨則恨虛名也掛傍人口，恨則恨是我當初一念差。丟開罷，恨則恨傳來謊信，說便歸家。

〔皂角兒〕寄一股傳情玉釵，兼一幅搵啼羅帕。情知他未必思量，且胡亂試他心麼。若果是十分歪渾是歹，他既然我索性一勾都罷。伊家負我，非奴負他，偏是你甜言美語，花上生花。

〔尾文〕可憐虛度歡娛夜，那一夜燈前不歎嗟，將一幅新詞和淚寫。

字字新思，言言柔韻。古今情詞，不啻充棟，然非枯淡無味，則塵俗可憎。如此新韻，可以前無古人，抑亦難爲繼起者矣。陸五如

五如，予心友也。猶記此詞脫稿，適以原草裹藥。五如偶來，見之驚喜，散藥滿案，袖攜而去，遂爲好事者所傳，乃南及鴛湖，而北及金閶焉。今小詞行且付梓，而五如墓木拱矣。蕪詞之墨如新，心友之骨已朽。燈下偶閱評辭，不覺五內欲裂也。自記

夜雨

〔北雙調〕新水令

没人庭院種芭蕉，慘模糊隔窗煙草。引淒涼來枕畔，欺薄命上花

梢^①。急打輕敲，亂灑斜飄，總送個愁來到。

〔駐馬聽〕燭影紅搖，翦翦風威寒正悄。茶煙青繞，騰騰篆字濕初飄。低楊直接水西橋，鳴蛙總在池邊草。一兜兒軒屋小，悶闌窗可竟是無昏曉。

〔沉醉東風〕盼遠信雲昏雁杳，愴心期水漲天遙。一陣價孤燈罷盞昏，一陣價萬葉臨窗鬧，打梨花門掩牆高。柔櫓咿呀驚外搖，煙霧裏垂楊畫閣。“驚”字待校。

〔折桂令〕一聲聲空外瀟瀟，鷄也膠膠，漏也寥寥。竹也蕭蕭，樹也搖搖。怎消得簾衣裊裊，窗紙條條。扯淡的把香也燒燒，棋也敲敲，書也梟梟，燈也挑挑。

〔離亭宴帶歇拍煞〕簷頭鐵馬偏生鬧，慇懃殘夢才驚覺。這淒涼怎熬。地兒卑後近山，宅兒小斜通竹，窗兒矮前臨沼。但從教有淚垂，總只是無人到。白茫茫長暮潮，討得個風回門自關，霧濕絃初劣，火歇衣剛燥。準備着惜花起早，聽得人耳待聾，要得人眉皺了。

石萍《雨景詞》云“芭蕉又發没人處”，子野則曰“没人庭院種芭蕉”，可謂青出於藍。夫芭蕉送雨顛風，最能挑人離索，故昔人有詞云“窗外芭蕉窗裏人，淚向心中滴”，比“隔個窗兒滴到明”更覺酸楚。又蔣捷云：“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又無名氏云：“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又呂聖求云：“誤了芳音，小窗斜日到芭蕉。”是不待夜雨蕭颯，乃添淒況矣。

此篇酷似貫酸齋。顧彥容

雨景易摹，雨情難寫，而情中之景，景中之情，尤是難寫。此詞可謂曲盡其美，直謂爲《雨賦》可也，豈直雕蟲伎倆哉！竹里評

昔有人令人作《江賦》，以千字爲限，而止得七百。其人悲然曰：“何不以江之左右悉言之？”此文家三昧也。此詞頗窺是旨，自不須字字訓詁，而自然語語生動。子野曾於秋梧雨館，令小童以單箏度之，文既淒然，聲復哀怨，遂覺窗外瀟瀟，點點是淚。眉公跋

漁父^{有跋}

〔南仙呂〕桂枝香

風頭雨急，船頭人立。穿肩自織蓑衣，戴頂新編箬笠。把綸絲下

① 今校：“欺薄命上花梢”，原“命上”誤倒，據明末刊本乙正。

鈎，綸絲下鈎，雪浪滿江推白，遠岫帶雲堆黑。把船撐，煙裏雙枝槳，蘆根一點燈。此首除末韻外餘皆失粘，待校。

〔不是路〕四面山青，一隻船兒柳內橫。趁潮平，呼兒抱女自扳罾。活魚烹，若非骨肉團頭會，也是鄰船熟面朋。傾磁甕，明朝捉得魚時分，再來酩酊，再來酩酊。

〔長拍〕渡口潮生，渡口潮生，風涼月靜，橫笛聲沒腔成韻。五更夢覺，船艙中把脚伸伸，没事到伊心。不消計較生涯穩，惡浪灘頭高閣枕。任東西一片布帆輕，更誰知，生兒長大了也有天婚。

〔短拍〕富貴貧窮，富貴貧窮，從來沒定，再不聞餓殺漁人。忘記姓和名，魚蝦裏蠢然性命。只靠着魚糧豐稔，幾曾愁米炭柴薪。

〔尾文〕綸竿頭上容漁穩，少風波處便安身，還笑那着甚羊裘嚴子陵。

“魚蝦裏蠢然性命”，此漁父頗是高遠。若果如子陵披羊裘，釣澤中，乃至足加帝腹，太史指爲客星而惡之，似大非釣魚本旨也。正恐魚蝦見而深入，終其身不獲一鱗耳。自跋

余嘗有題漁父詩，落句云：“猶是有機心，一點竿頭餌。”此言更有入處，請子野再進一步。

《太平樂府》載白無咎〔鸚鵡曲〕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煙雨。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綠蓑歸去。算從前錯怪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極形容釣叟之樂，然正恐機心猶在耳。子野云“魚蝦裏蠢然性命”，又云“還笑那着甚羊裘嚴子陵”，此漁隱大有眼孔，必曾問津桃源者。彦容跋

予草庵在申浦口，江水吐納，風煙萬狀。時見漁舟如鴨，翼比而泊，有一翁貌如五十許人，予童時即見之，二十餘年，容色不改。得魚即賣錢換酒，與鄰舟翁歡飲劇醉，未嘗見其空乏，亦未嘗見其有餘錢。人都忘其姓名，只以老翁呼之。去年八月，忽辭衆曰“因緣盡矣”，拱手揚帆而去，竟不知所之。乃知浮家泛宅中，多有得道者，當不過寓言於漁耳。子野此詞，曲盡漁人風味，但猶在綸竿頭上尋詩生活。若更轉一解，則可以終身垂綸不得魚矣。性自評

予少子野兩年，方爲兒嬉，即相得甚歡。未幾，同爲諸生。子野英秀秀發，有鞭笞四方之志，予亦落落自負，潦倒十餘年，奔走名場，初無是處，而忽各鬚鬢有鬚矣。予且退休於長泖之上，萬水之中，茆屋如粟，僻遠荒涼，魚鳥爲政，予故自號“芥舟”，日漣漁。子野因寄予漁父詞，且繫以詩，有“釣竿終日稅漁糧”之句。丁巳秋，子野造予廬，四壁蕭然，三徑蕪沒，顧視圃中有蔬，

床頭無酒，謀之於婦，得一釵賣之。乃相與留連信宿，秉燭論心，話到不平，拔劍砍地。子野笑曰：“此豈所謂‘逋漁’者耶？”且笑且歎，攢眉者久之。嗟乎！吾輩心熱命寒，乃不得馳驅皇路，至托之江干雨笠，楓岸煙蓑，一何無聊至此哉！每披此詞，未嘗不神遊釣叟之樂，然為此感歎者正不少矣。戊午秋初，秣陵舟中記。五如

五如深遠英特，用世士也，不幸蘭摧，可勝玉泣。右語自寫掀髯扼腕之致，真堪傳神。乃附之詞末，令百世之下，人人識吾五如，庶幾不死云爾。
自記

問桃和闇生作有序

三郎夙負情癡，時生花夢。東城有曲水小橋，露桃斜照，曩時攜手江皋，花枝人面，所掩映多矣。一日蕭郎路人，能無依舊春風之感乎？因為《問桃》一章，吾輩皆屬和焉。

〔南商調〕二郎神

春才好，正寒食東風柳外橋，一樹桃花和晚照。微微暈臉，分明是舊識丰標。却爲甚低頭微似惱，想不耐燕鶯囉咤。沒分曉，可記否當年，花底魂銷。

〔集賢賓〕朱門繡閣深窈窕，一枝潛鑲春嬌。怕鏡裏公然憔悴了，渾不似舊時遺照。殘紅細草，知幾許雨帆煙棹。心下惱，不明白悶死夭桃。

〔黃鶯兒〕幽恨倩誰消，帶花枝，怨樹梢，緣何問你翻含笑。春江晚潮，春煙柳條，怕從今總是相思料。但花朝，酒盃詩句，於此一吹簫。

〔貓兒墜〕阮郎標韻，翻做沈郎腰。重到玄都無分了，殘花紅與淚珠飄。心焦，怎下得教人，今日明朝。

〔尾文〕花神似也回言道，道兩地相思人總老，直到天老依然緣未了。

妙在句句是問。“天老依然緣未了”，竟成詞識矣。戴儒容

俊逸絕塵，眉宇高潔，而婉麗當行，更屬詞林能品。張漢水

文生於情，非情人決不能爲文人。多情如子野，自應咳唾九天，隨風珠玉也。友夔評

錢塘懷古有序跋

錢塘名勝，甲冠江南。吾輩情深，不居人後。過六橋而見桃李之空花，步孤山而趁鶴梅之幻影。緬念古人，遂成疇昔。風景不殊，終日畫舫簫鼓；淒涼何限，千年荒塚狐狸。兩岸青山，可是文人筆塚；一朝紅雨，依然粉面啼妝。干戈已歇，空餘草木之兵；陵墓無痕，只剩牛羊之笛。誰分誰是而誰非，孰辦孰興而孰廢。似分劫火於秦坑，燒空熱燄；爰賦文波於江管，寫盡閑心。敢云字字可憐，竊謂聲聲是恨云爾。

〔南仙呂入雙調〕曉行序

傳說錢塘，是鶯花山水，鬧天熱地。誰知是，千古有情人淚。愁睇，古路殘碑，廢井新田，斷橋荒寺。如此，知換却幾多人，可是影中裝戲。

〔前腔〕萋迷，白傅堤邊，草含顰不辨覓湖碑記。人煙聚，六井不淘荒廢。誰知，功在蒼生，也有而今，空勞心計。閑氣，還有個恨無邊，塔下千年慶忌。

〔黑麻亭〕堪疑，野老林逋，但妻梅子鶴，淡緣高寄。問玉簪端倪，此人何罪。淹淚，百歲有盡期，詩人也廢基。暗悲悽，只有蘚合花深，彷彿斷橋名句。

〔前腔〕重題，坡老當年，儘風流太守，問花參偈。自黃州去後，六橋煙蔽。癡睡，琴操久不歸，朝雲甚處飛。惱人意，眼見蘇小墳頭，松柏盡枯無樹。

〔錦衣香〕問衣錦山誰榮貴，問翠微亭誰恬退。只可惜報國精忠，奉牌十二，十年心力一朝灰。千秋切齒，磔檣分屍。笑優游人在半閑堂，身謀家計。人國同兒戲，葬身無地，如今化作業風妖氣。

〔漿水令〕種冬青痕消迹廢，問遺民誰知是非。從來亡國總灰飛，傷心至斯，天道何知。桑麻地，煙花市，焉知不是藏龍處。真堪哭，真堪哭，蒼煙荒雨。公然見，公然見，竄狐狸。

〔尾文〕江流九曲疑成字，寫不盡古今興廢，可憐月送暮潮歸去。

癸亥三月，予坐雨湖上，亦成《弔古》一闕，然只寫趙家南渡而已。予野攬古綜今，舉一切幽踪秘跡，豔種愁端，盡譜之竹肉。嘗從耳熱後，按拍歌之，恍入六橋花月、兩山煙雨中。即以此七調當一部遊覽志可也。彥容評

西湖事蹟極多，此詞收括無遺，縫合無迹，殆化工手也。至筆意之老，墨氣之新，更須獨步詞家矣。徐彤父

武林城平直如几，兩高峰突兀如奩，而西湖一點圓明，正如青銅出匣，爲古今業鏡，凡興亡炎冷，總無遁形。譬之寶鏡臨妝，今朝之眉暈纔新，明旦之鬢鬟重換，妍媸好醜，自去自來，清光不改，止添蘚綠，然而照鏡美人，已不知換却幾多矣。此詞極言影花泡幻，頗似該核，而調笑悲啼，兩極其致。是使古今無遁形者，西湖也；使西湖無遁情者，此詞也。攢愁數恨，傳古人不死之心；畫地指天，聳今人欲豎之髮。蓋擷翻二十一史，散寄於天人之籟，使千秋血淚，化形爲聲，庶幾磅礴六虛，而風呼雨號，皆是物耳。嘗試於蘇公堤上，處士墳頭，山雨欲來，桃雲半死，以一紅牙、一頭管，曼聲唱之。當年綺豔，今日淒涼，總隨竹肉餘聲，零亂於煙花草蝶之際，而青山不語而含顰，黃鳥欲言而無字，爾時柳眼花鬚，無不慘慘欲淚，而何況吾輩也！猶記戊午初夏，薄遊江陰，偕沈德生、張曙台、夏子奇、周爾章，登君山絕頂，江流浩蕩，山色參差，懷古情深，憤悱欲發。適有漁歌一聲，隱起於蒼波浩渺之外，不覺大叫欲絕，相對泫然。蓋惟聲感人，正不須辭與境合；況此聲聲沉痛，將眼前興廢，挑人肺腸耶？宜乎其感愴之深矣。丙寅分龍日，峰泖浪仙重記於竹間水上。自跋

世間升沉萬狀，觸目可憐。屈指君山弔古，曾未十年，而德生已化爲異物，曙台諸君，亦迴絕天水，空有書來人遠，夢破人離耳。即此已足千古之恨，不須更向夕陽衰草，問斷碣殘碑也。《花影集》行，曙台諸君會應見之，當知酒徒無恙，老更情癡，蕪詞半幅，便可作寒暄書矣。獨恨松杉煙雨中，有一不可復作之德生，從此千秋萬歲，永爲羊牛樵牧之墟，但供有心人感懷奇恨之具，寧不痛哉，寧不痛哉！所當重譜一詞，爲前詞補遺可也。又自跋

余往遊湖，當山空霜滿之候，蛩淒猿怨之辰，水淺鷗明，松繁鐘碎，乃放小艇，歷孤山，出西泠，於寺，於橋，於曲樓遙樹，於斷岸，於殘村，無不極動息留連之致。爐沸高人之語，香參古樹之魂。攜子野右詞，放歌哀吟，飛鳥爲之徘徊，游魚聽而決驟。吳王臺上鷓鴣啼，越王宮中烏鵲飛，祇令人念鴟夷子。五湖誰載月明歸？歸與歸與，復令我遐想扁舟時也。沈與可評

聞子野先生，雅以張子野自命。予生也晚，不獲登堂奉教，唱“雲破月來”之句。時聽吾友巨卿、存人、敬安，誦說勝情，擒揚藻豔，彌深嚮往。適同遊西湖，巨卿攜此詞相示。撫事入化，懷古多情，令人欲歌欲泣，恍從江山煙靄中。晤對先生，當不復匿不見古人之恨矣。董子愛評

送春有跋

〔北南呂〕一枝花

香披錦帶亭，雪散酴醾架。燕巢忙壘絮，蜂蜜靜蒸花。柳拜新桮，怨春歸枝上黃鸝罵，感花謝窗中紅淚灑。喜疎鐘未動猶春怕，嫩暑輕添欲夏。

〔梁州〕又一度繁紅鬧綠，又一番乳燕鳴蛙，歎東君恁地無情煞。勾銷了白茫茫梨魂夜雪，收拾了俏夭夭桃面朝霞。趨上了綠陰陰鴉藏柳帶，作成了皺微微魚喫萍花。收藏了香噴噴簪甕新茶，准備了軟騰騰艾虎輕紗。羞慚了錦燦燦搜句奚囊，退後了曲彎彎踏青布襪，冷落了跂瑯瑯花底琵琶。把人，痛耍。似白頭吟守臨邛寡，歹東君應受罰。把酒殷勤問着他，下得拋咱。

〔罵玉郎〕怎使俺淒涼終日守閨闔，關兩扇破窗紗，支持愁病無方法。粘不上落地花，說不出傷春話，遮不住臨頭雪。

〔感皇恩〕呀，且引如花，坐着繡榻。湧一湧臉潮霞，撥一撥銀義甲，拍一拍象紅牙。掩一掩青團寶箆，唱一唱陽春白雪。我只待留春住，怎留他。只落得句句愁似燕子說，字字淚似杜鵑血。

〔採茶歌〕只見那流水外兩三家，遮新綠灑殘花，一陣陣柳綿兒春思滿天涯。俺獨立斜陽之下，猛銷魂小橋西去路兒斜。

〔煞尾〕但茫茫荒煙野水無窮也，況悠悠錦字琴心沒半些。這度傷春非當耍，真個是留春無計，送春又怕。只落得惜花飛怨風吹把酒兒和淚呷。

“送春”兩字，無限關心。已譜南宮，付之簫管；復綴是詞，并被絃索。淒涼悲壯，始各極其致。每歌此詞，大都在落紅飛絮中，一時情味已為香綿病粉，攪亂顛翻，而絲愁竹怨之聲，復嫋嫋耳根。倘未免有情，敢問誰能不痛哭也。自記

情字為骨，豔字為肌，韻字為神，如此北詞，恐未許元人夢見，且無論當代也。韓公選

中秋有序

中秋是第一可憐夕。對酒不飲，謂可憐人何？因綴小詞，徵

歌引滿，坐上名流，且攜孔子觚、劉伶斗、東坡金蕉葉，同歸醉鄉去來。

〔南商調〕臨江仙

明月清風真我友，人生此外何求。臨風觴月月當頭，正是有秋堪贈客，惟酒可忘憂。

〔金索掛梧桐〕早推開月面愁，放出秋容瘦。一點如錢，正在樓南首。簾衣半上鉤，颺輕柔，見隱現嬋娟似害羞。待高持冰鑑評詩酒，更別聘煙鬟嫁斗牛。高探手，廣寒堪折一枝秋。我這裏酒有花籌，曲有鶯喉，這消受真消受。

〔前腔〕南樓興未休，吾輩能詩酒。吸盡清光，月印粘於口。從來這晚頭，幾淹留，歎庾亮而今也廢丘。當初曾把秋消受，到今日他還有分否。須參透，這杯中綠蟻儘消愁。可憐這一度中秋，早剩得半夜中秋，漸漸又三更後。

〔前腔〕誰分一半秋，想天與人分有。這月底清歡，莫放傳杯手。還須叱怒虬，向廣寒遊，醉眼摩挲將桂子偷。把霓裳譜出鈞天奏，可不是絃管吹雲儘破愁。休慳酒，有羅衣堪當更何憂。須知有客路傷秋，還有個小院悲秋，又似得尊前否。

〔劉潑帽〕中秋風正涼時候，擎衣輕紗帽籠頭，流螢幾點翻羅袖。韻致道，把酒政閑窮究。

〔前腔〕中秋月正明時候，桂花陰倒插人頭，紛紛坐客陪迂叟。賭酒籌，分險韻，催詩就。

〔前腔〕中秋人正閑時候，浸葡萄白酒新篘，飛箋召客無生友。莫去休，你去時定拽着衫兒袖。

〔尾文〕腰圍幸免休文瘦，鏡面全無潘鬢愁，且學個劉伶常害酒。

淒怨纏綿，風華蘊藉，達生之言，更饒情致之語。美人耶？道人耶？錢四如

此詞前段頗纏綿，後段頗夷爽，如初入迴欄曲逕，使人意思幽深，已而忽得大路，更使人神氣開展也。眉公評

渾身騷雅，隨口風流，一經其手，字字秀，句句韻矣。包釋先

懷舊

〔南黃鐘〕畫眉序

孤燈伴愁寂，院落沉沉雨花滴。更流螢冷淡，候蟲啾唧，今宵裏數恨三年，方寸內量愁千尺。合眼前無限心頭事，過去了怎生留得。

〔前腔〕當年正今夕，兩個團頭起和立。記燈光影子，一雙東壁，相攜手只惜從前，誰料得尚餘今日。合前

〔前腔〕從今與伊隔，彩鳳青鸞沒消息。歎蕭郎真個，路旁行客，朱門老一段青春，人世過幾番寒食。合前

〔前腔〕燈前展書跡，小字蠅頭噴香墨。料從今之後，半行難得，花箋上日月時辰，應變做怨時愁刻。合前

〔滴溜子〕漫說道，從來兩心鐵石。更誰知，別後夢魂空憶。就哭得淚乾何益，今生要見他甚時日，浪信傳來怕多不的。

〔鮑老催〕追思那日，奇花一朵親手摘，春風被頭鴛鳳匹。是錦繡緣，繁華命，風流敵。巫雲柔軟嫌風急，柳線輕搖嫩無力，真個是相憐惜。

〔滴滴金〕花開並蒂花遭劈，線結同心線還拆，揚州夢有回來日。將海誓丟，山盟息。且把韓香返壁，從今一場春事畢。好歹來生，和你再相覓。

〔雙聲子〕黃昏立，黃昏立，細雨灑，尖風急。青燈側，青燈側，眠不穩，空勞憶。眼見得，眼見得，畫不出，畫不出。似亂花飛過，怎生邀勒。

〔尾文〕從今勾却風流筆，須把從來念頭息，只恐陡上心來消未得。

一聲一淚，一字一珠，蓋賦情之深，自能窮思之變，將從來相思套語，一切洗却，獨寫其意中之意，情外之情。如一幅新翻貝錦，自然文采煥然，不須更付染人也。顧閨生

月下感懷有序

眼底空花，憑您自開開謝謝；身中真果，培他要歲歲年年。休說功名富貴，無過白骨生涯；莫分好歹賢愚，總是黃梁公案。不識影中幻相，真性何存；但知個裏虛無，源頭便見。所以清虛禪教，全

非香味色聲；就是好事儒家，豈開富強禮樂！但解當前破幻，何須別處尋真。如行到山窮水盡，回思歸路纔殷；似填得海竭河乾，不用慈航自渡。此命篇之意云，亦喚世之法也。

〔南大石〕念奴嬌序

陰晴，萬古這冰輪不改，憑人覆雨翻雲。欲向吳剛求利斧，劈開懵懂乾坤。休譚，一點山河，三千世界，人間萬事總虛影。合多管是清光夜夜，照不分明。

〔前腔〕癡甚，天公哄您，並沒個好歹，賢愚忠佞同盡。萬里江邊沙上骨，這是隋唐秦晉。休逞，扯破衣冠，丟開禮樂，到頭畢竟認誰真。合前

〔前腔〕忒狠，將相功名，君王社稷，爭教一代一灰塵。早發掘壘壘，前朝荒墳。冰冷，笛暮牛羊，蛩秋煙雨，當年氣勢嚇誰人。合前

〔前腔〕重省，酷慕神仙，浪煎藥物，心長命短與誰爭。碑額上標題，隱士先生。傷情，狐戴頭顱，鴉翻皮肉，大丹畢竟甚時成。合前

〔古輪臺〕漫胡評，從來些個總無憑。功名富貴天之分，怎生徼倖。況到底空花眼前，豈伊畢竟。有事到垂成，被人作梗，有凌雲奇志，困青衫叫天不應。有高才短命身傾，有星霜白首垂涎，如斗一顆金印。成敗豈由人，今宵景，蒼煙荒野鬼無靈。

〔前腔〕須聽，還有專寵宮庭，也有獨守鴛幃，恨人薄倖。也有嫁得蕭郎，却有日路人相認。有恩愛夫妻，衾挨肩並。有夫婿恩榮，捧將來懸君誥命。有伶仃孤苦艱辛。高高下下，如今白骨，總成枯梗。天眼太昏昏，今宵景，一聲長笛曉風清。

〔尾文〕一輪月，萬古情，笑如此人間癡甚，但閑氣教伊莫要爭。

毗睨乾坤，挪揄今古，碧眼如炬，空花幻泡，觀破多矣。袁仲聞

說盡世態，自寫閑心。世人直如傀儡排場，子野但袖手旁觀，指非畫是云爾，何居之高而視之下哉？朗公師

但調笑而不慘怛，此鬚眉持世氣象也。若稍作兒女態，便酸氣噉人矣。鳴玉評

予向聞子野，未識子野。適至眉先生齋，讀花影集序，始識子野爲如此子野。已而得讀花影集，獲觀此詞，乃更識子野爲如此子野。他時祇園坐

上，吾當以上首讓之。扈芷師

舟中端午^{有跋}

〔南商調〕梧桐樹

歌長檀板溫，酒剩蒲香冷。艾虎輕紗，穩稱端陽景。詞人共酒人，隊裏安紅粉。水沸龍腥，暴熱蒸癡興。歡呼似有靈均應。

〔東甌令〕龍舟上正潮平，浪噴微花人亂影。低回粉面腮微暈，把畫舫欄杆凭。似一枝擎水藕花新，映日轉盈盈。

〔大聖樂〕垂楊岸人立如屏，弄潮兒萍覆頂。朱旛冉冉中流影，連水面盡船楫。可正是熏天酒熱天應醉，貼水歌酣水忽渾。高懷自耿，怎銷得石榴裙上，這點花星。

〔解三酲〕喜今日簫聲俊冷，喜今日箏手圓明。喜今日抽箋紀事詞新警，喜今日俊舌歌鶯。喜今日客歌紗帽翻茶鼎，喜今日妓彈金釵劃酒經。繁華命，喜今日煙花隊裏，採得頭名。

〔尾文〕風微暑嫩衣衫醒，且趁此花緣治酒兵。休似那獨醒沉湘空寂寥江上冷。

名姬周綺生，才色兩絕，“酒剩蒲香冷”，其鴛湖口占句也。辛亥午日，偶譜入小詞，庶令個中人殘唾遺珠，猶博人間幾正絹耳。綺生予未曾識面，間聞之閩生，大約風流高韻人也，應是值得死。乃《西樓記》成，而于鵲身黜名辱，殊色誠可憐，美才亦可惜。爲一婦人，身爲逐客，嗚呼悲夫！雖然，吾輩惟此一點情血，庶爲人間解穢。彼朝規而暮矩，左繩而右墨者，不知情字作何點畫。子夏曰：“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吾謂此輩當亦云。今于鵲身隱，而《西樓記》傳矣。才名不朽，差可無憾。乃知天之養才人，養情脈，未始不寬其途耳。自跋

“抽箋紀事詞新警”，可稱實錄。當即以此言爲定評。釋先

子野以俠士作柔情，風流文采，有雋遠之致。丙辰午日，邂逅清谿舟次，流連者累日，因得披看諸詞，不禁脈脈魂動。更命歌兒翻度右曲，予亦曼聲和之，覺柳風煙水，俱爲翻舞。而一時詞人酒人及兒輩脂粉之徒，皆爲詞中關目人矣。沈嫩兒

旅懷有跋

〔北仙呂入雙調〕二犯江兒水

相思滋味，嘗不了相思滋味，破題兒才做起。想前宵我你，今夜東西，忍教他在夢兒裏。俺燈下寫烏絲，他機中製錦詞。他冷落空閨，俺潦倒江隈，攪春魂眼睁睁多不要睡。無靠無依，這淒涼無靠無依。無頭無尾，這思量無頭無尾。只落得滿青衫冷熒熒多是淚兒。

〔前腔〕荒村自守，挨不過荒村自守，妙人兒在心上有。就甫離心上，也在眉頭，易沾身難放手。俺潘郎滿鬢秋，他蕭娘滿鏡愁。他花判判休，俺花債判酬，儘今宵恁淒涼多自受。玉嫩香柔，只爲你玉嫩香柔。天長地久，害得俺天長地久。兀似有實丕丕一塊兒咽不下喉。

〔沽美酒〕半開窗，半掩窗，燒短燭，照空床，只擁着衾窩熱好香。忒寂寞，好淒涼，衣單薄，淚淒惶。空廊外風吹葉響，荒村裏雨寒鷄唱。我啊自不合住在東牆，你啊又不合立在西廂。呀，却做出今宵這般淒愴。

〔前腔〕風兒急，夜又長，燈花結，咬銀缸，想前暮私情一兩樁。真堪憶，怎能忘，若忘記，有蒼蒼。衫袖上口脂猶亮，枕頭上淚光溶漾。我啊儘判個此心爲娘，你啊也索要好心待郎。呀，甘爲你受這般魔障。

〔清江引〕隨風近遠村鐘響，窗紙看看亮。孤身又曉行，柳色河橋颺，儘耽着這相思幾時和你講。

予結習不除，豔句日積。癸亥春末，始付小童歌之，花月之下，偶有新聲，亦復隨時換譜。右詞皆偶然口占，或止一章半折，因其語意相入，彙而成篇，乃詞家百衲琴也。自記

情文雙妙，詞林雋品。甲子桃花下，子野曾命小童，以大小忽雷，叶而歌之。其聲頗逸宕纏綿，至今耳根猶嫋嫋有生氣也。予家有小童曰紅兒、雪兒，亦善三絃提琴，但恨所譜不過院本諸舊曲。今俟《花影集》成，當令樂部盡譜之，滿床絃索，從此塵土一新矣。子念跋

吾松絃索幾絕統，近來諸名家，始稍稍起廢，然不久便散逸。樂天詩有曰“歌舞教成心力倦”，蓋此事亦大費心力，只宜付散人迂叟，以閑中日月，搜討逸事，庶幾有成耳。子野避地空山，絕跡城市，日撰新聲，令宗工名手，商榷翻度，差爲絃索與減繼絕。時時率諸童過予頑仙廬，絲竹嘈嘈，隨風飄揚，村姑里叟，皆負子憑肩而聽，亦山林快事也。始予開徑東余，得奇石，戲名曰絃索坪，每月底花下，有狎客攜紅裙，坐此吹洞簫，彈琵琶。適子野墮土西余，得石

平直，小童六人，恰好盈坐。子野請於予，欲乞此名名之。予曰：“子但遺我一鐵笛，我便當以此名爲贈。”蓋予有童善吹笛，而子野諸童善絃索，各得其所應有也。眉公跋

兒避跡西余，與子野盤桓花月者四十餘日，幾有結茆松下之約。常聽慧童繁絃脆管，而就中尤酷愛此詞。子野每索飲十杯，命歌一解，不知爲却此詞醉幾回矣。薛翩翩

王元美謂北曲多詞情，南曲多聲情。子野以南詞韻語作北詞，且簫管絃索，合而翻度，宜其聲情詞情，灑灑傾聽也。丙寅季春夜，醉秋水庵，因題記。王季長

感梅_{有跋}

〔南仙呂〕桂枝香

一堆雪裏，一燈夢裏。幾枝清瘦依然，又是去年憔悴。看疎籬近西，疎籬近西，正是臨橋有水，破窗無紙。奈何伊，自沾逋叟窮酸氣，竟永入人間措大詩。

〔前腔〕繞門幾樹，暗香鋪地。參橫可有相思，昨夜幾多名句。歎年年殢伊，年年殢伊，愁在梅花心裏，花在愁人眼裏。守淒其，篋床斗帳貧生計，耐暖禁寒舊臉皮。

〔不是路〕世外仙姿，玉貌朱唇着雪衣。煙霞致，偏生肌骨瘦離披。更低回，驚穿針竇窗香細，直沁苔痕月影微。無言處，芳魂脈脈人憑几，淡然幽寄，淡然幽寄。

〔皂角兒〕瘦伶仃竹外斜時，白零星夜香深處。乍看來似個人兒，猛憶著故人今去。怎禁得老支離、清落莫、雪模糊，魂蕩漾總朦朧地。朱門又閉，西風又吹，猛可裏花飛似雨，人在樓西。

〔尾文〕空山玉笛橫吹雨，尋問不知其處，偶然拾得斷魂詩句。

昔人謂梅花如三閭首陽，不受世俗煎沸；又謂煙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笑耳。今有子野妙曲，當令孤嶼一枝，嫣然獨哂，羅浮萬樹，紛然發粲矣。彥容評

梅花清到徹骨，句字間尚有纖毫膩氣，便教魄死花神。此詞清疎高澹，已得梅花之髓，自不愁句字之不工也。壽卿評

遠神幽想，字字尖靈；詠物妙品，摹情神品。徐閻如

七夕^{有跋}

〔南商調〕二郎神

秋風起，人在西堂西復西，見淡月鵝黃纔半縷。高樓笑語，共喚取穿針來去。恰好葡萄酒熟時，觴牛女，幕天席地。今宵裏，自一夜長生，做萬古佳期。

〔集賢賓〕銀箏換譜翻小詞，更簫管隨之。盤進蓴鱸秋味美，看詞人坐影參差。微歡索醉，供奉妓月中更替。涼徹髓，但茉莉暗香鋪地。

〔黃鶯兒〕漸漸月西飛，料天孫鳳駕回，人間歡會還無已。靠庭梧放几，傍池荷鬪棋，一聲一刻鶯喉脆。可人的，新螢嫩火，舞袖點微微。

〔貓兒墜〕夜深瓜菓，一縷帶蛛絲。得巧偷分贈所私，抽箋紀事客題詩。風致，覺冉冉金風，泛泛羅衣。

〔尾文〕歡娛夜短判沉醉，此夜如今不負矣，須曉得天把新秋看顧你。

此詞譜係商調，於新秋律呂極洽，恨無善歌者，爲笛中塵久矣。癸亥長夏，始令小童尋聲歌之。七日之夕，偕韻人，進名酒，傍池荷，拜新月，循穿針染甲之故事，說長生夜半之風流。時有鶯喉一聲，如絲如珠，嫋嫋於井梧落葉之次，不自禁其神魂之欲飛舞也。自跋

新脆風逸，字字生香。董念原

閨恨^{有跋}

〔南商調〕十二紅

〔山坡羊〕一團花看看消瘦，十分嬌看看非舊。傍妝臺痛跌菱花，沒來由乾淨因他醜。〔五更轉〕想他們沒進止無前後，分明看得人將就。你戀着何等煙花，不怕神前盟咒。〔園林好〕痛前生多應欠修，可真個燒香斷頭，竟半路遭他毒手。〔江兒水〕下得教人，一件件落人之後。〔玉交枝〕荒茶廢酒，好風光何曾去遊。生疎一向琵琶手，這幾日忘記梳頭。〔五供養〕癡心堅守，却做出酸疼，萬般症候。看花心膽怯，擡面向人羞，問爲着誰來，花性多收。〔好姐姐〕曾記搬唇弄口，有無數前頭後頭。虧心硬手，你如此做人忠厚。〔玉山頽〕思量真個，仔細追求，幾番兒跌綻繡鞋勾。〔鮑老催〕九分是休，恩人反教成敵頭，不靚不靚把我丟。〔川撥棹〕下實將他

咒，有蒼天在頭上頭。瞞不得照淚燈篝，瞞不得照淚燈篝。拚告你陰司，奴先死休。〔嘉慶子〕奴把誰來記上心頭，你把誰來放下心頭，奴苦苦相思你一筆勾。〔僥僥令〕般般聽你哄，件件罪根由。甚日歸來拿着手，不痛打承招不罷休。

〔尾聲〕恩情自比天長久，就恨你終須寬宥，只要你歸來多放手。

大抵情不深則恨不毒，閨詞至於恨，而無遁情矣。每見院本舊曲，從無閨恨，竊謂其情波有限。乃別譜新聲，擷翻恨字，纔覺相思於此痛人。他時間思、閨怨等篇，正不及情語耳。自記

咬定恨字，無限波瀾；可稱能品，的是雋才。□□評

此直是海神廟一紙狀詞耳。誰爲刀筆，深文如是！閻生評

妾初度偶言有序跋

窮村僻遠，三徑成蒿，雨暮風朝還往，竟絕洞花幽草。時以翻經繡佛之暇，相與尋討煙霞，勾當香茗。此中幽趣，豈堪語忙人乎？乃因其初度，播之聲歌，而私命其篇爲北山迂叟房中之樂。

〔南中呂〕漁家傲

今日裏，把往事從頭作話題，不覺的日子三千，年頭又八，我你容顏俱蒼矣，各添年紀。俺守着輕卷丹爐，你只是荆釵布衣，但年年花謝花開，花開時進酒卮。

〔剔銀燈〕你姻緣事誰知在這裏，前生事便嫁窮酸也何愧。幾間屋正與翠巍巍前山對，幾個人只在豔騰騰羣花內。終年終日如此，桑海變，俺和伊兀是不知。

〔地錦攤花〕謝天公安頓，咱和你命福不低。樂田園案舉眉齊，醉月吟風，鬪茗圍棋。永相依，享用些太平日。

〔美娘兒〕折花折花來上壽，花香點繡衣。把酒把酒雙勸飲，紅潮臉上脂。檀郎豪俊會填詞，歌兒舌脆音律細。一簇一簇瓊簫沸，似月滿秦樓跨鳳時。

予山居在東西二余之間，其地土肥水滑，宜花便木。丙辰冬，作半閑精舍在山腹；明年，作就麓新居在山足。不五六年，樹可蔭人而竹皆抱孫矣。更以亭臺庵閣，點綴其間，雖不事華飾，然自是幽微妍穩。春花發豔，秋木隕黃，屋角參參，出沒於紅濤錦海之內。篇中“幾間屋正與翠巍巍前山對，幾個人只在

豔騰羣花內”，蓋實錄也。夫吾輩進不能膏雨天下，若退又不能桔槔灌園，是真天地間一腐草，亦烏用此四大爲？予自分無洪福，不敢負淡緣，凡移花接果之方，開畦疎水之法，莫不悉心悉力爲之。今幸有小成，花木暢茂，禽留不去，山隱轉奇，橘柳臺松，占秀嫵媚。春深秋早，日美風恬，得與村翁漁叟，觴花問竹於其間，或令椎髻孟光，攜東閣中人，釀花紅，調竹粉，媒花鬪草以爲樂。蓋用志不分，天遣食報。予既易之以勞，復享之以淡，庶幾不取罪於彼蒼，而予之筋骸骨血，亦差不爲人間真棄物耳。予嘗有詩曰：“蒼生久矣無霖雨，三徑何曾有旱荒。筋力未嘗無用處，要銷花福爲花忙。”蓋用以自勗，不敢甘自暴棄，孤負老天眷顧盛心也。自跋

扭聲色入煙霞，將風情用花月，趣淡彌真，境冷愈熱，予野可謂巧於享受矣。陳壽卿

星劍霞衣，仙風道骨，豈真脂粉中人耶。性夙評

清明有跋

〔南北仙呂入雙調〕新水令

軟風甜雨養花天，好韶光一番重換。過春分將穀雨，芳草地自生煙。紅紫爭妍，紅紫爭妍，多半是東君面。

〔步步嬌〕陌上低楊，細綠搓金線，攪碎桃花片。香風滾翠煙，掃過芳堤，薄熱蒸癡豔。眼見口難言，隔芳叢況被妖姬喚。

〔折桂令〕看遊人細馬香衫，幾個東來，幾個西還。滿團團雲山翠滴，溪水斜彎，謝東君分付與春光飽看。呀，雙肩挑一擔，食豐春盤。鋪個青氈，攤個蒲團，只見那花枝下呵酒猜拳。

〔江兒水〕調管鶯聲脆，貪花蝶舞妍。暖洋洋炙斷遊絲線，熱蒸蒸熏得遊人汗，碎紛紛細落花香片。無數舞裙歌扇，葉葉衣衫，個個是心閑身健。

〔雁兒落〕見幾個錦林梢酒旆懸，見幾個軟沙堤飛輕燕。見幾個荒墳上掛紙錢，見幾個拜墓道如花面。見幾個掉下了黃金釧，見幾個輕蹙着繡鞋尖。見幾個鬆解了羅裙帶，見幾個花插在鬢雲邊。妍，勾引得人春情醞，行一步堪憐。直恁是暗撩人有萬千，暗撩人有萬千。

〔僥僥令〕行到垂楊水廟前，玉手把香拈。惹得行人多回首，偏留下印香苔一瓣蓮，印香苔一瓣蓮。

〔收江南〕呀，更爲得一派笙歌別院啊，費多少杖頭錢。多則在桃花扇底杏花邊，木香亭畔海棠前。隔梨花短垣，磨東風繡旛，畫棟珠簾，空目斷碧雲天。

〔園林好〕擺蘭橈垂楊畫船，載名妓泥金繡衫。一片湖光如靛，遙浸着遠山煙，猛映着鬢花鈿。

〔沽美酒〕扇東風撲柳綿，斜日脚淡黃天。只見蝶浪蜂癡性子顛，來又去百花間，誰立在畫欄邊。支春困倦拋針綫，攜女伴鞦韆庭院。耍啊亂霏香牡丹架前，褪鞋跟雕花砌磚。呀，猛聽得笑聲初斷。

〔清江引〕清明好春將過半，去也難留戀。怎的不負他，只是教排宴，向花前暖溶溶一杯休落盞。

甌陽光景，春海無邊，不譜新聲，憑何獻頌？辛亥清明，擬綴小詞，初得句調犯商角，謂其悲傷宛轉，情文未協。乃改填南北雙調，峻激流利，兼而有之。可令歌姬徐嚀鶯喉，亦可令豪士下幾鐵板，或亦春遊一助也。白跋

滿紙鬧熱，無限風情。顧望子

與妓話舊感贈有序跋

蝶睡醒來，花心謝了。忽到趙家，重看合德。因逢號國，轉憶太真。話舊事相與攢愁，笑癡心又來做夢。乃振詞壇旗鼓，驚開花陣心兵。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未許芳心全灰死，想起前頭事。當初見你時，姊妹隨肩，記得排行次。自分會無期，却誰知夢裏重逢此。

〔江兒水〕燈下重偷覷，予心有所思。幾千番變到今朝地，措蕭郎又見蘇卿妹，兩嗟呀盡說相逢處，可有音書容寄。答道而今，就姊妹音書沒紙。

〔園林好〕記當日你猶然未笄，驗身材早長於去時。笑我也添年紀，你換了舊容儀，我換了舊情癡。

〔玉交枝〕我今老矣，漸腮邊鬢髮有鬚。當初花柳和雲雨，今日是筆硯琴書。心窩忘了定情詩，眼睛暈了鴛鴦字。笑當初癡耶忒癡，索性有今朝忘記。

〔人月圓〕忽忽想當初，妝前見你，姊妹梳頭爭學髻。到如今喬綰青絲，到如今喬綰青絲，畢竟有三分似得伊。記些些是與非，痛今生長別離。

〔僥僥令〕鴛鴦曾打結，識錦舊填詞。是你姐姐，月下花前般般事，倒付與我和伊作話題。

〔尾文〕從今爲你重提起，有便信須教遞與伊，只說檀郎忘了矣。

吾輩情之所鍾，每見遺粉殘膏，猶是銷魂欲死，況見其妹乎！當時唐玄、漢成，直於太真、飛燕，情種既深，遂覺豔根柔蔓，綿引不已。從太真而虢國，從飛燕而昭儀，即至愛移於遠條。然使於飛燕淺，必不至於合德深也。故予嘗謂漢之成，更情深於唐之玄，此言亦甚似解人語耳。自跋

寫情傳恨，語語幽深，蓋身經是境，自是摹神。倘不悲而泣，正恐其淚不下耳。徐令明

宛如小窗對語，可與《幽閨記·拜星月》並傳。巨卿評
拚則而今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王元白

村居午日有跋

〔南南呂〕懶畫眉

膽瓶斜插蜀葵花，衫子新裁艾虎紗，汲泉初泡洞山茶。盤進黃魚鮓，更酒釀菖蒲泛紫芽。

〔不是路〕水上人家，漠漠池塘十里蛙。門臨壩，疎籬曲曲帶榴花。柳藏鴉，太平時世桑麻話，不用兵符佩絳紗。渾瀟灑，菱苗裹粽青堪把，艾人初掛，艾人初掛。

〔皂角兒〕白洋洋麥秀風斜，淡茫茫黃梅雨下。綠尖尖秧水才添，絮啾啾燕雛初大。我和你趁良辰、拈故事、道屈平長、說漁父短把古今閑話，高懷自賞，風流可誇。一會裏解衣科帽，戲插榴花。

〔前腔〕聽彈箏手法纔花，更捱簫聲情如話。玉簫兒度曲尋腔，寶瑟兒移宮換馬。我和你慶良時、團勝會、戴簪符、懸壽索共拈佳話，重煨晚筍，新嘗早瓜。看漸漸酒潮人面，映着紅霞。

〔尾文〕日斜猶是無休罷，癡興今朝十倍加，共擊鼓催花遞茉莉花。

予生長市廛，雖丘園洞壑，時發夢想，而繁華豔麗，亦鋼見聞。所著端午詞雖多，大抵鋪張綺羅盛事而已。癸丑有單調《桂枝香》四闋，稍入本色，然不過酒中勝緣，無關林下風致。蓋緣耳目之陋，夫豈心胸之蕪哉！丙辰冬，始別

築西余之北；己未秋，更移家南柳之西。山棲水飲，夢寐才貼，於是野人疎散之致，往往溢于毫端。甲子午日，復填是闕，遂宛然村居之樂。東坡云“子見故我，未見今我”，此詞亦謂爲今我可乎，要亦是故我本來如是耳。自跋

宛肖田家景色，依然名士風流。巨卿評

絃索詞

〔北南呂〕罵玉郎

手抱琵琶彈怨詞，把俺哀腸事慙與誰。天生我你配雄雌，有何疑，俺與你明白夫妻，怕旁人怎的，怕旁人怎的。怎不日夜相隨，倒拋人路岐，倒拋人路岐。我你豈鶯鶯君瑞，可只是哥哥妹妹。雖不曾合登牽絲，雖不曾合登牽絲，却也曾焚香設誓，天地皆知。俺聞之，那王魁負了心期，終有日捉將去海神相對。

〔前腔〕再把淒涼慙與伊，好和歹是你妻。怎瞞心昧己把奴欺，任施爲，觀得人似脚底黃泥，忍教人受虧，忍教人受虧。眼見得玉碎花飛，病岩岩怎醫，病岩岩怎醫。不記得一雙兒跪，不記得一頭兒睡。把許多繡帳溫香，把許多繡帳溫香，倒做了單衾血淚，飯醉茶癡。俺尋思，甚來由枉費心機。倒被他貼天飛，拿他不住。

〔前腔〕下實磨牙咒罵伊，就是你歸不得書也歸。看行行征雁帶愁飛，淚雙垂，可知俺玉體香肌，倒癡心待伊，倒癡心待伊。受用些月帳風幃，冷清清夢回，冷清清夢回。痛咬得鴛衾兒碎，推開了枕頭兒睡。却誰知業障冤魂，却誰知業障冤魂，悄悄的夢中來至，強做夫妻。恨冲天，那冤家還要無知。俺只是罵幾聲薄倖賊，拚與你斷恩絕義。

小窗兒女語，恩怨相爾汝。此中已自有琵琶聲，不須更付冰絃檀板，方知其妙也。眉公評

婦人言辭思路，自有一種幽沉憤懣之意。此詞摹擬曲盡，而措辭更質直真至，似近俚俗，正絃索詞妙處也。若稍被文彩，便非本色矣。填詞貴道地，信哉。友夔評

重陽恨有跋

〔南南呂〕香遍滿

重陽時候，籬邊看花愁不愁。借問花前人在否，伊心敢是休，咱心

怎便丟。猛凝花下眸，恍立在身前後。

〔懶畫眉〕當初記得在妝樓，正病起騰騰舉止羞，眉兒低蹙暮山愁。要引他開口，費多少心機在上頭。

〔梧桐樹〕同登翡翠樓，共飲茱萸酒。淡粉芙蓉，正是開時候。南枝曾折伊之手，這度開時，他竟在天南沒盡頭。西風綠鬢依然否，若是相思，定比黃花的瘦。

〔浣紗溪〕把連理分，將鸞鏡剖，要知他信息無由。殷勤贈下同心扣，空錦袋熏香篋內收。離別久，儘寸寸肝腸兒被伊割，不然啊也蹙個眉頭。

〔劉潑帽〕滿城風雨初晴後，照離人月滿床頭。消愁聊且邀紅友，倒是愁，心上事多非舊。

〔秋夜月〕看看罷休，全不應伊之口。罪犯風流應難宥，些些撇下他安否。忍撇得許久，忒下得毒手。

〔東甌令〕千般恨，萬種愁，辜負重陽一段秋。黃花隊裏無紅袖，獨自登高後。見征鴻嘹唳過南樓，帶得信來否。

〔金蓮子〕休怎休，花箋字跡伊親手，有一個伊名兒在上頭。只落得向燈前，一星星想出舊風流。

〔尾文〕今生未審重逢否，料十分中間難得九，空一度重陽一度愁。

城南戴氏居，有笑容一區，早發而茂。庚戌九日，曾就花前爲泛菊之飲，今且兩年於茲。人在天南，夢不可得，而笑容如面，籬菊宛然。清歡不足，繼之悲歌，不覺一字一淚也。壬子重陽記。自跋

不淚而啼，無聲而泣。深情密意，只於淡言平語中出之。若草草看過，寧知其爲無窮之慨也。性風評

美秀溫文，綢繆宛轉，而俯仰歎噓，不堪多讀。張瑞齡

七夕閨詞

〔南南呂〕梁州序

羅衣初試，新涼纔長，迨到穿針樓上^①。一團歡笑，針鋒月色微茫。

① 今校：迨到，明末刊本作“恰到”，當從。

早是珠凝仙掌，風定梁塵，半縷庭煙漾。隔年牛女也成雙，偏有個人間薄倖郎。如眉月，與眉相向，畫眉人遠空惆悵。心上事，到眉上。

〔前腔〕綺疎深掩，朱門閉上，一葉高寒初響。玉塔羅襪，新聽蟋蟀淒涼。早是絲牽連愛，膾饌同心，卅字紫蛛網。從教得巧也也悲傷，只巧織迴文封寄郎。郎飄蕩，把奴撇颺，空夢回殘月窺鴛帳。眼下淚，滿衾上。

〔前腔〕歎良辰今歲無雙，豈花容來年無恙。怕經秋瘦損，一似敗荷模樣。可是潘愁鬢老，沈賦魂銷，打扮無心想。深深深拜也炷心香，願莫染秋來鏡裏霜。香暗爇，心自想，心頭有話和誰講。口中話，在心上。

〔前腔〕賞芳辰姊妹飛觴，強梳妝十分時樣。怕匣中團扇，可能往日風光。生怪鴉鬟聒絮，不解人愁，染甲爭喧嚷。輕輕輕步也立西廂，見月照當年舊粉牆。傷往事，成悵惘，把蒼苔立遍誰偎傍。鞋底露，透幫上。

〔節節高〕金風透右廂，敞虛涼，流螢幾點粘羅幌。傾葡萄釀，浸茉莉香，掩芙蓉帳。剛才出浴衣輕爽，風吹薄翠釵頭響。何事檀郎愛分離，把良宵容易輕拋颺。

〔前腔〕當初話夜涼，靠西窗，把三郎故事閑論講。願連枝長，比翼雙，生人天上。而今眼下遭魔障，來生爭不成虛謊。想別有銀河在人間，無風咫尺生波浪。

〔尾文〕勾消不盡相思賬，一度穿針一斷腸，從此秋宵夜夜長。

間詞作〔梁州序〕，如以淨脚扮旦，終是雄爽有餘，柔韻不足。右詞殊不宜清板隻簫，當為歌場所廢，但中有雋語，似亦不可概棄也。自記

十年前曾讀此詞，句字小異。今一經竄定，遂楚楚花豔，足稱名篇。王石公

眼前故事，翻弄自新。而舉止妍和，自是大家風範。呂鳴諧

春思

〔南南呂〕楚江情

飛花打繡窗，零星滿床。枕邊檻外垂綠楊，偏生鶯語罵流光也，把心期自數，心香自裝。叫一聲知心着意俊俏娘，你下得風流，害俺春思蕩。害得俺閑時也是忙，閑時也是忙，慵時也是慌，熱沸在心肝上。

〔前腔〕淒涼立小廊，身單影雙。楊花滾滾人斷腸，柔魂一縷待離腔也，分明是俺，依稀是娘。只覺道嬌嬌滴滴脂粉香，把餓眼昏花，權當嬌模樣。且書兒寫幾行，書兒寫幾行，夢兒做幾場，總記入相思賬。

〔皂羅袍〕没事幾回癡想，待把他儀容畫了，頂禮燒香。衾窩獨自也叫娘，行就虛空也把魂靈傍。更把生辰八字，裝於繡囊，餘香剩粉，沾在繡床。娘，你可在我枕邊衾衣裾上。

予野老於情癡，花夢時作。予每每規之，不遺餘力。今觀此詞，風情逸興，殆出於性生，或亦花命使然乎？如此才情，自然隨處發越；拈花弄柳，總是錦心繡腸。不須以周、程、張、朱，困其藻黠也。伯瑞跋

骨韻玲瓏，致味遒逸，摹神入妙，刻畫深微，聖於詞者矣。徐長與

村居九日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滿地黃花秋容老，最是東籬好。丹楓翠半銷，綠柿黃橙，白蘋紅蓼。躡屐且登高，任西風冉冉吹烏帽。

〔醉扶歸〕地爐中煨芋茶堪炮，竹竿梢囊萸藥可挑。貢雙螯紫蟹帶霜烹，換村醪菱米論升耀。收來新稻好炊餲，恰拈將餲字添詩料。

〔皂羅袍〕水上芙蓉斜照，更半黃銀杏，低罩團瓢。荳棚籬落野花妖，紙窗燈火秋蛩叫。滿城風雨，詩腸儘豪。滿園橘柚，村翁儘饒。更山僧秋芥纔封到。

〔好姐姐〕柴門甫添夜潮，見新蟾半鉤垂釣。柳邊燈下，自把小罾挑。鱸魚跳，採蓴恰自南溪到，趁此良辰客可招。

〔香柳娘〕與鄰翁陪坐，與鄰翁陪坐，煮薑蒸棗，帶其毛荳新鮮好。向籬邊席地，向籬邊席地，掛酒菊花梢，醉則和衣倒。半朦朧未醒，半朦朧未醒，卸葛換輕綃，骨節西風燥。

〔尾文〕從教醉裏乾坤小，不媿柴桑處士陶，渾忘却明朝是初十了。

甲子九日，予野在西余精舍，招予看菊，併校新詞。予竟坐冗，不得踐題糕之約。後數日過小齋，命童子歌是詞以飲之，若有驕色，不知予已譜〔金衣公子〕一闕，為山靈解嘲矣。其詞云：“把酒憶山莊，正重陽野菊香，庵前綠水秋應漲。蓉銷晚塘，楓酣曉霜，無邊落木蕭蕭響。譜絲簧，新詞尖黠，誰與細

平章。”彥容記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日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元詞云：“一日一個淺斟低唱，一夜一個花燭洞房，能有得多少時光。”屠緯真詞云：“痛飲百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其為歡不足，有如此者。不知惟耽花月之忙，故轉覺居諸之促。苟本地風流，隨緣欣賞，陶情歌舞而不受歌舞所牽，適志琴書而不受琴書所縛，若子野村居諸曲，刻刻良辰，朝朝令節，斯真善領略者矣。閑中日月，不既曠耶！昔賢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又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頗合是旨。惜乎解者絕少。彥容又記

物外高懷，田家樂事，筆筆寫出，而瀟灑風流無梁肉氣，亦無蔬笋氣，真不喫煙火人也。張冲如

閨詞

〔南仙呂〕九迴腸

鬢兒邊黃花不戴，窗兒下鸞鏡慵揩。香爐茗碗無心擺，軟騰騰骨瘦如柴。才還又欠是相思債，有重無輕是花命災。誰拖帶，明明是你冤家害，再不干奴命安排。漂沉苦海撈難起，圍困心兵打不開。只索向銀缸畔把虧心罵，又心疼你不覺淚盈腮。

〔前腔〕鬆解了團花的帶，寬褪了弓字兒鞋。一床絃索空閑在，怪酸疼玉腕難擡。鮫綃帕上有盟言在，奈鴻雁雲中無便信來。伊心歹，奇花輕易容他採，却等閑認做應該。他癡心不顧三生願，我怨氣常修一口齋。只落得真心待，倩傍人去尋芳信，寄個小金釵。

秀豔纏綿，聲聲哀怨，尖新熨貼，兩極其妙。沈友夔

除夜有跋

〔南北仙呂入雙調〕新水令

滿堂華燭照殘年，沸笙歌合家歡忭。奉萱幃猶綠鬢，開繡閣盡紅顏。生計憑天，樂事疑仙，共團頭做歲除讌。

〔步步嬌〕分付頑童，把竹外梅花翦，與松柏同擎獻。願春風梅占先，壽域天開，比松柏長蒼健。更貼小春聯，祝新年筆底花生硯。

〔折桂令〕百忙中日月雙丸，過了今年，仍有明年。喜今宵寒隨臘

去，暖與春還^①。貯椒花斟柏酒覺祥和冉冉，翦釵旛裁綵勝早春意翩翩。風致嫣然，心事安然，只安頓個南窗下拜佛蒲團。

〔江兒水〕洪福非吾願，清閑我所偏。喜風霜不改朱顏面，更風流濟勝身常健，儘風情逸事人多羨，不與流光同換。共守歲圍爐，覺情味蕭然自遠。

〔雁兒落〕我只願老慈親健靠天，我只願寒萊婦安貧賤。我只願小園中有供佛花，我只願草堂上有聯詩伴。我只願小童歌自製詞，我只願深閨貯春嬌面。我只願受幾樽徵文酒，我只願使幾個賣花錢。天，願一件件如心願，儘放我情顛。常常是似今年勝舊年，似今年勝舊年。

〔僥僥令〕爆竹聲中一歲完，我且與再盤桓。堪笑炎涼人情變，又共說元宵忘舊年，只共說元宵忘舊年。

〔收江南〕呀，我怎生再盤桓，今夜啊倩玉手把盃傳。滿焚商陸散微煙，剛翻大呂改新絃。且歡娛目前，更休貪未然，一刻殘冬也儘我留連。

〔園林好〕若過望便千般未圓，若安分便於今十全。且喜安閑強健，向這壁把酒盃拈，向那壁把鬢花安。

〔沽美酒〕是誰參造化權，我生計敢違天，天，付我茗椀香爐與硯田。藏名句有青山，洗俗耳有清泉。我只是不開口話誰恩怨，少交際怕誰機變。我啊，且安享樂志田園，幾曾貪造業銅錢。呀，管穩取年年歡忭。

〔清江引〕天公容我閑遊衍，知足何多羨。願麟兒早降生，若此外無他願，只受用滿堂人笑波波大家娛歲晚。

予自己未秋，僑居柳上，與世日遠。家庭之樂，自謂致味清真，林泉之奉，更謂王侯不與易也。癸亥除夕，見村中少年，鋪張豔麗，相與慶良辰，祝新福，極其願欲，不至腰纏十萬，跨鶴揚州不止。予自分窮面孔，亦無奢肺腸。倘得眼前現境，供養畢世，亦可謂地行仙矣，何必求多於天哉？乃寫之絃歌，聊以見志云爾。自跋

金爐裛柏，綵筆頌椒，骨肉團圓，管絃盈耳。樂哉除夕，想見於斯。韓昌黎云：“和平之聲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予野和平矣，而聲仍要妙；歡愉矣，而辭益工好。蓋天予之佳境，又予之異才耶？

① 今校：“與”，原作“興”，據明末刊本改。

余每當是夜，即撥盡寒灰，亦復蕭然自得。今更歌此詞，以破愁寂，勝千首送窮文矣。彥容評

先君百日感懷

〔南南呂〕懶畫眉

尖風微透漾銘旌，薄紙窗兒漏月明。中宵起坐泣孤燈，直恁窮酸命，做無弟無兄又無父人。

〔不是路〕遺像猶存，恍是高堂強健人。緣何病，醫方巫禱總無靈。竟如今，遺言在耳堪思忖，甘旨親供不可論。腮珠迸，兒之罪過爺之命。問天不應，叫天不應。

〔皂角兒〕空留下鄉邦令名，却受用一生貧病。我依然膝下孩兒，問我啊那些曾盡。我也曾紙錢焚、朝夕奠、懺慈王、資冥福總無憑信，些些没用，些些斷魂。做兒的只贏得三年兩載，戴頂頭巾。

〔前腔〕天生我伶仃瘦形，奈家道連年貧梗。累先人替我支撐，却容我安閑香茗。到如今悔當初、真是悔、恨當初、真是恨不如勞頓，父兮生我，吾慚此生。竟做了高天厚地，負罪之人。

〔尾文〕明朝百日俄臨近，請僧來更誦經文，問如此虛文還做甚。

一字一淚，不忍多讀。王仲緋

骨肉間語，正所云至敬無文，大禮不讓。若露出文人伎倆，不特文字不工，且直可謂不孝不弟矣。此篇質直簡淡，字字可泣，方知感人之深，不關句雕字琢也。沈湛生

秋水庵花影集卷三

華亭峰泖浪仙施紹莘子野甫撰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樂府

送張冲如遊靖州有跋

〔南北仙呂入雙調〕新水令

江天風淡酒旗斜，慘驪歌恁將去也。好男兒應出衆，袖空手走天涯。辛苦擔些，磨難經些，料天公成就你英雄者。

〔步步嬌〕莫惜春風輕離別，口內猶餘舌。脚頭牢硬些，苦到甜時，似倒嚼嘗甘蔗。終久辨龍蛇，眼睛邊且拭英雄血。

〔折桂令〕向芳郊秣馬脂車，挑破頭巾，着綻皮靴。看君家寒酸，似此意氣豪俠。袖兒中提一尺青萍瘦鐵，吐虹霓高百丈浩氣橫斜。到處爲家，不用咨嗟，掃乾坤只消你筆底殘花。

〔江兒水〕別路花剛謝，郵亭酒謾賒。坐班荆無奈離愁惹，兩牽衣仔細叮嚀者，告君家此去權聊且，尺水神龍堪借。待他日舒眉，共閑話那年時節。

〔雁兒落〕君此去望長江一線斜，君此去夢巫嶺雲千疊，君此去聽壺笳夜憶家，君此去弄愁笛秋悲月，君此去捫青蘿怯暮鴉，君此去經白社悵孤客，君此去換征衫裁蠻葛，君此去認離魂尋夢花。呀，小可是經年別，留不住征車，只願你好支持強飯些，好支持強飯些。

〔僥僥令〕此後新詩誰和咱，你得句向誰誇。隨分烏絲衷腸寫，你多應爲着咱，我多應爲着他。

〔收江南〕呀，我較長你春秋五歲啊比似你更窮徹，歎年來飄零書劍滿天涯，每到花時不在家。這多應命耶數耶。呀，我與你討便宜辛苦了幾雙鞋。

〔園林好〕笑株守似池魚井蛙，判遊蕩做浮萍浪花。萬里關山程涉，方是個放狂蹤俠士家，放狂蹤俠士家。

〔沽美酒〕好風吹，雨後花，隨馬足，襯堤沙，更自有勝水名山隨侍他。晃斜陽，隱暮霞，搖青旂，酒胡家，繫馬綠楊之下，擘名紙把囊中句寫。你啊儘瀟灑何須悶耶，儘快活何須歎耶。呀，我於此且高歌送君行也。

〔清江引〕并州客舍隨緣者，且了青氈債。明年折桂花，共對西湖月，那時節換皮毛洗將窮氣色。

靖州即古夜郎地，太白遺跡極多，白社山亦以太白得名。更檢《輿地志》云：“其地有愁笛壺笙，更產夢花，凡夢者朝起看之，便能記憶。”此數條語甚韻，意其地必佳勝也。冲如去後，予簡之曰：“凡到山水絕勝處，可爲我題名其間。”既而冲如歸，極言風土之惡，寒則極寒，暑則極暑，山水多頑鈍，菊花南中極多，而此地絕少。所云“愁笛”，如常笛，但加大耳；“壺笙”亦如常笙，但倍蠢劣，皆蠻丁羣聚嘯跳而吹之。予初屬冲如攜此兩物歸，當叶前詞唱之。及聞冲如言，爲之咋舌曰：“吾詞何辜，乃幾遭不幸如此。”自跋

靖州也，前有太白詩，今有子野詞，便令頑土化名壤矣。唐振伯

英氣勃勃，讀之可以壯人膽氣，堅人骨力。誰謂雕蟲小伎，非壯夫所爲也？予楚評

蒼勁如鐵，妍秀如花，風姿氣骨，兩臻其妙。韓巨卿

靖州荒陋，不似人境，然亦有一二文學，粗知翰墨。子野初以此詞書扇贈予行，後爲彼中一友人所匿。今予歸已三年，而此扇猶在彼。文明一綫，藉是不泯，在靖州爲破天荒，而在子野則爲勒口碑矣。鷄林賈人，亦知有白太傅耶？冲如記

梅花有跋

〔南南呂〕懶畫眉

一枝花發粉牆西，向雪洞風簾深見伊。瓊枝玉蒂一時肥，針寶窗香細，只見疎影中間獨鶴棲。

〔不是路〕秀骨冰肌，占斷江南第一枝。丹青意，天然標格瘦離披。伴人兒，和煙冷淡空園裏，伴月微茫淺水時。魂容與，春寒小閣迷香雨。茗爐詩句，茗爐詩句。

〔皂角兒〕冷春心寂寂和泥，蝶來遲要尋無計。閉朱門空老殘香，與樓頭那人憔悴。況更是壓溪橋、橫古路、點官妝、粘驛信也總無情思，霜欺雪妒，風篩露啼。還有個清明細雨，酸子黃時。

〔尾文〕樽前一瓣風吹至，重向燈前瞧認你，原來是幻出林逋無字詩。

古人梅詩，或道其精神，或道其氣節，或道其風韻。此詞則更道其情致矣，可補逋仙、鐵老諸人所未及。至“針竇窗香細”一語，古今詞人俱未許夢兒也。巨卿評

昔宋廣平以鐵石心，描花媚姿；吾子野以錦繡腸，寫花遠致。足稱千古合璧。闇生評

細骨柔肌，玲瓏秀逸。此江郎彩筆，天生帶來，若他人，恐未免開口俗耳。冲如評

村中夜懷^{有跋}

〔南商調〕二郎神

和衣睡，這一段淒涼爲着誰，水國霜清寒徹髓。分明夢裏，醒來人在天涯。聽不得風吹窗上紙，方信道夜長如是。渾欲死，撇不下心頭，一個人兒。

〔集賢賓〕盈盈祇隔衣帶水，來時密約佳期。眼見得差池三日矣，況一紙音書難寄。般般爲你，知多少雨啼風涕。羅帕裏，請看取一行行淚。

〔黃鶯兒〕心病煞難醫，只當歸是妙藥兒，今宵症候難存濟。冷一陣是甚的，熱一陣又爲誰，更眼花錯喚名和字。鎮如癡，伊難負俺，難負俺恁相思。

〔貓兒嗟〕一燈相伴，加被更添衣。守寡淒涼渾似此，枕頭香膩是誰的。憐伊，實實是前宵枕上人兒。

〔尾文〕幾番還自披衣起，茶冷香消寒似水，聽敗葉敲門疑是你。

是夜宿韓巨卿齋，偶有所懷，臥不成寢，乃起坐燈下，磨墨伸紙，凡得古詩三、律詩一、南北宮長調各一。已而天明，花日在窗，親故以予之至

也，少長並集。見諸綺語，爭錄之而去，頃刻間遍布墟落。更歲餘，予復請巨卿，見其村中小兒《大學》序首空處，有遍書予詞者，亦大可笑矣。自記

喬夢符寄遠〔折桂令〕云：“飯不沾匙，睡如翻餅，氣若遊絲。”曲寫相思模樣，可謂多情矣。乃子野則曰：“冷一陣是甚的，熱一陣又爲誰。”又曰：“守寡淒涼渾似此。”鍾情之甚，更覺過之。大凡情患不足，不患有餘，世間忠孝俠烈，總發乎情者耳。子野嘗有詩云“從來江海淚花成，自古乾坤情字裏”，的是名言。彥容評

子野生負風流，命饒花福，每逢奇麗，不禁縈牽。戊午冬日，過余村居，予爲設鷄黍，進尊疊，擬盡歡洽。乃微睨子野，意中惘惘若有所失。夜宿竹雲齋，臥而復起，挑燈吮毫，苦吟達曙。予蚤起見諸詩詞，曲寫悲悽景況，因爲和韻，有“好把新詞先寄與，相思滋味要伊憐”之句。子野笑曰：“子誠知我哉。幸毋投轄，致令予負心期也。”至次夕，留詩案頭，中宵逸去。異哉，何情癡至此！雖然，予觀古來才人恒遇佳人，然當其分離阻隔，往往魂銷欲死，發諸詠歌。以子野之才之遇，而欲其含藻斂華，作無情鈍漢，此實難矣。蓋惟個中人諳個中味，如子野始可謂識得情字耳。能讀斯詞者，必天下深情人也，庶有知子野者哉？韓大進巨卿跋

摹情欲絕，是普天下相思領袖。夏濟生評

懷舊重和彥容作有跋

〔南黃鐘〕畫眉序

心頭轉淒惻，舊恨餘歡總堆積。歎一場花事，十分狼藉。他做下影裏恩情，我贏得畫中悲憶。合看看逐旋隨流水，過今日又還明日。

〔前腔〕曾經苦分拆，還有個相逢在他日。怕從今見你，就再生難必。曾記你絮語叨叨，畢竟也信音寂寂。合前

〔前腔〕花儔與月匹，難道心腸竟如墨。料重門深鎖，雁書無策。就做道今日辜恩，畢竟是當初難得。合前

〔前腔〕依稀有消息，聞道伊家尚相憶。就一些難信，也堪疑惑。眼皮上越有思量，心坎裏轉添鵲突。合前

〔滴溜子〕誰承望恩情兩下分劈，倒浪想來生和你相覓。幾個黃昏白日，教人挨不起這時刻。索取憂愁，報伊憐憶。

〔鮑老催〕重思細憶，些些好處郎知得，手托腮兒過時日。這幾時，行忘止，坐忘食。淹淹瘦損腰兒窄，鏡裏看看減顏色，爲着你真相直。

〔雙聲子〕真難得，真難得，寵柳意，嬌花格。真可惜，真可惜，輕閃下，都收拾。沒計策，沒計策，生死隔，生死隔。是一對冤家，兩辜心力。

〔尾文〕佳人才子風流籍，未許卑人多占得，該有今朝這分拆。

彥容曰：“爾懷舊詞已極美妙，得無江郎才盡乎？”予曰：“有情可摹，無才可盡。若云才盡，則尺幅立窮。若云摹情，則天大樣花箋，願借一幅。”乃因共和作，復重和之，終恨句字有限，未寫得其萬一耳。自記

子野長於才，自深於情，才情二字，固是相生。嘗借唐之詩，方子野之詞，大抵如崔、賈之雄偉，而無館閣氣；如元、白之流利，而無俳偶氣；如錢、劉之清藻，而無佻率氣；如郊、島之澹遠，而無寒瘦氣；如崔鶯、薛濤之香豔，而無粉脂氣；如齊己、靈一之機警，而無蔬笋氣。其在初唐，則十二家也；其在盛唐，則李、杜也；下逮晚唐，雖句雖字選，間奏新聲，寧易闢其堂奧耶！彥容評

情波滾滾，隨地江河；尺幅之間，濤頭萬狀。張調卿

四景閨詞

〔北雙調〕八不就

恰收燈又近清明，只覺道花事凋零，又添些鬼病鬼病伶仃。冷落瑤琴，生疎錦瑟，打疊銀箏。今宵夢，前宵夢，全然沒准。千遭信，萬遭信，看看半句無憑。恨咬牙根，痛翦香雲。痛的是挫過芳年，恨的是錯盼錯盼書生。

〔前腔〕看醅醪白占柔條，間屈指幾度春歸，何曾似這度這度魂銷。愁劈蓮心，驚看夜合，怯聽芭蕉。搖紈扇，悲紈扇，怕秋風又早。掩羅袖，恨羅袖，偏生粉淚痕交。指冷瓊簫，帳冷鮫綃。枕頭邊茉莉花香，你怎生的孤負孤負良宵。

〔前腔〕聽寒蛩聲滿床頭，這壁廂月在東窗，那壁廂雁過雁過南樓。獨杵砧敲，空床夢杳，親筆書修。生離別，死離別，堅心耐守。今生債，前生債，判個一例都酬。釵股誰收，匣鏡誰留。記當初夜夜良宵，到如今日日日三秋。

〔前腔〕映窗紗雪間梅花，不覺的一味相思，消除了一歲一歲年華。

誰共圍爐，誰同賣鴨，誰聽琵琶。千不信，萬不信，終須被耍。千不是，萬不是，只是當初自差。我豈殘花，他認做閑茶。他既然現不思量，我怎生的恩愛恩愛常除。

此等詞本被絃索，須帶肉麻，當在不文不俗之間，方入詞家三昧。右詞似亦夢見一斑者。每花月之下，令兩童以三絃簫管淒聲度之，宛然一燕趙佳人，攢眉酸涕矣。自記

和彥容重會西湖佟姬留別之作^{有跋}

〔南南呂〕宜春令

春將盡，春意濃，陡春心雲期雨蹤。那人情重，當年綺席親陪奉。把恩情付與湖山，到今日枕頭春夢。情悰，忘他不得，再尋花洞。

〔太師引〕趁東風一片晴帆動，擺蘭橈平湖鏡中。看無盡青山如畫，況更是綠水腳空。詩筒茗椀和春甕，怎少得那人相共。心頭事今年去年，曾記得雙攜手在曲水橋東。

〔瑣窗寒〕到如今人去橋空，髣髴當初旖旎容。記紅鞋底印，半折如弓。衫裁小樣，六銖猶重。淡雙眸一泓波瑩，想儂，般般件件總朦朧，怎生問信尋踪。

〔二段子〕隔花轉東，過青樓深深幾重。兜的便逢，看花容如今轉穠。好似春風，到處花心動。花心開處蜂偷擁，眼口相依，這情深重。

〔東甌令〕分離後，沒雁鴻，怎料今朝得再逢。輕輕窗下親摩弄，肩臂相捱擁。奈新歡舊恨積重重，如在夢魂中。

〔三換頭〕湖山翠籠，載伊情種。迷離笑也，春心忒濃。娘行恩寵，向衾窩款款，把溫香軟情偷送。一覺鴛鴦夢，香肌兩下烘。這樣親偎，怕甚麼勒暖輕寒柳絮風。

〔劉潑帽〕冰輪一片松梢湧，候卿卿睡眠朦朧，枕邊溜却金釵鳳。莫放鬆，這良夜休輕送。

〔大聖樂〕奈些些幾夜情悰，業魂靈全被哄。多應別後相思重，因此上十分濃。正是人歸恰在花叢裏，春色偏生錦障中。餘歡剩恐，只恐怕從今去後，雲雨無踪。

〔越恁好〕相攜手怎鬆，繾綣全何用。終久是分離，硬個心腸且去

也，看秦簫再弄。怨雙雙飛燕各西東，歎人生幾番多被離愁哄，臨歧泣別太匆匆。

〔尾文〕春風吹得離情重，楊柳堤邊一樣濃，何日樓頭香再擁。

古人詩識，每以爲諱，予竊笑之，興到吮毫，未嘗有所避就也。右詞適在毗陵舟次，對客揮灑，疎率平淡，第粗成句字而已。歸來出示彥容，讀至“況是來時未必逢”，彥容拍案曰：“何作此不祥語！”予笑曰：“不意達人亦爲斯言。”明年春盡，彥容將赴心期，而姬訃忽至，偶然胡言，真欲成讖耶？嗟乎！佳人難再得，花夢不多作。每披此詞，想見當時朱欄畫舫中，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今日化爲東風亂蝶，夜雨哀燐。粉面香魂，儘付柳啼花晒，檀郎於此，能不動心？恨天寡緣而高高不可問，恨人負心而冥冥不復知，乃轉而咎予曰“詞讖”、“詞識”，殆無聊之極思，而情深之致語也，予亦甘爲有心人受過矣。白跋。

悼亡妓爲彥容作有序跋

佟姬乃西湖名姝也，彥容素與遊善，兩度遊湖，累有贈答。昨歲寄彥容詩，有“記否斷橋橋上月，爲郎揩淚爲郎歌”之句，風流蘊藉，於此可思。今歲清明，桃李正發，彥容將赴心期，出示懷舊四闋，予賞其婉麗久之，因許屬和。不兩日而姬訃至矣。適在柳上，作《清明感桃詞》未竟，使發，因寄語彥容，尋當相示也。彥容復曰：“兄作定佳，但恐挑人人面桃花之感耳。”予感斯言，因得“桃花人面春風”之句，而以“荳蔻郎心夜雨”儷之，聊以志彥容之感，且以當和作耳。嗟嗟彥容，世事轉眼，可悟空色，《清明感桃詞》，願以爲藥。壬子清明後十日記。

〔南仙呂〕桂枝香

時時心裏，看看夢裏。桃花人面春風，荳蔻郎心夜雨。記前春見伊，前春見伊，伊道你且今年歸去，我准明年待你。竟誰知，地下無消息，人間長別離。

〔前腔〕再逢何地，要逢何計。高樓歲歲春深，海燕年年胡語。問伊家怎的，伊家怎的，你曾寄斷橋詩句，郎也寄新詞與你。竟誰知，郎才柳絮沾泥日，妾是梨花魂斷時。

〔前腔〕意中人去，眼中人淚。傷心荒草新墳，腸斷亂鴉枯樹。想今番別離，今番別離，郎儘相思爲你，你便相思無據。竟誰知，燭灰眼下空含淚，蠶老心中枉掛絲。

〔前腔〕去年滋味，今年憔悴。當初誓海盟山，至此夢花兒戲。歎年年此時，年年此時，不見舊遊之侶，只到舊遊之處。竟誰知，一向同香閣，而今泣路歧。

子野云：“桃花人面春風，苧蘿郎心夜雨。”石萍云：“夕陽邊草綠郎心，銀缸畔鴛紅妾枕。”皆駢麗中情語。

年來花運百六，歌場板蕩。風流一線，猶在斯人。古云“佳人難再得”，寧其然乎？子野填詞弔之，當使香魂黠魄，與西泠小小，俱不死矣。彥容評

佟姬葬孤山之麓，張九娘葬西泠橋畔。一抔荒塚，斷送風流，情煙意月之下，不知粉魅花魂，尚能作綺羅絃管，當年伎倆乎？哀哉哀哉！予嘗欲作小詞合弔之。或曰：“與子有何交涉，亦勞費筆墨乃爾？”予曰：“野草庭花，吾輩見之，亦有意思，此豈皆枕席間物哉！”予終當了是願，作《雙花薄命吟》。明歲遊西湖，當於寒雲荒莽中，揚杯以酌之。自記

贈嫩兒有跋

〔南南呂〕懶畫眉

葡萄花下閉門居，小小房櫳厮稱渠，眉兒淡掃略施朱。清俊龐兒素，真管領春風盡不如。

〔前腔〕偶然相見落花餘，衫子新裁紅杏初，溫柔香軟骨如無。愛把眉兒鎖，淥老瞧人一寸波。

〔前腔〕溫柔脈脈遞衣裾，慚媿蕭郎是姐夫，前生緣分道如何。怎樣看承我，問取卑人折福無。

〔前腔〕暝煙初合落花多，潛遣青衣將小字呼，燈前密語一更初。片腦煨殘火，正窗外初三月似蛾。

〔前腔〕有人窗裏解流蘇，泥得檀郎不奈何，窮酸也得近冰膚。今夜休輕挫，知費了繾綣司中印幾顆。

〔前腔〕驀然分別兩情辜，郎上孤舟妾綺疏，懸懸望眼兩模糊。無數西江路，只哄得蕭娘裏淚珠。

〔前腔〕相思今夜破題初，獨向西廂月底哦。一場花夢又南柯，納悶支頤坐，驗瘦損腰圍一寸多。

〔前腔〕娘行且自強支吾，郎不是青樓薄倖徒。衷腸一段在春羅，須着意加留護，這是折證相思一紙符。

嫩兒姓沈氏，色不踰中人，然善歌，有雅則¹。初見淡然，已而亦微微近人，而時露俠士風，無婦女氣。談話信宿，頗極歡得，匆匆別去，遂成各天。以後兩訪之，皆不得見。今日聞其從人矣，恐後晤無期，空有笑面容、楊柳眉耳。燈下偶閱舊詞，酷思其人，乃細書數語，爲他日半幅遺照也。自記

嫩兒從人時，曾以一緘寄予，浮沉兩年始達。雖或出倩代手，然不忘故人，封完舊物，情深義決，真可云俠。試反復書詞，其人可想，而其事可傳，因附記於此。其辭曰：“清江一別，遂易歲年。江南渭北，人遠心近。誰言雲水萍花，恐非個中人語也。別後浪游金、焦間，會有夙約，風絮便當沾泥矣。但古詩有云‘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正不知誰淺誰深。春天雨枕，秋夜風幃，孤燈殘夢，此豈重門深鎖所能限也？悠悠此情，未知何極。春羅一段，折證相思，向寶之秘之，異香熏之，占錦襲之，只令渠兒淚痕耳，未嘗敢輕出示人。雖然，今日之事，情不可割，義不可留，謹繫同心，仍送左右，豈忍等秋雲哉！但使足下謂兒爲薄倖人，以岐路視之，從此心花稍開，眉結稍熨，則委骨窮塵，所甘心矣。時移事改，生死離隔，灑淚書懷，封緘盡濕。千萬珍重，遠大爲期。膩粉柔香，不堪丈夫在意也。”又自記

此小聚散耳，遂成花史一段大關目。有此公案，恐子野他生，復受花業。玉妃有言，爲此一念，又不得居此，爲天爲人，必再相見。噫，可懼哉！吾輩情根纏綿，不知何時稅駕矣。請子野勇猛懺悔則個。眉公跋

菊花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老圃先生閑心計，粗了黃花事。東籬插幾枝，老雨枯風，自然高寄。全不怕霜欺，變炎涼也只是無趨避。

〔江兒水〕可有幽深意，偏生占秀姿。比佳人較沒胭脂膩，比詩人倒沒寒酸氣，比仙人尚少雲霄志。但落莫田園居士，滿地黃金，依舊有寒

① 今校：“雅則”，原作“此則”，意費解，因據明末刊本改。

儒風致。

〔清江引〕甘心野蒿同腐死，豈有人間意。自從三徑栽，漸移入朱門裏，多應怪淵明老人多事矣。

蕭閑簡遠，不染一塵，非曠世高懷，落筆豈能如此！冲如評

詠物之難，難於灑脫，此詞正得之筆墨之外。沈伯英

夜窗話舊有跋

〔南仙呂〕八聲甘州

鴛鴦牒上，把雲英姐姐，配定裴航。談何容易，驀面便教相傍。勾消幾許相思賬，收拾無邊年少場，方纔有今宵細語空窗。

〔前腔〕記當日畫樓相訪，正朦朧睡起，半懶梳妝。兜的覷上，從此不教拋放。曾深談雨枕銷金帳，曾泣誓風燈蕭寺房，也曾守淒涼楓落吳江。

〔不是路〕不厭疎狂，許我真心學孟光。親供狀，就輪迴也願作鴛鴦。怎生忘，把池邊樹影做談心幌，將峰外松臺做拜月堂。相偎傍，一場花夢拚勞攘，儘他魔障，儘他魔障。

〔解三醒〕我也曾錦衾羅幌，我也曾路雨橋霜。我也曾把香心月夢潛來往，我也曾封寄啼痕十萬行。我也曾軟偎珠翠將花心養，我也曾抹殺鬚眉將浩氣藏。風流賬，爲風流兩字，搜得人慌。

〔前腔〕你如今繡房鴛帳，你如今琴几爐香。你如今舞裙歌扇拋塵網，你如今伴先生月勾花觴^①。你如今不愁心上鴛鴦曠，你如今冷看人間脂粉狂。休謙讓，真個是情因證果，花籍生光。

〔尾文〕空窗一夜閑論講，個裏悲歡有一萬場，把天比情還未是長。

“二十年前一夢空，依稀猶記夢花紅。而今短鬢侵尋白，閑話風流落照中”，此予乙丑春日花前感舊詩也。夫人生七十，謂之古稀，而初十年太少，後十年太老，中間止五十年，而坐困於塾師者幾十年，羈纏於病冗者幾十年，幽沉於風雨者幾十年，所存幾何哉？而粉債花魔，酒兵愁陣，又無日不煎熬熱沸，爲生亦良苦矣。幸有一字訣曰“忘”，庶以寡情得安樂法耳。奈何絆繫情

① 今校：“月勾”，明末刊本作“月勾”，與“花觴”對，似當從。

根，常在心口。當年童心，業已多事，又復爲之追思記憶，點算狂花，舊事縈纏，業緣增重，何時得解脫哉？右詞乃十年前舊案，《花影集》成，予擬刪去。彥容曰：“事不須憶，而詞則可傳。爾但作空花觀，聽天下着相人臨文感歎可也。”乃仍附之卷中，令如夕陽之在疎林，半明半滅云爾。自跋

清明感桃有序

吾友闇生，去年有《煙花夢》詞，予亦繼之有作。今歲清明，花下忽然想着，遂覺此花多有可憐處，因得“花如夢”句，譜之成章，當一哭耳。

〔南商調〕二郎神

花如夢，忽又傍清明發舊叢，酩子裏芳心嫌太冗。錦堤雪浪，一枝香倚晴空。是第一東君蒙愛寵，生就個情苗恩種。人面孔，好分付崔郎^①，恁地東風。

〔集賢賓〕天台一遍人被哄，而今誰問仙踪。空蝶鹵蜂粗燕憎懂^②，竟歲歲儘他調弄。胭脂忒重，伴煙柳濕雲如凍。荒廢塚，鶯叫破老紅癡夢。

〔黃鶯兒〕日曬紫酥融，近前池老鏡中，可憐猶是劉郎種。苔紋上紅，鞋幫上紅，高情已逐梨花夢。負東風，風流盡矣，隨分水流東。

〔貓兒墜〕傷春血淚，幾度賺人紅。畢竟花殘枝也空，玄都觀裏不禁風。沒用，好笑幾處公門，賭甚英雄。

〔尾文〕花前歎息花如夢，又費新詞題詠，似夢醒人兒說夢中。

無限關心，語致吞吐，風情韻味，的的欲仙。陸五如

七夕後二日祝如姬初度

〔南中呂〕好事近

花種降瑤池，管領人間花事。偏生及此，天孫昨夜歡會。金風玉露，向高樓洗出秋如水。百日紅似有意拈花，並頭蓮可爲你成對。

① 今校：“分付”，原誤作“分什”，據明末刊本改。

② 今校：“燕憎懂”，原作“樵燕懂”，不成文，因據明末刊本改。

〔千秋歲〕翠紅圍，排比做神仙會，共獻祝酒映蛾眉。鱸膾蓴絲，鱸膾蓴絲，擺列着俺江南早秋風味。香翻袖花蒸氣，紅潮面人微醉。歡暢文園裏，俺煙霞地主，你羅綺花魁。

〔前腔〕兩相宜，可不是天婚配，百歲事今日纔起。月信花期，月信花期，待與你醉婆娑典珠沾翠。風流事俺生來會，繁華夢你休慚愧。但歲歲人相對，做雙星姊妹，配滿月夫妻。

〔越越好〕綵毫佳句，綵毫佳句，俺文齊又福齊。喜卑人有福，有福把卑人配了你。桃花郎姓崔，瓊漿人嫁裴，把香馥馥一枝花待移入繡幃。嬌小小年紀兒，就從今白首兒寸步相隨。同心膾，連愛絲，咱兩個長歡會。向黃姑笑道，俺不輸你。

〔雙乘鳳〕願從今拋却歌衣，歌衣。願從今重修豔史，豔史。梁鴻婦，竇家妻。仲月誓，赴花期。草隨步，絮沾泥。

〔前腔〕願從今荆布釵衣，釵衣。願從今香茗琴棋，琴棋。常蝶幸，永花媒。風前句，月中杯。把生花筆，畫山眉。

〔鳳毛兒〕尊前獻祝團歡喜，這壽酒多應是合巹杯。風光甚美，可知道勝事良緣，又有個天公幫襯你。

予野情根引蔓，隨地下種。觀此詞則“香馥馥一枝花”，又將“移入繡幃”矣，獨不顧人間饞眼，慙妒欲死乎？雖然，如此好詞，香豔鮮美，千金一字，庶幾無慚。以當一斛珠，恐人間正少此買花錢，他人安得爭買也。包釋先

寄人橋李有跋

〔南商調〕金索掛梧桐

花間宿雨收，細疊花茵皺。雨雨晴晴，一個人孤守。歸期怎逗留，過中秋，又早看看二十頭。音書浪得傳人口，你在天涯何處樓。眉兒皺，將紛紛淚點，灑寄東流。問當初偎傍人否，問今宵夢見人否，空夢裏，人依舊。

〔前腔〕鴛鴦湖畔舟，西子臺前柳。一望天南，怒雨驚風驟。淒涼立小樓，見濤頭，銀屋翻空罨素秋。此時遙憶人安否，更添上眉峰兩點愁。空僂僂，這般般件件總難丟。要與君說個因由，問個因由，二十後歸來否。

〔前腔〕思量無斷頭，往事空回首。暮暮朝朝，漸漸添新瘦。金錢暗自投，淚雙流，看幾片青蚨個個愁。分明許下歸時候，怕人在天涯還逗留。揩衫袖，把淚珠收去，又蹙眉頭。想人生幾度中秋，早虛了一度中秋，況歸期未必中秋後。

〔前腔〕梁間隻燕愁，鏡裏雙鸞剖。書信重封，不盡還傳口。書憑征雁投，怎生留，惆悵臨封幾度抽。你看時料把眉兒皺，我倒怪修時忒恁愁。君知否，這書來之後，盼望回頭。須知道日日江樓，夜夜燈篝，好消息何時有。

此詞予既寄贈後，爲彥容潛錄。適遊西湖，因口授一歌姬，纔一過，便成了了，再夕即歌之段家橋，風流俊逸，坐客銷魂者久之。夫一經美人之口，便傾動一時如此。予自分何緣，消此奇福。且花事已休，芳心灰冷，名傳樂部，空屬可憐耳。予曾有詩曰：“夢破揚州事有無，近來只合叩維摩。誰知猶有空名在，却被人偷譜豔歌。”又曰：“而今非復舊情癡，雖遣新聲似昔時。好比仙人天上去，人間傳得步虛詞。”蓋爲此而作。姬姓顏，行第一，聞是慧人，未得一覩，時爲惘然。自跋

開元中，高適、王渙之、王昌齡齊名，偶拈小詞，便爲教坊偷譜。一日小飲旗亭，諸姬所唱，皆昌齡絕句，而不及渙之。渙之爲之色動，因指諸姬中一最美者，謂兩人曰：“姑稍俟之，倘我詞出此子口，則爾兩人當以我爲師。”俄而雙鬟撩袂長歌，聲絕雲漢，則渙之詞矣。渙之爲之大叫狂嘯。顏姬事於此正相類。蓋詞出美人，即無詞亦有生氣，況綿婉清新，如子野此詞者哉！且冥契之符，莫知其然而然。子野之神韻，顏姬之慧心，當別有作其合者，又不真在聲音句字間也。彥容跋

平言淡語，只如白話，此詞家最上白描手，所貴乎本色者此也。蔡叔文

賀閨生新居有跋

〔南大石〕念奴嬌序

予家煙水，把山林城市，從公與汝平分。畢竟君多丘壑意，依然城市山林。齊整，撲地樓臺，圍天竹樹，花枝缺處放朱門。合真個是，深如洞府，高比層城。

〔前腔〕華甚，專城聚景，大多是畫棟雕梁，朱粉輝映。聘得名工神妙手，巧奪天人無並。奢逞，我寒素家風，清疎情味，每經一到一魂驚。

合前

〔前腔〕奇甚，礙日連雲，取涼藏暖，偶然一曲忽臺亭。擺列着擺列着周鼎商彝秦銘。雄雋，我懷古襟期，摩挲老眼，遍看款識不知名。合前

〔前腔〕幽甚，曲檻迴廊，小庵偏室，矮扉低屋紙窗楞。安頓着安頓着竹几蒲團龕燈。清韻，我世外閑心，宗門本色，堪於此處老餘生。合前

〔占輪臺〕集良朋，風花雪月此同評。每將車轄投之井，酒杯詩韻。更羽客高僧，參推養生禪定。有劍借人看，字容人問，有圖書經典，更棋琴消閑養性。有花傭園戶園丁，有書床藥臼，茶鐺酒庫，水瓢花甌，儘足了閑身。神仙境，多應福分帶前生。

〔前腔〕須聽，還有金屋娉婷，與你雪館風燈，夜窗朝鏡。況得意仙郎，忒俊逸風流標韻。纔了却琴心，醫痊花病，把話舊餘閑，折花枝問郎占孕，半低聲不許人聽。綺疎朱戶，雕欄寶砌，鶴閑花靜，處處有風情。神仙境，多應福地照花星。

〔尾文〕我煙霞性，泉石盟，終道你城居未穩，一首移文草欲成。

閻生本宜置丘壑，竟以俗緣未斷，猶滯城闌，故予以此詞賀之，實規之也。未幾閻生闢園東郊，移家就焉，可謂從諫如流矣。《北山移文》何負於吾友哉！予嘗有《西余山居記》，極言人外之樂，曾錄一通寄閻生。竊自謂繁華夢短，冷淡情長，丹山白水，未可與空花熱焰同日語也。因附記於後。自記

西余山居記 自撰

吾松水膚而山骨，而林木修美，更爲之衣裳毛羽焉。蓋分秀於天目得其骨，借潤於震澤得其膚，而氣趨東南，地暖宜水，且南接武林，北距金閭。賣花傭日載名卉，高橋大扁而至，宜其衣裳之日加麗，毛羽之日加豐也。以故九峰三泖間，處處有花木之勝，而東西二余，尤爲山水結聚處，花木爲尤蕃。予山居在西余之北、東余之西。西余峭聳而尊嚴，東余委蛇而飛翔。予之飲食坐臥，皆在其空翠中。玉屏山矗其東北，勢若騰舞而至。更有一山，如魚背，如眉稜，半隱半現，意致羞澁，則鳳凰山之介出於東余、玉屏間也。別有一點蒼翠，在平曠漠漠中，若醒若睡，不衫不履，則北簪山之離羣獨處，而踉蹌於煙草外也。揉藍縈帶，屈曲柔嫵，輕和淡蕩，似一雋人，則山涇之漲賦淪漣，而周遭於兩余下也。此山水之大凡也。予山居則疎疎落落，而點次於山水間也。在山腹者曰“半閑精舍”，本爲先人墓地，於此供僧懺佛，故名。中堂曰“春雨”，其前平田遠水，一目千里。西偏曰“無夢庵”，臥處也。萬松在窗外，蒸雲鳴

雨，夜枕幽絕。東偏曰“詩境”，晏坐處也。窗外純竹，東余作正綠色，在竹中間，探頭如戲。其前爲“散花臺”，出萬竹上，每於此飯鳥，鳥聞木魚磬聲則下。竹間有小徑，接“太占齋”。齋小如髻，他處猶聞樵斧人足聲，至此萬籟俱寂，惟聞鳥啼葉落；而閑鳥無求，聲不多作，盛夏草木怒生，葉亦不落，但竹風蕭蕭而已。每歲暑月，爲掛瓢晞髮之地。此山腹之大凡也。降及山腰，有亭翼然曰“霞外”。其背背松，其面面桃，上徑徑松，下徑徑桃，更有梅花三四十株，作一堆雪。當桃花盡處，桃徑凡三折，一折皆單瓣，開差早；一折皆千瓣，開差晚，兩桃繼發，豔可踰月；一折純種桐，桐盡復種桃。而鄰家松竹，更互相掩映，可稱綠天紅雨，繡幄香茵。每值春時，爲名姬閨秀，鬪草拾翠之地。此山腰之大凡也。漸近山足，爲“就麓新居”，初作屋山上，已又作屋山下，故名。闢兩板扉，有疎籬曲水，細柳平橋。水上夭桃，照天曜日，人行花間，頭面盡赤。入中門，榜曰“北山之北”，繁陰鬱然，下有曲徑，抵方池，渡斜橋，橋南北皆植梅。有老梅一株，是爲梅祖，狂枝覆地，輕梢翦雲，與池上垂楊，黃金白雪，相亞而出。有齋兩楹，面山臨池，曰“三影”。予字子野，好爲小詞，故眉公先生以此名之。每歲催梅觀荷於此，更爲花朝祝花之地。齋後疎竹高秀，朱欄拳然。啓其後戶，達於小樓，曰“罨黛”。四山環之，翠色欲滴，陰晴改容，瞬息萬狀，雪朝月夜，於此最勝。此予坐臥處也。自樓而東，作軒三間，曰“語花”；有旁室，曰“蕉雨”。莫不花來鏡裏，樹入床頭，山眉霧鬢，綠生枕上。此朝雲通德雜處處也。三影齋之西偏，爲“西清茗寮”。窗外有古梅修竹，蓄木奴數頭，更種睡香一帶，接“衆香亭”。梅花開時，睡香助馥，氤氳酷烈，聞二里許。疎雲淡月之夜，薄醉微吟於此，令人恍恍有春思。亭前多柱，仰不見天，幽草閑花，總隸香國。每歲秋時，觴桂於此，更爲月夕酌月之地。徑折而南，啓小門，入疎竹，有屋臨水，扁曰“竹闌水上”。水月搖窗，風篁成韻，此留客止宿處也。中間爲“秋水庵”，庵下是水，水上是竹，竹外是山，山上是桃，花時萬斛紅濤，勢欲浮屋。庵前高梧數株，壁立聳翠，更作“香霞臺”，每歲錦茵繡幙，爲牡丹洗妝於此。水折而東，稍稍深闊，作軒其上，爲“聊復軒”。軒內作暖室，曰“一燈十笏”中供如來，及純陽祖師像，每清齋禪誦於此。軒前爲“濯錦臺”，臺之東岸皆桃花，更有疎柳依依高出其上，而東余煙翠，復襯其外。每歲柳綿飛時，送春於此。從軒而南有小橋，曰“濟勝”，朱欄雁齒，達於竹外；繞徑皆芙容，乃聊復軒東岸也。山展一足，插入短垣，就其高處，築一草閣，曰“妍穩”。軒中看桃已勝，而於此更爲奇觀。蓋憑高俯眺，萬錦畢集，紅白交加，深淺互出，正恐武陵無此奇豔。每歲攜妖姬韻士，問桃於此。閣不甚弘敞，然而據地獨高，頗得諸勝。登此，則三影齋之梅、西清茗寮之竹、罨黛樓之

雪月、衆香亭之桂、秋水庵之水竹、聊復軒之桃柳、濟勝橋之芙蓉，以至霞外亭之桃梅、春雨堂之松竹，無不可坐而致也。此山足之大凡也。予蓋經始於丙辰之冬，迄於丙寅，首尾十載。初作春雨堂，次作霞外亭，次作三影齋，次作西清茗寮，次作罨黛樓，次作秋水庵、聊復軒，次作語花軒，次作妍穩閣。蓋貧翁不能傾辦，且花木漸次成章，乃因而補贅之。此則予營作之大凡也。予性苦城居，頗樂閑曠。己未冬，移家泖西，而每歲春秋，必來山中，或侵尋結夏，至十月而歸，而梅花時又過至矣。居山中，雨不出，風不出，寒不出，暑不出；貴客不見，俗客不見，生客不見，意氣客不見，惟與高衲羽流相知十數人往還。有見訪者，殺鷄爲黍而食之，無珍餚，家常五品而已。凡四時風景，及山水花木之勝，皆譜撰小詞，教山童歌之。客至，出以侑酒，兼佐以簫管絃索。花影杯前，松風杖底，紅牙雋舌，歌聲入雲，亦甚足爲耳輪供養矣。更作一釣船曰“隨庵”，風日和美，一葉如萍，半載琴書，半攜花酒，紅裙草納，名士隱流，或交舄並載。每歷九峰，泛三泖，遠不過西湖、太湖而止。所得新詞，隨付絃管，興盡而返，闔門高臥。有貴勢客強欲見者，令小童謝曰：“頃方買花歸，茲復釣魚去矣。”此則予居山之大凡也。嗟夫！金谷繁華恐不祥，平泉癡拙恐不必。予惟是因山省挑築，因水省濬治，花木擇其易活者省培植，且擇其易辦者省物力，簡便而措之，平淡而享之。但覺山水花木，自來親人，而我無應接之煩，是乃可爲真享受矣。予且逍遙目前，安分知止，百歲之後，安知其不爲子孫賣，不爲勢家奪，不爲平田耕，不爲虎狼穴，不爲兵寇焚，不爲樵豎截？此事理之必然，無足訝者。予惟記之一片石，使蕪沒之後，或有得斷碣者，知此地曾有室廬，有卉木，有人文采風流於此，今且鞠爲茂草，不復辨處。倘其人有心，當爲之撫膺一長歎耳。記凡刻三石，一沉三影齋池心，一藏散花臺下，一沉北山泉底。北山泉者，山居之井名也，清淳芳美，堪比慧泉，予曾有銘，記不及載。天啓六年，歲在丙寅，五月五日，峰泖浪仙施紹莘記。

文勢紆迴，文情閑曠，而曲折詳盡，覺亭臺橋道，歷歷可數。每澄心靜觀，神與境會，直似芒鞋竹杖，緩步其間者。東坡題李龍眠畫云：“如見所夢，如悟前世。”於此記當亦云然。韓巨卿評

子野高風逸致，或寄之山水，或發之文章，要歸自寫本色，傳示小像耳。經營山園垂十年，全以胸中丘壑，點次煙霞；茲復以筆底鉛華，圖寫神韻。快讀一過，不特臥遊其勝，抑且恍見其人，即以此當子野本傳可也，不應作文章山水觀矣。張漢水

篇有大結束，一段有小結束，而高閑疎曠，舉止安和，更有無風自波，拈花獨笑之致。固知其人非塵埃中物也。倪子山

子野投予詞，故是作賦手。後寄予此文，更屬出世法。乃知人世間紅塵蔽天，仍有一隙冷境，可容閑人。予東郊有數椽，花木古秀，魚鳥靜樂，予將於此老我一生，與子野長作世外神交，分受林泉之樂，豈容子野獨享，且以此傲脫人也。顧闈生

相思

〔北雙調〕閨怨蟾宮

掩重門夜永沉沉，聽一派寒砧，怯一派寒砧。映窗楞月在庭心，篩一簇花陰，怕一簇花陰。抵牙兒慢思量是一個知音，第一個知音。記他們喜孜孜抽一隻鸞簪，贈一隻鸞簪。到如今有夢難尋，烘一會孤衾，擁一會孤衾。

〔前腔〕亂紛紛花撲窗紗，驚一樹棲鴉，定一樹棲鴉。悶懨懨倚得身斜，覺一陣寒些，更一陣寒些。托瑤琴寫意兒學一段梅花，彈一段梅花。聽雁兒飛過也這一隻呀呀，那一隻呀呀。擁衾兒叫聲天那，見一刻冤家，夢一刻冤家。

〔前腔〕果然的夢見伊人，驚一陣風聲，惱一陣風聲。夢回來重剔殘燈，又一瓣花生，更一瓣花生。淚痕交衾和枕這一片如冰，那一片如冰。俺知他他知俺總一種傷情，恁一種傷情。既伊家知俺傷情，判一個殘生，儘一個殘生。

〔前腔〕漸天明白發東窗，臥一半空床，剩一半空床。意昏迷眼誤心慌，叫一聲娘行，錯一聲娘行。惱心情抽身起顛一領衣裳，倒一領衣裳。眼睛前身分上那一件思量，這一件思量。怎能彀便見娘行，有一段淒涼，說一段淒涼。

〔煞尾〕淒涼淒涼忒淒涼，教俺和誰講。便教就見娘，也勾不盡相思賬，多應是相思價兒今夜長。

宛轉之思，縷縷如訴。每讀一過，令人神魂徘徊。調卿評

爲顧寶雲作有跋

〔南中呂〕泣顏回

見面勝聞名，十郎一樣看承。郎之緣分，前生做下今生。花前月下

沒包彈，一對人厮稱。觀冤家這樣銷魂，其間事怎得由人。

〔前腔〕鸞衾鴛枕有人溫，端的是嬌花細柳，輕雨柔雲。孤燈背後，一絲誓血微腥。幽期密訂，這雙心兩耳親盟證。論奇逢賽過雲英，論知音說甚文君。

〔普天樂〕任檀郎心腸硬，沾着手無乾淨。天生個天生個有福張生，偏招注有眼鶯鶯。真心至誠，多應是鴛鴦牒日下簽名。

〔古輪臺〕歎酸丁，幾人能够傍娉婷。尊前幸得偎紅袖，須教判命。一對蛾眉，已該應傾國傾城。況花韻鸞喉，香肌玉骨，微微眼角上頭情。怕的是回眸暗覷，險些兒勾攝人魂。便做道今生今世，來生來世，生生世世，也願永隨君。推郎命，從今一定犯花星。

〔尾文〕東風吹得楊花緊，意馬明朝報起程，待別却臨邛又入茂陵。

顧寶雲生性多情，沾泥又起，琴心甫貼，復訂花盟。此番情案，幾令小玉占夢矣。予因以小詞投之，雖極言其花福之奇，實規之也。幸而《白頭吟》賦，司馬車回，然亦岌岌乎成薄倖人哉。自跋

雋美不可言，新思尖語，波委雲集。詞壇老宿，有袖手眼熱而已。但謂予薄倖，予則何敢？予爲沾泥絮久矣，正恐子野作天涯芳草耳。彥容評

相思

〔南南呂〕懶畫眉

暗燈微雨小窗紗，隔個簾兒一樹花。猛然身子覺寒些，把錦被烘烘者，怎麼錦被溫香不見他。

〔步步嬌〕筆硯如今多拋捨，顛倒朝和夜，慌張飯與茶。勉強支吾，畢竟都癡癡。若不早見伊家，怕僂軀怎更支吾也。

〔山坡羊〕一星星記伊頑耍，一樁樁記伊甜話，分明的人在天涯。捻空的浪把他摹寫，摹寫他。依希似得他，思量一遍，又是模糊者。幾度嗟呀，幾番驚詫。因他，眼睛兒常是花。爲他，喚人兒多半差。

〔江兒水〕恨殺風前馬，心驚月底鴉。算相逢應在芙蓉謝，到如今又早梅花大，怕差池更過清明屆。轉眼芙蓉重謝。就此際相逢，怕憔悴。潘郎頭白。

〔玉交枝〕了緣填債，受冤家千般苦來，癡心信却書中話。浪驚疾鵲

噪燈花，不堪春草鬧池蛙，怎禁寒食梨花謝。向雙星安排咒他，擁單衾安排夢他。

〔園林好〕我記你曾投鳳釵，你怎忘了曾偷繡鞋。料得你繡鞋還在，你怎忍便丟開，你直恁做人歪。

〔僥僥令〕看看芳信假，點點淚痕加。海誓山盟渾當耍，怕有日神明計較他。

〔尾文〕相思滋味如何也，似芳草無邊着柳花，看衣帶今朝又瘦些。

摹寫難摹之情，恍恍若畫。正恐寫生家寫人皮毛，未能寫人肺腸耳。沈德生

贈薛小濤有序

夫豔魂不死，每幻秀於蛾眉；情種無根，忽敷榮於綵筆。所以文人手澤，遇韻事而生花；從來錦陣鉛華，借才情而流豔。小濤氏，天付柔香，人稱雋品。標韻鮮明，似濯錦中流之錦；襟期皎滌，如蛾眉半月之眉。依然名上風流，故是膽豪神雋；無媿美人本色，堪稱骨細肌丰。洗箏笛耳而學琴，解傳幽怨；以草書法而作畫，白寫春嬌。鶯喉象板，已絕唱於當筵；月韻花妖，直鍾奇於千古。蓋浣花溪畔有前因，偏生姓薛；想萬里橋邊曾寄跡，恰好名濤。雖則無雙，還堪作對云爾。乙丑春半，清明景和，偶攜歌扇扇桃花，豔驚人面；共舉霞觴觴夜月，醉死春魂。枕邊燈下，道人恐無此風情；眼際眉頭，吾輩終當爲情死。若非豔句填情，誰信文心有錦；用是短章寄意，永令花事傳疑。長曲歌成，而三生案定矣。

〔南商調〕長相思

帶風朝，悶雨宵，就不關情魂已勞，鏡中人面銷。怨花飄，尋夢遙，況見多嬌心轉焦，把一肩花擔挑。

〔二郎神〕聞人道，你曾住成都萬里橋，把千古風流多占了。嬌紅韻粉，分明是一朵夭桃。却解語佯羞含淺笑，添多少酒懷詩料。人世少，是天上飛來，花月之妖。

〔集賢賓〕清明前後春正好，煙花欲妒春嬌。倒形得煙花慚媿了，況花老輸人年少。鞋弓襪小，伴着俺短衫烏帽。嬌嫩嬌，全不管窮酸餓眼

偷瞧。

〔黃鶯兒〕象板叶鸞簫，臉霞生一線潮，酒容歌貌天生妙。有緣怎逃，無福怎銷，想卑人花命該花報。雨雲朝，怕巫山夢裏，未必有這多嬌。

〔貓兒墜〕阮郎憔悴，早荒了舊情苗。歎滿眼狂花零亂了，而今重把豔魂招。人笑，人笑我花債多頭，老不相饒。

〔尾文〕惜花心性多縈惱，不供養奇擎不肯饒，怕這樣情癡就吾輩少。

絕世風流，心口雙韻。汪子念

贈別和彥容作

〔南正宮〕錦纏道

慘西風送行人，頗香水邊，一晌耐周旋。伴離觴些些野水荒煙，多只在一朝上就歸來也，渾如幾年。怪的是順風兒緊扯伊船，臨別又把衣牽。這斑斑的是緣何淚漣，要伊家把眼看。須記得區區爲恁，這盈盈望眼甚時乾。

〔玉芙蓉〕相攜越可憐，頃刻人難見。歎明朝兩地，又還各天。前宵燈下看挑綫，今夜床頭裏薄綿。伊言道匆匆便還，願檀郎莫瘦了俊潘安。

〔山桃犯〕辜負了重陽宴，羞殺了黃花面，霎時離恨重重見。花鈿翠減留妝案，粉脂紅嫩餘香汗，破題兒今夜無眠。

〔尾文〕只因誤識春風面，恰是前生夙世緣，這度分離好掛牽。

予與子野，同受知駱沆翁老師。始幸識荆，讀一家言稿，苧城詩社，以子野爲慧業文人也。繼得讀諸詩詞，雋韻幽情，遺世獨立，令人歎服，以爲神仙中人。其傳諸宙合，壽之百禩，有必然而無疑者。區區以帖括名世，所以知子野者淺矣，敢拈出以質之同志！褚公永評

情言娓娓，悽愴纏綿，直欲刺人心，墮人淚。使關、馬再生，猶未知孰爲瑜、亮也。唐叔揚評

子野先生素與家君遊善，憶余垂髫時，猶得望見色笑。每讀新詞，輒知愛慕，繕寫數篇，祕爲帳中鴻寶。茲幸觀《花影》全編，如入五都市中，珍寶臚列，

令人心醉目眩，口不能言。擬以錦囊襲之，異香薰之，盥手凝神而後讀，庶不負予曩日愛慕初心云爾。唐迪畏跋

柔韻秀髮，是詞林作家手。子念評

端陽

〔南南呂〕懶畫眉

饒君痛飲謝端陽，怕老大仍無一百觴。人生三萬六千場，是日記風流賬，一度須教一度狂。

〔不是路〕火醉榴房，況葵錦蒲香酒色黃。金卮漾，一杯斟到莫籌量。飲的強，屈平獨醒空冤枉，漁父鋪糟落得狂。高懷爽，一杯乾了重斟上，大家拊掌，大家拊掌。

〔皂角兒〕對平池一面輕涼，趁潮平龍舟初上。看湖心紅袖翻慵，聽薰風朱絃嘹唳。若不是罰三杯、傾幾盞、賭猜拳、行酷令成何模樣，疎狂十載，風流幾場。直須向煙波萬里，叫問端詳。

〔尾文〕不然一度端陽枉，枉了須知没法償，你不飲教吾心上癢。

達生之言，更爾豪逸，庶洗出骨髓中寒酸學究氣。五如評

夏景閨詞

有跋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夢破秦樓簫聲咽，簾外如珪月。雕欄卅字斜，茉莉初簪，點點堆堆雪。寶襪半痕遮，晚涼天一味兒渾嬌怯。

〔山坡羊〕度琵琶纔彈又歇，摩箏箏纔搗又劣，插犀梳纔拈又慵，照菱花纔架又踉蹌跌。趁流螢新簾小徑斜，齊紈戲撲，扯淡還聊且。百合花殘，並頭蓮謝。咨嗟，如何信沒些。傷嗟，如何夢沒些。

〔江兒水〕記得歡娛夜，涼堂浴罷者，掩青團共就荷亭月。那人兒親自低聲說，月盈虧我和你無圓缺。誰料冤家惡劣，月缺重圓，偏我你常常離別。

〔玉交枝〕尋思痛切，歹心腸方纔覺些。鮫綃曾把盟言寫，一行行字脚兒斜。你當初哄我十分呆，我如今判個千般拙。我何曾半點心邪，你枉人心成何豪傑。

〔解三醒〕不記得分疼瀾熱，不記得翠擁紅遮。不記得紫薇花磴羅衣卸，不記得海神爺。下場頭看看沒半些，本分的歡娛逐旋睺。好虧心者，怎不把鞋跟踏着，脫下空靴。

〔川撥棹〕偏是涼添夜，你醉平康競狹斜。枉教人短歎長嗟，枉教人短歎長嗟，慘斑斑腮邊淚血。儘包籠忍耐些，有蒼天知道些。

〔僥僥令〕這恨難分說，全然好似呆。就是你鐵打心腸真是鐵，怕見了我悽惶也多斷絕。

〔尾文〕風流過犯難容赦，奈前世緣牽又難放捨，只是等待歸來把他生痛決。

粵自胡元北聲不勁，南音遂歌，諸名家誠不用沈約韻，亦未曾用中原韻，不過以聲音相近爲韻耳。自後生厭常喜新，而好爲苟難，乃極詆沈韻，而必宗中原。夫沈之被駁，以虞元等韻也，一聲不諧，遺議千古。況中原韻廢四聲爲三聲，上去入顛倒錯亂至於如此，而猶可爲訓乎？五音出於五行，五行有金木水火，而土寄位焉，所以四時有春夏秋冬，而土季旺焉。然則五聲之爲四聲，自然之理也；廢而爲三，是爲何說乎？將四時亦缺一而可乎？且乎上去入，隨聲自叶，乃天籟之自然。如天、腴、揆、鐵，欲少一聲不得，欲多一聲亦不得。果如中原韻所云，將至換字竟止矣，可乎，不可乎？甚矣中原韻之不韻也。要是胡元入主，北聲亂華，剛勁乖劣，幾不成響，周德清乃因其舛謬，著而爲書。今人知胡元某字，即中華某字，聲音雖有不同，而真是卒不可混。六經音義，由此終天不泯，此德清之苦心，當諒之聲響之外者也。安得不以意逆志，反以鵠舌爲師，而非毀先賢哉！故予嘗謂中原韻爲攘夷功臣，而亦爲賢智戎首。揭帖韻尤爲乖戾，予極恨其詭室。右詞偶戲爲之，不過嚴於用韻，以苦難筆墨耳。敢不大伸正論，爲詞林護法也哉。自跋

揭帖韻極難工，此却灑然。至於人情深至，構語秀特，尤見名士風流。子還評

癡憨嬌怯，宛爲佳人寫照。擬以姿韻，所謂意似近而既遠，若將來而復旋者耶。韓有一評

感亡妓和閨生作有序跋

張九娘名冠煙花，些些多罷；顧三郎筆揮珠玉，字字可憐。說淒涼則生前死後，惱心腸無可奈何；道徹悟則影外身中，這面目似

曾相識。十年痴夢，總是無何有鄉；滿眼狂花，畢竟非安頓處。古今是一紙休書，偕老的夫妻還假；人世乃千場戲本，裝成之脚色原非。閻王勾魂帖，來時躲在何處；太上陽生符，眼前活得甚人。今朝之愛種情苗，白日見鬼；後日之妖狐駭鹿^①，青塚良朋。請看紅粉如花，到底恩情在否；好覲綠雲埋土，如今冤債填無。蓋惟其假合，所以真離；若要破機關，休開情竇。用是續調於詞仙，庶使破情於夢蝶。

〔南商調〕二郎神

煙花夢，到今日因緣一旦空，粉債花魔閑打哄。從今以後，春花夜月秋桐。那個是當年人面孔，空剩粉遺香荒塚。風流種，分付與春老啼鵲，一陣東風。

〔集賢賓〕排行姊妹悲遠送，須臾換白穿紅。但水次新添一個塚，早又被路人說動。描情畫寵，黃泥裏些些何用。真没用，一任那老鴉調弄。

〔黃鶯兒〕縈網破窗紅，舊穿衫衣架東，可憐猶是衣香重。容銷鏡銅，鞋空繡弓，梅花帳底人無夢。隔花叢，鸚哥喚你，不見你開籠。

〔貓兒墜〕千年長夜，春夢了殘鐘。桃李無言歲歲風，牛羊踐踏耍頑童。杉松，好一個膩粉濃香，斷送其中。

〔尾文〕可憐一覺煙花夢，仔細思量何用，休把你愛子情苗心上種。

閻生詞云：“鸚哥不見，空架掛廂東。”予曰：“鸚哥喚你，不見你開籠。”此語更使人淒然也。九娘朱顏皓齒，花韻鶯喉，種種可憐，予一見銷魂，頗有倚玉之意，而幽期一悞，竟不重來。不一月，已爲商人婦；更期月，而綠陰生子矣，且竟坐是死矣。紅顏薄命，可痛可惜，爲填詠詞，作他生緣耳。自記

花貌棘心，千古薄命。

閻生云：“年來年去，白日老青銅。”子野云：“千年長夜，春夢了殘鐘。”皆可憐句也。馬東籬“百歲光陰”，應謝不敏。彥容評

雪詞

〔南黃鐘〕畫眉序

水墨寫江天，繡閣紅爐尚寒淺。見梅梢綻玉，柳徑拋綿，遍人間淨

① 今校：“駭鹿”，原作“硬鹿”，不詞，據明末刊本改。

掃紅塵，把世界別開生面。合眼前儘受瓊瑶供，戲答與豔歌珠串。

〔前腔〕薄暮北風顛，窗外羣峰晚宜遠。見蒼茫萬樹，恍惚遙天，但漁蓑幾點模糊，更雁字半沉哀怨。合前

〔前腔〕鸞鶴皓踰躔，可是瑶池夜仙宴。忽燒銀遍野，種玉成田，白初粘草舍茆簷，紅不滅梵王宮殿。合前

〔前腔〕忽舞到筵前，瑞木花殘散零亂。向釵頭拂落，又上爐煙，付詞人選韻閑評，倩紅袖淺斟低勸。合前

〔滴溜子〕想幾處熏天，翠溫珠暖。更誰人遠戍，衣單騎蹇。總入江天，一片高談抗冷氈，笑寒暖世間人面。且休分皂白，儘隨他冷淡因緣。

〔鮑老催〕人疑是仙，瓊宮瑶宇移眼前，幽情冷趣容我偏。把瓊雲翦，教玉手煎，同雙柑荐。圍爐一曲團歌扇，何慚兒輩羊羔宴，陡詩骨，逾雄健。

〔滴滴金〕紗窗夜掩寒尤顛，寶鴨香熏翠成篆，銀缸燼暗紅堪翦。只聽得似飛花凝碎玉塵風夜戰，向梅邊竹外爭恩怨。我只把老衲閑心，和梅嚼嚙。

〔雙聲子〕描不了描不了，八萬里長天絹。填不斷填不斷，七千里長江線。凝雲片凝雲片，催風箭催風箭。眼見得炎炎塵世，打滅空煙。

〔尾文〕耐他徹骨寒如翦，空我安閑擁絮眠，怎消得煨芋清香草榻前。

前半摹擬形容，傳神入妙；後幅更以閑心冷眼，調笑世人。此當作警悟觀，不應以文字草草看過也。伯英評

風情和彥容作

〔南中呂〕駐雲飛

腴腴逡巡，慣向人前賣至誠。略把欄杆凭，留下弓鞋印。親，道你是逢迎，又未知心性，且按納痴心，花下潛身等。一陣風篩花露冷，幾陣衣衫風露冷。

〔前腔〕等個黃昏，躲在沉香六角亭。大膽捱身進，他並不來瞅問。親，你是俏人人，該做些身分，着實偎他，略略蒙回應。道偏是冤家慌得

緊，偏是酸丁饒得狠。

〔前腔〕夜半三更，人在衾窩喚小名。夢裏輕輕應，所事頻頻問。親，兩意軟而溫，枕頭作證，鶯耐春酣，柳耐風兒緊。真是蕭娘心性穩，還是蕭郎心地忍。

〔前腔〕悄悄冥冥，偷啓南軒小角門。送出蒼苔徑，犬吠花兒影。親，低囑兩三聲，心期重訂，句值千金，白地容支領。莫道書生是薄福人，豈敢蒙恩做薄倖人。

沈青門《唾窗絨》率多此體。少白既已屬和，予復爲之效顰。今得子野作，如村姑里婦，見毛嫵西施，自覺掩袂無色，請一切抹殺。彥容評

摹寫曲盡，比《西廂》“月下佳期”折，似猶有未到處。五如評

贈人有跋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一自匆匆相逢後，配定鴛鴦偶。霞箋燈下修，倩做媒人，略展偷花手。字字淚花浮，摺成方勝同心咒。

〔山坡羊〕盼藍橋瓊漿未筍，署河陽花星未偶，寡臨邛命抵楊花，病文園人比黃花瘦。要圖他鴛配共鸞儔，判教使盡，使盡機和穀。懶向茶前，愁添酒後。難休，似引綫風箏怎肯休。難丟，似上釣魚兒怎肯丟。

〔五更轉〕喜相逢朱明候，載卿卿一葉舟。相攜素手，素手當胸扣。只見清盼流波，輕顰低岫。一時間忙了心和口，幾回錯喚，錯喚名兒謬。當不起臂暈雙鬟，香沾羅袖。

〔園林好〕住蘭橈尋芳小洲，印弓鞋苔前半勾。早把香茵蹴皺，花落處露釵頭，花密處溜釵頭。

〔江兒水〕小步金蓮困，清歌玉版浮。軟嬌嬌楊柳和腰瘦，熱惺惺檀紐連心扣，淡酸酸秋水和眉皺，把俺骨髓春風熏透。兩袖雙籠，只覺臂環頻溜。

〔玉交枝〕秦樓楚岫，儘風流齊肩並頭。枕前親解芙蓉扣，猛撩人被底鞋勾。夢回窗外免痕收，微微香噴金猊獸。喜今宵書生志酬，怕今生娘恩未酬。

〔玉胞肚〕佳期迤逗，恰相逢驪歌馬頭。鴛鴦湖鵲鵲孤飛，姑蘇臺雲

雨凝愁。只見遠山疊疊水悠悠，人在天涯無盡頭。

〔玉山頽〕分離未久，淚珠兒何曾暫休。好姻緣今在天涯，苦思量早向眉頭，般般僂僂，守幾個黃昏時候。白鷗飛抹處見伊舟，把離恨從前一筆勾。

〔三學士〕當日裏分飛渡頭，誰承望聚首樓頭。重將張敞眉親畫，手把韓家玉再偷。鴛枕夢回初月上，人俱在，小雲兜。

〔解三酲〕忘不得燈前命酒，忘不得花底藏鉤。忘不得枕邊字字同心咒，忘不得惜嫩憐柔。忘不得殷勤親把香囊繡，忘不得含笑頻回扇底眸。些些有，把些些恩愛，記在心頭。

〔川撥棹〕結得姻緣就，這門親直到頭。儘熬他別恨離愁，儘熬他別恨離愁，終有日蘭房畫樓。軟心腸分外柔，慢工夫着意守。

〔嘉慶子〕早見朵朵蓮花謝小洲，又見新筍成斑粉淚流。那人兒何處淹留，也應須粉怨紅愁，病染相思甚日瘳。一分兒眉上頭，十分兒心上頭。

〔僥僥令〕青鸞應有匹，丹鳳豈無儔。我你海誓山盟須着手，休笑那妒風流巧舌頭。

〔尾文〕從今耐着心兒守，直到成雙始罷休，不枉了一樣心腸兩處有。

予幼有所惑，相聞未見，便挑以小詞，不知作詞人爲何如面目也。越三日，始往訪焉，正如滎陽生墜策時，相對恍然。更十餘日，乃以一葉載之，往來東西二余，及天馬、細林諸山中。未幾，隨有金閨、櫺李之別。莫樂之新知，翻成莫悲之生別，情至文生，不能已已。因綜其事，以長言寫之，雖詞不甚工，然情案不可不存也。自記

此非綺語，當是慧業。

“軟嬌嬌楊柳和腰瘦”等句，正元詞所謂“通身旖旎，徹膽風流”也。比《西廂》“嚶嚶鶯聲花外囀”，更爲警策。彥容評

此予少作也，但媚中欠老耳。至其尖秀處，亦是不俗。又自記

集彥容舟中時蘇王二姬在坐有序

季春八日，風日和美。彥容乃折簡招賓，芳樽命妓。若蘇若王，皆松之冠也，彥容能使之來，且能使之去，其爲絃管尊疊生色多

矣。是時雨過燕忙，芹肥水香，乃放舟中流，隨潮上下。每過樹則綠不見天，逢花則紅欲妒面，兼之遠山如眉，岸草若帶，池春甫萍，小風微波，而浴鷗出沒，如與人戲。此時之樂，不言可知也。未幾月上，詞客影亂，而琵琶按拍，猶未慵休，客有欲醒不能，辭醉不肯者。古稱佳人可以奪命，不已信乎。嗟夫！吾輩於白駒隙裏，偷取百年，如此勝會，自算有幾，若不紀以筆墨，恐又作夢中花耳。聊寫數言，情境微露，正如畫家粉本，略得其梗概也。癸丑季春十二日且閑亭識。

〔南商調〕金索掛梧桐

江潮雪賺堤，岸草煙鋪地。綠柳陰中，撐個船來至。詩筒和酒卮，更歌姬，浪用春光好似泥。好山留我從教住，啼鳥催人未許歸。春滋味，一觴飛罷一觴飛。只見酒暈蛾眉，酒污羅衣，真寵柳嬌花隊。

〔前腔〕郎情色眼饑，妾貌花心忌。一對尊前，默默團歡喜。清歌隔水西，日低時，見煙裏山光晚更奇。船爲歌舞攢排處，岸是煙花簇就的。歸還未，前村樹裏酒旗低。索要爛醉如泥，再典春衣，共料理春生計。

〔前腔〕船如一葉飛，人似雙花倚。自不由人，醒也渾如醉。春香透玉肌，撲微微，略嗅教人也是迷。支持郎眼千般媚，更襯起春光一倍奇。如何詎，除非沉醉可酬伊。須知道醉聽新詞，醉擁名姬，就醉死誰迴避。

〔前腔〕看看月上時，對港將船刺。再洗尊罍，供奉多能事。紛紛醉拂衣，鬪琴棋，楊柳梢頭月漸低。晚妝換了逾精細，酒韻生時半忸怩。迎如避，豔歌淺笑總相宜。只見客要辭歸，未肯辭歸，醉又到醒田地。

秀豔如花，新裁似錦，摹情寫景，宛轉入妙，可謂極文人之致矣。君泰評

送閻生北遊

有跋

〔南中呂〕好事近

煙柳拂旗亭，悠然遠水遙村。送君於此，看君別我登程。須聽我有空言贈你，字字如金。非關是離愁譜引，非關是尋常談語，活套叮嚀。

〔錦纏道〕問君今，可曾經覆雨翻雲，青眼竟何曾，趁今番教人認得吾們。你須是扳丹桂步蟾宮便雁塔題名，不然啊又何須萬里長征。我

與你戴頭巾着藍衫的可休依本分，要鵬搏九萬程，方見得書生使性，不容他兄嫂笑蘇秦。

〔錦庭樂〕料吾曹天生定，怎沒有功名分。平空地，平空地宮錦垂身。宮花朵亂插斜簪，斷驚呆路人，恰纔知燈窗下有個書生。

〔古輪臺〕歎吾生，與君終歲學窮經。可堪潦倒紅塵裏，君才負屈，我命遭迤，儘人間貧病曾經。自此高飛，一齊鳴躍，忽然頭角兩崢嶸。纔顯得芸窗同志，略酬些筆底煙雲。可知道時來福湊，三千里路，三年辛苦，還你有分明。君今去，大家領取看題名。

〔尾文〕一鞭殘照東風緊，將一幅新詞權當贖，一字字慇懃說向您。

此予少年負氣時語也。是歲閻生登乙榜，予丁先子憂。歲戊午，閻生得雋，而予竟潦倒名場。垂十餘年，一事無成，二毛將變，雄心猛志化為槁木寒灰。且邇年多病，高臥山村，學出世法，漸覺功名富貴，誠哉浮雲，即山水花木，猶然色相。故予嘗有詩曰：“高人也是買山隱，自在山中不見山。”此語更在八尺竿頭矣。回思曩時，碌碌名場，是痴是夢，且作此壯語，怨天尤人，何卑陋至此！要是英氣未除，識解未圓耳。甲子長至，偶記於夕香晨照。自跋

蒼勁豪肆，銳氣刺人。張曙台

予初薙髮，與彥容、閻生、子野為詩友，會捨身權李，不恒過松。或比年歸省，第一問阿翁起居，便過從三君，限香覓句。初見子野英英邁邁，意謂宰官後身，功名富貴人也。更兩年重來，而子野異矣，殆又煙霞泉石人也。別去五六年，予奔親喪而歸，而子野更異矣。山園花陣如雲，而子野常不知開落，時作妙詞雋句，而脫稿便散逸，再誦不復得一字。乃知子野已在即離之間，殆直觀空超悟人也。嗚呼！一子野也，何前後變絕如是？蓋性靈穎發，隨地認取，不待老而聞道耳。右詞殊非今日本色，如出二手。適赴閻生齋，披閱之次，不覺失笑，噴飯滿案。彌清師

秋閨

〔南商調〕二郎神

西風裏，這一對愁眉越慘悽，屈指光陰能有幾。與他別後，又早是木樨開矣。幾次曾將書寄伊，為何的伊書不寄。朦朧地，可下得紅樓十里，有個人兒。

〔啄木兒〕非伊歹，我命低，嫁做風流蕩子妻。他只管賣弄青春，却

誰知我玉容憔悴。春山不似當時翠，秋波渾改前頭媚，怕這樣容光怎見伊。

〔三段子〕當初問伊，這芳春如何別離。他的性痴，說今年多應未歸。恩情似海無窮際，何能瞧得恁容易，帶上同心，也怎生忘記。

〔前腔〕王孫路迷，老靡蕪天涯馬蹄。金風又淒，刺鸞針閨中授衣。看看又做冬生計，寒衣好倩誰人遞，把眼底思量，做夢中歡會。

〔滴溜子〕此日裏，此日裏愁伊恨伊。何日裏，何日裏憐伊惜伊。共在夜香深處，西窗密語時，指着花枝教覷。花開出去，怎直到花老纔歸。

〔尾文〕佳期未審何時是，日日江頭盼望伊，只怕花老依然人未歸。

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其國風之遺乎。公選評

別石城羅采南和彥容作有序

彥容素豪俠，不善飲而喜看人飲酒，不好色而喜遊戲聲妓，然未免一二染指者。近歲好道，幾乎木鷄，今年予又善病，半載不相見，謂彥容真沾泥絮矣。適金陵歸，出小詞相示，是又何爲者，吾擬規之。但其詞麗婉絕倫，予既不忍不和，而使多作藥語，予又不得爲韻人，故依其聲和之，而寓吾意於末。或者檀板敲殘，兩耳熟聽，聽至卒章，忽進一步，一切色膽，其當下空花乎。雖然，規者百之一，順者十之九，未必無益，或正有損。人將曰：“抱薪救火火益熾。”吾將曰：“長君之惡其罪小。”

〔南商調〕字字錦

勾消宿世緣，撞見風流臉，如何不愛他，宮扇和羞掩。可憐人，曾見萬萬千千，千千個不似伊家可憐。誰知緣慳分淺，枕邊人兒水邊，方纔水邊，看看天際遠。把一對共巢鸞，做一對各天鴛。好個淒涼你俺，你還須念俺，你還須念俺。今宵那裏，山山水水，風風雨雨，況又是思思想想，愁愁悶悶，痴指望夢中相見。

〔不是路〕路遠天綿，漸不見人兒只見船。況船不見，他芳心一片在江南。是何年，翠幃香裏重酬願，錦繡叢中再插肩。君休看，滿江煙水

和離眼。怕倚欄一遍，憶人千遍。

〔鵲踏枝〕吾鄉遠日頭邊，吾鄉遠日頭邊，便有信也難傳，賓鴻也待明春轉。從今去從今去，一日兒三年，真個是要見他也難，要夢他也難。叵耐蒼天，不行方便，偏生的風順開船。

〔尾文〕郎才女貌人中選，配定前生夙世緣，只怕世上空花一斬眼。

宋元人填詞，每用疊字，乃祖《文選》諸賦體也。李易安〔聲聲慢〕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西廂記》云：“悄悄冥冥，潛潛等等，等待那齊齊整整，娘娘停停，姐姐鶯鶯。”趙明道云：“燕燕鶯鶯，花花草草，攘攘勞勞，多多少少，媚媚嬌嬌，亭亭嫩嫩。鸞鳳交，沒下稍，空耽了些是是非非，受了些煩惱惱。”又云：“他風風韻韻，豔豔妖妖，月月朝朝，雨雨雲雲。”喬夢符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徐甜齋云：“山山水水，詩詩酒酒，古古今今。”若此之類，不可盡述，然以填南曲更難。子野則云：“今宵那裏，山山水水，風風雨雨，況又是思思想想，愁愁悶悶，痴指望夢中相見。”俊舌巧心，宛似神工鬼斧，正《貴耳集》所謂“公孫大娘舞劍手”矣。彥容評

春閨月夜

〔南商調〕集賢賓

珠簾半捲窺月明，照珠箔銀屏。冷浸樓臺高下影，鞦韆院宇沉沉。鴉棲不定，怕要睡花心難穩。人寂靜，粉牆上一線痕生。

〔啄木兒〕登樓望，傍砌行，恰是疎鐘第一更。倚欄杆學曲秦箏，猛照出隻身孤另。記當年曾把雙肩並，正花梢牆角蟾生暈，笑拔下金釵賭雨晴。

〔黃鶯兒〕音信未分明，說來的欠個真，空教人向嫦娥問。問他幾聲，何曾應聲，多應合受淒涼運。笑痴心，嫦娥今夜，早也悔長生。

〔貓兒墜〕晚妝初罷，和月坐彈琴。舊曲《離鸞》入手生，淒淒楚楚一聲聲。薄倖，怎的負此良宵，一刻千金。

〔黃鶯兒〕小妹袖籠燈，喚燒香禱月明，沉煙一縷迷花徑。輕輕訴聲，欲言又停，隄防小妹乖心性。沒心情，低頭無語，長歎兩三聲。

〔貓兒墜〕隔花深處，小犬逗金鈴。吠過沉香六角亭，秋波斜泥認誰人。何曾，無過柳影花陰，露滴三更。

〔尾文〕遠將舊事從頭省，曾在碧桃花下等，今夜花空篩月影。

春月如珪，殘花委霰，金缸微明，繡戶半扃。當此淒其，能無悵惋。被詞仙一一譜出，宛似兒女語小窗中，幾令蘭畹不香，玉臺失豔，妙絕妙絕。彥容評

惜別和彥容作有序

彥容具吾輩眼力，其於水玉，眷戀可知，且水玉亦以茂陵屬彥容矣。不意爲有力者先得，彥容爲之動心，形於言色。予謂大凡事，不可不合，又不可不離。譬如豚羊之屬，日在口頭，幾於嚼蠟，何如江珧熊掌，不可致之物，常使人得之想中，爲無窮味也。乃綴小詞，極道想中味，曰“請君消受”。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眼際人兒分離了，這別如何好。恩情沒下梢，恁樣前程，夢裏誰知道。放了又心焦，猛擡頭總是相思料。

〔醉扶歸〕生巴巴拆損姻緣號，眼睜睜擲翻彩鳳巢。情知你別後准思量，鎮爭如也不分離好。從今月夕與花朝，怕悲歡兩地空猜料。

〔皂羅袍〕多只爲伊花貌，俏章臺做了，恨種愁苗。蕭郎從此路人瞧，小名把做真真叫。楚天雲外，秦樓自高，檀郎身畔，餘香又消，看看就裏無消耗。

〔好姐姐〕當初也愁便拋，就分離分離忒早，一場花事頓做了水面蘼。痴心料，除非判死期禡廟，或者乘機守渭橋。

〔香柳娘〕記伊家去時，記伊家去時，簇花藤轎，粉腮珠淚紛紛掉。又牽衣幾遭，又牽衣幾遭，細語絮叨叨，定要郎知道。你從今去了，你從今去了，留下淚蛟綃，越看越煩惱。

〔尾文〕朱門一閉青春老，看是分離又兩宵，今日明朝怎麼好。

情幽微，語尖秀，墨氣雲流，隨處散彩。德生評

贈人有序

花夢覺來無夢，心禪了處皆禪。忽然遇着旖旎，花乃眼前花耳。偶爾賣弄文字，禪亦嘴頭禪乎。

〔南南呂〕懶畫眉

尊前瞧見那冤家，頭一個風流定數他，水晶簪子插梅花。忒煞撩人價，斜刺裏剛剛覷着咱。

〔賺〕暈臉潮霞，就害死相思有甚差。溫甜話，端詳句句綻心花。可憐他，妝非脂粉嬌難畫，韻做心腸性好拿。相逢乍，他佯羞不揣還相逐。掉他不下，閃他不下。

〔皂角兒〕穿一雙花幫繡鞋，簇一團着人溫磨。把風流盡數收來，颺愁煩要人牽掛。我本是夢餘花、泥裏絮、病相如、慵內翰也有些醜，銀河咫尺，何年泛槎。肯許我桃花渡口，飯否胡麻。

〔尾文〕道人也說風情話，豈是情痴未醒耶，便算做情痴題寄者。

道人也說風情話，正王辰玉所謂“豪傑簿上寫相思，神仙眼裏滴紅血”也。從來有根器人，每於粉黛叢中，認取本來面目，不知者便以爲火宅矣。眉公記韻人作俊語，自然字字韶秀。若第強作解事，恐未免帶學究氣、文人氣耳。君深評

有寄有跋

〔南仙呂〕桂枝香

支頤獨坐，支筇獨步，不晴不雨時光，不癢不疼情緒。你文君寡居，俺相如著書，奈滿地落花飛絮，況滿眼暮雲春樹。寄雙魚，你肯償花債真予美，俺不負心期是丈夫。

〔賺〕也者之乎，難道中間一件無。且把癡人做，安排真正做兒夫。抱妍姝，繡幃錦帳重重護，解下香羅見白玉膚。親夫婦，揮毫自把催妝賦。俺此心纔足，此心纔足。

〔長拍〕曾向燈花，曾向燈花，傾心暗許，從此花枝有主。設盟設誓，寫心言親記圖書，並不厭寒儒。怎使俺這幾日相思受苦，似口嚼黃連沒處吐，怕苦盡甘來還是虛。空教人打卦與占課，竟不知鴛鴦號牒裏，命福何如。

〔短拍〕俺是文魔，俺是文魔，伊真花祖。得成雙是美玉沾諸，何用更踟躕。第一個痴人是汝，第二個痴人是我，怎生的花事模糊。

〔尾聲〕媒人也不得閑張主，自把衷腸自說與，待他日成雙做折證符。

直如白話。自記

凡詞中用疊句，極不宜耳根。〔桂枝香〕本應用兩疊句，今予改爲二駢語，雖與舊譜似訛，然於音律實協，當不見訶於詞林也。卷中有祝如姬詞，〔越恁好〕疊句，亦已改去。大荒中有修月戶，予便爲人世間修詞手，不亦可乎。自記

幽期有跋

〔南南呂〕香遍滿

蟾勾起影花陰，悄然門已扃，把指彈彈渾不應。弓身潛自聽，輕輕嗽一聲。回頭怕有人，閃過茶蘼徑。

〔懶畫眉〕香風一陣觸人心，忽聽得東角門開猛一聲，看他剗襪下階行。未敢高聲問，怕色眼昏花認錯人。

〔二犯梧桐樹〕嬌痴不肯行，整殺檀郎命。似朵仙花，到手還難近。殷勤陪笑深相倩，告訴娘行，可惜教人守二更。看他兩眼全迷暈，教道先行，怕前面人來不穩。

〔浣溪沙〕芭蕉做裯，書囊做枕，會風流一對知音。窮酸餓鬼貪春甚，把玉洞桃花味細尋。魂不定，只見那一雙兒花下影，看看髻亂釵橫。

〔劉潑帽〕風情今夜纔親領，笑從來口說無憑。擷掀風裏楊花緊，口問心，莫不是神仙境。

〔秋夜月〕低低訴聲，是奴命應招恁。一自相逢憐奇俊，時時只怕無奴分，到今夜勾消方纔是意穩。

〔東甌令〕合拜跪，告卿卿，可是伊家沒眼睛。花枝倒有卑人分，許我和香寢。安排一片至誠心，盡付海山盟。

〔金蓮子〕轉花陰，弓鞋小不支花徑。行不動郎心憐甚，直送到轉迴廊，又惺惺絮語進朱門。

〔尾文〕門閉了，仍孤另，空齋衾枕冷於冰，從教不睡到天明。

沈青門有“寶欄杆十二玉亭亭”之闋，適在柳上，客有酷稱其幽豔者，余不勝心熱，姑妄言之，不覺直欲奪沈之座。時座客十餘人，大聲呼妙，爭取予稿。予乃人書一通，猶是爭攘不已。有一友兼得四紙，有四人不得一焉。自記

麗情不難淫豔，而難於不俗。青門詞非不豔絕，而中間“親親氣命”等語，幾堪噁人矣。於此可知二詞優劣。公選評

摹寫曲盡，波瀾無窮。子野久已聞道，如此綺語，亦應懺悔。妙喻師

秋水庵花影集卷四

華亭峰泖浪仙施紹莘子野甫著 江都任訥中敏校訂

樂府

冬閨

〔南南呂〕十一聲

〔太師引〕蠟梅花正襯簾兒外，折將來偷簪鬢釵。怎瞞得臺前明鏡，偏生照色減容衰。〔瑣寒窗〕歎看看瘦損，爲着誰來。從頭細數，郎心最歹。〔三段子〕記梨花小院湖山外，名香滿爇深深拜。曾把八字庚年，繫君衣帶。〔東甌令〕怎眼看紅粉久沉埋，下得不歸來。〔三換頭〕薄倖冤家，你自去思量該不該。〔劉潑帽〕奴判儘受淒涼債。〔大聖樂〕只問你衾閑錦浪誰能守，忍教我淚凍紅冰黯自揩。〔解三醒〕真無奈。〔節節高〕和伊只有虛名在，你瞧人一似破芒鞋，敢夢魂不到雙鴛帶。〔三學士〕空要我夜燈朝鏡慚慚害，常常好似癡呆。擬將連愛絲搗斷，待把同心帶解開。〔大逐鼓〕索性丟他，休將記懷。

〔尾聲〕雖然眼下多魑魅，還只把真心癡待，待得他意轉心回他自來。

曲譜有〔十樣錦〕、〔十二紅〕，因創爲是譜，以補“十一”之缺。節雖短，然音調甚諧也。自記

子野能按譜，故能製調，風流跌宕，當代一人。昔涵虛子評元馬東籬詞如“朝陽鳴鳳”，貫酸齋如“天馬脫羈”，荆幹臣如“珠簾鸚鵡”，秦竹村如“孤雲野鶴”，子野兼之矣。

余再評子野如金盤溼露，又如峭壁蒼藤；至若獨奏宮商，粉起意格，則更如空中樓閣。彥容評

半吞半吐，如泣如愬。每讀一過，令人牽夢縈魂，徘徊不定。汪子野

村中端午

〔南仙呂〕桂枝香

端陽時候，暖風纔透。衫裁艾虎輕紗，杯泛菖蒲嫩酒。正黃梅雨時，黃梅雨時，見新筍竿竿疎秀，新燕雙雙輕瘦。沒些愁，拈將屈子翻詩案，問取榴花借酒籌。

〔前腔〕端陽時候，吾儕依舊。桃符胡亂簪些，葵面依稀記否。想今年越癡，今年越癡，嗜酒劉郎年幼，耐病潘郎不瘦。且清謳，村中遊冶齊誇口，座上蟠翁也點頭。

〔前腔〕端陽時候，小筵初就。大都詞客狂夫，沒個尊賓畏友。儘消除午時，消除午時，蒲酒人人在手，人影微微在酒。猛擡頭，依稀楚些傷心事，翻點綴吳儂結勝遊。

〔前腔〕端陽時候，偶然攜友。無猜無忌無愁，能曲能詩能酒。看一杯兩杯，一杯兩杯，生在伯倫之後，量在老坡之右。恣遨遊，鋪糟迂叟真吾友，獨醒癡人遜我儔。

秀句如珠，高懷如畫。公選評

舟次贈雲兒

〔南商調〕二郎神

春雲卷，看冉冉飛來逐水仙，曾記襄王宮裏見。輕盈膩滑最堪憐，似玉如綿。忽一陣輕風生暴暖，早添上暈霞如線。情性軟，抵多少花間，嫩雨輕煙。

〔集賢賓〕珠簾不捲春夢遠，撩人燈下屏間。霧帳霞衣餘淚蘚，有多少暖恩柔怨。香添寶篆，早錦被浪花紅亂。重檢點，好記取八字庚年。

〔黃鶯兒〕端的是奇緣，謝娘行肯見憐，野蜂也得偷花片。怕的是今宵枕邊，明朝路邊，路傍人彷彿簾中面。就雁書傳，空題再拜，各自在遙天。

〔貓兒墜〕檀郎羅袖，親得藉香肩。常嗅餘香聊自遣，朝雲夢斷楚山前。人天，怕從此相思，天上人間。

〔尾文〕何因借得春風便，笑送春雲到枕邊，說與他委實相思難過遣。

醉死香魂，銷沉豔骨，風流蘊藉，絕世無雙。君泰評

贈別冲如時予讀書柳上

〔南南呂〕梁州序

晚雲初霽，離樽初啓，與你班荆坐地。飛觴軟勸，願君痛飲三杯。須道三聲櫓裏，一片帆頭，隔了咱和你。明朝相憶也，各沾衣，縱夢裏相逢總是離。如此別，平地裏，忽然你在天涯際。恨殺是，帶如水。

〔前腔〕我爲伊今歲來茲，你拋吾又投何地。奈深情密款，一時將去。況也吟詩白社，把酒南樓，從此無賓主。男兒豈有淚，灑臨岐，但不爲伊家更爲誰。相去地，三二里，也如隔在天涯際。個中恨，怕提起。

〔節節高〕天教困腐儒，老征衣，阿兄着破頭巾矣。你從今去，努力些，休荒廢。終須有日騰雲起，那時纔認咱和你。但是從今若相思，要思量臨別叮嚀語。

〔尾文〕伊家且自揮鞭去，寒溫茶飯要支持，待到端陽重會你。

淡而真，儉而老。鳴諧評

有懷

〔南商調〕黃鶯兒

獨坐小燈前，想人人在那邊，依希天遠人還遠。愁和病煎，雲和雨緣，隔牆閃個芙蓉面。暗情牽，丟他不下，心上與眉尖。

〔前腔〕只有影相憐，近三更人未眠，與他分得相思半。藍橋玉仙，巫山夢緣，終須捨賜些方便。夜如年，今宵過也，明夜又怎流連。

〔前腔〕再想一回看，那人人實可憐，些些是俺親瞧見。雙彎忒尖，雙鬢略偏，連嬌帶嫩和愁怨。告蒼天，如成就也，情願把命兒拚。

〔前腔〕想下萬千千，問伊家憐不憐，怕他們忒看相思賤。眉頭也攢，心頭也酸，當初悔識春風面。問蒼天，鴛鴦牒裏，端的有幾分緣。

秀逸不陳。瑞齡評

決絕詞

有序跋

予舊有情緣，幾拚花命，不謂恩情，中道棄絕。深杳無垠，莫測

侯門之海；棲遲難再，誰回陌上之車。想鸚鵡之在雕籠，時常話舊；歎丁香之圍繡幄，歲結愁新。入夢相逢，誰知逢處是別；驚鴻待信，翻嗟信裏堪疑。一襟血淚，空留下黑心之符；十院燈魂，終無望黃衣之力。蓋歡隨事去，春與人歸。但臨風而歎奈何，空銷魂惟別而已。只應義命自裁，切莫更尋舊夢；縱有因緣爲祟，也須直待來生。雖負心薄倖，似非烈丈夫所爲；而守禮閑情，豈作兒女子之態？用是屬句瀾翻，竊欲命名“決絕”。殆莫可誰何而爲是言，亦不能無恨而托綺語也。

〔南正宮〕普天樂

我才名，伊風韻，天付與，休謙遜。只爲我柳苦花辛，拖帶你香愁玉隕。夫妻兩字兀是名不順，使俺一對鴛鴦無投奔。你非干負義忘恩，俺非干拋脂戀粉，却緣何劈雨分雲。

〔雁過聲〕當初你肯我肯，就生死終身願跟。誰知一語風霜緊，怨誰人，恨誰人，這其間長短，再也休論。俺從頭自忖，青樓薄倖誰甘認，且休埋怨別人，兒權自忍。

〔傾杯序〕傷神，吐甘甜，食苦辛，脈脈自心頭印。想初見如冰，逐旋添溫，到熱沸如盆，你便心允。這其間可有你的恩情，俺的辛勤，到如今你的眼前身畔是何人。

〔玉芙蓉〕親他不可親，丟你心難忍。把前情想起，耳聾眼昏。幾番拚死是心頭忿，尚勉強偷生爲舊日恩。前生債，今生事，翻指望後世因，笑姻緣倒仗那癸靈神。

〔小桃紅〕收拾你殘脂粉，留下你金蓮寸。把花箋手蹟常描潤，向衣巾淚漬時瞧認，記生辰八字推花運，多祇是扯淡殷勤。

〔尾文〕告蒼天，須幫襯。但願你鴛鴦睡穩，我甘認蕭郎是路人。

吾人未免有情，誰能甘自菲薄？況誓海波乾，盟山石爛，彌天怨氣，亦復誰能堪此？雖然，發乎情，止乎禮義，此學究之言也，然於此可得補過法。緣至則合，緣盡則離，此因果之說也，然於此可得忍情法。豈應妄求無厭，爲風流罪人哉！予此番情案，悠悠成夢境矣。每一念至，氣盡魂離，而義命兩言，時舉爲藥，所不至於沉疴痼疾者，於此得力多也。小窗暇日，偶檢古詞，見《四時歡》一闕，乃按其譜律，特製右詞，誠思守禮閑情，竊欲因文見志云爾。後之

覽者，勿以予爲薄倖人，若云薄倖，則當有分任其咎者矣。庚申月夕，秋水庵重題。自跋

字字嘔心，當亦有心可嘔耳。子野信情種哉！彼云“守禮”，予曰“多情”；惟其情多，守禮益難。然則子野真可謂守禮君子矣。湛生評

樂府小令

〔南商調〕黃鶯兒

閨夜

燈影照流蘇，倚熏籠不奈何，良宵一個淒涼坐。香消篆爐，茶冰玉壺，小屏風上西江路。睡癡魔，從他去後，夜夜夢關河。

閨夢

春睡曉鐘殘，惱春鶯驚夢還，還將夢裏人低喚。從今見難，從今夢難，從今夢怕難於見。夢堪憐，如還夢也，判個日高眠。

佳人睡着

身子忒苗條，醒回來又睡去了，日高枝上鸚哥報。爐煙篆消，簾風韻高，嬌癡困得酣難覺。把人拋，翻身時節，雙手拆圍腰。

佳人睡醒

睡眼半朦朧，帳輕紗翡翠籠，眼前失却鴛鴦夢。微痕線紅，纖腰困慵，問郎今日寒輕重。纏鞋弓，雙雙立地，一朵醉芙蓉。

雨景和閨生作

嫩雨濕肥田，暗雲堆欲暮天，平迷四野聞人喚。西村旆懸，東天鰲懸，漁歌暇網垂楊岸。木橋邊，敲門聲裏，蓑笠遠歸船。

初夏

花事十分衰，莽鶯鶯被燕燕猜，薰風依舊來的快。蒲花未開，苔花正開，茶蘼倒架無聊賴。採桑來，誰家士女，隻隻繡紅鞋。

清明郊行

風雨弄清明，燕啣花人踏青，幾人判了春風命。花邊獨行，相逢面

生，歌聲漸漸前村近。近荒墳，紙灰飛處，風帶杜鵑腥。

記事

珊枕淚千行，不思郎是恨郎，當初人在心兒上。心頭幾樁，尊前又幾樁，銀河咫尺如天樣。悶歸房，今宵夢裏，怕飛不到伊傍。

即事

一朵病梨花，映芭蕉隔綠紗，時聞嚶嚶春鶯話。問年兒纔破瓜，靚妝兒兩髻丫，教人怎肯干休罷。眼巴巴，瞧他不着，生怪柳風遮。

春日花下憶石城董夜來

風雨替花愁，記如花，在翠樓，怕而今可比花枝瘦。曾見他蹴花茵的繡鉤，拂花梢的鳳頭，曾與他話別在中秋後。算重遊，今年八月，真個是三秋。

其二

花也爲吾愁，亂花飛直上樓，蕭娘無信蕭郎瘦。端的有證盟言的月鉤，訴同心的話頭，敢他們下得無前後。憶同遊，三秋一別，日日是三秋。

夏夜

蟬弄一枝風，剔燈花一寸紅，鶴來窗下窺幽夢。乍解衣帶鬆，正散髮鬢蓬，覺衣衫茉莉香微動。月朦朧，有人窗外，潛步繡鞋弓。

〔南雙調〕清江引

荷花

嬌癡向人多腴腆，欲奪芙蓉面。尖尖舌暗舒，窄窄鞋偷薦，芳心未明還半卷。

其二

水仙可憐潮嫩臉，姊妹偷攜伴。牽絲意緒多，落瓣衣裳換，晚妝出來全帶軟。

其三

雙雙並頭情忒暖，又一似相埋怨。偏容比目遊，只許鴛鴦伴，露珠的團圞也碎的罕。

其四

仙妃化身生小苑，未了塵凡願。探頭欲語誰，障葉還羞面，橫塘夜涼郎信遠。

別思

香兒半熏燈半滅，被冷和愁疊。情知夢裏逢，倒怕醒時別，只落得抵牙兒慢思量淚珠兒多是血。

其二

他跟來不得從教別，白地輕拋捨。功名值幾些，恩愛無終歇，早知道這分離不如不去者。

其三

軒車建牙高跨馬，抵不直相思價。折得廣寒花，閑却鴛鴦牒，就做道甚癡騃也不應如是也。

其四

恩情不教人當耍，這幾日何爲者。情知有歸去時，却現怕分離夜，且含着淚花兒把相思句兒胡亂寫。

〔南商調〕山坡羊

旅懷

意惺惺怕分離的相送，虛飄飄要相逢的癡夢，急煎煎算不定的歸期，淚斑斑看得的衣衫縫。怯曉鐘，更教人惱暮鐘。燈花暗卜，却被燈花哄，歡喜誰同，淒涼誰共。朦朦，拾相思在雲樹中。匆匆，記相思在詩句中。

〔南商調〕玉胞肚

有懷

暖風輕扇，豔驚人紅芳萬千。猛思量人在天涯，到如今沒紙鸞箋。當初曾記擁嬋娟，會向薔薇花下眠。

得信

傳來人信，算將來真耶未真。若伊家記得當初，却緣何做出如今。勸君憐取眼前人，莫又把新人做舊人。

小園

小亭低亞，眼前的詩耶畫耶。白梅花襯扇窗兒，淡垂楊帶個棲鴉。天公偏稱野人家，寒似前宵略峭些。

夏景

柳濃花顫，近亭軒涼嘶暮蟬。火燒頭雀啄榴房，水擎珠魚噴荷錢。開簾忽地見嬋娟，直放桐陰到枕邊。

贈楊姬和彥容作

全嬌絕嫩，一枝花胭脂淡勻。俊秋波簇着眉峰，俏櫻桃滲個牙痕。輕輕細語問郎君，開口能生滿坐春。

其二

問名和姓，莫非他是楊妃後身。看伊家這樣丰姿，該封做虢國夫人。今朝一會覩郎君，自此教郎難負恩。

夜泊懷人

情緣斷了，甘同陌路之蕭；信息傳來，又似章臺之柳。將信將疑，終須要信；半思半恨，畢竟堪思。孤舟風雨夜，隔岸有燈；殘夢睡醒間，半衾是淚。若無隻字言心，可乎？亟倩數行題悶，情也。

逢歡不喜，要消愁翻嫌酒卮。妙人兒掛在心頭，據人言你會相思。教人爭不越心癡，況風雨孤燈又不寐時。

訪妓不遇

桃源無路，歎鶯雛難投鳳窠。夢朝雲應在巫陽，坐當壚可向成都。

倩人寄信問如何，肯許梨花題句無。

〔南商調〕金索掛梧桐

夏懷

荷風蕩晚涼，新月如鉤樣。風月蕭疎，只是人惆悵。思量些個日久情長，總爲你風流縈斷腸。就閒經柳下聞蟬響，也忽想新妝入鬢傍。空悵快，記當初攜手共尋芳。那時節月在東廊，轉在西廊，猛照出雲鬢樣。

將秋

梧桐葉未飄，枕簟涼先報。雨淡風疎，要送秋來到。輕涼這兩朝，勝前朝，漸漸秋思上綈袍。從前秋被蟬偷早，可此後秋深月更饒。杯須倒，料天將好景，分付詩豪。聽連宵，那個吹簫，何處砧敲，多半是秋聲了。

〔南正宮〕玉芙蓉

梳頭

斜啣半月梳，挑得雙雲路，解紅絨巧綰時樣青螺。新興不甚高和大，妝罷教郎看若何。郎言好，如今絕無，看騰騰一時間歡喜上雙蛾。

美人贈鞋和彥容作

曾經玉手拈，曾踏瑤池宴，使心機把一隻兒偷傳。交枝夜合鞋頭綻，小字殷勤繡一邊。郎親驗，燈前細看，他教我口兒兜緊莫胡言。

〔南仙呂〕桂枝香

春曉聞詞

篝燈殘月，簾風曉鐵。遼西遠夢歸來，杜宇樓前啼血。漸花陰上窗，花陰上窗，窗裏梳頭時節，窗外飛花如雪。聞傷嗟，春又新辭樹，人還未到家。

悼紫簫

紫簫，予侍兒也。事先生辛勤有年矣，一旦魂斷，悲從中來。

紫簫聲斷，鳳樓人遠。魂隨南國花香，血染老鶻啼怨。記當初倩伊，記當初倩伊，檢點小窗杯卷，供奉夜香庭院。竟何冤，天上人歸去，人間更歲年。

暫別書情

幾曾分拆，今宵分拆。也銷江賦離魂，也瘦沈腰衣帶。把燈兒再挑，把燈兒再挑，天明將快，犁星還在。沒安排，且去偎單枕，他應夢裏來。

其二

和衣而坐，夢兒不做。清清守着燈兒，我與影兒兩個。把西窗半開，把西窗半開，只見月來雲破，又聽鷄鳴三度。酒醒啊，醉也愁人煞，醒時可奈何。

〔南南呂〕六犯清音

夏閨

〔梁州序〕倦拋針綫，懶拈簫管，一味軟疼柔怨。雕梁燕子，偏生恁地多言。〔桂枝香〕低聲似說芳春去，絮語應嘲翠黛殘。〔排歌〕絮飛絮，哭老鶻，惱人心性脫綿天。〔傍妝臺〕怎消得黃梅雨在芭蕉上，只落得粉淚痕交枕簟間。〔皂羅袍〕茫茫遠信，雲邊樹邊。慇懃病骨，香前酒前。常常繡帶移新眼。〔黃鶯兒〕暗愁煎，綺琴偷弄，翻曲記奇緣。

〔南中呂〕駐雲飛

和梁少白《睡窗絨》十首

春恨

風捲楊花，點點飛來蘸綠紗。衣帶鬆來怕，得似前春麼。嗟，淚眼問東風，沒些回話。教着鸚哥，也把東君罵。一半嗔他一半耍。

幽會

閨苑仙娃，俊眼偷斜性忒乖。不解將羞害，認定鞦韆外。諧，雙手捧將來，珍珠般待。替脫衫兒，急扯香羅帶。一半難鬆一半解。

邂逅

一向思來，誰道今朝驀地諧。轉過茶蘼架，他在欄杆外。猜，髣髴是陽臺，堪憐堪愛。他買俺風流，還把風流賣。一半丟人一半采。

奇遇

庭院深沉，陡見人人花下行。推算桃花命，今夜方纔應。親，兩口貼朱唇，伊情直恁。花怕風顛，索性判花病。一半驚羞一半忍。

邀請

再不歸來，哄得人兒猜又猜。何處留歡愛，着我難耽待。乖，鸞鏡久塵埋，別來數載。寫下封書，細把伊心買。須要他一半疑心一半解。

寄遠

製得新詞，倩個乖兒捎去伊。教他莫向人前遞，燈下纔偷覷。癡，兔穎掃烏絲，星星兒是。又分付魚鴻，須見面多多致。一半人傳一半紙。

殘夢

梳樣兒蟾，恰照西窗火色簾。恍惚驚癡魘，胡把丫鬟喚。淹，轉輾兩三番，伊人不見。欲覺還迷，殘淚猶如線。一半沾衾一半臉。

密約

出得幽齋，抹過重重幾座臺。把那良宵價，去買煙花債。猜，猛聽喚聲來，看時何在。隔扇門兒，說與門兒外。一半聽來一半揣。

曉妝

睡到醒時，日弄門前牆外枝。洗下胭脂膩，添上花鈿翠。癡，故意問郎知，比花枝詎。郎却無言，竟折花枝比。一半嘲來一半喜。

沉醉

酒暈潮紅，一臉風流轉轉濃。共倒玻璃甕，驚醒梨花夢。朦，帶緩鬢鬆，嬌癡猶重。輕薄兒夫，燈下深摩弄。一半偎他一半哄。

閨恨

短命冤家，道是思他又恨他。甜話將人掛，謊到天來大。嗒，倒是不歸來，索須干罷。若是歸來，休道尋常罵。須扯定冤家下實打。

風情

露水夫妻，夜去明來虧煞伊。潛在花棚底，閃到羅幃裏。癡，慌手撚腰肢，不言何事。我故意嗔他，他只顧嘻嘻地。自不由人不做喜。

其二

月在南枝，有個人人窗外時。潤破窗兒紙，通個名和字。癡，裏面那人兒，是他非是。怕不是他們，叫也還停止。的當將人盼望死。

丟開

索性丟開，再不將他記上懷。怕有神明在，嗔我心腸歹。呆，那裏有神來，丟開何害。只看他們，拋我如塵芥。畢竟神明欠明白。

有懷

地北天南，獨自空山風雨龕。欲見無從面，待寄信無人便。淹，病骨瘦岩岩，飯荒茶厭。藥餌全拋，也不開書卷。納悶荆扉終日掩。

〔南仙呂〕月雲高

秋閨恨

月上梧桐樹，風淒鴛鳳被。搵得衫兒濕，獨坐孤燈背。昨夜無眠，今夜幾時睡。暗地裏將他罵，也罰不盡風流罪。雖則是年少郎家性格癡，仔細思量忒恁癡。

〔南仙呂人雙調〕鎖南枝

簾中人

門兒內，簾子邊，嬌娥悄然藏嫩臉。小脚兩尖尖，烏雲自翦翦。低微笑，腴腴言，閃將來，又不見。

夜寒

鄰鷄叫，促織鳴，青燈一篝寒背枕。明月映人心，西風尖得緊。身孤另，綿被輕，半邊溫，半邊冷。

宿村中有懷

風兒大，雨又狂，殘燈破壁薄紙窗。悶守過昏黃，一更更更漏響。

淒涼景，說話長，待相逢，慢慢講。

旅次相思

行行去，過一程，思君此時門已扃。獨自步空庭，徘徊數花影。占風順，憶遠行，又嗔風，忒催去緊。

其二

行行去，過一山，思君此時將理鬢。人去奈愁煩，般般多是懶。全無力，悶倚欄，不梳頭，到天晚。

其三

行行去，過一川，思君此時方晝眠。病骨未全痊，怎支筋力軟。況行人去，天水邊，瘦容顏，有誰看。

其四

行行去，過一村，思君此時愁日曛。紅日欲西淪，行人可安隱。君行後，妾掩簾，願今宵，夢兒准。

其五

行行去，過一城，思君此時將點燈。淚眼炫難明，焦心還自耿。空持酒，怕酒也冰，喚茶來，怕茶竟冷。

其六

看看是，第一更，思君此時看月明。茉莉暗香生，一枝作人影。慵休插，採帶莖，待郎歸，點香茗。

其七

看看是，二鼓天，思君此時猶未眠。幽恨寄冰絃，別愁還憑甚遣。歌郎曲，一兩篇，再沉吟，歌一遍。

其八

看看是，三個更，思君此時幽睡醒。斜月浸窗楞，枕頭半邊冷。人何處，方在城，怕我淒涼，他睡穩。

其九

看看是，四鼓餘，思君此時愁獨居。村寺曉鐘初，隔窗花上雨。分明是，夢見予，喚鴉鬟，猶是夢中語。

其十

看看是，五鼓交，思君此時憔悴倒。挨過此長宵，怕天明又怎生了。魂銷盡，無可銷，怎地向人言，只好向郎道。

〔南黃鐘〕畫眉序

幽會

涼庭簾鋪設，香軟騰騰兩肌貼。見枕痕一線，髻鬆堆角，相看認夢裏儀容，折證數個中謀略。牽衣無限鍾情淚，一點點要郎瞧着。

〔北雙調〕對玉環帶過清江引

自述

酒聖花顛，已是掄魁選。曲祖詞仙，未便容褻貶。飲酒好花邊，妙辭揮墨蘚。做得詩篇，醉吟聊自遣。拾得花鈿，酒空還自典。花酒詩詞緣不淺，許下如來願。生生住酒泉，世世簪花縣，雪兒唱歌隨步輦。

其二

酒釀花濃，坐滿風流種。曲豔詞工，攬入名人詠。一曲一千鍾，醉教紅袖擁。酒寨花營，奪旗堪賈勇。曲派詞宗，寓言聊打哄。花酒詩詞常作俑，罪過看看重。囊因麴蘖空，浪把文章用，惺惺的性兒難懞懂。

〔北黃鐘〕水仙子

幽居

天公還我好生涯，無是無非穩在家。看門前五柳看看大，掩柴扉推出繁華。屋三間書一榻，或寫字和臨畫。觀功名眼底花，趁閑時且喫杯茶。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散曲叢刊 中

作者= 任中敏著；曹明升點校

丛书名= 任中敏文集

页数= 867

S S 号= 13313422

出版日期= 2013.04

出版社= 南京：鳳凰出版社

I S B N 号= 7-5506-1753-8

中图法分类号= I207.24

原书定价= 148.00 3册

主题词= 散曲- 文学研究- 中国- 古代

参考文献格式= 任中敏著；曹明升點校. 散曲叢刊
中. 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3.04.